

权 利 声 明

对 从 博 库 网 (www.BOOKOO.com.cn 和 / 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OO, Inc. 的商标。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录.....	2
自序.....	4
粉领故事.....	6
占有	7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	152
底片	227
与男人的友谊.....	244
你是我的家.....	277
关于爱情的混乱记忆	300
变节	333
情人的尖叫.....	365
思想工作.....	386
下次的约会.....	408
少年的眼睛.....	417
青春随笑.....	468
因为年龄.....	468
你好	476

自序

上大学时幻想的最浪漫的爱情就是深深地喜欢一个男孩子(最好也能被他深深喜欢)却不告诉他，即使看着他有了女朋友去结婚也不声张，等他终于知道了(最好用10年时间)，一切只剩下无奈和叹息。但这时的我仍爱他无悔。在子弹(或列车)终于向他冲来的这天，我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住了一切。我微笑着死在他的怀里，死前轻轻地对他说“我爱你”或者什么也不说，只脉脉地注视着他，也被他脉脉却痛遍心肺地注视着。这种爱情态度使得我小说中的爱情是纯洁的、唯美的、悲伤的。他们常常是相恋3、4年了也只是牵牵手。有的甚至互相凝视了10年(每天在路上遇见)在躲不过去的那天才互相微笑着说了句“你好”。今天的天空已不是那时的天空了，今天的爱情也不是。而我，一个理想化的不能和现实世界平和相处的人的创作被人贻笑大方了。有人说我“风雪已至，而她穿着薄薄的夏衣在为爱情唱着可笑的颂歌”。创作是高于生活的，这个道理在我初中时我爸爸就告诉我了。可是，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我也想，我“高”出生活的这些创作是否已变成了空中楼阁，变成

和琼瑶所描述的爱情一般虚妄和可笑(她还好，她描述的起码是十几二十几年前的爱情啊)。在完成我的长篇小说《中国病人》后我终于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我执着于专一爱情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病人，而那些在爱情中摸爬滚打自由得了得的人也是病人(我的编辑也说我这本书是文学史上第一本全部人物——三个记者，一个大款，一个精神病院的大夫——为病人的小说)。他们有病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变动得让有些人无法适应的时代，这个自由让自由的人无所适从的时代。而那些生活在来来往往的爱情中，花花绿绿的爱情中，盛开着枯萎的爱情(像我前几天养的荷花，一上午就完成了从盛开到凋落的全过程)中，深度放纵的爱情中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幸福吗？快乐吗？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走访了一些新潮人士，并开始了问题爱情小说的思考和创作。我发现他们当中有自以为水性杨花却在某一日迅速、可笑地“爱”上一个同性时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往爱上的原来并不是男人，不过是她胆怯、渴求被新境容纳的心想通过这个圈子中最出众的人而与大家沟通，而以往碰巧那些最出众的人都是男人罢了。)的柏宁；有发现自己的情人的情人是情人的情人终于忍不住尖叫并养成了尖叫习

惯的若涵；有只在爱情上糊涂，分不清今朝和往昔的何灵；有表面上很坦然却在被包养的生活中本末倒置的“我”；有逃避婚姻而与离婚的女人同居，而当发现这个女人把那个同居的地方经营得像个家时又想逃了的秦咏……

这是都市粉领情感生活的一个方面，看似丰富却苍白，无尽的欢乐后是无尽的空虚。而我，喜欢把这些变态或稍稍变态的人塑造成在茫然中仍追求纯真爱情的人。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没办法。

感谢使我这些文字得以结集出版的所有人。

洛艺嘉

1999 年 8 月 26 日

粉领故事

做都市河塘里的一多莲，
开在半梦半醒之间。
做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女人，
写现实社会里的“问题爱情”。

占有

(一)

柏宁接到主任的寻呼后立刻往报社赶。她走进报社办公楼时头有些微汗，主任追呼的声音又响了。她穿过大厅直奔市场部，大家都已坐定，说就等着你呢。柏宁从幼儿园开始就生活在集体中，但不知从何时起她从集体中滑落出去，报社的活动她已经 3 年没有参加了，部门的活动也少到。她寻找理由从各种聚会中逃脱，大家也给她机会，不到要求部门的人全部到齐时他们是不会呼她的。

大家传阅四版一个征文的获奖名单。其实说传阅也不是，是主任说了“你们传阅看看”后众人没有反应，柏宁接过那三页纸，以免尴尬地和别人面对。她在脑中转了一转，一年来她写的文章少得惊人，她画版时也从未在自己的文章后面画上有“××杯新闻竞赛”名题花实广告的 5×3cm 的竞赛标志。题花广告是部门能提留最多钱款的一项。

几年下来，柏宁从报社领取的钱从医疗费(已从实报实销改为按工龄报销 50—90%)、差旅费(现在记者出差

大都是自己联系，对方负责吃、住、行一条龙)、取暖费(得自己申请)、部门活动经费(部门领导掌握)、广告提成等十几项减少到最后一张工商银行通存通取工资卡。截止上周五，柏宁已4年没到财务处去了。上周五她替主任去报销部门活动费，用复写纸填了两张报销凭单。财务主任楞了半天说：“报社成立15年来报销凭单可都是每式一份的。”

柏宁信手翻着获奖名单，奇怪的是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接着选先进。乙说丙吧。丙说你别笑话我了，我每年都被部门推荐上去，可每年都被社里拿下来，这人我可丢不起了，还是你吧。大家就说乙也不错。乙笑了，说我迟到早退跟领导打架报纸出错，还是甲吧。甲同样有自己不行的理由。三番五次也定不下来。又提丁，又提戊。最后主任说：“这项就算通过了，甲乙丙丁戊，甲乙丙丁戊，明天我一路念着去社长那，到门口时念到谁算谁。”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整装出发。

一个女人骑车险些撞到柏宁后骂了一句，柏宁回身时主任和甲乙正钻入一辆黄色夏利中。“你干吗冲那边站着？”甲说，“还以为你在前面的车里呢。”

“她故意的，”主任说，“等这辆车走了，她就自己溜了。”

主任既然这么说了，柏宁今天就不好再逃了。她不想再逃的因还有她想请 5 天假去小城明惠。请假只是给主任个面子，他不同意她也是要走的，车票都已在她的口袋里了。她没有金钱概念，也懒得和报社有什么牵扯，要不凭她几年也没有报销的事实她是可以事先说明让报社掏差旅费的，因为她去办的事不是说和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

明天就要结婚了，乔南星总感觉自己不塌实。晚饭他没有胃口，没有吃东西，又感觉有点头晕，7 点多就躺下了。迷迷糊糊睡了却睡到了那个好久已没有出现的恶梦里。他惊悸着醒来，克制着自己不要再睡去。他是个传统的人，所以他觉得结婚是一个关口，他因此就不能不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但他得跳过红旗街那段噩梦，哪怕回到抚阳最困苦的那段时光。

他记得自己是在一个雨天跟杂技团离开家乡明惠的，魔术却没有变出他想要的糖果和美梦。

流落车站的他被工头招去做城市的清淤工作。第一次下井，当腐臭之气迎面而来时，他觉得自己被窒息了。

他呕了一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他抬头望了望井口的那块天，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他 15 岁时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血腥过后他终于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可那里也能算个家吗？除了吵架，那里没有别的。他逃离了。没有担忧，没有牵挂，他需要的只是简单明了的日子，再脏、再苦他不怕。终于，对着腥黑瘫软的腐泥他不恶心了，他从井下爬上来时，只感觉到周围的世界闪着炫目的白光，晕惑而美丽。井口搭起的铁架旁悬着红灯，车辆和行人绕行。他看着他的同伴，他们身上粘着已干硬了的灰土，拍打时它们就飞扬在阳光之下；他们头发粘结在一起，面色枯硬，笑容善良。他们背弃家乡和土地是为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他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他奇怪地想到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群。

他仔细地计划每月的 100 元工资，(他刚出来那几年都不知有工资一说，人家管他吃住，他就觉得很满意)，记分角的明细帐。他知道积蓄的重要，他想如果有足够的钱，也许就不会有红旗街的血案。每月一发工资，他先存起 20 元，再紧，也绝不动用。事实上，也没有动用的机会。

后来因为马长远，他从清洁队到了家具公司，每日目光所及由烂腥的泥变为光滑的木材。“它们被人们打制成各种样式，舒适而亲切……我们会闻到森林的香郁之气……”有一次他蹲着大便时看到他带去的准备用来擦屁股的一本破烂不堪的名叫《阅兰》的书上有这么几句。文人真能做梦胡说，他心想，却记住了作者的名字：百合。那是他惟一可想象，他贫乏世界中鲜活的东西。但家具没有给他那么美妙的感受，他也想象不出森林的香郁之气意味着什么。

再以后他不用每天登车送货了，他甚至没有指派的活儿，只是跟在马长远身后走走。口中所食却丰美起来。他常常有恍忽的感觉：这是真事儿吗？他记得第一次和马长远在一个小馆子里吃饭给他的震动。当酱黄色的红烧肉在齿下裂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简直被美味的火山冲倒了。香浓醇厚，令他不能自持。几年了，他口中所食都是清汤寡水儿的白菜、土豆；更远的日子，是秫米和咸菜。“快吃菜呀。”马长远催他。“哦。”他答，他想再回味一下，回味一下是怎样闻到它，看到它，尝到它，及最后余香是否带着清晰的记忆把红烧肉的滋味封存起来。记住了，他暗暗咽了下口水，才把筷子伸向另

一盘菜。那天他还认识了鱼香肉丝、古老肉、干烧鱼、蚝油生菜、酸辣汤，但令他没齿难忘的还是红烧肉。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世界在我身后是什么样子的？他想，光说这吃的，五菜一汤我都没吃过，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我要一点点占有这世界，享受这世上所有的美味，千思万绪在破晓时才沉落到梦里。他梦到自己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还梦到了红烧肉，酱黄色的在他眼前堆成了小山。他刚想伸手去抓，梦就醒了。他有些懊丧，红烧肉的香味一上午萦绕在口中。他回房间找到钱，但红旗街的血案立刻迎面把他打倒。有一次家里买酱油少一分钱，他想起儿歌中所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就跑到路上去捡，可是低头走了两遍红旗街也没捡到他所需要的一分钱。“不行，不行。”他想，我得攒钱，只有手里有钱，日子才是踏实的。

25 号他拿到了当月的工资：厚厚的一沓。他躲到厕所去数，500 元！他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他又数了两遍，钞票在眼前飞旋、攀升，似要变出魔术来了。500 元都能买些什么呢？我现在最需要什么呢？他就马上又想到了储蓄。他去银行开了个零存整取的户头，存进了 350 元。吃饭 80 元，买一件夹克 30 元，一条皮带 12 元，洗三次

澡 3 元，坐一次公共汽车 2 角，到第二月 25 号竟还剩下 22 元 8 角。

他自觉是马长远身边一般的人，但马长远的妹妹，一个在明惠靠做运输起家的富姐马芳就是看上了他。说也怪，马芳看到他，她那一向朴实、严谨、到处构筑商业运机从没被儿女私情扰乱的心里突生出慌乱别样的情怀。马芳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他去车站接她的那个下午，那个他惟一一次为别人掏钱买东西的下午(虽然只是区区的两块钱)，他在万人的艳羡中抓走了抚阳首届彩票节的特奖——15 万元。

他把 15 万元都分存到不同的银行后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把玩着几个存折。它们沉重而耀眼，向他显示出美食、华服以及他可以想象到的一切。突然想起那个有 2450 元的存折，他翻出来打开它。艰辛的日子在他面前一点点展露出来，秣米、饥肠，红旗街的羞愧扑面而来。他想这些钱能和从前平均起来该多好。他把几个存折放在掌心，回忆 15 万是怎么个厚度。有这么多钱在手里是多么踏实呀，但他不会动用，它们是他安全的后防，他可以在它们坚固的盾后冲锋。

但有些时候冲锋也是用钱的，他第一次和马芳出去

便面临了这个问题。他们一同转到服装店时他想着自己口袋中仅带的 5 元人民币就借故去了厕所。拖延着出来时服装店的老板却热情地拿着一套灰西装向他身上比划。

人在衣裳马在鞍，灰西装果然照亮了他。

“就这套吧。”马芳说着，便刷刷地点钱。

能有人为自己付帐真不错，他想，大部分的女人真幸福。他们不会以为我是吃软饭的吧？看着马芳粗壮的腰身他想，我花她钱是正常的，我将是她的丈夫。但我如何在她付钱时表现出一家人而不是小白脸的神情呢？他们吃完饭马芳结帐时他又想到这点。

“南星，”马芳剔着牙说，“我觉得你运气不错。”

女人的招数就要出来了，他心想，这还没结婚就准备把钱揽过去。我可不能给你，这笔钱我谁也不能给。

“你知道星湖那片地么，”但听马芳说，“听我哥说政府规划要把市区连接起来，现在征集开发商，一平米 70 元，依我看，不出两年那地价儿准涨，你那 15 万元存着利息才多少呀？”

“真如你所说的那般好？”他问。心想，好你怎么不往里投呢？

“我觉得你运气不错。”马芳说，“你不妨试试，你赚了是你的，你亏了，我赔偿你损失。”马芳还剔着牙，“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马芳要是个端庄的女人该多好，他想，她令他不悦却又有些向往。他又想到摸彩，陌生的世界在他心里翻转出惊奇和财富。就算把钱转存到马芳那，反正风险她担，他想，再试试运气。

星湖的地价涨到每平米 1300 元时马芳又来到了抚阳。刚把地作价卖出的乔南星脸上挂着不能自禁的笑容。他得知马芳也投了资，赚的比他还多。

怎么也该表示一下，他下了好大决心权衡半天方决定花 15 元钱给她买了一条棕色的纱巾，在多风的春天系在她的脖子上。15 万元，他反复想 15 万元当初能买什么呢。听说北京有 15 万的玉手镯，他于是在假想中给马芳买了一个。可一不小心，手镯掉在地上了。15 万没了，他想象自己摊开双手，转着头四处寻找 15 万的踪影，可 15 万没了，就这么轻悄地没了。不买东西是对的，他坚定地肯定自己：消费带不来钱，只有投资才能再生出钱。

让他找到 15 万元的那两个 1 元的带来好运气的钢蹦儿多像两只小蚂蚁呀，乔南星感觉自己是那么爱它们。它们向哪个方向滚动能给我带回更多呢，他希望它们能

把他带到它们的洞穴中。

“南星，我过些日子要回明惠了，咱们约大家今晚聚聚吧。”马芳望着他。

“我的钱刚存起来。”乔南星说。

“我这儿有。”马芳说，“兄弟们对我很照顾，我也理应请请大家。”

聚会订在星湖宾馆，俩人打了辆桑塔纳过去。

“今天我和乔南星做东，大家想吃什么，玩什么，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马芳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我和乔南星要结婚了。”

乔南星在一片祝贺声中觉得有些茫然，但炆鱼丝兰片的香味瞬时弥漫住他。

“吃完饭去红云舞馆怎么样？”大个子钱原说，“兄弟去过一次永生不忘。”

“你不是刚去客来旅店热过身吗？”有人说。

“档次不一样，”钱原说，“马小姐您是女菩萨，你就成全我一次吧。”

“你看呢？”马芳问乔南星。

“乔哥可是个好男人，”钱原说，“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他不会去。他不去我们也认识路呀。”

“我有些头晕，”乔南星说，“一会儿我得回去睡觉。”

马芳有些鄙夷地看了一眼钱原，拍出一摞钱说：“你们几个玩儿去吧，过几天我哥从北京回来可就没有这样的好日子了。”

钱原端起酒仰脖干了便急急地拉上几个人走了。

乔南星同样无法忘记红云舞馆，但他不能去，他不能拿自己的血汗钱去给那些会向所有男人媚笑的女人，他也不能拿马芳的钱这么做。“炆鱼丝兰片、脆皮肠、茄汁牛柳……”乔南星片刻又开始默记这桌上的菜——他已经品尝过的东西。这些是实实在在的。

马芳又要打桑塔纳时乔南星说：“这么美好的晚上咱们为何不散散步呢？”

马芳的柔情蜜意瞬时涌上心头。真是个好男人，她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刚俊，冷毅，却又善解人意，马芳心里喜滋滋的：小气是可忽略不记的，他抠点儿，倒是能为我们俩守住钱。这钱存到他那儿，还真比放在保险柜里让我踏实。

春天的晚风飒飒爽人。乔南星伸手，在一辆尼桑过来时。

他竟知我这时需要一辆车，乔南星替她拉开车门时

她幸福地想。

夏利、捷达、拉达、桑塔纳，乔南星想，我又坐过尼桑了。

一个星期后乔南星秘密的记帐本上，吃过的菜已达 52 种，去过的宾馆(包括抚阳有名的饭店)已有 8 家(其中在 7 家吃过饭，在 1 家喝过饮料)，坐过的轿车已有 11 种牌子。收入当然是这个帐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天晚上他仔细、幸福地一一记录在案：钱，还有除钱外的大小物件，比如一条皮带，一个领带夹。现在需要的，暂时不用的，以后也可能永不会用的(但保不准还可以和谁换什么呢)他都一一收入囊中。兄弟们知道他将成为马老板的内弟，都不时送他点儿什么，当然还是马芳送他的东西最多。

在无数个月光洒满床头，井下烂腥的泥又闯入回忆时，他便起来把自己的收藏拿出来。我要一一享受这世界上的东西，他想。但这同他想积蓄的想法产生了矛盾，他就找机会体验那种不花钱的消费，倒是能有一些机会。

列车在黑夜中奔驰。柏宁对窗静坐。中铺的那个男人想为她的杯子添些水被她拒绝了，他还想找机会和她说话，她也一直躲闪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她不断地爱

上一个又一个男人，并且总是爱上一个环境中最出色的那个男人。她曾为自己的水性杨花而羞愧，可直到“爱”上方洁时她才恍然大悟：自己以往爱上的原来并不是男人，不过是她胆怯、渴求被新环境容纳的心想通过这个圈子中最出众的人而与大家沟通，而以往碰巧那些最出众的人都是男人罢了。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会上，当晚去十几分钟的她看到会场的人们都对着讲台热烈鼓掌时她觉得自己那爱情之箭也向着讲台上那个人嗖地射去。近视眼却不戴眼镜的她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写某老总某老总年轻英俊，别人说“长得那样你还觉得英俊？”她开始还为自己辩解，可跟某老总某老总熟了才看清他们长得真是不怎么样。可那次她更离谱，她心跳着走过去想和那个引起那么多掌声的方总接近时她才看清方总是个女的。更奇怪的是她当时并没有为方总是个女人而失望，她想的是自己怎么能快速成为方总身边的人，众人的眼睛随之会看到的人。她挤上前去递过自己的一张名片给方总。出乎她意料的是方总没有像其他的老总那样觉得自己有几个钱就了不起就很傲慢，方总非常非常亲切地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她。更出乎她意料的是方总并没有对其他的记者(碰巧都是男的)那么客气，她甚至没有

接受他们接下来要求的专访。这正是柏宁想要的效果。在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陷阱的男女交往中已没有了真正的友谊，柏宁当时想，而方总，经过感情是非的女人(一个成功的女老板会不和男人有牵扯?)已清楚看到了这点，正努力回避这点。

她们可谓是一见钟情，而相处下来竟也是珠联璧合。她们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不谈女人的家长里短，当然也很少谈自己。柏宁不愿因为俗气的工作关系才和某些人走近，但她和方洁更多的竟就是工作关系。这使柏宁有些失望。她失望的是她并没有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和方洁同出同进，让别人艳羡的眼光也落在自己身上。本质上讲，她不是愿做别人影子的人，找艳羡的目光她也不是找不到，虽然当代的大学生崇拜的人只剩下企业家和思想家了，但她更多时候是不为别人所动的，更多时候她为精神的东西，为自己拥有的而骄傲。她只是想和别人有些联系，而在人类都有的虚荣心下她就想和某些成功的人有联系。而到如今才知道不管那些成功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柏宁也有些怯喜，窃喜方洁不是她冷静下来所意识到的同性恋(如何解释她不理其他的男记者呢?)

“认识你们报社的一个人。人家说你不合群。”在一次方洁来京她们共进晚餐后方洁说，“这点和我挺像。”

柏宁说：“我在报社只跟八个之内的人打招呼。有一次我的一个女朋友在我们那儿做广告没找我。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不是说和广告部的人不说话吗？’”

方洁笑，说：“我做广告都找你。”

柏宁说：“我建议你别在我们那儿做。没什么效果。”

方洁又笑，说：“怪不得你拉不来广告呢，就这么说，哪个客户也被你说跑了。”

“本来没效果嘛，让人家掏钱，总觉得过意不去。我从来不拉广告。尤其是和朋友。”

她们之间的这种说笑也是片刻的，方洁马上就说：“说正事，我想在北京打市场，我不能两边跑，你替我负责这边的事情怎么样？”

“我恐怕不行。”

“不让你做销售，你只负责公关策划。你有现成的条件。”

做宣传她倒是可以顺手做做，但慢慢像对那些男人一样，柏宁对方洁也产生了厌倦。她厌倦方洁掩盖后的有钱人的自得。当方洁对她说“你坐过来”（凭什么就得

她坐过去?)时，当方洁披着长长的白色羊绒大衣走在她身边(她为什么不穿上而是披着呢?梳那么短头发的方洁和这长长的极淑女气的大衣也不配)时，当方洁对司机说“把小姐送到她要到的地方”(她也没说什么，但柏宁就是觉得不舒服。)时，她觉得她们真的不是一类人。当最后得知方洁还比她小两岁时她真的受不了了。正在她想冷落这段感情时方洁又来电话了说有急事想和她见个面。“不过我最近很忙。”说过想见面后方洁说。

柏宁是可以借着这句不和她见面的，可她知道方洁真正的想法是让她去明惠。没办法，她们之间的模式形成了。她说：“那我过去吧。”

方洁果然很高兴，让她坐飞机。柏宁说我坐火车吧，习惯了。

乔南星感觉肚子有些饿了，但是当他打开冰箱看到食物时他的胃口又没有了。他记得自己失去胃口是从 Y 城开始的。

他穿着浅灰色西装拿着大哥大迈入 Y 城云龙宾馆时心里着实激动。我是有身份的人了，以后也将出入这些豪华酒店，良好的感觉使他在谈判中游刃有余。作为马芳新注册的五洲公司的全权代表他第一次出师成果不

凡。是这个位置给予我的信心，庆祝双方合作成功的晚宴开始前，他特意去了趟洗手间。他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又微笑了一下。

可怕的事情突然降临了。当他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小姐把桔红色的餐巾铺在他腿上时，面对满桌的佳肴，他感到往昔快速分泌出的唾液正渐渐干涸。

“乔先生，”有人说，“动筷子呀。”

“乔先生”，他想，有人喊我“先生”了。“先生”两个字让他大脑兴奋起来，可怎么让他的嘴兴奋起来呢。他想自己饥肠辘辘的时候，想自己吃着盐水煮白菜的时候。有一天连盐水煮白菜也没得吃了，他就着冷风在公园里啃馒头。他惊奇地发现一盒盒饭缩在长椅的一角。他看了看周围，然后犹豫地碰了碰它。他把它放在手中，挺重的。他又看了看周围，犹豫地将它打开。明惠饭馆的香味一下子飘出来。有问题，他想，谁把它放在这儿？八成有毒，谁馋就吃死谁，他把它放回原处。他打开毛巾，有些发黄的馒头今天没有经过白菜汤营养的浸泡直接被塞进嘴里，在他喉部显出很突出的一块。西风翻卷而来。

晚秋的风吹着凋敝的落叶在地上打转，树木只剩下

枝条舞动在阴晦的风中，湖水失去了秋高气爽的蓝畅也凝滞枯瘪了。看着这湖水，他想起了家乡的虹河。红旗街事件之后他经常去虹河岸边。他以前也去过，但从没有那么仔细地观察过它。他记得那是一个化雪的日子，蓝静的虹河细弱地流淌在春日阳光之下。雾气在飘浮，河床的大部分还覆盖着薄雪。它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呢？虹河的静谧和幽悠吸引了他。他渴望虹河能把他带走，他小小的心被这个愿望所鼓动。玉蓝山在对岸，春天的山岗笼罩着青蓝之气。哪怕能躲到山里也好呢，他想。后来他经常能梦到虹车载他远走，在淡淡的蓝色之中，他的心宁静平和。他又看了看盒饭。暮秋傍晚的公园日渐萧索起来。无边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一世穷，他想，端起盒饭，狼吞虎咽起来。他把最后一口拨拉进嘴里时，长出了一口气：真香啊。

这么想着，盒饭就激起了食欲。

“乔先生，”对方代表说，“是不是 Y 城的饭菜不合口呀？”

“不是，不是，”乔南星说，“我有个毛病，喜欢在饭盒里吃饭。”

“伟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嗜好，”对方代表对女秘书

说，“让小姐准备个饭盒。”

“快餐饭盒就行。”乔南星笑着说，“看我这毛病。”

盒饭果然让乔南星吃得很香。

在抚阳他感到很从容，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可到了Y城他觉得有点怯怯的感觉。当他看到橱窗里紫红色的西装停下脚步时他想自己应该穿西装来。我现在这样子她们能让我进吗？他心想，对我态度能好吗？管他呢，如果她们说“看你像买得起的样儿吗？买不起别动。”他就大声地对她们说“你这间店值几个钱？这Y城第一百货值几个钱？”他的口气一定会把她们吓坏的。想着，便硬着头皮走进去。售货小姐热情地接待他。他礼貌地作答，小心地走好脚下的步子。

没什么，Y城与抚阳一样，走出Y城第一百货那家精品店时他想，自信是自己给自己的。

“事儿办妥了。”晚上他在宾馆里给马芳打了个长途。

“真的吗？”马芳说，“我以前跟他们谈过，可没谈下来，还是你运气好。”

“你先汇300万给我，”乔南星说，“我在这边看好一个项目，钱我回去就还你。”

“一下子把本儿都投进去，你有把握吗？”马芳问，听见电话那边的男人自信地轻笑了下。“也许你的运气能帮你，”她说，“我明天就给你汇过去。”

他果然是天助，他刚把300万买来的康乐城转手1000万卖出接手的大头就遇到了扫黄。“这么豪华的康乐城又有这么多现成的美女，不就是造钱机器加足了马力吗？可现在这造钱机器产不出钱，而那些身穿白色短裙的姑娘们如今又在哪儿呀？”大头离开Y城的那天在电话中向乔南星狠狠地诉了一通苦。

燥热难耐的8月他和马芳去了趟青岛。第二海水浴场卷走两个人的晦气让他们畅快而归。他们决定走水道，顺便去一趟天津。

我去过青岛，还将有天津，乔南星坐在甲板白色的椅子上面对着蓝黑的大海想。他临座是个穿白西装风度翩翩正在沉思的中年男人，那男人面前还放着一本书。在哪儿见过这本书？这本叫《阅兰》的书？乔南星脑中的问号一下子变直了，是那次大便擦屁股的那本！当时它像容颜已逝的老妇人，可眼前的这本则是崭新而美妙的。

“森林的香郁之气”这几个字深深印在他脑中，因为当时每天接触木材的他体会不出“香郁之气。”

中年男人起身离开时，乔南星就伸手将书拿过来。他终于翻到了那页：

它们是树木。挽紧手臂站立成森林时，它们是一体的。它们用一体的强大对抗着风雪雷电，它们在忘我中体现着森林的价值。一年年，它们本身就变成了森林……后来有人把它们带出了森林，它们乘车或顺水漂下。同伴在愈远的路上一个个道别而去了，它们于是又变成了自己，重新成为树木……它们被人们打制成各种样式，舒适而亲切。宏远的森林成了它们孩提时的梦。但总有些时候，在极不经意之间，我们会闻到森林的香郁之气幽幽地漂浮过来，那是它们想家了……

中年男人返回甲板上时看见拿着自己那本书看的年轻人正局促地站起。

“喜欢看书啊，”中年男人说，“来，坐下。”

乔南星正要坐下时，有些晕船一直躲在舱里睡觉的马芳出来叫他。

乔南星又看了封面一眼，作者，百合。对，是百合，他又想起来。“我有点儿事，”他向中年男人点了一下头，“有时间再聊。”

海上美丽的黄昏过后，乔南星又到了甲板上，那中

年男人正倚舷远眺。

回头见是他，那男人很高兴地说了声“你好”，便请他坐下来。

那个人就是肖嘉亭，明惠的新任市长，就是受了他的动员，乔南星才回到了他离开时曾想再不回去的家乡明惠。

正像肖嘉亭所说的那样明惠果然处处是机会，乔南星发展得很快。明惠政府对他很支持，当然了，他也得出些力。明惠驻京办事处成立时他就出了5万块钱。

“有些钱是你必须出的，你给出5万，他就能给你赚50万的机会。”乔南星总这么安慰自己。但是，经常在梦里他又见到捐助给驻京办的5万块钱。他按照他在清洁队、家具公司的工资分别计算了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赚回这些钱。从这些惊人的数字里他第一次体会到他凝聚于其中的劳动。“劳动耗去生命”，“劳动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想，那些模糊的意识尚未形成具体的想法，也就不能由语言恰切地表达出来。他又一次想起了百合的那本书。在一个稍微有点闲暇的午后他去了趟明惠惟一的书店。

“我现在是有身份的人了。”他经常给自己鼓劲儿。

他开始像有身份的人那样每天在早餐桌前看报纸。他的眼睛停在举报电话那儿了。举报谁呢？他想，现在我有身份，说话也有分量了，要让那些轻视过我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刚去抚阳的前几年在公共汽车上有好些人看着我不大的行李说“大包”，“把包往里拿”。我第一次伸手拦出租车时，空驶的车却没有停下。可现在都找不着人了……

在昏惑中乔南星睡着了。他知道自己得保存体力，毕竟明天是大喜的日子，是人生一个崭新的开始。

（二）

出了检票口柏宁才想起来我方洁的地址。可怎么也找不到了。她努力了一下，可方洁的电话她也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她想忘记什么还是很容易的。她不愿让围在她身边的那个司机等，想起方洁住的好像是芳草小区，就问“明惠有芳草小区吗？”

司机说有。

“那就先到那儿好了。”她说，心想，方洁是明惠有名的企业家，到那一问，谁还不知道？等到了小区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新娘披着婚纱出来时正赶上几辆卡车隆隆驶过。众人用手扇着灰，新娘则用婚纱手套遮住了脸。“快进车里。”乔南星说，马芳便向车子那儿跑，洁白的裙角拖裹着地上的泥灰。“把裙子拉起来点儿。”众人说，马芳往上拉裙子就露出了里面的黑裤腿儿。乔南星看见了黑裤腿儿。他跟马芳说这儿不用穿，马芳说冷，等热了再脱吧。他不知道她那么胖的人怎么还怕冷，这天儿也不冷啊，才几月份？

新人的车前是十辆开道的摩托，新人的车后是清一色的奥迪，新人的车是红色的跑车。婚礼按正常的秩序进行着，仪式后开始婚宴。

“南星，”主婚人突然拉过正挨桌儿给客人点烟的新郎说，“外面呼啦来了一百多人，硬要往里进，不会是来闹场子的吧？”

“不会。”乔南星说，便往门外走。

“马家村来的？”乔南星问众人，“马长远让你们来的？”心想这马长远又玩儿什么花招。但人都来了，他只能说，“娘家人啊，请进，请进。”

赶紧再支桌子，摆椅子。娘家人轰轰烈烈入座。

“干什么的？”有人问。

“娘家人。”有人答。

“来了。”带着白帽子的跑堂儿手里端着七八个盘子给各桌上菜，“冰酥白肉、锅包肉、松仁玉米、烩小碗子儿……”

娘家人甩开筷子，很快盘盘见底儿。

乔南星被拉到操作间。“菜不够了？”他问。

“这多一百人是闹笑话的？”大师傅说，“就是有菜，这做起来也得功夫呀。”

“黄瓜有吗？西红柿有吗？”乔南星说，“拍黄瓜，凉拌西红柿，往娘家人桌上上。”

又见底儿。

“再拍黄瓜，凉拌西红柿。”乔南星说。

“这娘家人耍什么疯？”周围人都互相探问，暗想这婚礼有好戏看了。

乔南星也被弄晕了。他们不哭不闹不就是吃嘛。“告诉厨房，别拍黄瓜了，”他把话传下去，“娘家那十桌，按原样再上，没有的，马上去买，多少钱都行。”

冰酥白肉、锅包肉又上来了，娘家人反倒不动筷子了。

“婚礼进行下一项，”主婚人走到前台说，“娘家赏

姑爷儿钱。”

这在明惠婚礼上是最被注目的一瞬。

“娘家哥赏钱，”主婚人从马长远手里接过一个红包裹，打开，大声说，“200万！”

“200万！”众人喊，心想怪不得娘家人这么牛呀？！心里骂，装什么孙子，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又想，也真是，那可是200万呐！

“娘家哥赏钱200万。”，当主婚人铿锵有力地道出这几个字时，马长远血往上涌，心跳脸热。他听不到下面的话了，他只觉得那一张张钞票都霎时从200万紧密的数目中飞出，缤纷闪亮。他觉得自己更在这200万金钱闪射的光中耀眼夺目。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摆谱儿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在饭后无聊地等待电影开演的时光里，他们进了一家豪华商场。很清晰，刚转过商场的玻璃旋转门，马长远便看见自己的虚荣欢快、羞涩地跳出，它张望着，麻木而快乐。激动而稍不自然，他拣最贵的东西一件件放到自己的推车中。对朋友，对生人，对婊子，他都曾一擦擦甩过钱。他甩钱不是因为他想帮他们，他爱她们，而是甩钱的那刻令他玄惑而快乐。虽然稍后他就后悔，但机会出现时他的虚荣又会轻盈地跳

出，令他心动而不能自持。今天是他最大方的一次，当然也是迎接目光最多的一次。其实他的理智是从他的虚荣里，从他想到要从马家村请一百多个人那刻清醒的。可理智越抑制虚荣时，虚荣就变得越加张狂，它一往无前向着既定的目标挺进，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拦。他一滴酒也没喝，他只是激动在自己的虚荣里。他的虚荣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更加炽热了，它升腾着，向空飞去。他看见自己的虚荣也已逃逸出去。

马芳的脸上挂着喜悦和幸福，她觉得自己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美丽过。一会儿换上那套镶满珠宝的蓝色晚礼服时，全场一定会震惊的，她想，明惠的女人不会见过这么华贵的服装。南星建议她换下婚纱后就穿上这身，可她坚持放到最后，哪次演出压轴的不是最好的呢。衣服上身后确实为她增色不少，她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又一个新人出来了！她想，走出洗手间却发现众人都开始散了。

“你去哪儿了？”乔南星说，“客人走了，你也不出来招呼？”

柏宁发现了那长长的正在散去的一溜车。她想这么排场结婚的一定很有钱，明惠也不大，没准儿就认识方

洁。她就是这么想的才向他们走去。不知怎么，她突然想起在北京的地铁里总听广播说的“各位乘客，如果您有事需要帮助，请不要询问司机，以免耽误列车的正点运行，请找站台上的服务人员，他们会帮助您的。”她突然起了小小的坏心，她就是要耽误这最后的“正点运行”，她就是要向新郎发问。

没有过初恋的甜蜜，没有过热恋的幸福，没有过苦恋的寂寞，在马芳前，乔南星可以说是没有接触过别的女人。而他和马芳之间的这种能算是爱情吗？他觉得这只能算是婚姻，对他来说不赖的婚姻。他不知自己是怎么被拖进这婚姻中的。到眼下的这刻为止，他还没有在身体上侵犯过她，不需要对她负责。马芳跟他提过几次结婚的事，他拖着，拖到了今天。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拖着，难道除了她外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他觉得这是命运，真的，也许从她出现的一刹那他就注定无法逃脱她的股掌，不，也许说是命运的股掌更合适吧。

他确信爱情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他觉得有点委屈，没准马芳还有过初恋呢。他没问过她。他不可避免地想到了蓝迪，他见过的最美的女人。那个他只见过两面的女人却让他的心有那么大的起伏。他看了看房前

的青草地，看了看蓝天和白云。他就要不带一丝有关爱情的回忆走进这婚姻中了。从周围的是是非非中他得知在婚姻中创造出爱情的可能不是很大，更何况他对马芳的感觉是普通得偏差。这时候我梦中的情人要是出现了，该怎么办呢？他想，觉得心里慌慌的。

“先生。”他听见背后有人叫他。

他回过头去。天呀！他心里大喊了一声，我要犯错误了。是的，他从没有为女人动过的心是那么强烈地被打动了。

他看见仙子一样的女孩站在他身边。女孩穿着月白色的短款上衣，月白色的休闲长裙，裙带随便地束着，却勾勒出她纤纤的细腰。她穿着月白色稍微带跟儿的休闲鞋，戴个月白色软边的帽子，帽子下是两根麻花辫子。

“先生，请问，”那女孩向他轻轻点了点头，淡淡微笑着说。如果说蓝迪是代表着美艳和堕落，那么眼前的这个女孩却代表了另一极的女人，纯情、文雅。她的淡雅、轻柔像一阵清风，而这风却强烈地几乎吹倒了他，他都没听清她刚才说的是什么。“你说什么？”他问。

“您知道飞鸿公司的总裁方洁女士住哪一栋楼吗？我是从外地来的，她的朋友，可我把她的地址弄丢了。”

女孩又说，带点无助的表情。

“方洁我倒是知道，可没打过交道，也不知她住哪里。这样吧，我给你一个电话，找这个人，他跟方洁很熟，他会告诉你的。你有纸笔吗？”

“你说吧，我能记住。”

“肖嘉亭，35729160”乔南星说。

那女孩稍微楞了一下说谢谢就准备告辞。

“哎，你别走。”乔南星喊她。他看见肖嘉亭正走过来。

“南星，对不起来晚了，不是筹备文化节吗，实在脱不开身。”

“知道你忙。能来就不错了。”乔南星说，“正好有一个女孩要找方洁，你不是和方洁挺熟吗？”

他看见肖嘉亭的眼睛也不动了。他以为肖嘉亭也一见钟情于这个女孩了呢。他的心里酸酸的，他想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吃醋的感觉吧。当年在抚阳，蓝迪和马长远在一起时他可是没有这种感觉。

可不是，最起码不是一见钟情，但见肖嘉亭有些吃惊地说：“柏宁，是你吗？”

那女孩笑了笑说：“你说呢？”

“敢情你们认识？”乔南星有些放心地问。

“认识。”肖嘉亭说，“认识好长时间了。可她是属于一猛子扎下去就没有消息的人。三五年都可能不和你联系。”

女孩笑，说：“咱们认识多长时间？”

“也就三五年。”肖嘉亭说，“柏宁，我可生气了，不说别的，你来明惠都不通知我？”

“哪敢惊您市长的大驾？”柏宁说，“开个玩笑。我说过不去看你吗？方洁有急事找我，我先去她那儿，回头不就看你去了吗？这下好，先看你了，谁让我把方洁的地址电话弄丢了昵。”

“你今晚住哪儿呢？要是还没找好地方我可以给你安排。”乔南星对柏宁说，“我看你连方洁的电话地址都记不住也不会和她很熟吧。”

“也不一定。”肖嘉亭说，“她谁的电话也记不住。”

柏宁抿嘴笑了笑。

“还没给你们介绍。”肖嘉亭说，“这是北京商报的记者柏宁。这是五洲公司的总裁乔南星。”

两人都说幸会。之后肖嘉亭把方洁的电话给了柏宁。

“那我先走了。”柏宁又对乔南星点了一下头，转身

对肖嘉亭说，“你在这儿吧，我回头和你联系。”

“吃完饭再走吧。”乔南星说，“回头儿我开车送你。”

“谢谢。”柏宁说，“不用了。”

她就这么走了？还能再见面吗？乔南星有些不甘心，哪怕多留她一天也好呢。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哎。明天正好明惠的首届文化节开幕，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你能不能去我公司的展团看看？”

“我恐怕没有时间。”柏宁有些抱歉地说。

“知道你们北京的记者不好请，就去呆会儿，看在肖市长的面子给我报道报道。”乔南星说。他平时是极少和记者打交道的，他讨厌媒体。当年不是他们把红旗街的血案弄得沸沸扬扬？但今天没办法，他想留住一个记者，只能这么说。

柏宁笑了，说好吧。

“你们谈什么呢？”马芳这时候站过来。

“这是我太太。这是北京的记者柏宁。”乔南星介绍。

两人女人点了点头。

方洁让柏宁来明惠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她认识北京的某某。

“那你去北京不是更合适吗？”柏宁问。

“谁说的？”方洁说，“那个人现在就在明惠。”

柏宁产生了怀疑，她觉得方洁可能是了解她的背景才愿意和她接近的。要不怎么就那么准地提到这个和她关系很熟的某某呢。

“我也不会让你白介绍。”方洁说，“飞鸿公司还缺一个副总。你要是嫌当这个副总麻烦，你就入股，不用你投钱。这个副总还是很有权利的，起码在北京的那摊儿都由你负责。什么都可以你的名义去做，我不出面。”

她和某某十几年的友谊不会这么轻易地被方洁的利益之剑所穿透。柏宁说我回去想想。她其实不用想，她只是不愿当面回绝方洁。

“我知道你不愿努力，因为你不缺钱，你是个过清闲生活的人。”

她没有说什么。因为方洁说得对。

她黯然神伤时突然想起乔南星的约请。

再见到她时他目光灼亮。

“你说的几点都太笼统，也不符合明惠的实际。”乔南星对刚发表完意见，明惠经贸智囊团的一个男人说，他的口气虽有些强硬但充满着让人不容置疑的自信。

“柏宁，你的意见呢？”他转向她时锋利的言语霎

时婉转起来。

“我不懂经济。”柏宁说。

有人起身告辞时，柏宁也跟着要走。

“你留下。”乔南星对她说。

柏宁不知怎么就留下了，晚饭还破例喝了酒。“女记者哪有不会喝酒的？”席间有人说，柏宁觉得自己的脸燃烧起来，她真的从不喝酒。

“听说楚阳山不错。”柏宁说。

“来明惠的人都想去。”乔南星说，“安排你明天去？”

“算了。”柏宁说，“时间很紧，我后天就回北京了，听说是盘山路不好走。”

“就明天吧。”乔南星说，“早上我去宾馆接你。”

柏宁回到宾馆的房间，面对夜晚的虹河独坐。她的父母都是明惠人，从这点论明惠可以说是她的故乡。可她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父母对明惠的回忆像树干搭起她对明惠记忆的框架。往事无法由记忆中闪回，乡思的繁枝茂叶无法生长在她心中的树干上。树干硬壮、有力，盘踞成她对明惠的厌恶、仇视和陌生，无法生长于树干的茂叶繁枝只能落地，却落人她不愿却无法不面对的故

土深深一片的怅然中。可如今她踩在坚实的故土之上又能怎样呢？她怎么总忌讳说‘明惠’，她怎么总反感‘明惠’两字？在很深的夜里，它也曾出现在她的梦中，可如今她身在明惠，胸中涌动的怎么还是她不愿承认却无法回避的“乡思”？脚下厚实的土地已无法包容她的思念。乡思也许只是一种情结吧，她觉得她高搭起来的戏台上无人在歌唱。

不想这个了，她想，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乔南星。他是不是喜欢上我了？这个念头突然流星般闪了一下，她觉得自己扶在沙发上的双手出汗了。我又爱上这个男人了？她想起他的新婚太太，心里难过起来。也许是我太多情，柏宁又想，就起身洗漱，在不很踏实的梦中睡到闹钟叫。

她走出虹河宾馆看见乔南星的车已在下面了。他下来笑着为她打开了车门。他清新、灿烂的笑容像早上的阳光。

“小宋，我办公室的秘书；老刘，我们公司的副总。”乔南星说，“我们都没去过楚阳山，这会儿借你光儿了。”

小宋和老刘转身向她点点头。

“你们好。”柏宁说。

柏宁和乔南星坐在汽车后座的两边，中间隔着很宽的距离。风从窗外吹来，清爽怡人。车内的音乐很轻很柔。

又一个过程开始了，柏宁心想，两情相悦，相互试探，然后激情如火，而后平静如水。心动、情动、体动；心伤、情伤、体伤。众人的经验给她提示，所以她很少能到激情如火的地步，她只需要知道那个令她心仪的男人爱不爱她。她当然知道探试意味着什么，万米高空的降落很难让人准确地跳到预定的地点，并且有时还不能及时打开理智的伞，惯性的巨大力量冲出一个个阶段，最终滑停在不可知的险地，再抽身可就难了。女人挺没劲的，柏宁想，男人对她们不真心她们就说人家玩弄感情；男人真心起来她们却又害怕想退了。这些恍惚的想法此时尚深锁在她心中，占据她大脑的问题是：一个不该开始的故事又开始了。其实准确地说这个问题目前也还退在其次，她的脑中什么也没想，在微风和音乐中她一心沉浸在初识的美丽里。

她自认为不是堕落的人，因为她从不和男人玩到床上去。但肉体的堕落比之精神的堕落哪个更无耻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她吃惊地看见不同的男人反复从她梦中跃

出，可能是很久远也可能是现在身边的人。

她分不清自己到底爱不爱他们，到底爱谁，所以梦醒后的她坚守沉默，甚至同身边的男人保持更远的距离。光梦梦也不至于堕落吧，她想，在我们与他人(包括和同性)的相处中，那种两情相悦并且深入到某一阶段的交流(只在精神方面)是否也应该是道德和合理的呢？

都说看景不如听景，可楚阳山不是。楚阳山美得令柏宁心动、心痛。她不知这和乔南星有没有关系。不管楚阳山，乔南星却和她有了牵扯。来回楚阳山没有发生车祸让他们有生死同命的相依，也没有遇到劫匪让他有机会英雄救美，更没有时间隧道让他们落人而从此把世界只浓缩为两人。整个旅行除了汽车转了几个一点儿危险也没有的弯儿外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使她解释起这段感情的发生有了些困难。因为“工作和生活中产生了感情”的解释不能用在这儿，而一见钟情的说法也在今天没有了市场。干吗偏得要一个解释呢？她也想，难道以往的解释不是充满了虚伪、做作？而今天这段感情不是别的，就是最原始的那种男女间的相互吸引。我们用十年的时间与用一年的时间一天的时间和一个男人发展到床上又有何不同呢？她毅然决定和他一起回他的家。

红色的车在偏黑的夜里行进。森黑的树木在郊外的旷野中被车灯照亮，而后又回到黑暗中去。刚才在车外被夜打冷的她慢慢脱去凉气。他秀气的手指向她游过去。

“你真难说服，”他说，“我做了一晚上工作你才同意跟我回来。”

多快呀，她还是不能不这么想，我们见 3 次面就接吻了。但是，她思想的停顿不能阻止她的激情冲出速度的极限。

“我害怕。”她说。

“她马家村那边的生意脱不开身。”乔南星说，“她一星期只回来一回。”

“你先上去。”下车前他把钥匙递给她，“1 单元 4 楼左手边。”

“你干嘛？”柏宁问。

他说：“我等一会儿。”

柏宁想象的熟人没有碰到，她摸黑爬上楼打开房门时，心还在跳。她在门口换了拖鞋，没有开灯，就慢慢走到客厅。她在沙发上坐下。声音都从耳朵里慢慢游走了，寂静有力而恍惚。走廊有脚步声，她想象灯突然亮后一个女人吃惊的面孔，但脚步声又接着往上去了。

她抱着双臂坐在黑暗中。慢慢地，屋里的轮廓清晰起来。她怎么就被他说服跟他来到这里？窗外的楼群一片黑暗，月光如水。

半个小时后，防盗门在夜里醒耳地响了一声，是他回采了。他拉上窗帘后打开灯。

他又开始打电话。“她在马家村，今晚不回来。”放下电话他说。

那么这个夜晚就属于我们俩了，柏宁想。

他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拿出美酒或咖啡，他只是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电视吗？”他问。她说不。

在他们的家里多不自然，柏宁想到了以前的男人，以前我们都用什么掩饰彼此间的尴尬来着？奇怪，她想，我怎么从来没爱上背景清白的人，他们无一例外是别人的丈夫。

“洗澡么？”他说，“衣橱里有她的睡衣。”

“我不穿她的。”柏宁说，自己从中选了他的长衣、长裤。

她先进了卫生间，把脱下的外衣从门缝儿递给他。“水热么？”他问。她说“行。”有些抗拒，但终于跟他演变到这步田地，柏宁想，突破了羞耻、惭愧、责任、

良心，我们得到的就是爱情么？她把编起的长发散开，夜晚的女人是美丽和堕落的。

把外衣脱在地板上，他干硬、瘦削的上身便显露在柏宁面前。他想去卫生间脱长裤，柏宁说“我不看你”，就先到了卧室。温暖的床马上让她想起另一个女人，她又返身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他洗完后也在沙发上坐下。“看电视么？”他又问。她摇头。他们便无语地坐着。

“进去吧。”他说。

“我们就在客厅里坐一夜行么？”她说，“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就坐着，说一夜话。”她想起男人劝她与他们一起过夜时都这么说。“隔壁有人，”他说，“这儿声音大。”

坚持一会儿，他们就进了卧室。

他的吻就能让她眩晕，柏宁不知这一夜这个男人将带给她怎样的幸福。

他们吻着向床上倒去，周围没有人，没有需要警惕的眼睛和声响，他们可以任意地相爱，柏宁想，自己从来没有跟谁纯正地只两个人地爱过，她男友的背景中总有不该存在的人。这个“不该存在的人”此时却提醒了

她，她的心思又到了门上。她开始想象那个适时推门而入的人。

他们吻着，向床上倒去，她的身体毫无顾忌地展现在他面前，他们爱抚，身体最深切地抚摸……柏宁想象中自己的忘情并没有出现。他吻她的唇时，她是晕惑的，可她立刻又从晕惑中清醒，她没有让他而是自己解开了最后的扣子。他的吻从她的嘴移向她的颈，她的胸，他接下去的吻却被阻止了，她用被子把自己包了起来。

“你是不是心里有障碍？”他问。

她说没有，事实正是。剧烈、疯狂地做爱，像蛇一样扭动，是她能想象但不能表现出来的，她需要时间。她用了 4 年的时间，才坦然地接受一个男人的吻，她理解不了的就是，怎么能和眼前的这个男人见了几次面就上了床。并且她不能集中起精神。她越是让自己想“做爱”这件事，她的心就越是从事件事上游离开去。她想她会在这个男人的深切爱抚中眩晕至死，可是这深切的爱抚并没有比他的吻带给她更多的快乐。他又换了几个姿势，她的颤栗激动也没有出现。

有一半的女人都没有体验过高潮，她想，她看重的只是和他共同拥有的这个夜晚。

“你可能不是，”他说，“我可是一见面就爱上了你。”

“车拐弯的时候你高兴吗？”柏宁问。汽车在楚阳山盘山路上转弯时，他们不时向对方倾斜的身体让他们的手指碰到了一起。

“幸福的大转弯，”他说，“我不是说过了吗？”

用含蓄的文字进行创作的柏宁此时倒让他觉得直白了。

当几日前未曾明晰的感觉得到证实后柏宁感觉可怕的东西正漫漫靠近：他们无话可说了。

可离别，也可能是永别的哀愁充溢着她。

“我们别睡了行么？”她说，“这样时间走得还能慢点。”

他说行。

她还是一次次看表。

他到底睡着了。

“我可以睡一会儿吗？”恍惚中他问。

她说行。

他说你真好。

明晨之后怎么办呢？如何踏上寂寞、心碎的归途？
在月光又洒满窗前的时刻我们是不是伸手却触不到爱人

的手臂？我们还能再见吗？会不会在一个苍茫的暮色时分突然得知我们最爱的人早已离开了人世？烟消云散，我们去何处追寻他的踪影？柏宁的泪水悄悄地滑落。

他又醒来，深情地与她做爱。他的深情并没有通过身体传达给她。他还说了几句情话，可他的语气也不准确，至少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其实这些倒也是其次，此时她化解不了的是心中的离愁：怎样才能阻止夜晚行进的脚步？

“你今天不走行么？”天亮时他问。

她摇头。该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明天？柏宁惊恐地等着离别时刻的到来。

（三）

“乔南星，”看电视时马芳坐过来问：“你不是说你们公司几个人去的楚阳山吗？怎么小宋说还有个北京的女记者？”

“就是参加咱们婚礼的柏宁。”乔南星说。

“那你可没说呀，”马芳说，“怪不得有兴致去楚阳山呢。”

“没说又怎么了？”乔南星说，“是工作需要，我什

么时候对女人动过邪念。”他有些瞧不起自己的口是心非，他奇怪自己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看也是。”马芳说，“我不信谁也得信你。”

乔南星的目光停留在电视机上，心里想到了一个关键、实质性的问题：如果柏宁把他领到商场，如果柏宁把他引向柜台，如果柏宁指着东西说她喜欢，他该怎么办？

方洁说要开个舞厅时，肖嘉亭有些吃惊地说：“开舞厅？干什么不好偏要开舞厅？单身女人开舞厅名声可不好。”

“你别往邪处想。”方洁说，“我开干净的舞厅，当然了，舞厅只是一小块儿，主要是健身娱乐。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银月亮娱乐中心。”

肖嘉亭还是犹豫。方洁说：“至于吗？咱们俩不还是跳舞时认识的吗？”

“那也不是舞厅呀。”肖嘉亭说，想到了那次他就职晚宴后的舞会。

“我就不做样子陪你了。咱们来日方长，”舞会开始前乔南星说，“不会跳舞的人在舞会上就是受罪。”

“你坐会儿听听音乐呗。”肖嘉亭说。

“说实话音乐我也不感兴趣。没欣赏音乐的细胞。”

“那就不难为你了。”肖嘉亭说。

“您留步。”乔南星说。

肖嘉亭笑了，说：“我也没说去送你啊。”

“我赶紧知趣快走吧。”

肖嘉亭在他的肩上拍了拍。

肖嘉亭找了个位置坐下。现在不同了，他不能看哪个漂亮哪个跳得好就找哪个跳，他得考虑些别的因素，今天来参加这个舞会的都是明惠有头脸的人，他不能冷落哪个。他本想去请那个一直坐在角落里的年轻女人跳，可彩灯照亮她时他有些犹豫了，她太漂亮了。

方洁本不想参加这个活动的，可私企协会作为任务派她参加。她知道在座的好些人都知道她的大名，但真正见过她的人很少。她知道凭她的相貌在座的男人都该是想请她跳舞的，可这是个戴着面具的舞会，人们会做他们应该做的，而不是最想做的。这包括和一个陌生的漂亮的女人跳舞。

现在想来，她更喜欢那些自由的舞场。当舞曲柔曼的温情渐渐覆盖了人们时，那些真正懂得跳舞的此刻都会停止对话。彩灯照亮一处，熄灭，又照亮另一处，在

转换之时，可以看到蓝蒙之气充满了舞厅。忧伤的曲子让人流泪断肠，快乐的节奏让人忘却烦忧，舞场是个生情的地方，快乐或悲伤却都容易忘记，还有男人。随着舞曲的深入，有些男人便把本该放在女人腰上的手向上移。女人不动声色却用力地推着男人的手和肩，身体有些平直地向后仰，并扭着头。这种推拿使舞曲显得很长，腿下也就有些涩滞。女人有时也会遇见心仪的男人。在英俊的面孔和浪漫的乐曲中，女人的心有时和男人一起沉醉。他们保持着距离，但他们的双眼互相凝望着。终于，男人的手有力却温柔地冲乱他们手指礼貌的相握。这个暗示准确地传到女人那，她惊慌且惊喜，羞涩，不知如何是好。她的心在舞曲中徘徊，但不知怎么，她的手指却在他们已恢复到礼貌的相握中又闪动了。舞厅蓝蒙之气让她们看起来神秘而多愁。但接下来男人拨打她留下的电话时才发觉昨夜确是一场梦，那用温柔手指向他闪动的女人已消失于昨夜无可找寻。有时他们也会得到真实的电话，但清晨明亮的阳光让女人苏醒了。她美好的声音问“你是谁？你说的话我怎么不懂？”这是舞厅温柔的部分。

看到那个女人还一直坐着，肖嘉亭就过去请她。

他没想到她的舞跳得这么好。他夸了她几句。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明惠人。”舞曲快结束时肖嘉亭说。

她说：“我刚来没两年。”

“小姐怎么称呼？”肖嘉亭又问，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好问了。

“方洁。”小姐说。

“这个名字听说过。”肖嘉亭说，“我只知道那是明惠最有钱的女人，今天才知原来还这么漂亮。”

“这件事我还得想想。”肖嘉亭临走时说。

“怎么，没有你同意我就开不成了？”方洁说。

“你那银月亮准备挂在明惠的什么地方呀？”

方洁说：“明惠百货旁边的那片地。”

“你倒挺会选地方。”肖嘉亭说，“看中那片地的可有好几个人。”

“我要是拿不来谁也拿不来。”方洁说，“谁让我和你那么熟呢？”

肖嘉亭没有接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也不考虑一下自己的个人问题？”

“那我也不能在街上拽一个人就结婚呀。”方洁说。

乔南星的公司仍以它独特的方式运转着。职工都不迟到，水笼头关得很紧，并且做到人走灯灭。乔南星以身作则不打私人电话，虽然对柏宁的思念时时刺痛他，但打一次长途得多少钱呐，并不是工作交待两句便能完的。他就坐在办公桌前，等待她的电话。

她竟也没有电话过来。在时光慢慢的流逝中他对她的思念盘踞成粗壮的树。难道她是逢场作戏吗？他开始怀疑起来。她没给我带来好运气，他想，我这样无所事事得让多少钱从手中溜走呀，多少个男人毁在女人手中的教训还不足以让我清醒吗？他又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婚姻，马芳在短暂的时间里形象闪光起来。他为自己从没有真心地对她而忏悔。他想打个电话告诉她他今晚按时回家，他的手放到了电话机上。

柏宁就是这时候进来的。

他放下电话。他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她的突然降临，何况她还流着眼泪。

他拉着她在办公桌前的沙发上坐下。

“我想你。”她轻声说，泪水让她更显娇柔和美丽。

“我也是。”他说。他既不像他周围的有钱人那样带着情人公开招摇、公开却有些下作地亲昵，她也没有同

他保持他想象中上等人情人间的虚假距离，他们亲昵只在属于他们两人的时间里。

他秀气的手指与她交缠时，她触着他手上的戒指。她把手停在那儿，并慢慢地抽回了。

他从未想她已婚还是未婚。她从他的戒指那逃离，倒使他想：怎么从没见过她戴过戒指？

“我将在省城落户。”柏宁说，“跟明惠就一个小时的路吧，这下我们能常见面了。”

“别唬我了，”乔南星说，“这又不是国外，你想到哪儿定居就到哪儿定居。”

“我什么事办不到？”柏宁说，“你看看，我家底儿都带来了。”

乔南星心跳起来。在省城定居，他想，她是不是暗示我给她买一套房子？以后是不是还得给她买衣服和首饰？那得用多少钱啊？她要是看见什么好的都要，找几天不就被刮光了吗？她不会是诈我钱来的吧？可是我也该给她提供最起码的，他在心里估算了一套房子的价钱，脑袋“嗡”地一声。她能算是我的情人吗？他想，我们只不过上了一次床。他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没关系，他劝慰自己，我会有办法的。

“你在省城住哪儿呢？”他问，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露宿街头。”她笑，然后正经地说，“我驻记者站。原来站里的记者去了深圳，我一申请报社就同意了。”乔南星的心踏实了。

派车到省城接她引人注目，来回 120 公里，汽油钱也不少，不如自己乘车，空调车 8 元，随时有，要是她能吃苦乘火车才 5 元，通勤车可能更便宜。他说“以后你从省城自己过来行吗？我用车子接你怕引人注目，两地往来的车有的是。你最好别乘出租，一个女孩子不安全。你回头把票给我就行了。”他硬下心又说了一句：“以后你有报不了的票就给我吧。”

“我也没说是为你来的呀，”她说，“我在省城又不是闲着没工作，我干嘛总到明惠来呀？”

那就好，他心想。

他总让她想到民工。虽然她知道他与他们不同，他干净、英俊（应该算是），现在还富有，并且也可能他从未跟他们相同过，但是看见民工她就想起他，虽然她一向善良的心从未看不起他们，虽然她一向敏感的心总会为他们的际遇而对人生有所感怀，但是，这种无法抑制的想法总让她心里有些异样。旁人怎么能想到她会跟这

么一个“低层次”的人好上呢，他们还以为她花了他多少钱呢。我是不用做样子给别人看，她想，但我不能沾他一分钱。说到钱，她不能不想到了方洁。在她的生日，方洁送给她一部富康车。她本可以坦然地接受这车的，可她心里不塌实。“我真的无能为力。”她说，“你还是另找他人吧，北京认识他的人多着呢。”方洁笑着说，“我知道。我还知道惟一能说动他的就你柏宁一人。”方洁不是逼她吗？方洁不是就想让她负责北京的市场吗？她就从北京撤出来。正像她跟乔南星说的，记者站的人去深圳了，她一申请，报社就同意了。在乔南星见她没有特别惊喜后她就把自己离京的原由完全归结于想逃避方洁。她其实分不清是因为方洁还是因为乔南星，好多事情在她都是模棱两可的。

柏宁果然很少过明惠来。

乔南星在对她的思念中度过一日又一日。他仍穿着便宜而洁净的衬衣，仍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也照常清点当日所得（有时是资金有时是别的），并检查一下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否完好无损。但他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这空荡荡的感觉渐渐使他烦躁起来，烦躁从他的内心长出虫子，爬满他整个身体，他的指尖总想去触碰什么，他

就去了咖啡厅。

他在昏暗中坐到了位置上。

“我昨天又给她买了一个钻戒。”他看见一个男人搂着一个女人对另一个男人说。

“那是，”另一个男人说，“我们喜欢她们就应该给她们花钱。”

拿什么表达我对柏宁的爱呢？乔南星想，喜欢一个女人就该为她花钱吗？

舞厅里弥漫着蓝色的烟雾。

也许有道理，他想，怪不得柏宁这么长时间不与我联系了。既然悟到了这点，他便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坐了，幸好小姐还没有过来问他要点儿什么。他又为省下的那杯咖啡钱高兴了一阵。一杯咖啡 15 元，再加服务费……他情不自禁又算了起来。既然男人都要为女人花钱，他想，我也花吧。可花多少呢？他想既然钱买到的都是东西，我直接从我的东西中选一个送给她不就行了吗？也省了钱。从咖啡厅出来的乔南星急忙往家赶。

总不能把房子和家具送给她吧？但除此他极少极少花钱买东西。他想到了自己以前积攒的一些东西。我说呢，我说呢，他兴奋起来，其实从想到拿一个现成的东

西给她那刻起我就想到了这个箱子，没准儿还是这个箱子提醒的我呢，他就从床下拽出一个暗紫色的木箱来。在抚阳几乎每晚清点的这个木箱现在因为他注意力转到更值钱的地方跟他生疏了好多。三个笔记本。二支钢笔、一条手帕、一个男用半新的皮夹和一条半新男用的皮带……他在心里估算它们的价值，拿不出手也不太合适，他就在懊丧中关上了箱子。

马芳有没有不常用的东西？他想，怎么也得给柏宁一个女人用的东西呀，就马上想到了花上 15 元给马芳买的那条纱巾。15 元，他想，现在怎么也能涨到 20 元了。20 元还可以。

乔南星手里握着包好的纱巾坐在办公室里。叫她来吧，她来我就能省下路费，他想，打长途总比路费省钱，说一句就行，来了再说。他看着暗灰色的电话。没准儿她能来电话呢，她来电话我连电话费也省了。他望了眼她所在省城的方向，天空晴蓝。

柏宁的明信片就在这时到了。

不用给她这个纱巾了，乔南星想，她没有生我的气，等什么时候万一她生气了再给。乔南星把纱巾放在抽屉里锁好，才重新端详这张名信片。

晴蓝的天空和碧绿的田野，田野中年轻女人的长发迎风飘舞。田野的尽头是一辆红色跑车渐远的影子。

绚烂、明朗的色彩深深打动了。他又一次想起“森林的香郁之气”来。他的想象这次走了不远，他想到了那些家具，想到了他在其中付出的汗水，想到了冬日公园的冷馒头和饭盒。他知道他所想象的这些和“森林的香郁之气”一定会有某种联系，而他所想象的也会向某一方面深入，但他实在想不出来了。他只静静地凝视这个由柏宁最先发现的明艳世界。那女人怎么那么像柏宁？他终于看出了这是张手绘而不是印制出的明信片。一点儿看不出是自己画的，一点儿看不出，他自语，心突然被温暖地感动。他想象这个明艳的世界是如何经过他深爱着的女人美丽的手一点点展现出来的。

他又望了望窗外晴蓝的天空。她向我表达什么呢？我怎么回应呢？他想不出。我有了别人为我亲手绘制的明信片，他把它郑重地放到抽屉里。

他觉得自己还是该做点儿什么，他要了张音乐会赠票。没有抚阳红云舞馆和明惠舞厅他们讲给他的那些噱头的歌词，也没有他喜欢的说唱曲调，但我的心平静下来，倾听那来自律韵之声的声音。它们宁静或颤震，直

指我们最隐秘的内心。美食让我们的口感觉到美味，华服让我们外表看上去华丽，音乐也一样，它让我们的心灵舒展，物质的享受与精神的享受怎会不一样？乔南星也许模糊地想到了这点，但他清楚地想到的是：这是我耳朵最值钱的一回。

乔南星毕竟被感动了，虽然他不知是什么感动了自己，也无从描述这种感动。

看着明惠百货门都快被挤破了，乔南星想到了它旁边的那片空地。土地规划局长他走动了，人家说得主管市长同意才行。他觉得更是没问题了，肖嘉亭和他是什么关系！他就去市政府找他。肖嘉亭听后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乔南星还以为他的沉默是同意了呢，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阅兰》就惊喜地问：“怎么还在看这本书？”

肖嘉亭也正想转开话题，他说：“这本书不错。尤其它出自一个我们熟识的人。”

“你认识作者？”乔南星问，他不知能写出“森林的香郁之气”的该是怎样一个人。

“你也认识呀，”肖嘉亭说，“柏宁就从没跟你提过？”

“百合不会就是柏宁吧？”乔南星问。

肖嘉亭说正是。

乔南星心跳起来，他做梦都想不到和自己上床的美丽女人还有这两下子。

“我不太清楚，”乔南星说，“她算是有名的作家吗？”

“当然。”肖嘉亭说，“她是目前最红的女作家，恐怕也是最有才气的一个，她画画得也相当好。”

“是嘛？”乔南星说，心里翻起千层浪。

乔南星下班后又把名信片拿在手中端详。接到名信片时那种激动、欣喜的感觉突然冲击了他。他陷在沙发里仔细地从头回想了一遍。他放下名信片，锁好屋子就向家奔去。他打开他的木箱。马长远送给他皮夹的那天他心情不好，马芳给他买的那条皮带是他们一起选的，当时是夏日的一个傍晚……他全想起来了，一个个美好或忧愁的瞬间从这箱子一件件东西的背后跳出来，他也便从这美好或忧愁的瞬间中寻找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它们离他有多近，可他竟从未注意过它们的存在。他环视这间房子，屋中东西都是马芳买的。他看到了那张沙发，仿佛间又看到了月光下梳着辫子的柏宁。“它们被打

制成各种样式，舒适而亲切。”他低声说“舒适而亲切。”他又一次想到了家具，想到他于其中付出的劳动。家具不仅仅是家具，它因为凝结着我的劳动因而在我眼中有了生命力；沙发不仅仅是沙发，因为它充满了回忆，因为它记述了我某一阶段的生活才使我对它有了感情。是的，他想，我明白了。是的，他想，它们离我有多近，可我却从不曾注意过它们的存在。

物质的美丽在乔南星眼里闪射出光辉，不是实用，而是一种悦心的美丽。因为它，他的占有不再是空乏的。

乔南星没有想到明惠百货旁边的那块地被方洁中标拿了去。也许是因为意气，也许是因为觉得一个经济圈能围绕着明惠百货形成，他买下了百货后面一个学校的一块地，在那建了一幢楼，还准备建一个百货。肖嘉亭劝阻他：“明惠本身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不应过快发展商业，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虹河的优势要利用起来，发展航运，兼顾旅游。明惠的明天不在明惠百货这儿。要沿虹河沿岸布子，点子于沿岸经济圈，南呼应省城，北发展边贸。你还敢把楼建在明惠百货后面？我们是投资者，是企业家，不是英雄。英雄式的投资往往遭破产。”

肖嘉亭说什么乔南星都听不进去了。

（四）

乔南星想象中电话不绝于耳，办公室推不开门的情景并没有出现，新楼建成后摊位召租极不理想。乔南星不信，新新百货周围没有一个大商场，可怎么样？不是半瘫痪了吗？他这个欲起的新楼是请人看过风水的，而且更主要的是他想试试自己的眼光，他不信自己的成功一路上靠的是运气。柏宁也劝过他。可在这件事上他也不能信她。可以这么说，柏宁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她除了给他牵肠挂肚的思念外没有给他别的。

乔南星又加大了广告宣传力度，新楼召租的广告在明惠市民能看到的 24 个电视频道中滚动播出。那些在电视画面下方游走的小字遮住了歌词、对白，淆乱了人们的视线。这些不出声，也不耽误人们收看连续剧的小广告一时惹得众人大骂。一个月后，乔南星的广告结束了，电视台却把这种广告形式保留了下来。

看见他的新楼商位认购合同书同各种治皮肤病、性病的小广告一起贴在电线杆上时，乔南星知道完了。从新楼的办公室望去，潮水般进出明惠百货的人们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上。他对自己的眼光产生了怀疑。是的，

他怀疑自己的眼光，看见马芳转动着肥壮的身体时，他想：我怎么跟她结了婚？他第一次发了脾气。他想到婚礼，想到了仙子般从天而降的柏宁。他为前几日给她下的结论后悔了。是的，他又给过人家什么呢？为她花过一分钱吗？他打电话给她。她果然让他平静下来。

柏宁像初次相见时那样，脸上始终挂着恬淡的笑。他们在舒缓的节奏中让心中涨满爱的潮水。她从不搅乱他的生活，这让他欣慰。当然了，有机会他就会让她过明惠来。

这天她又应约过明惠来了，他们在烛光摇曳的餐厅吃晚餐。

他今天为什么选了这么个浪漫的地方，柏宁想，难道他要送我礼物？

柏宁在心中一遍遍想象他送自己礼物时的情景。“我有礼物送给你。”他像所有送礼物给女人的男人那样自信、温柔地说。她歪着头微笑着，心想是什么呢？衣服？首饰？车子？房子？或者他不说，若无其事地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盒子，极随便却极优雅地将盒子推到她面前。抑或不这样，他们对面坐着，比如就在眼前这片摇曳的烛光里，四目相对，爱情在其间传送，他拉过她的手，

与自己的握在一起，她羞涩地抽回手时，发现一枚钻戒在她的手心里，钻戒耀眼的光芒遮蔽了闪动的烛光……她想象浪漫的、各种不同的场景，她仔细地想好每一个细节——周围的环境和当时他们的表情。但是，这些都是背景，她所要的是这一点，只是这一点，这最重要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她拒绝了他的礼物。她把钻戒又推回到他面前。虽然她知道对面的男人不是那种一见面就想用金钱收买女人，也不是那种与女人吃过两次饭便觉得有机可乘，然后用金钱做试探，然后进攻女人秘密的男人。他们彼此相爱，假使这个理由也不能充分说明他的钻戒与他想突破他们异性间最后的屏障没有关系，那么她可以说出结果：他们已上过床了，他的钻戒不会再充满那种不可言说极微妙的性的色彩。就是在这没有任何交换条件之中，她把钻戒又推回到他面前。她想象自己的微笑和从容的语气，想象他的吃惊和可能会有的尴尬，“我从来不要男人的东西，”她说，“这是我做人的原则。”然后她耐心地向他阐明她的理由：钱会不知不觉间让我们分处在两个水平线上，我会在不知不觉间被你的钱引上感激和从属之路，从而失去我自己的人格，丧失我们初识时彼此的平等和独立，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再在一起

了。

“你想什么呢？”乔南星问。

柏宁从想象中跳出来。她回避、从来不在他面前提“钱”字，但她抑制不了自己的想象。但是，但是他从不曾给她的想象以实现的可能，一次也没有，一个小小的手绢都没有。女人的梦想不由她们所爱的男人来实现还能由谁呢？况且这不会使他损失任何东西。有这种想法就是俗气的，她想，但是她还是想经过俗气的试探然后摆脱它。今天同样没有机会！

“我们家钱都在我媳妇那儿，”乔南星说，“她说男人手里一有钱就变坏，没有钱也就没法泡妞了。我身上一有钱她就翻走，她这一点最让我反感。”我和马芳之间的情份会比那张结婚证更厚吗？乔南星想。从他们的关系得到法律的确认之后，她就没再为他花过一分钱。“男人有钱就泡妞。”每次她说完便翻走他口袋里的钱。她凭什么这么说？她了解男人的尊严吗？

真让我恶心，柏宁心想，谁要你的钱呀？！她心中渐生气恼，他说“咱们回去吧”，她故意问“回哪儿呀？”

她还是跟他回去了，虽然带着气恼。

令她更加气恼的是这次他竟没有在她体内及时中

止，她拉开灯翻身起床。

“你家里有药么？”她问。

“不知道。”他说。

“有没有药你都不知道？”

“她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他说，“我不知道。”

她阴着脸下地去翻。

他帮着翻了一会儿说“真的找不到”，就又上了床。

她替他老婆难过起来。这人真没办法，她想，怎么一点儿责任心都没有？这怎么能是一个人的事？自己也真怪，怎么爱上这么一个人。她用迥然不同的心情熬完了他们在一起的这一夜。

第二天天刚亮她就走了。她到处询问哪儿有药房。药房要等 8 点钟才能上班，她就怀着复杂的心情在虹河岸边徘徊了数个小时。8 点终于到了。只玩感情游戏的她性方面的知识是贫乏的，她想了好半天才勉强描述出情况。药房的小姑娘没等她说完就把她需要的药从众多的避孕药中拣出来。“应该事先吃，”小姑娘说，“试试看吧。”

她慌忙逃出药店，又慌忙将包装打开。她看了看说明，果然是该事先吃。不过事后也行，但得在 8 小时之

内。没戏了，她想，但自己会不会是安全期呢，就找出笔和纸。安全期是经前的前七后八还是经后的前七后八？或者是经前的前八后七？差一天差很多的，差别不就在这一天么？她算了半天还是没算清楚，心中充满了对乔南星的怨恨。她来不及找水了，就想把药片直接吞下去。可是小红药片从她颤抖的手上滚落了，它欢快地跳着，滚到了马路中间。人们怎么看这个小红药片呢？人们会不会以为我是个婊子呢？她的泪水滑落下来。第二个小红药片在她的泪眼中又滚远了。

她在焦灼的心情中等过一日又一日。乔南星竟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她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相信科学的。要是都不管用，那避孕药都卖给谁呀，她这么安慰自己，就渐渐把心塌实了下来。可就是因为如此，她才一拖再拖没去医院检查。她不用去检查了，谁都知道的早期的妊娠反映出现了，她开始呕吐了。

乔南星还是一个电话也没有！她按捺不住在一个风凉的傍晚她坚硬的声音跃过凌厉的风声过去，她说“你今天不见我就永远也见不到我了。”

他害怕起来，以为她会用怀上的孩子敲他一笔。

他又为自己惭愧起来。她根本没提这件事。也是，他想，哪那么准，一次就能怀上？

“10年后我让你知道你还有一个儿子，我把我和他的合影寄给你，却不让你见他。”柏宁想，冲破愤怒和焦灼的她此时竟奇怪地想窃笑起来。吃过晚餐她说：“快回去吧。你还有1小时的路。”

柏宁付了帐单。有人说她用稿费养她喜欢的男人，她会为他们付出所有，最后一分钱花光了，她就再去写。她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男人变得为一点小事就发火男人回家后不愿说话；男人借故早睡或让你先睡……”新一期的《家庭》告诉马芳：该探讨一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了。她在三个房间仔细收寻了一天，也没能查出一个女人曾经出现过的蛛丝马迹。她借故去了乔南星的办公室，又让事先安排好的紧急电话支走了他。她的命运就在他的办公桌后直面她了。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个跟班的，是有出息的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她配不上他。但她爱他，她尽自己所能让他远离女人，也相信他不曾为别的女人动过心。但是证据跳过她的信任就这么立在她的眼前。她不懂那张美丽的明信片上所写东西的含义，正如

她丈夫不懂一样；但正如她丈夫读懂了绘制明信片的女人的心思一样，她也懂了。替他锁好抽屉她没有声张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几天后她对乔南星说，“别把钱带出去，别把病带进来，好自为之吧。”

马芳的宽容加深了乔南星的痛苦。怎么办呢？他想。

我不会放过这个叫柏宁的女人的，马芳想。

（五）

乔南星面临着破产的命运。他的失败有目共睹，哪个银行还敢贷款给他？肖嘉亭说：“破产也没什么，可以从头再来。”肖嘉亭知道什么？难道还有第二次运气降临吗？他是没有远见，他是以为破产就什么都完了。能救他的只有马长远了。他下了好半天的决心才去找他。他在进门前听见了马长远对马芳说：“你找我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无可救药了。”

乔南星不知马长远说的是他还是他的公司。

马芳还做她哥的工作。

乔南星出来。

马芳的工作做到哪儿了他不知道，马长远同不同意

借钱给他他也不知道。

他不需要答案了。这一天电视的新闻告诉了他：“马长远以 1000 万收购了明惠针织厂……”没有借钱给他的份儿了。

“我给你看看手相。”肖嘉亭说。

方洁犹豫了一下，把手伸过去。

“你……”他看着她的手，没有说出所以然，却握住不放了。“你年轻、漂亮、能干……”肖嘉亭的渴望焦灼地向她靠近，“我……”

她用脚悄悄踢倒脚下的暖水瓶说：“看你，把水瓶都弄倒了。”

肖嘉亭尴尬地坐回原来的位置。

“你为明惠的经济建设出了不少力呀，”肖嘉亭说，“在市民中声望也不错。”

他什么意思呢？方洁想。

“不过，”他稍稍有些脸红，“人家都说我是你的后台。”

坏了，方洁想，不会借别人之口向我表示什么吧。

“说咱们关系不错，”他在她肩上稍许紧张地拍了两下说，“咱们是不错呀。”

“那当然。”方洁说，更坐直了一些。

“没别的意思。”把自己从拍她肩膀的勇气和尴尬中解放出来，他说，“既然咱们好，我不妨给你透个风声，下届市政协委员可能有你。”

“我不感兴趣。”

“对你没坏处，”肖嘉亭说，“考虑一下吧，今晚给我回话，你不想当可有的是人排队等着呢。我希望你不要说不。我还有事，告辞了。”

男女之间会有真正的友谊吗？方洁从她办公室的沙发上站起，不知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是明途还是陷阱。“你年轻、漂亮、能干……”（男人说的还不都是一样的话？），她想象肖嘉亭向她游动过来的手；“作为明愚人人皆知的企业家，您为什么总拒绝媒体？”她想象电视台、报社对她的采访；她想象自己终于把美丽的容颜展现在众人面前；她想象与男人间情和欲的纠缠……想象如闪烁的星星在她头脑中黑暗一片的天空里飞舞、碰撞。她理不清它们，便把它们全部推开。

她拨通了电话。“我同意了。”她对肖嘉亭说，“我为什么不同意？”

放松了。她打开电视想调个娱乐节目看看，但明惠

新闻的提要吸引了她：马长远 1000 万元收购明惠针织厂。马长远？这几个字像利箭穿过久远的年事一下子钉在她心上。会不会是重名？她想，但见那高大也还英俊的男人从屏幕短暂的蓝色后，在众人的目光中一直走到她面前。世界这么小，她想，自己走出这么远还是碰到了他。方洁感觉到眩晕。

乔南星面临破产一事柏宁终于知道了。不能帮他，她恨自己的无能。她在愁苦中在妊娠的恶心中在原谅了乔南星近日的表现中想到了方洁。直接跟方洁提钱她张不开口，让乔南星跟方洁说更觉得不合适。想来想去也没有合适的办法，就想先把两个人约在一起算了，到时候再说。实在不行，她就开口一次。能怎么着？

她先给乔南星打电话。他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她就再给方洁打。方洁说她病了，让她去看她。在她的印象中方洁像一部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也永远不会生病。她甚至有些惊慌起来。毕竟方洁是她的好朋友。

方洁陷在乳白色意大利真皮沙发里。陷在回忆里.....

她的身体变换不出那些新衣服所带给她们的那种变幻。她不羡慕她们拥有的一切，但在这个狭小的空间，

她不可能对那些新衣服闪射出的光芒视而不见。她也可以向父母伸手或去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凭她的姿色应该不成问题，但她不想依靠任何人。她那么轻易就下了决心并且那么轻率就迈出了那一步。她认为自己美若天仙，受过高等教育就价值连城，是马长远一记响亮的耳光才把她扇醒。在红云舞馆，男人可以给你 200，也可以给你 1000，这要看你的功夫。你可以在两百元之间跟他砍价，但你绝没有权利根据你的价值叫价，你在大胆或含蓄地把你的价报出来之前，男人用他们眼光看到的只是一个，众多之中的一个红云舞女的身条和脸蛋，他们所出的价是给红云舞女的，而不是给你的。是的，她后来想，在红云舞馆，不管她们个体之间存在着怎样天大的差异，她们出卖的东西是一样的。这一点男人心里比她们更清楚。

“马长远当时一定觉得好笑极了”，在客来旅店，在中国最著名的五星级酒店，在异乡，在不同男人的床上她一次次地想。“拿去吧。”在男人一次次冲锋时她想，“把我所剩的都拿去吧。”然后她起来冲洗自己，大不了就让自己身上沾了点儿土。把浴室玻璃上的水雾擦去，虽然有时她的手有些犹豫，但她还是看到了一个女人动人的

身体和面容。然后她坐在富丽堂皇的餐厅里一个人进早餐。“我起码没出卖过真心。”吃着煎一面儿的火腿蛋，她想，“我还有真心吗？它还值钱吗？”她又想到了钱，她已习惯了用它衡量一切，因为它是惟一真实的秤。“是价值。”她纠正自己，“真心还有价值吗？”

刚下水的那年她时常产生怀疑，躺在床上，有时过马路她也想：“我和男人上过床了？我和那么多男人上了床？一个小小的生命还生硬地被器械从我的子宫里吸出？这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场梦？”她从枕头下取出一把银饰的古镜，她不知怎么面对自己的眼睛。“让车把我压死算了。”她想。后来她不这么想了，也不让镜子照着她的回忆，她什么也不想了。

她看着钱像细胞分裂般迅速加倍。不无担心地终于听到自己没染上任何病症的结论时，她清楚金盆洗手的时候到了。她知道拥有的钱够她花用几辈子，可曾经的雄心壮志从妓女之路开始之前的那段又跳出来。她在巨幅的中国地图前犹豫了 16 天才选中北方的明惠市。

她在崭新的一条路上坚实地走下去。只有一次，她风情的心险些游荡出来。那是在省城的 19 路公共汽车上，在临近终点时车里的乘客只剩下两个了，那个有些英俊

的男人还和她对面坐着。她的眼睛开始收寻他。她抑制着自己，但眼睛却向他最私处冲锋。她把眼光移向别处，但它倔强地折回；她闭上眼睛，但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开始生动起来，它们姿容秀丽并且充满诱惑的味道，在那个陌生的城市，众多陌生的人解除了她捆住自己的绳索。她害怕起来。

她的事业红火地向成功的顶峰燃烧，隐藏她把谜一样的面容和身世隐藏反而让她的名声更大。该怎样真实地面对消息的传播速度不比媒介丝毫逊色的小城呢？她总不能一辈子躲躲闪闪地，既然她注定不能像一个普通百姓那样平凡地开始和结束。向公共投降，坦白自己的想法在她心中已长成一棵小树了，但它还不够强壮，不足以抵挡她可以清楚地预料到的风雨。让它再长长，再长长，让它足够强壮之后再从心中跳出。但时间不等她了，马长远已经跳将出来，那么爱张扬的他还不把这事闹得全城皆知？

门铃响了。她从猫眼一看，是柏宁。她突然想自己在开门前看猫眼是多么的可笑。当初装修房子时人家问也没问她就给她装了一个。可她从没有用过，一听门铃响就开门。当然了，来她这儿的也没几个人。主要还是

心理发生了变化，她想，在电视上看到马长远前她不知道害怕，在做小姐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害怕。那时也没有专门盯小姐抢的人。

“我病了。”柏宁进门后她说。

“你病起来的样子很美。”柏宁说。

方洁又陷到皮沙发中。

柏宁给她倒了一杯水后说：“你得什么病了？”

她沉吟了一会儿说：“心病。”

柏宁就转开话题。

柏宁从不打听她的私生活，连她结没结婚，有没有男朋友都没有问过。柏宁也从不把别人的事拿到她这儿来说。在各自的情感方面，她和她在一起，不像是咖啡和奶沫，能相互交流出热烈的香浓的美味。她们就像两杯茶，沉静得有些寂寞地相对。

没有闺中密友的亲密，却比闺中密友更可信赖，方洁想，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独自保守这个秘密了……

柏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承受方洁的这个巨大的秘密，她说：“我怀上一个已婚男人的孩子……”

她们的交流就戛然而止了，方洁说：“你不是约我出去吗？”

柏宁说不去了，方洁陷在这么险恶的心情里再找她借钱就不合适了。但柏宁又想，没准儿她把通过那种渠道轻易甚至不干净挣来的钱用于帮助别人心理就能平衡了呢，她也没准儿会被乔南星不幸的遭遇所感动借给他钱，也没准儿两人会变成好朋友呢。想着，柏宁就觉得自己想法更多了。她甚至想，乔南星会不会看到方洁就决定不去管什么事业了。为美人舍江山呗，方洁是个多漂亮的女人。他知道方洁是个有钱的女人后又会怎样呢？即使不喜欢方洁可为了挽救他的公司会不会也像有些女人那样献身？她甚至想到了自己小小的卑劣的心思：乔南星真的为这个女人动心时她就告诉他她曾经是个小姐。而在得知这个秘密之前她所想的就是怎么救乔南星。她准备先按下方洁的姓名不提（一提，乔南星就知道她身缠百万了，甚至千万？），只说是自己的女朋友，看乔南星能不能过这漂亮女人，比她柏宁更漂亮的女人的关？看他是为漂亮的女人动心，还是只为自己动心。这考验不用多长时间，从他看方洁的眼神就能看出。这也决定她的取舍，她肚里还怀着他的孩子。

“你想什么呢？”方洁说，“别想了，这操蛋的世界想多了也没用。咱们还是出去散散心吧。”

柏宁有些吃惊，方洁以前是从不说脏话的。

方洁也对自己感到了吃惊。她以往得体的淑女的言行难道只是那个秘密为她拉起的屏幕吗？柏宁也感到了方洁的这个闪失，她不想停留在这儿，想尽快躲过去，她说：“那咱们出去吧。”

她们刚进虹河宾馆，柏宁又想吐了，她让方洁在大堂等她就慌忙奔洗手间去了。

乔南星进了大堂没有看见他熟悉的柏宁。他又四处瞧了一下，看见酒吧前一个女人的背影倒挺像她。只是那女人梳着短发，穿着柏宁从来也没有穿过的职业套装，叫咖啡色叫驼色他也分不清。他又等了几分钟，柏宁还是没有出现，他就确信酒吧里的那个女人（刚刚进去）是柏宁。没准儿她就是他要他来看她的改变呢。他走过去。

他也不能贸然地叫柏宁。他小声地说：“小姐。”

那女人转过头来。

“蓝迪？”他且惊且疑地问。虽然年事已久，但他还是认出了她，因为这个女人给他的记忆太深刻了。如果说有一女人给过他梦想，那就是她，虽然这个梦想极快也极可笑地破灭了。

“你认错人了。”那女人说，站起来竟想走。

他看穿了其中的什么。如果她不是蓝迪，她干吗着急要走呢？

“你不是蓝迪？不可能。”乔南星摇头，“你说话的声音都没有改变。”

“你真的认错人了。”那女人说。

乔南星也准备放手了，她是不是蓝迪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个美丽的与他擦肩而过的女人。可就在他转身想走时他突然听那女人说“你真的认错人了。我叫方洁。”

乔南星的心思转得很快，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怪不得方洁从不抛头露面呢，敢情是这样。

在说出自己是方洁的一瞬，她就意识到她错了。她怎么能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蓝迪而告诉他她就是方洁呢？不是不打自招吗？慌忙中她说：“告辞了。”

“别着急走啊。方小姐。”她听见那男人说，“咱们谈谈啊。”

这个男人是谁呢？明惠到底有几个人知道她底细？她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她隐藏的那么多的事其实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了。

“在红云舞馆一出场就震惊众人的可是方小姐？”

他说，“在客来旅店没拿够钱的可是方小姐？”

方洁稍微眯了一下眼睛，认出了这个人。她从黑色的羊皮包里拿出一个长长的蓝黑色的打火机，把玩了一会儿，又慢慢掏出一盒烟。她点上一根。

方洁吸了一口烟说：“拿了钱，还不知道先生尊姓大名呢。”

“乔南星。”

“噢，”方洁假装惊奇地说，“原来大名鼎鼎的乔南星就是先生您呀？怎么在媒体上没见过先生？”

“跟你一样，”乔南星说，“我讨厌媒体。”

“今天先生留住我是何目的？”方洁说，“不会为当初给我的100元钱后悔吧，听说先生的手可一向是很紧的呀。”

什么他妈混蛋的世界？！方洁心里骂：一个跟班的臭小子也人五人六地当起企业家来了。世界多不公平，男人有一万吊也没人怀疑他钱的来处，这女的有点钱人家就探究它的来路。也是，我的钱是干净地赚来的吗？那怎么了？我挣的也是血汗钱。方洁觉得风尘味又一次在心里翻卷起来。

“方小姐穿着舞裙可真是美若天仙呀。”乔南星说，

“不知客来那样低贱的地方怎么还能让方小姐容身？”

“乔先生有何想法就直说吧。”

“想向方小姐借点钱。”

“这年头借钱可不容易啊。”

“这年头？”乔南星说，“这年头信息可值钱呐。方小姐的故事我想大家都是很感兴趣的。”

方洁的手又伸向皮包。

乔南星以为她这次是去拿支票了。

“乔先生知道的会比它更详尽吗？”他看见方洁把一摞稿纸推到他面前，《从妓女到政协委员》，乔南星看到八个字骄傲地站在扉页上。

“我也实在没办法。”乔南星说，“五洲公司面临全面危机，算你借我，我以后一定还你，咱们可以去公证处公证一下。”

方洁笑了。

“不必了。”她说，“你说吧，要多少？”

“500万。”

方洁笑了，她甩了五张百元的票给他说：“你是惟一白付钱的男人，我当时感激你，现在咱们帐儿清了。”

柏宁终于把剧烈的呕吐平息下去了。听人说反应剧

烈的大都是男孩。她在心里还想象了一下孩子的模样，想，会像他吗？她不想让他看出蛛丝马迹，所以又等了一会儿才出来。她在大堂没有找到方洁。她看了看表，时间已经过了，乔南星还没有来。

“先生，你看到和我一起进来的那个女孩去哪儿了吗？”左右看了一圈后她问门卫。她想，方洁心情不好，又让她等这么久可能不耐烦走了。

门卫想了一下。

为了让人家觉得她的问题不至于很唐突，不是借机想找个人说话。她解释说：“我近视，看不见。”

“好像去酒吧了。”门卫说。

柏宁一下子就想到了方洁的出身。还真爱去酒吧，她想，一会儿就让乔南星也来酒吧好了，他好像还从来没有去过酒吧。

她错了！她看到了他，正和方洁在一起亲密地说着什么。她更奇怪地看到方洁拿出几张票子笑着甩到了他的面前。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给他钱？难道是痛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而今玩弄起男人来了？不可能！乔南星再破落，也不至于为几百元钱这样吧。要不就是他已经开口和她说借钱的事了，这几百元钱只是他

的谢意，她不收又还给他了？看她那种笑法可不是做好事的样子；或者他们以前就认识（乔南星在婚礼上说不认识方洁是骗她），这钱只是……她不想想了。她只想站过去，看他们俩如何面对她的出现。

可是，他们都太投入了，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走近。

柏宁不想让自己尴尬，她转身往回走。她不就是晚来了几分钟吗？她还会相信男人吗？他能为你背弃妻子，就不会为别人背弃你吗？尤其是方洁那样一个女人？她不愿想得太多，梦醒的时候到了。

方洁打电话给明惠针织厂找马长远试试他在不在。接电话的人说“马总不在。”

她问什么时候在。

那边说：“平时在抚阳，很少过来，有什么事找我吧。”

她清醒了。她是在电视上看到马长远的，而马长远并没有看到她。泄露她秘密的不是别人，正是她以为最可信赖的朋友柏宁！她呼她，可呼不到她了。

她得知这个秘密就假借去洗手间的机会打电话跟乔南星说了？方洁想，乔南星怎么会那么快赶到？难道是一直守候着？那就是他们在今天之前就知道了她的秘密。也不可能啊，她想到了自己最近一直放在包里的那

本“自白书”，没准柏宁什么时候早看过了。还表面装得坦诚无比呢，方洁心里骂，什么东西。她随即又想到了柏宁的纯情。也是假装的，她想，要不怎么能怀上已婚男人的孩子？这个已婚的男人是谁？她想到柏宁初来明惠的时候忘了她的电话，是肖嘉亭告诉她的。她打电话给肖嘉亭，从他的口气中她看出了他们关系平常。

“柏宁生病了。也没有男人关心她。”方洁说。

肖嘉亭说：“找乔南星啊。”

只一句就揭出了秘密。

方洁打电话过去。

接电话的是马芳。

她说有关乔南星的事想和她见面谈谈。马芳沉吟了一会儿同意了。

即使柏宁怀上的孩子不是乔南星的也没什么，方洁想，谁让他让我那么难受来着？

“柏宁怀上了乔南星的孩子。”方洁开门见山地说。

“真的？”马芳惊怒地问。她以为乔南星和柏宁只是玩儿玩儿，没想到玩到这么实质的问题上了。

看着马芳方洁有些烦，心想，就你那模样，也不怪乔南星在外面有人；却又想，这媳妇好也白好，好，这

些男人在外面该有人还是有人，看透了，男人都是这操行。

“乔南星不是那种人。”马芳很快恢复了常态说。

“还那么虚荣干什么？”方洁笑，“我看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是谁呀？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是谁并不重要。”方洁说，“路见不平才告诉你。”

他在外面调调情她也可以忍受，可他竟然找理由不和她同床了。她正愁找不到柏宁呢。既然这个女人已看透了她的虚伪的掩饰，她就索性问清得了。她说：“怎么能找到柏宁？”

方洁把地址递过去。

“怪不得找不到，原来在省城啊。”马芳说。

一句话都兜底儿了。

回到了家乔南星才想起柏宁来。他为自己对她的疏忽感到了抱歉，打电话过去，没有人接。他就留言让她回来后和他联系。他还是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方洁。她原来就是蓝迪，这太意外了。他不由得想起他第一次见她时的情景。

红云舞馆是一幢红砖洋楼，门前有白色的西式浮雕

门柱，用白色羊皮包着饰有银色铁钉的木门的每一次开启，都会展现迎宾小姐迷人的微笑。抚阳众百姓看到的也就是门后那一方水样滑洁的地面和乍眼的白光。彩灯闪烁在红地毯后深墨如宝的另一片天空里。罗马尼亚真皮彩色沙发和栗色的茶几错落地分步在T型舞台的下面。天花板上是三层的照明设备，灯光流转或闪射，明灭不定。

乔南星和马长远迈进红云舞馆时乐曲已经响起来了，小姐殷勤地为他们脱去了外套。

“马哥你来的时候，”红云的老板说，“今天的新人真是绝色。”

“好哦，好哦。”马长远应，在小姐的牵引下走到自己的老位置。乔南星知道马长远喜欢这里漂亮的女人，这里漂亮的女人也喜欢马长远。马哥大方谁都知道。月秀第一次上场，一曲下来马哥就拍了一千块。她犹疑地接过，不知下面将发生什么。马长远甚至没有请她跳接下来一曲她反倒有些失望。不知道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对其他人是不是也同样出手阔绰，她有些妒恨地故意冷落他。有一次马长远坐在位置上喝扎啤，看到她“嗨”地跟她招呼。但月秀故意没理他，转身同另一个客人同

舞起来。“你就跳到这儿吧。”钱原上去拍了拍与月秀同舞的男人。“你什么意思？”那男人问，转眼看见了马长远，立刻就跪下了，三下两下爬到了马长远面前说“马哥不关我的事。”马长远嘴角浮动起微笑又瞬息收回，他伸手拿起扎啤杯子就朝月秀砸去。

红云的新小姐都是在星期六晚上的舞台上第一个亮相，醒目地穿着特为新人备的绿礼服。“不知今天的新人是什么样的花容。”乔南星看见马长远呷了一口酒说。

婉转、轻柔却有些凄怨的歌声缓缓从后台飘来，是以前没听过的一首歌：当黑夜又聚拢起灯光，你是不是已把我遗忘，你歉意的泪水是假是真，我的美丽是谁的变心。“不错呀这带子，乔南星你回头儿去买一盘。”马长远说。柔美的歌声渐近，莲步轻摇，小姐就站到了台上。以往的新小姐都穿着华丽的拖地绿礼服，低胸、露背，今天的小姐却穿了一件绿色的束腰短裙，两条玉腿修长光洁。高胸、蜂腰、翘臀。脸再漂亮那就没治了，一项硕大的饰满花朵的白色宽沿儿帽却盖住了她的脸。

人们在舒展的音乐里猜想她的面容。座位上的男人用手捏住了身边女人的下巴；座位上的男人把散发着烟气酒气的嘴靠近了身边女人的脸；座位上的男人眯起了

眼睛，张大了嘴。“摘了帽子。”下面有人喊。台上的小姐不动声色继续唱。“摘了帽子。”“摘了帽子。”台上的小姐就突然在台下的口哨和吼叫中把帽子摘下，叭地扔了出去。如云的秀发翻卷而下，一下子垂到了腰际。她背对观众跳了一段恰恰，就把长发一甩，脸转了过来。台下一下子静了，然后掌声如巨雷般滚过。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马长远搓了搓手说，“乔南星你把老板叫来。”

人多怪，乔南星想，这么漂亮的人偏要来做舞女。

方洁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马长远，这第一个让她动心也第一个践踏她自尊的男人……

她首次亮相惹热了众多男人从台上下来后老板过来了。“蓝迪，1号桌的马先生叫你。”老板放低声音说，“这可是红云最大方的客人，你出师不错。”

《情人的眼泪》浓情的曲子已经响起，已有人下到舞池中了。

蓝迪向1号桌望去，一个高大英俊穿着讲究的男人正向她不动声色却热切地望着。一瞬间蓝迪突然觉得心跳起来，她知道自己爱上了这个男人。多么不合时宜，她想，要在红云，在抚阳红起来，她需要的不是一个英

俊男人，而只是男人的钞票，她要尽情施展自己的魅力，让第一个出手的男人给她最好的价码。这样的男人通常阴暗、猥琐，他们大方的出手只是用来弥补他们先天的不足。蓝迪向英俊男人的同桌看去，宽大的沙发使那个瘦弱的男人更显单薄，他柔软的头发毫不修饰地耷拉着，目光也全然没有舞客的收寻和肆意。这样的人往往更狠毒，他可以一曲下来就给月秀一千块，也能一杯子砸过去让月秀缝了 7 针。但月秀不能跟我比，蓝迪想，月秀只是一个粗俗的舞女，我天仙一般并且受过高等教育。蓝迪从容地换上一套白纱裙。

蓝迪在深圳读大学时经常听说学校里有女生到香港度周末。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竟亲眼目睹了。她一直以为那种女人都得花容月貌，但那女生中等偏下甚至是下等的面容一下子让蓝迪火起心头。凭什么呀？凭什么她可以住最好的饭店，穿最好的时装？蓝迪走过两条街才渐渐平静下来。她一直是胸怀大业的，她一直相信在美丽的面容外她还有与其他女人不同的东西，一纸分回原籍小城的毕业生调函却让她又一次沉默起来。她想起同屋陈芳的故事。陈芳用她中等的相貌去某著名公司应聘。总经理把他肥胖的上身坐直，抬起那半秃的头看了一眼

陈芳说回去等通知吧。陈芳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她用手把超短裙从前胸直到下面的拉链一下子拉到底，她没穿内衣的青春肌肤一下子令总经理慌张起来。他用短胖的手慢慢拍了拍陈芳的手说你先到外面等一下。蓝迪确信自己会有功成名就的那天，但她不想在太晚的时候享受那一切，她想让自己的青春、美丽穿行于成功之中，她想快速地积累。她来到了抚阳。

换上白纱裙的蓝迪在众舞客的目光中走到 1 号桌那瘦弱的男人面前。

“先生是您叫我么？”蓝迪柔声浅笑道。

“对不起，是他。”那瘦弱的男人客气地把手腕转向刚才恍忽间让她心动的男人。

“您不是马先生么？”蓝迪仍对着那瘦弱的男人说，心想玩什么花招，就想伸手拉他起来。

“他是马长远。”那瘦弱的男人严肃地说。

蓝迪这才意识到自己弄错了，她不太自然地向马长远笑了下。

那男人极温雅地向她点了点头，便拉她下到了舞池。

马长远竟是这么英俊的男人，蓝迪想，怪不得老板说自己出师有利呢。蓝迪有些忘情地和马长远同舞了两

曲慢三。这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蓝迪突然清醒。在马长远又一次邀请她，在他把手从她腰上移到背上，他们之间距离缩得更短，脸几乎贴上时，她笑着对眼前这个令她心动的男人说：“都说马先生大方，能不能借我5万呀？”

说借其实就是要，这是红云的规矩。

“多少？”马长远问。

“5万。”蓝迪笑着，有些挑逗地说，“我可以跟你走，红云的小姐可是从不跟人走的。”

马长远把手从蓝迪的背上拿下，啪啪就在她的粉脸上扇了两下。轻脆的响声穿破慢三轻柔的曲子，人们停下舞步。

蓝迪一下怔住了，她怀疑地望着眼前这个令她心动的男人。

“5万？”马长远宏亮的声音说，“你×镶金边儿呀？！”

在灯光闪射的黑夜曼舞的蓝迪觉得一下子被黑暗覆盖了。灯光鲜亮而冷默地旋转。

在今天之前乔南星只见过蓝迪两面。他不由得想起见她第二面时的情景。

乔南星坐钱原的摩托车西行到了站前的客来旅店。他跟着钱原顺着户外的铁梯上了二层。客房东西对开，绿色的木门，窗户的玻璃用红纸覆盖着，每个窗户的右下角却都有一个眼镜片大剪去红纸的圆圈，印章一般，整齐划一。

钱原在服务台领了钥匙就带乔南星向里走，走廊里寂然无声。到了 232 房间钱原停住了，将一把钥匙放在乔南星手上说：“你在这屋，要个什么样的？一个电话就过来。”

乔南星问什么什么样的。

“女人。”钱原说，“你不会不懂吧？”

“钱哥我还小。”

“你那东西不嫩了，”钱原说，“正是时候。”

乔南星眼珠转了一下说：“今天也没心情。”

“算你，”钱原说，“现在风声也有些紧，你在外面给我看着吧。”

“我怎么看着？”

“你去服务台把小姐稳住，如果有雷子来，你就故意和小姐吵架，大点儿声。”

乔南星说行，心想去服务台稳住小姐不是欲盖弥彰

么，钱原进 234 房间后，他便去服务台借故换了 234 斜对面的 204 房。他把门打开坐在门旁的帆布沙发上假装看报纸。一个小时过去了，乔南星给 234 房打电话。听出是乔南星后钱原粗厉的语气缓了下来说：“兄弟你别急，这婊子还挺鲜，我想再来两次。”

乔南星扣下了浅黄色粗鄙的电话，初冬很淡的斜阳沉静地照着室内。

夕阳渐渐收回四散的光芒，变浓变小，直变成纯净如血的一点，又藏到灰蓝色的天幕之后，抹出的几丝彩云也渐渐淡了，融于灰蓝的一片中。也该完了，乔南星想，就借打开水之际想看看 234 房怎么样了。走到 228 房时见一个女人低着头抽泣着从 234 房出来。

“怎么了？”乔南星冲进 234 房。

“我说给 100，结果给了 50，”钱原说，“我一会儿得买个烧鸡给我爸，我不是故意的。”

乔南星转身出去，在铁梯口追上那女人。

“给你，”乔南星递过去 100 元说，“刚才那人不是故意的。”

“先生，那么我明天来陪你吧。”女人的脸迎着乔南星抬起。

乔南星看清了，那是红云舞馆最漂亮被马长远扇了两个耳光的女人。

“不用了。”乔南星说。他一向对钱吝惜，可为什么一下子就给了她 100 元呢？是被那晚她的美丽，还是被今天她的泪水打动？乔南星不知。他想也许是命运吧，他那天怎么就随身带了那么多的钱？

“那么谢谢你了。”女人快速下了铁梯，隐在了北方深蓝一片的暮色里。

乔南星是那种别人占不着他便宜，可他也基本上不占别人便宜的人。他不是有心向方洁敲诈，他真的只是想借。可她用 500 元和他结帐了。这 500 元在他心中翻滚出无限的忏悔和羞辱。他想向柏宁倾诉，可找不到她。他破例去喝酒，喝了个酩酊大醉。他心中痛苦才去喝酒，他酒后还能轻易体察出痛苦，他向别人诉说痛苦，可这痛苦却流传了秘密。

“你知道吗？”竟然有人跑来告诉他，“大名鼎鼎的女企业家方洁原来是个卖的。”

“我不是故意的。”他在心里大声申辩。

乔南星痛苦着，他在痛苦中冷淡了盼望好久的柏宁的电话。

（六）

柏宁还是怀着希望的，这使她把手术的地点选在明惠而没有选在省城。她在车站的公用电话那给乔南星打了一个，没想到他是如此冷淡。这种情况下再谈孩子的事挺没劲的，她沉默了一下就挂断了。

她在悲愤的心情中去了虹河区医院。本以为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不想医生检查完说：“过几天才能做。”

马芳在省城等了三天也没等到柏宁的影子。她返回明惠时方洁又突然来电话说：“柏宁正在虹河区医院做人流手术。”马芳又风风火火往医院赶。她进医院的大门时正看见柏宁出来。她虽然只见过她一面，可记忆深刻，她不能不承认这个女人有非凡的气质。乔南星找这么个女人倒没有给她丢脸，她还奇怪地这么想了一下。

到了妇产科一查，柏宁还真是来做人流的，只不过条件还不成熟，得等到下周一。

虹河区医院是个小医院，虽然挂着妇产科的牌子可做手术的只有一个女医生。马芳正想如何在这个女医生身上打点什么主意时突然听见两个病人谈论女医生。原来女医生也是刚刚被丈夫抛弃。马芳找到了这个女医生，

痛诉了自己被别人插足的不幸遭遇，然后问医生能不能在手术时出点什么意外，小小的意外？她说：“我听人说人流手术做不好的话就可能一辈子再不能怀孕了。这样治她也不过分，谁让她勾引别人的丈夫呢？”

女医生狠狠地看了看她说：“你疯了？医生的天职是什么？是救人不是杀人。”

“你难道不是杀人吗？杀那个已经成型了的孩子？”马芳说，“又不是让你把她做死。”

“在人流手术中把人做死我还真没有那个本事。”女医生嘲讽地笑了笑说，“你干吗不理智一些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随它去吧。”

马芳还在恳求。

“从自私的角度我也不能那么做。出了医疗事故我还怎么在医院里呆？”

“你的后半生我管了，给你的工资会比这儿高几倍。”

“你这么做只能激化你们夫妻间的矛盾，”女医生说，“你就没有想采取怀柔政策？”

“什么叫怀柔政策？”

“你感化那女人，让她自觉羞愧，自动离开你丈夫。”

她不是做人流吗？你来看她说你原谅她了并照顾她。”

我有那么宽广的胸怀也不至于为这事奔忙这么多天了，马芳想，突然计上心来，她说“谢谢你的教诲。怎么做我知道了。”

女医生终于笑了。

柏宁坐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听院方的解释。

“我们只能说抱歉。”院长说，“子宫穿孔不是大事故，这样的事在哪个医院哪个月都有。”

“哪个月都有？”柏宁气愤地说，“你们明惠的医疗水平不至于这么差吧？”

“这不是差的问题。”院长说，“做这个手术凭的是经验。浅了呢，手术做得不彻底；深了呢，就容易穿孔。咱这医院主治各种疑难杂症，妇产科是顺便开的。”

“这还有顺便开的？”

“顺便这个词用得不准。”院长说，“你怎么不去大医院？明惠一院就很近嘛。”

“不说别的，你们医院怎么能让生人随便闯进手术室？”

“咱这儿做手术的地方还真不能称做手术室，就在办公室里拉个帘子。”院长说，“医院就这个条件。”

“不要为自己的责任开脱。”柏宁忧愤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随时会闯进来，谁碰上谁倒霉了？”

不瞒你说，这样的事以前还从没有发生过。”

“我看跟你们说也白说。”柏宁站起来说，“咱们法院见吧。”

“你一个未婚的女孩在人流手术中子宫穿孔，讲出去好听吗？”院长说，“打官司也挺累人的，你还不如从我们这儿直接拿点赔偿。”

不能生孩子也倒没有了后顾之忧，以后玩起来没有了顾忌，她想。她察觉出自己悲观至堕落的意思就赶紧打住。她想，真的，没有哪个男人值得让她生个孩子。她感觉心灵的虚弱并身体的虚弱一起向她袭来，她感觉院长的声音越来越小，好像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有些心跳却并不惊慌。我要死了吗？她想……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柏宁醒过来。她又赶紧闭上了眼睛，她感觉眼泪不能抑制地流淌下来。

肖嘉亭看着日影从他的办公桌中央已移到了右上方。“下班前正赶一个送审的急件，所以晚回来半小时。”他想着晚回家的借口，他知道太太会笑着赶紧端来已经做好的饭菜。但是此刻激动的心无法让他的脚步在这 5

点半的借口下移开。他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方洁。

“这么长时间没见，还真挺想你的。”他说。

方洁向他笑笑，没说什么。她觉出这好久未见面远远对坐着的尴尬，但也不敢站起来坐到他办公桌对面或站起来走动。位置的突然变动是容易突破友情的前提，她想，有一次就是因为她被窗外的声音吸引走到窗前，一个男人才突然从背后抱住了她。

“看我这高兴的，都忘了给你倒杯水了。”肖嘉亭说着站起来。

“用亲密的言语玩笑同男人保持距离。”方洁想起一个女友的话，就说：“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

肖嘉亭把水杯交给方洁的同时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方洁借着把水杯放到旁边椅子上的机会不明显地拉开了一点儿同他的距离。

肖嘉亭看着日影从他的桌案上撤走。5点半的借口已不能成立了，6点的借口便在他心中酝酿。太太会在他6点的借口下勉强端上饭菜。可是向方洁靠近的决心，强硬地冲破了他准备的借口。

方洁看出肖嘉亭的手指急欲跳动的意思。那次就是这样，他们挨坐在一辆大巴上，他粗短的五指像笨拙的

木扇般打开。扇子的一头儿不经意（或假装不经意）地搭在她腿上。扇子涩涩地合上，再涩涩地打开，像最低级的舞蹈。她细滑、冰凉的皮肤透过麻纱裙子可以感觉到他手的湿热。肖嘉亭不该是这样的男人呀，方洁现在想，还不如直接把女人的手拉过来呢，就用眼睛盯着他急欲跳笨拙扇舞的右手。

肖嘉亭把方洁盯着的自己的右手放下，在沙发上点了两下。“给我看看手相吧。”他下了决心，然后把手放在方洁的手上。

“不用这么含蓄，”肖嘉亭看见方洁笑着说，“我其实是个婊子。”

“我其实是个婊子。”方洁听见自己说。她来见肖嘉亭的真实意图终于突破他可笑的“扇舞”跳出来。不是有人想利用这个秘密敲诈她吗？不是她的秘密行将被所有认识她的人互相交流补充吗？她就自己说出来，看看这个总想向她冲锋，却只会跳扇舞的男人怎么表现。

“方洁，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肖嘉亭把手缩回去，“你应该知道，我对你一直是真心的。”

“你真的就一点儿没有查觉吗？”方洁说，“你干嘛约我在大家下班后的办公室见面？你应该庆幸我那次没

有跟你回到你老婆出差的家中。发现自己那么小心翼翼带回家去，很难被男人搭上手的女人原来是个婊子你心里该怎么想？”

“我可能伤害过你，”肖嘉亭说，“可是你听说过我跟别的女人的绯闻吗？没有！正因为我对她们毫无欲望所以能同她们随便地说笑。如果你也真心喜欢我，你为什么不给我了解你的机会？没有对你的信心，我怎么能勇气背弃那个家庭？我和她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因为没有孩子。”肖嘉亭看着7点、8点、9点的借口一点点被掩埋在方洁突然让他直面的问题里。他知道今天回去将面临战争了。“我为你可以放弃一切，”肖嘉亭说，“咱们今天就回家跟她讲明。我不做官，不在明惠市，怎么都行，只求你别对我躲闪。”

方洁的泪水在她爱的这个男人面前终于流淌了下来，她原准备用嘲笑同他告别的。

“不可能了，”她哭着摇头，“不可能了。”

“发生了什么事？”肖嘉亭抓住她的手。

“你难道就丝毫没有怀疑过我的钱吗，一个未婚的单身女人手里那么多的钱？我真的做过那样的事。我就不应该再往另一条路上走，我洗手后隐姓埋名了此残生

也就罢了。”

肖嘉亭被这个突然的问题击晕了，但他的双臂却在晕惑中将她抱住。也许，他相信她有自己迫不得已的理由；也许他觉得自己应该帮助她；也许终因看轻了她才敢这样对她，尽管这看轻的意思是那么微弱渺小地一闪而逝。不管怎样，他抱住了她。

门就在这时被推开了。

乔南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肖嘉亭正对着他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个背对他的女人。

乔南星看见面前的男女急速地分开，那女人仍背对着他。

肖嘉亭看见乔南星突然莫名地闯进来又极其快速冷酷地撤出去。不知该怎样形容门被关上后自己的感受，他还没来得及想什么，就听办公室主任在门口说：“对不起，对不起，乔总，下班前我有急事出去一趟，听门卫说你来了，我正到处找你，你怎么在这儿？肖市长在吗？我正好有事要向他请示。”

自己真没法做人了，肖嘉亭想，自己小心翼翼带回办公室的竟是个婊子！还被人撞见了！他的心咚咚跳着。

“这会儿哪有人呢？”肖嘉亭听见乔南星对办公室

主任说，“我站了这么长时间你也不请我到你办公室坐一会儿？”在渐远的脚步声里接下去的话就听不见了。

我们伤害的往往是自己最爱的人，方洁想，自己打算与世界告别不太坚决的心却在她想尝试的玩笑中毁了肖嘉亭，世界再也没有给她留下容身之地了。

他想他拥有的是对这女人最深切的理解和爱，他粗短的手指没有跳起他从未曾继续下去的扇舞就直接放到她手上。

也许乔南星的命运就是和奇迹连在一起的。那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撞到那件事。他不是故意那么晚去的，他怎么知道有女人在肖嘉亭那儿呢？他的表慢了一个小时，一切只是凑巧罢了。他惊恐地退出之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可是突然工商银行通知他说他的贷款请求批准了。他不知道是否和与方洁的恩怨结束的方式一样，当他拿到这笔贷款时他和肖嘉亭曾经的友谊也结束了。他也没有对不起肖嘉亭的地方，当初他把银月亮那块地假装以投标的方式给了方洁，他乔南星说什么了吗？肖嘉亭不知道他为了那块地费了多少心血吗？说真的，他要是有了那块地还能想学校里的那块吗？不管怎样，贷款下来了总是件好事。他又调整了方向，全方位经营，

一二楼做百货，三楼做餐饮，经营各地风味小吃，四楼做娱乐。竟然不错，尤其是三楼尤其是周末人来人往的，跟过节一般。

挣了钱他还买下了明惠公园东北角的一个院子。只因他小时候连去公园的 5 分钱都掏不起。他跳墙进去过一次，差点儿没把腿摔折了。

他不自觉地想到了柏宁。

他给柏宁打过几次电话。他有些吃惊她冷淡的态度。他想了几天好像想明白了。他想，怪不得她从来没有让自己为她买东西呢，敢情是撤起来方便，敢情就不是为他的钱来的，只是兴致所致，而现在兴致没有了。可她也不能说一声就和他断了啊。他突然想起前一阵儿看过的一个电视剧：一个画家和一个女学生激情似火了一番，但从此后谁都不找谁联系了。他们分手了吗？当时他想，怎么也不说一声。现在他有些懂了。敢情文化人儿就是这样啊。

柏宁痛恨乔南星和那个叫明惠的城市，可她在痛恨中又去看过虹河。它美丽的名字和传说像一道真正的彩虹悬在她童年开始和结束的两端，她在幻想中爱着它以及那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小城。她还听从前的一个男朋友

讲过虹河岸边的故事。当一个男人能真实地告诉你他与另一个女人的经历时，柏宁后来总结，他是不爱你的。好在柏宁也没有爱上他。“我没有勇气从头回忆，”那男人说，“我要写也只能写一篇篇的散文。”她后来也没见过他的那些散文。虹河就是眼前这普通的也飘着汽油的河流吗？她恨爱着它，像作家恨爱自己精心构思并准备泣血般写出的一部长篇。但是一旦真正靠近，她发现自己无法破释或投身于真正明惠的生活中。

带着几乎是自虐的心情她在虹河岸边居住下来。她想探究一下祖父的鲜血到底和虹河哪一处的波涛澎湃在一起，她想知道为什么父母对那么深迫害过他们的城市还有那么深的依恋。他们都走了，她所有的亲人们，他们的秘密藏在那神奇而沉默不语的土地中。他们之所以对它有那么深的感情只是因为这片土地养育了他们？

她辞去了工作，决心将她的疑惑和幻想写出来。从两百个日日夜夜，她一心一意的雕琢中它诞生了。北京的几家出版社都看好她这部故事独特，构思不凡却一直没有透露书名的小说。得知文稿竞拍的消息时她并没有想到要参加，她心里还在考虑这部 40 万字的长篇到底交由哪家出版社合适，但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紧接着

出现了，那就是政府决定对虹河进行综合治理。这消息使她激动了，青草、白天鹅和那爱人眼睛般明亮的虹河出现在她的激动里。她得为它做些什么，她决定参加文稿竞拍并将拍卖所得捐赠出去。

“乔南星，你还想要孩子吗？”在好久没有同床后马芳说，“我可这么大了，再过几年生可就困难了。”

乔南星没有说话。

“你不是喜欢孩子吗？”马芳有些嘲讽地说，“还是等着别的女人给你生啊？”

乔南星还是没有说话。

“等着柏宁给你生？别做梦了。”马芳愤怒起来，“告诉你，她已经永远也不能生孩子了。”

乔南星看了眼马芳，意思是“你怎么知道？”

“你别这么看着我。”马芳说，“她做人流时出了事故，子宫穿孔了，永远也不能生孩子了。”

乔南星的心沉沉地下落，但他还是没有说话。

马芳气急了，她说：“知道怎么弄的吗？是我收买了给她做手术的医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怀着你的孩子。”

乔南星站起来走到马芳身边，问：“你说的是真的

吗？”

马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笑着说：“你还在为她守身如玉，可借你永远也找不到她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乔南星又问。

“我犯得着为这事说假话吗？”马芳诅咒地说，“去找她啊，找到了可以尽情欢乐，只是你永远也要不了儿子了。”

乔南星刷地扇了她一耳光。

马芳哭起来，说：“我还以为你和别的男人不同，男人真他妈没有好东西。”

乔南星摔门出来，他没有注意到门后刚刚从抚阳回来的马长远。他要去找柏宁，马上。

柏宁知道参加此次文稿竞拍的好多人都把眼光盯在方洁“妓女自白”的那部书上，但她想凭自己的名气和明惠百年恢宏历史的再现，她的这部书也会同样抢手。她仪态端雅地坐着，不知怎么想到了曾经在她腹中的那个小生命。

叫价 1 万元方洁的那本书节节攀升，最后以 30 万成交。而叫价 5000 元柏宁的长篇却节节下滑，眼看就要跌破 3000 元了。

柏宁坐不住了。就在她准备逃走之时，一个男人宏亮的声音叫道：“且慢，这么好的小说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出 30 万。”

“知道规矩吗？”柏卖师举着拍卖锤说，“刚才你怎么一直不言声？”

“我来晚了。”来人对着记者席说，“拍卖锤落下的一瞬间马长远杀出，30 万买下著名作家百合的《祖父是叛徒》，有新闻点吧？”

记者的灯闪成一片。

柏宁的眼泪险些涌出来。它值这么多吗？她想，为什么不值？！

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她的激动。当着全市 70 万人，她表示将把 30 万元所得全部捐助给虹河综合治理工程。

治理小组的人在电视上闻得此事后马上在她找他们之前找到她。柏宁在没有平息下来的激动里与他们草签了捐赠合同。单等 30 万元到位。

马长远把见面的时间从上午 9 点改到晚上 9 点时，柏宁的心还不安了一阵儿。能怎么样呢？反正是他办公室。用 30 万做铺垫来进攻一个女人开价未免太高。得了，别把男人都往坏处想，她摇头笑了笑，这个晚间 9 点的

公事见面就变得轻松、甚至让她盼望起来。她真想知道30万握在手中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虽然她只准备做个过路财神。

在“请进”之后柏宁又见到了这个英俊的男人。

“百小姐文章写得好，人长得也靓。”马长远说。

柏宁说“过奖了，还多亏马老板捧场”，心想他下面会说什么，准备将她的美丽引向何处。

“马老板财力雄厚，关心文化事业，又热心公益，听说为虹河治理也捐了不少钱。”她说，心想赶紧把话题引到正路上来，把钱拿到手，这么晚了，我也不能陪你聊天呀。

“别看明惠城市小，有经济基础的人还不算少。”马长远看着她，“比如乔南星。”

柏宁笑了一下说“是啊。”

“乔南星你认识吗？”

“认识。”柏宁说，“明惠谁不认识他呀。”

“从不为女人动心的男人终于被一个女人拖入了情网，你说这女人不会是一般的女人吧。”

“马老板，”柏宁抑制了一下，又笑着说，“今晚我来好像不是和您探讨这个问题的。”

“你放心。”马长远说，“你那30万我不会不给你，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解决。”

损害乔南星利益的事我不会做，柏宁心想，就等着马长远的下文。

“我给你30万，你离开他怎么样？”马长远说，“价钱还可以再商量。”

“我不明白。”柏宁说，心想还有人用这个跟她做交换条件？她都已经很久没见过乔南星了。

“你见过马芳吗？乔南星他媳妇儿，虽长得赶不上你，但他们俩也还算幸福。”马长远说，“很简单，马芳是我妹妹，我不希望有人破坏她的幸福。”

“你认为用钱能买来一个人的幸福吗？”柏宁说，“你应该在拍卖会上就把你的附加条件说清楚。”她没有想到马长远是马芳她哥？

“这其实很容易。”马长远说，“你那么漂亮谁不爱你？我给你30万你也可以去爱别人。”

“我要30万还不用从你这儿伸手，”柏宁说，“我还不如直接找乔南星。”

“从他那儿拿钱？没那么容易吧？”马长远沉吟了一会儿说，“你那事故怎么出的你知道吗？那是乔南星的

意思……”

她神色黯淡至极。

“你那 30 万今天想提走吗？”马长远问。

“不必了。”

“那你拿什么捐赠？”

“不用你操心。”

“你想想吧，”马长远说，“我随时恭候你的消息。”

“你不用恭候了，”柏宁起身说，“告辞了。”

柏宁不知自己该去哪里，她不自觉地走到和乔南星多次共进晚餐的那个有着摇曳烛光的餐厅。她端起第二杯酒时惊奇地看到了乔南星。

她什么也没有说，低下头去。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他说，“不知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你怎么就不说一声呢？”

她的泪水滂沱而出。她觉得自己真的那么爱这个男人。她下过的离开他的决心看来也不顶用了。

“我们也没办法。”虹河治理小组来说，“谁都说捐赠，又签合约，又上电视的，回头儿捐款不到位，别人还以为钱全被我们私吞了呢。”

“我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兑现的。”柏宁说，“你们先

回去吧。”

她是不会向马长远的条件妥协的，她离不离开乔南星是她自己的事。但是她去哪儿弄这 30 万呢？她又一次为它的价值所迷惑。她找到的一位书商想用 3 万元买下那部书，但得依照他的意思“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她得再披肝沥胆 10 年才能赚到那让她轻易许诺出去的 30 万，她在对自己的希望和嘲笑中又迎来了催款的人。

什么事呀？自己给他们钱却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她想。

“不瞒你们说，”柏宁讲，“我是想为治理虹河做贡献，文稿拍卖所得 30 万我一点儿没犹豫就决定全捐出去，可我那笔钱也没到位。”

“这不扯呢，”一个人说，“手里没钱你摆什么谱呀？！”

“哎，别这么说这么漂亮的小姐，”另一个打圆场，“是马长远那笔吧？30 万对他来说是九牛一毛，你赶快去催呀。”

柏宁在为自己的草率后悔中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省城的一个导演以 40 万买得小说的改编权，但要她亲自参与剧本的创作。柏宁在没有预料的惊喜中给治理小组的

人打电话，说过几天可以来取钱了。

一个有名气的漂亮女人弄点儿钱还是很容易的，马长远闻听自己派出的冒牌治理小组催款人的消息后想，不是办法，得怎样才能把她从明惠彻底赶走呢？他派人跟踪柏宁，抓紧制订行动计划。

柏宁的 40 万并没有轻易到手。除了从她手里往外拿钱容易，谁的钱能让她那么轻易地拿出？柏宁这次长了经验，导演也用 20% 的预付款让她看到了合作的诚意。完成剧本再付余款总是合情理的，可就是她不顾自己今后的声誉粗制滥造赶出 40 集的剧本也得三五个月呀，柏宁终于在敲门声中心慌起来。没有别的办法了，她下决心向乔南星求救。反正我会还他的，她这么想，就觉得自己的决心坚定了些。

“你好。”乔南星听到柏宁从他看不见的人群中发出了悦耳的问候。

“你好吗？”他问，感觉自己的心又狂跳起来。

“不好。”柏宁说，她略显无助的回答打断他的欣喜。

“我出了点儿事。”她停顿了一下说，“你公安局有熟人吗？”

“什么事？”乔南星问。

“我前几天住在虹河宾馆，闲得无聊就把一个朋友叫来，他一直向我推销首饰。我看他的首饰做工实在精巧，便打电话把我的两个女朋友叫来，她们都特有钱。俩人一下子就看中了。我告诉她们‘你们可要看好，这么贵的东西’，两个女朋友说‘你介绍的人我们还不相信？’就一人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大家又坐下闲聊了一个小时。10 点了，卖首饰的人起身告辞，我出去送他。我还没返到房门前，就见公安闯了进去，说有人告她们倒卖假黄金，把我的两个女朋友抓走了。你公安局有熟人吗？”

“是宾馆的保安还是公安局的？”他问，“穿什么样衣服？”

“不是宾馆的保安。”

“你听他们讲是哪个分局的吗？”

“没有，我哪顾得上呀？”

“我赶紧去打听一下，”他说，“你别着急。”

她又问了几句他的近况便挂了电话。

她回想着给他打电话的情景。“我出了点儿事儿，”说完这句后她停顿了一下。她想让他在这停顿中假想一下这婚外的恋情被她“男朋友”发现所给他带来的惊恐，

她早就想这么做，有时甚至想对着他的眼睛说出这一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来看看他的反应。他会不会惊恐地从此逃离她？但现在她没有时间试探他的勇气，她真怕他挂了电话从此再不回应她的声音，她现在找他是有正事儿，一件难开口的正事儿。她没敢让这停顿持续多久，便接着问“你公安局有熟人吗？”

她想让他自己问这个首饰事件带给她的直接伤害，他提一句她就会说人家要她包赔 22 万元。但是他没问这些她最想告诉他的问题，他在“我赶紧去打听一下”那儿就结束了。他倒是说了“你别着急。”

柏宁精心策划着这个首饰事件的进程，一星期后她在自己设计好的语气中又打通了乔南星的电话。

“虹河区分局好像有过这码事。”他说，“局长是我哥儿们，咱们今天跟他见个面吧。”

柏宁一听好像真有此事反倒吓了一跳，她说：“我先呼一下卖首饰的人，他没准儿能提供一些有力的证据。”

“我还有急事。”乔南星说，“要不你跟他联系？”

柏宁就只好心不在焉地记下分局长的电话。

“不用麻烦人家了。”又过两天柏宁打电话给乔南星，“卖首饰的人一直不回我的电话。我去他家找他，原

来那是他租的房子。”她想说的真正的话终于出现了：“倒卖黄金是没影儿的事，我女朋友手里的首饰是假的，可她们要我赔 22 万。”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卖首饰的人？”他问。

她说：“我们是认识一年的朋友啊。”

“你结交人从不注意，”他说，“你做什么事情从来不事先问问我。”

“我找得着你吗？”

“我不好找吗？”他说，“一个电话就过来了。”

“我那两个女朋友没事了，可整天向我要钱。”

他说了“你哪有那么多钱？”，可他没说“那我借你。”

“你讲的怎么有点儿像天方夜谭。”他说，“我们先见个面吧。”

他毋庸置疑的口气让她产生几分心动，但怕面对他的惊慌让她说出更多的纰漏，她绕过这个“我们先见个面吧”，她说“我从此怎么做人？我自杀算了。”

“干嘛像上刑场似的？”他说。

她很高兴他意识到了她的绝望。但他还是没说借钱给她。他倒反复说了“你当时不是让她们看好吗？你让她们来找我。”

柏宁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结束电话的。他意识到她是在向他借钱吗？他一再说“让她们来找我”是真想帮她还是让他的钱有借口、可靠地藏在这句话之后？“从来没花过你一分钱的女人一旦开口价儿就高了。”他会这么想她吗？她知道自己不该欺骗这个她深爱着的男人，可没有更好的办法，她拒绝马长远的30万难道不是保护他们之间不允许别人侵犯的感情吗？她给他留下一个可以联络的电话，盼着他的救助行动。哪怕他从此再不与她联系，她还有让自尊可以容身的空间。毕竟，她没提出过跟他借钱。只是借。

绝望中的柏宁同意了一个台湾商人的相约。她在他手机上响起的声音让他欣喜，让她觉得滑稽的倒是他竟然在虹河宾馆——她刚“导演”失败的那出戏的场景。

我和乔南星之间就是真的感情吗？柏宁看着这个台湾商人想，会不会是我为自己的堕落寻找的借口呢？难道涉及钱的感情就不是真的吗？但是，柏宁吃惊地发现，在感情之外，谈钱是如此容易。

“柏小姐年轻美丽……”台湾人说，就想把手伸过来。

“咱们一会儿再谈这个，”柏宁站起来，“我现在急

需一笔钱。不知孙先生能否借我，只是借。”

“难得柏小姐开口，”台湾人说，“多少钱啊？”

“数目不小，”柏宁说，“22万。”

“没问题。”台湾人说，“就是不知柏小姐将怎么谢我？”

千百个借口此时却无法从她的决定中突围出来。“跟你开玩笑呢，”柏宁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

门却在她之前被猛烈地拉开。

“干什么呢？”进来的两个男人喝道。这回真是公安。

“干什么你们看不见吗？”柏宁说，心里长满抵触的刺。

“我是说在我们进来之前。”一个说。

“什么也没干，”柏宁说，“像现在一样。”

“少跟她罗嗦，”另一个说，“分头谈”，就把柏宁带到一间小屋里。

“你也不小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心里应该清楚。”带她进来的男人说。

“我什么也没做。我不明白你的话。”柏宁说。

“别嘴硬了，”男人把手放在她肩上，“看你是个女的，对你还留有余地，还不明白？等给你带上手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斩断几根抵触的刺，她快速生长的刺又长了反感的硬羽，她把他的手打下去。

又有两个男人进来。第一个男人就同他们一起坐到她对面。

“姓名？年龄？工作单位？”一个问。

柏宁把身份证递过去。

几个人交换着看了看，又还给她。

“说吧，你和那台湾人什么关系？到底干了什么？”另一个说。

“那边可都交待了，”第三个说，“态度不好你自己吃亏。”

她说什么也没干。

“什么也没干？三更半夜你们就干坐着？”他们问。

“现在才11点。”她答。

“差不多。”

“女人从来不知道从别人身上吸取教训，你不知道台湾人坏吗？他们哄骗你上床完事儿就甩你。朋友关系

也不能让他玩弄呀，他强行亲你的嘴了吗？摸你的乳房了吗？你完全可以告他。”

她抵触、反感的硬羽远不如他们言语的利刃，它拼杀不过它们。

“要我为你们编一个故事吗？”她问。

“编故事？”一个男人看着她突然说，“你不是大作家百合吗？我们在电视上见过你，怎么，你也干这事儿？这比写小说来钱快吧？问题不在那男人，那就在你，讲讲你是怎么把他勾引上手的？”

“我要告你们侵犯人权。”柏宁说。

“侵犯人权？你能说明你没有侵犯别的人？你以为男人就不怕侵犯吗？”

三个男人说着，笑着，在他们的说笑中她的硬羽纷纷落地。她想象自己也一点点消失了，他们再伤害不到她。随便吧，随便吧，她不停地想。

午夜3点时他们其中一个出去买回夜宵。

“看你也够辛苦的，吃点东西吧。”他们劝她。

“听说你跟乔南星还有一腿。”一个男人边吃边问。

“乔南星可不上卖的，”另一个说，“他要知道你是这种人都不能碰你。”

她有些困了，有些时刻甚至可能睡着了，但她清醒的意识又看到了自己绝望、疲乏的肉体，她就在自己退守的世界里清醒着。

“你可以走了。”天亮时他们说。

她用茫然的目光看着他们。

她觉得明惠不值得她如此衷情，她也无须为那一条浮动臭气的河流捐什么 30 万元。是的，她决心离开，离开这带给她只有痛苦和绝望的小城。用不用再跟乔南星见最后一面呢？这个决心犹犹豫豫，得容她再想想。

（七）

在铺着纯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镶着金边儿的细瓷盘子、细瓷小碗、象牙筷子、银勺子、银场匙、银筷子架儿，又聚到了一起。它们高贵典雅，神态安祥，充满了贵族气息，它们用沉默表明自己的身份，轻易不同别人开口。折成花瓣状的紫红色餐巾开放在水晶玻璃杯里。苦杏底色有着宾馆烫金标志，系着金线的菜单描述了今天晚宴的上菜程序：干煎大明虾、XO 花枝片、脆皮鱼香豆腐、甘荀海王羹、清蒸桂花鱼、香烧琵琶鸡、冬菇时蔬、生炒牛肉饭、合时水果盘、美点馨双辉。

客人开始落座，小姐替客人把餐巾打开平铺在膝上。粉紫色的泰国兰在银饰的花瓶里俏丽地开放。左手背在身后穿红色制服的服务生在客人的水晶杯里倒上不同颜色的酒或各种不同颜色的饮料。

“先生您要什么？”

“矿泉水。”乔南星说。

“带汽儿不带汽儿的？”

他说：“不带汽儿的。”

像艺术品一样上来的菜打破席间的沉默。“从哪儿动筷子呢？”“真舍不得吃呀。”“您先来。”“女士先来。”彼此生疏的感觉随着进口的美食被席间的各位咽到肚中。相互换名片、敬酒、谈笑，席间就生动起来；清嫩爽口、鲜美香脆，香肥糯滑……口中就香美醇厚起来。美味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就整个儿将乔南星弥漫了。他享受着美食（却不花费他一分钱），享受着他们所讲的笑料。银器在金顶的吊灯下闪闪发亮，音乐从远处似有似无地飘来。

是肖嘉亭解救他乔南星的，还为他引来了巨额外资。

肖嘉亭假装地谈笑风声，心里想着上午的例会。

“我就不信不搞色情服务娱乐场所就经营不下去。”

肖嘉亭前几天准备好的发言却有了改变，但他还是坚持着说下去，“银月亮不搞三陪我看生意也不错。”

“银月亮不搞三陪？”下面有人说，“银月亮就是婊子开的。”

都知道了，肖嘉亭想。

那天之后方洁没有跟他联系。他也没有打电话给她。她出身这么个严峻的现实他可能接受也可能接受不了。他不知道。他第一次知道自己也会困惑。

他不能过多地陷入回忆，他不能感情用事，这与他的身份不符。在晚宴上他说得适合这时候的话，他说：“虹河的开发将极大地带动明惠经济的发展。”他就这么说吧。事实上也是这样，这和他私人的情感没有关系。

听肖嘉亭这么说，乔南星仿佛看见了自己更明丽的明天。但突然，一种东西击中了他。他坚持着，香浓之气愈重，重至迷醉，谈笑声却好像从极远处传来。他坚持着，那一下击中他的东西上上下下占有了他。他坚持不住了。怎么了？头痛吗？胃痛吗？肚子痛吗？别人问。他摆手，都不是，但他感觉难受，极度的。

外面起风了，小宋替他把西装披上。到了家后，他就让司机和小宋走了。你没事儿吗？要不要上医院？他

们问。他又摆手。

那突然袭击他的东西是什么？躺在床上他想。Y 城那次晚宴只是一个小小的预兆，他联想起饥饿中的那份盒饭，轻而易举也就躲过它了。去年有一天的宴会中他又开始有这种索然的感觉。那天吃海鲜火锅。觥筹交错，酒至酣畅，扎啤白白的泡沫和锅中白白的热气就把他浮起来。有什么意思呢？他想，有什么意思呢？他想，他的胸腔中就充满了“有什么意思呢？”他的头开始空洞起来，喉中感到难受。那天他并没有喝酒，他不知道那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厌恶。周围推杯换盏的声音还在，还大，但似乎离他很远。那占据他和那“有什么意思？”之间的空白很恐怖类似死前的惊慌。它拽着他前行，他也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它把他扔下，自己逃开了。

它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光顾他。在席间开始热闹时，在酒至酣畅时，它那么强烈地一下子便能击中他的要害，并且强迫他从酒席中撤退。

风大起来，卷起的小沙石不时碰到玻璃窗上，四下不停地响着。头痛吗？胃痛吗？肚子痛吗？心痛吗？都不是。

外面早已黑透了，他想起身拉灯绳。就在起身的霎

那，他扑捉到了袭击他的东西。是厌恶，他断定，是厌恶之情。“有什么意思呢？”在黑暗中厌恶之情竟还显露了它行动时的语言。是这句话，他想。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它弥漫出的空虚之情完全击败了他。

他是从最盛大的宴会中捕捉到这种感觉的，盛大的宴会也往往加剧它，使它肆意壮大。他病了吗？他同好友、同家人吃着家居的饭菜怎么没有这种感觉？他力求搞明白，厌恶之情在一年内在粗茶淡饭中又捉到了他。但为什么和柏宁相处时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每次的烛光晚宴都算丰富。

狂风在窗外吹起响亮的号角，把一切能弄出声音的都弄出声音，也让他的厌恶之情膨胀起来。今晚得出的这个结论深深刺痛了他。失去心里的支撑他感觉自己的肉体真是沉重和疼痛，心狂乱地跳着，眼目眩花，头脑木胀。他确信自己真是病了，但迷醉还虚荣地装饰这一切。四周在跳动，黑暗翻滚。别动，躺在床上不会晕倒，他想，但他还不想就此停止，他想确切知道那迷醉引领他走的会不会是死亡的深渊，会不会他看不到明晨的太阳，感觉不到明晨的清风，就此将永不醒来？他愿清醒地面对一切，他抹了抹头上的汗水，挣扎着拉开灯。他

想打电话叫人过来，但没有任何人，任何声音在电话中呼应他，电话自己也无一点儿响动。他把按键按下去，但他的耳朵还是听不到任何声响。他以为耳朵出毛病了，但是他能听见窗外的风声。电话线可能刮断了，他又重回床上。

目光灯发出蓝萤之色，一切静默地面对他。他起来拿出他的存折，他的房产证，营业执照副本。它们干涩、无情地看着他。他又打开那个木箱，但它今晚像发挥失常的演员，生硬地面对他，没有任何表情。他把目光望向柏宁曾经坐过的那个沙发。它亲切、舒适、流畅的线条是没有生命的舞蹈。没有生命。物质的美丽在他眼中熄灭了。

我花那么多心血辛苦得来和拥有的就是这些生硬、冰凉、没有回应的东西吗？它们在他的眼中变小、细碎、至无。他拥有什么呢？他甚至没有渴望过爱情，而这些均由机遇带给他的一切能算是他的成功吗？他终于不再一贫如洗了，他有钱，可钱给了他他想要的吗？除了钱他想要过别的吗？不对，他想，莫冥中觉得自己拥有什么，独自地秘密地。“森林的香郁之气”吹拂了他。虽然简单，虽然是不甚明晰的想象，但那是他的创造，是他

独自拥有的东西。他在它背后轻易看到了柏宁。她漂亮，聪明，样样比他强；他推一能配得上她的就是他的钱，但他却从未给她花过。迷醉的巨浪又一次掀翻了他，而柏宁像个救生圈把他从巨浪中救起。他清楚这点，就努力把一切心思都用于追想柏宁上。她一分钱都没有用过他的，她同他想象中男人的情人相差太远，她多么与众不同，我多么爱她，而我竟然没把她与别的女人区别开来……他为自己拥有崭新的目光而欣喜，也相信柏宁能引渡他闯过这个漫漫长夜。

“ 当一个女人难产时，” 他替女人总结出一个办法，“ 在心里大声喊她爱的那个男人的名字 ”。黎明的曙光在东方出现了，他该睡了，清醒地睡去。

“ 都过去了。” 过两天回来的马芳说，“ 别再想了。”

她以为会像吹落眼中刮进的柳絮一样用她轻巧的一句话就能吹去他印在眼里的恐怖，刻在心里的悲伤吗？

磨难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甚至重要的部分，它甚至不像他刚学的有时态的英语，它没有时态，从他一降生就蛰伏在他体内，适时而发。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不管距离我们有多远，时间离我们有多长。是的，在人类相通的经验里，那曾经让他觉得充满魔力的

恐怖（当然是与己无关）新奇甚至好笑，今日竟一起刺痛了他。

这是我那时的想法，乔南星坚定地这么认为，真真切切，那些想法出现在红旗街的血腥后，出现在他 15 岁的头脑中。可他的头脑如何在每日付出繁重的体力后渐渐空洞起来的？并且令人吃惊地整个充满“钱”的含义和气息？

“都过去了，别再想了。”马芳说，“不是大病，死不了。”他在心里笑了一下，他什么时候怕过死呀？

乔南星重又精神焕发起来。他意识到自己以往那种焕发的苍白和无力，但除了自己，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他不想让柏宁看出他的转变所以没有急于同她联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同的，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么独特的命运，他想，如果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那么他就是站在“是”什么的位置上同这世界联系，而不是“有”什么。幸福、理想、生命等问题也在豁然开朗的光明后闪过，但他也不能总结出更多。

他还是想到了柏宁。爱情多神奇，爱情多伟大，把他从无知中拯救出来，让他的心也能领略人类独有的创造。可他如何处理与马芳那个已没有了证据的婚姻（结

婚证已被她撕了)呢?得知柏宁的事故后他就决定再也不离开她了。他回去跟马芳提离婚的事,马芳却是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不知该怎么办。他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沉重起来。有多少爱情的故事千秋传唱,而他却看着不能让自己的爱情燃烧起来。竟然还有一段时间他从柏宁的爱情中回来还能再坦然地回到他和马芳的床上?他在门外的脚步徘徊了,他就坐在了檐下。

“我们装成虹河治理小组的人找她催款,嘿,她竟信了。她那个急呀,小脸都瘦了。喂,小脸不是说她好看。可她还真有本事,硬弄到8万,马哥怕她接着再弄到钱,就赶紧把计划付诸实施……”

“什么8万?谁?”乔南星在窗外听着,心里猜疑“谁在屋里?”

“我们装成公安,一下子就冲进去。”一个男人粗声说,“他们还真没干什么。那女人开始还沉得住气,可审问谁一夜谁也受不了呀。大家东一句西一句,把她当成一个被抓着的野鸡,中心就是损她,让她离开明惠,离开乔南星,我看第二天一早儿她都要崩溃了……”

“什么时候的事?”乔南星站起来。他看见四个彪形大汉和马芳正生动地谈笑。他可以想象没有任何支撑

在困境中挣扎的柏宁，会不会她流出的泪水都受到了羞辱？那时他在哪儿？她把故事稍微改动了一下，而他竟以为是天方夜谭。他看见两个男人穿过客厅向外走来。

我不欠马家兄妹什么了，乔南星就面对他们走过去，他拨打开两个男人吃惊的目光，一直向马芳走去。

“那么你想处理一下乔南星吗？”另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问背他们而立的马芳。

“不用。”马芳说，“我们之间没有其他障碍，我要继续跟他过。”就转过身来，看见乔南星正面对着她。

柏宁等了一中午的电话终于在嘈乱中过来了。她的预感极准，果然，明天的见面取消了。

“我突然有事，明天不能陪你，过一段儿吧。”乔南星说。

柏宁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刺痛他的话。“行，好啊。”她说，严肃而通情达礼，没让忧伤有半点泄露。

“那我下周跟你联系。”乔南星说。

柏宁说再见，却没有挂话筒。那边也没有，这个沉默的瞬间突然让她眼中充满了泪水。

“挂了吧。”那边说。她迟疑了一会儿，才将电话缓慢地按扣下去。

抬头，窗外是灰黑欲雨的天幕。电话间的人在雨前的慌乱中都四处散了，她一个人坐在空落的邮局大厅里。

雨滚滚而下，细小的冰雹击在窗台上。午后 3 点白茫茫的雨中柏宁充满了绝望的忧伤。她多想把她满怀的思念在这大雨中的电话里讲给他，可他能体会这大雨中的电话么？她怎么述说他才能懂她的意思呢？他会不会说我这儿有人，或我现在正忙，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如果她说邮局大厅里就剩我一个人了，这边的雨下得真大，那么他能明白她的思念也如这雨一般浓么？那个距他办公楼一公里却是他进出必经的转盘旁的绿楼想来都令她心跳。

她又慢慢按了那几个数字。如果接电话的人不是他，她就马上挂掉，她想。但是电话空洞地响着，没有人接。自己仅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为数不多中的一个，还是他此生惟一钟爱的女人？他对他的世界一无所知，他和她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并且无从交流，她到底喜欢他什么呢？这个矮小瘦弱的男人。

乔南星来到公园的那个园子。他推开对开的雕花红门，爽凉之气立刻扑面而来。暴雨狂肆，如烟弥漫。院中柏树和檐下的橡皮树都随风摇摆，倾斜的雨使檐下的

空地也渐渐湿了。他点了一支烟，默默地吸着，心中仍是狂乱的迷惑。他慢慢地回过头去，他永远忘不了婚礼上客人散尽柏宁出现的那刻。那个忧伤、美丽的女人一下子让他沉稳的心颤动起来。

后窗没有打开，百叶窗外，竹林在雨中轻摇。“细雨和风，竹林中充满了神奇、亲密的声音……”乔南星曾看见柏宁的一篇文章中这么写，可他听不到那些亲密的声音。他来回走着，焦虑、怨恨开始在心中涌动。“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忽然想起中学课本里的这两句诗，好像并不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意。他小学时领悟力就超群，但后来他中断了。如果他也能上大学，他和柏宁将能创造出怎样一个诗情的世界？他又想到了婚礼结束后柏宁出现的那一瞬，怀旧的空气开始弥漫起来。“醉意”是他想到的，他想象自己在柏宁所喜欢的琥珀色的酒中深陷。她迷茫却动情的眼神，充满渴望却冰凉的小嘴，以及迷人的话语都慢慢向他靠近了。

他现在还不想和她见面，他想等和马芳的事情处理好之后。俩人都同意离婚办起来不会很麻烦。他不能再带着马芳的影子去见她。雨中，他一个人躲开众人在这里尽情地想她，可是那些思念此刻滚动在心中却让他无

法诉说。他想向她表达，他想象自己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双手向外翻，他不停地想象着自己做着这个动作，像练习台词的一个演员。可那些话语怎么出不来呢？神奇的世界有好些他不明之处，但他深悟柏宁，她的牵引也使他向往灿烂世界背后神奇而无语的奥秘。现在，哪怕她只说她一个人，外面下着大雨，他就会立刻让自己的思念找到去向。他望了一眼桌案上的灰狐色电话，心中燥热。他想和柏宁无遮拦地奔跑在雨里，他只想对她说：我想死你了。

柏宁穿一件白底儿小黑花的短袖上衣，白色长裤，宽檐的草帽下是她披散的微卷着的长发。她向他笑着，明媚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

因为被撕掉的结婚证书，乔南星的离婚手续繁杂了一些，但也终于解决了。然而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他要带着她想要的最好的礼物向她求婚，他还想给她办一个文学作品研讨会和一次画展，这些秘密在他的微笑下浮动。

肖嘉亭虹河时代的预言和市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考虑使他突想出开发虹河沿岸旅游资源的念头。明惠市区及上溯七八公里这段河道有些不畅；想让虹河吸引

游人，还原她应有的本色，沿岸三个化工厂、三个造纸厂、二个电镀厂、一个磷矿、及若干用土法冶炼的采金点都需整治，或搬迁或取缔。好在大规模的虹河治理工程已经展开。其实，乔南星也是通过治理工程才看到这个旅游项目的可行性的。这几天他还想到了特色旅游，凌汛过后，春季渔讯之时，他要“开河煮鱼”，他相信日益清澈的虹河水会把重唇鱼、槐子鱼等虹河的老居民重新吸引回来，就像清澈的水库能让白天鹅重新回来一样。这些他都是从明惠地方志上看到的，他总不能带着柏宁游虹河而对它一无所知吧；好多水域的旅游点都把旅游的最佳时光——晨曦初露和残阳西照时分错过了，他会在这点上注意。此外，他还准备每月阴历十五、十六搞虹河的夜游。他今天与柏宁的试航就是这样。为了保证安全，除掌船的人外，他还请了两个有经验的船夫。

游船在渐落的夕阳中起航了。乔南星忘了自己以往的激情是如何一下子就冲向她的，今天，他倒是下了好大决心才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掌中。他感觉到他们断裂的过去又重新缝合起来。他感觉到了她曾受的委屈，汹涌地向他冲来。他接住它们，然后把它们抛到身后，他不想让回忆重新伤害她，他们要面对的是明天。他把她

拉向船舷，落霞铺满了虹河，灰红的落霞。

乔南星亲自为她做了晚餐。在月光下他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们端起酒杯向对方示意了一下，谁也没说什么，就各自喝下去。月光下的虹河幽兰神秘，青草的浮香从两岸，从船分开水面的哗哗声中而来。乔南星不想讲话，他怕言语表达不出他的想法和真心；柏宁不能讲话，她怕一讲话就忍不住落下泪来。分离已清楚地写在她心中，而他却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她只能用微笑装点一切，她的笑容像星星在他眼中闪耀。

微风吹动了她的衣衫和长发。他起来，为她披上他的外套。她穿过他的衣服，在他和他太太的卧室里。她还穿过其他男人的衣服，那些她自以为与他们没上床就是纯洁关系的男人的衣服。无一例外，她爱上的男人都是一个个环境中最出众的男人，能左右环境的男人，能给她安全感的男人。她同父亲一样深信祖父的失踪不是背叛而是掉队，但三个从五十二个人中生还的人都无法证明祖父曾被流弹击中，三个人还说亲眼看见在船准备靠岸的时候，在丝毫没有预料的敌人岸边的埋伏中，祖父在纷纷倒下的游击队员中站立。柏宁同祖母一样深信祖父不会丢下他那么深爱着的女人，那怀着他骨肉的女

人。“他们怀疑他惟一的理由就因为他出身地主，”祖母说，“可地主就不能抗日吗？他怎么就是叛徒呢？”祖母用心中的深信不疑抗衡着人们对她的批斗。

“她爷爷是叛徒。”1979年春天一个傍晚的游戏中一个男孩子说，同伴们就对她叫“叛徒，叛徒。”相隔千里的时空是怎么把她祖父的消息传到另一个陌生城市的？她忘了那是当时还是以后所想的问题，但她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一下子就爱上了小兵，她的爱情从1979年的春天张开了翅膀，那时她9岁。“她爸是工程师，”那群孩子的头儿小兵说，“她爷爷不可能是叛徒。”于是他们的手臂又重新向她张开，而她准备向他们出击的拳脚放了下来。

在落日的余晖中柏宁想象英武的祖父一个空翻从船上跃起，但他功力不行，跃到了河里。“当时怎么就没人横空出世救他呢？”她想。省武术队在市少年宫物色人时，她挤了进去。一向民主的父亲没对她走上与他希望的不同的路发表什么异议，但他看到她填的那张报名表时大发脾气了。“你长着什么榆木脑袋？还想挨斗呀？富农？你怎么想出来的？谁告诉你的？”那是她考虑后才填的——报名表中家庭出身一栏。她总不能填上“地主”

吧，而且据她所知，她家怎么也算不上贫农。她在惴惴不安中踏上了离家的路。“如果可能，给改过来。”临走前她父母说。她在自觉矮人一等中度过了10年集体生活，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她“富农”的出身。

柏宁醒来时发觉自己在乔南星怀里。

“你一夜就这么抱着我？”她问。

他说：“你睡着的时候真像个孩子。”

蕴蓄着蓝意的天空正从清晨的灰明中显现。柏宁洗漱的时候，乔南星又将早饭做好了。他怎么这么殷勤？柏宁吃着小米粥、炸小鱼想，但是什么也挽留不了我这即将离去的心。他在我这么好，在家对媳妇儿也一样，也是滑人与情人不能分与媳妇儿不能离男人婚外恋传统的轨道中。而我将告别这一切，告别往昔混乱的生活，纵然我失去所有。

“鱼好吃吗？”乔南星问。

“香极了。”她说。

“昨夜他们捞上来的。”

“是虹河里的鱼？”她问，“不可能吧？我住在岸边的那些时候可总闻到河里的汽油味儿。”

“你再看看这儿。”

柏宁站起身，走出船舱。湛蓝的天空和极其纯白的云朵在她脚下游动。她以为自己睡多了，出现了幻觉。她抬头，白色的岛屿漂浮在蓝色的海洋里。柏宁的泪一下子涌出来。她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触目惊心的蓝色的天空；她不相信，怎么会有这么纯净碧透的河水。她将目光投向岸边，没有一面镜子能把山峦映照得如此真实，只要稍微低一下头，它就可以清晰地看清自己——姿容秀丽，青春勃发。

“把望远镜给我。”她说，就让自己的激动躲到他递过的望远镜之后。

船向前行着，穿过几座山林黑绿的背影然后向左，驶入了另一个河道。左岸林木邻水而居，在黄、绿之间尽显万千美色，右岸生长着红色低矮的灌木。灌木之后，她从望远镜中看到，是初秋开着白色野花有着黄色干草尚绿的平原，有白桦或独自或三两棵结伴地生长着。

“虹河其实有两个源头，”乔南星说，“一个是我们以前去过的楚阳山，一个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落霞湖。”

他们是在下午到达的。柏宁又一次为大自然透彻、无尘的美感到惊愕。她脚边的湖水是灰白的，再往远是

绿的，再往远是蓝的；绿色的山峦掩映着，洁白的云朵在山谷间飘动。她从没有见过这么盛装的山——绿得透不出一点儿尘土的色彩。怎么没带画笔，她想，真有好多年没画了。

她望了好久才走上岸来。烂漫的野花开满厚厚的地毯般的草地。她感觉到甜甜的清香，从草地，从水面，从对岸的山上吹来，沁人心脾。四周静极了，可以听到云朵用手指抚摸山峦的声音，可以听到水中鱼儿游动的声音，可以听到草间野花开放的声音。乔南星和柏宁在草地上坐下，等待落霞湖最美的时刻——黄昏落霞时刻的到来。

焦糊味裹着浓烟和喊声从他们身后传来。俩人回头，通红的火焰在离他们百米外的山林中流水般迅速蔓延着。

“着火了！”乔南星说，便对着未上岸的船中的三个人喊。

柏宁不知所措起来，边大声地喊“来人啊，着火了！”边往出事地点赶。一个人抱着灭火器从她身后快步冲来，她以为是藏身在虹河水底的祖父横空出世了，但看到的是乔南星的背影。舵手和渔夫也拿着家什跑过来。柏宁

从渔夫手里接过一个水盆便跟着他们跑。

“我只想烤一只兔子。”一个女孩坐在地上哭喊。

“哭有什么用？”乔南星对女孩身边的男人喊，“快让她往后撤。”

灭火器把火焰拦腰掐断了一截，但很快，它们又首尾相连起来。

“柏宁，”乔南星被烟呛了一下，他咳嗽了两声说，“快去找人。”

柏宁答应着向后跑去。她不知去哪里找人。她幻想着在虹河水底没有闭上冤屈双眼的祖父能够横空出世，便对着虹河喊：“救火呀，救火呀！”

落霞湖没有回应。

她又朝另一个方向跑。

她四面八方地跑着，喊着，但她未曾谋面的祖父没有回应。她摔倒在地上。不知她心爱的人此时是否已葬身火海，她挣扎着起来，她要与他一起。

是命运吗？她恍惚的脑中想，让我们领略这人间仙境然后让我们今生永不分离？

远处跑动的人影映入了她的视线。一个，又一个，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用盆从湖中舀水；他们用枝

条和衣衫抽打火焰；他们把自己裹在浸湿的被子中滚进火里.....

“快把周围的树砍了，”一个中年的男人喊，“造成一个隔离带。”

“砍树？”周围有人说，“就是大雪封山，家中断火我们也没砍过树呀？”

“不砍不行了，”中年男人说，“不造成隔离带就控制不住火势。”

“砍哪边的？”村民问。

中年男人用手指了指说：“往前 50 米，一圈儿，都砍。”

渐起的风像巨大的扇子煽旺了大火。

“谁做的孽呀?!”女人的哭声在浓烟中响起，“我在这儿活了 50 年都没见过起火呀。”

火翻卷着，升腾着，好多人绝望地垂下手臂。

不用去西藏体验生活了，不用去寻找新的开始了，柏宁想，一切结束了。她把爱恨的目光转向乔南星。

“下雨了！”一个童声喊，“老天爷下雨了！”

人们伸出手，果然，沉重的雨滴落在臂上。接着，大雨铺天盖地下了起来。希望又重新回来，人们借着大

雨终于把火扑灭了。

柏宁发现，不知何时村民们围站在他们同船 5 人的面前。柏宁看见，村民们静默的灰黑的脸和眼中的泪。

烤兔子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那个中年男人向乔南星走来，伸出手。

“他想干什么？”柏宁想冲过去辩争，却见中年男人把手放在乔南星的肩上，拍了拍他说：“年轻人，以后可得注意呀。”就转身走到村民中间。“雨太大，”中年男人喊，“先回家吧，明早 6 点在这儿集合。”

乔南星用臂揽过柏宁，对其他三人说：“咱们走吧。”

大雨把游船冲出了半里路，他们疲惫地找到它时，雨已经停了。

柏宁从不踏实的睡梦中一次次醒来。隔着木板，她隐约听见他同他们的低语声。临近 4 点时她终于决心起床了。乔南星早已起来。吃过早饭，他们就又上岸了。雨后的草地有些滑，他们便互相搀扶着。一轮明月渐渐淡下去，偶尔有一两声鸡鸣从远处传来打破山林的寂静。沾着昨夜雨和今晨露水的草很快打湿了他们的裤腿，凉意传遍了全身。

“应该把焦糊的树桩都连根挖出，将整块地平整好，

再重新载上树。”乔南星说。在微露的晨光中村民排着队到来了。乔南星用眼寻着，就走到昨天拍了他肩膀的中年男人面前。

“是不是大火烧的？”柏宁问同船的船夫，“他们这么破的衣服都穿上了？”

“不知道，”船夫说，“落霞湖村一般很少有外人来，听说这里特穷。这里人也死性，”船夫指了指后面的几座山，“这山石里都含金矿，谁都知道开发金矿本该就地加工，可他们怕对虹河造成污染，把矿石都运往外地卖，收益起码得减六成。我们村在虹河中游下去一点儿，村里有造纸厂、化工厂，虽说对虹河能造成一定的污染，但也不能眼看着全村几百人一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啊。明惠搞虹河综合治理，听说要关我们的村办厂，那怎么行啊？村里投资七八十万块就这么打水漂儿了？早起乔经理说想把我们的村办厂迁移走，这，大伙儿还能接受。他还想出资重建这片山林呢。”船夫低声对柏宁说，“你同意他花这大头钱？林子又不是他放火烧的。”

乔南星有那么多钱，投身点儿公益也是应该的，柏宁想，马上想到了马芳，他的钱有人管。她向远处望去，看见面对乔南星的中青年男子的脸上已涩涩地露出了笑

容。

她又向后看去，阳光正漫过山坡，蓝天、云朵正从新的一天里诞生。她突然想起德国女画家加布里埃勒·明特尔的自发绘画艺术——“我在穆尔瑙实现了一个突变——从临摹自然到感觉一种内容，从抽象化到提供一种萃取物。”她想起中国已故年轻诗人骆一禾的诗：“不要将我的痛苦夸大为惟一的悲苦 / 不要将我的创造归属我本有的天才 / 因为在穹顶上包含着万象的传说 / 因为在穹顶下流淌着众生的世纪。”她感觉到久违的激情又涌到了笔端。

“柏宁，你到底住哪儿呢？”她忽然听见他问。

她给了他一个地址。

乔南星拿花的手臂总不自觉地感到局促，长这么大他还从没有给女人送过花。他不停地把花藏在身后，以躲避行人的目光。终于，他站到了门前。他又整了整领带，感觉自己像个初恋的男孩子。的一个老妇人问。

“大娘您好，”乔南星说，“请问柏宁在吗？”

“柏宁？”老妇人看了他一眼说，“她搬走好几个月了。”

“不可能吧？”乔南星说，“我前天还和她在一

起。”

“也不知她怎么欠了人家那么多钱，有几个男人三更半夜总来砸门，催她还……”老妇人看着他说“她给我留下一张纸条说她走了，她房租预付到年底呢。”

乔南星说“谢谢”，颓丧得连花都拿不住了。他将电话打到省城记者站，那边说她早就辞职了。他又将电话打到北京，答案还是一样。

他还追问。

“我们提供不了任何线索，”报社人事处的女人说，“她家庭成员一栏是空的。知道你是她亲戚，不然还不告诉你呢。你是她亲戚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呀。”

怎么回事？乔南星心想，我前天还和她在一起呢。他摸了摸头上的伤疤，不是做梦呀。那么她藏身在哪一处时空之中呢？！她不会是被马芳、马长远迫害致死而成了鬼魂？她一个亲人都没有？她从何处而来？难道她的到来只是为了给我启示吗？我眼中那个美丽、忧伤的女人是她的真身还是化身？怪异的想法在他脑中飞闪。

乔南星坚信柏宁真的存在过，并且很可能现在就在离他不远他睁开眼，没有狗，没有花，没有庭院，更没有她；他孤自躺在冰凉的床上，窗外夜幕已至。

配合政府的虹河治理工作，乔南星出资让中游的化工厂和造纸厂迁出；他还开展了全民宣传和义务劳动活动——把最美的风景还给自然。民众话语和行为日趋粗俗的现象也引起了乔南星的注意(其实是以前听柏宁说的)，他赞助由政府设立了市民文明基金；针对明惠私人手中钱的再创造价值不高的问题，他还想搞“钱的最佳利用”成就奖，名字刚定，还不理想。

乔南星也亲自参加治理虹河的义务劳动。他没有坐治理小组的专车，而是乘坐公交总公司免费接送市民到工地的大巴。大巴在戴着绿色领巾自愿者的招手下停车。车上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把座位让给了一个少年。

乔南星右手高举，扶着扶手。他的手臂渐渐麻了，头开始发沉，脚下发轻。他知道他不会死去，也不会晕倒，努力着，可以挺在晕倒前玄惑、空虚的那刻，于是他就用力握着扶手，用力踩着玄惑。指尖麻硬，他把手从扶手上拿下，那些麻硬便与整个手掌相连并颤动起来，形成一个大范围的麻木，他整个身体，整个心灵，都立在这刻，直直的，硬硬的，神玄美妙。车终于到了。面对沸腾的工地和人群他的泪水不自觉涌了出来。他用力在人群中寻找着，他看到了方洁。他知道为治理虹河她

也出了不少钱。但他最想见的日夜思念的柏宁没有出现在视野之内。

“我长得矮，我得站到台上去。”阶段治理总结表彰会开始时乔南星站到台上去，他蓝色的工装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乍眼。“对不起，刚从工地来，没来得及换衣服。”他抱歉地点一下头，看见人们亲切的眼光。他扫了一遍会场，失望地没有找到他深爱着的柏宁的目光。

冬去春来，乔南星还是没有一点儿柏宁的消息。他想为她组织一次文学作品研讨会的构想也因她的失踪一直耽搁着。到了6月，他决定召开这没有作者参加更能让评论家坦陈直言的研讨会，他通过在明惠文化节上认识的一位文化报的记者为研讨会请来了专家、评论家。

研讨会是在公园东北角的庭院中那间有着飞檐、雕花红门的屋里举行的。百叶窗外，绿竹修静地立着，在灰蒙的天空映照下是湿绿的，灰色的小鸟鸣叫着飞上屋檐，或在细小的竹枝上沉沉地坠着。艺术之息在屋里吹拂。

“滴滴”，谁的手机响了起来。乔南星有些厌恶地左右看着。“乔总”，他听见小宋轻喊了一声然后用手指了指他，又指了指手机。他摆手。小宋做了一个很急的表

情。他坚定地做了一个合上的手势。于是小宋又重新坐好位置。

“《对诗人的回忆》中那几个空翻写得精采，当一个学武术的少女用她真切的行动表达她突然发现恋人的激动、惊喜时，爱情的火焰却在那中年诗人胆怯的目光中熄灭了。”专家说。

“《祖父是叛徒》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人们不愿将抗日中牺牲的祖父承认为烈士，只因他是地主。”专家说。

“在幻觉世界与事实真相的转换间她用的手法是高明的……”

“主体位置的间离……”

“在澳洲，用赌场收入建艺术内心……”

“东方文化应走自己的路……”

……

故事和情节慢慢流失了。流失了故事和情节的话语就在乔南星的头脑中渐渐陌生、沉重起来。他沉重的头有好几次从它应在的位置突然地下落，然后他便从短暂的神志不清中觉醒。那是柏宁的世界，我应该关注的，他想，但他的头脑对他们所讲的话产生不了丝毫兴趣。他用坚强的意志同他想沉睡的大脑作战，只能打个平手。

他听得见自己逐渐沉静的呼吸，这种平静之气慢慢包住他。他还可以听见别人的发言，遥远而微弱，似柏宁一样与他相隔。自布置展厅。你行么？柏宁问。他不容置疑的自信微笑地回答了她。她也就不再追问，女人的好多弱点都被她毫不介意的个性严实地遮住。他相信他们之间有种神秘的联系，她不为钱而喜欢他就使他确信自己。果然，当她走入布置好的展厅时，他看到她少有的欣喜之情溢满了双眸。整个展厅从屋顶而下都用红底上盛开着月黄、玫瑰紫花朵的装饰布装饰一新，装饰布不是平平地贴在墙上，而是像半合半开的帷幕一样打着褶儿。一块块缝制在装饰布上的纯黑丝绒则是每幅画的背景。他们之间到底还是有不短的距离。柏宁要把 4 幅自画像同时挂出来时，乔南星说“一个不够么，还不是一个人？”“有些女人天生不可能是一个人，”柏宁说，“比如我。”

要是没有遇见柏宁，我这一生真是白话了，想着昨夜之梦，他想。录音机里突然唱出：“要不是有一个你走过，我的人生将如此浅薄。”我浅薄的人生，他想。

他的心思穿梭在往日之间，却不愿落脚在具体的一处。身世羁旅，悲欢离合，他想他徒有诗人的忧郁。他

第一次想到“忧郁”，这个忧郁瞬间却在心里涌满了。他沉默着，让这秘密属于他自己。他望了一眼窗外。星空除外，大地除外，青草和鸟鸣除外。让饥饿、困苦的心灵也感觉到色彩和音乐吧，他又望了一眼窗外。

96 年春

同居的男人要离开

知道他是因为想逃避家才逃到我这儿来的，而当我这儿也像家时他就又想逃了。可是，我怎样才能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的地方经营得不像一个家？

(一)

办完离婚手续的这天我和李显终于平静地在一起吃了顿最后的晚餐。想说孰是孰非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我还是有些想不明白，我们怎么就从言语攻击到最后变成了拳脚相加。我想我们还是差异得太深，以至根本没法参进彼此真正的世界。

结婚几年了，我想添些必要的家具，可他就是不舍得扔他那些没用的报纸。1912 年的报纸都有，嘿，有什么用啊？我可以尊重他收集东西的习惯，可报纸最后都上

了床了，挨着墙那边码着。我也就从靠里边换到了靠外面。报纸不停地增多，从占床的四分之一到占床的三分之一，他还洋洋自得说亏得结婚时买了个大床。这床都占满时他怎么办？我看还是我先下床算了。不知道这个时代怎么还有像他一样充满幻想的男人。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他姐刚出生的孩子。走到国际展览中心时他突然说“农展馆里有个世界上最大的南瓜，一直想去看看都没有机会。怎么样去看看？”我差点没气死。我说“你怎么还有这份情怀？”他又开始给我讲人应该诗意地生存。我没有耐心听，我说“要去你哪天自己去。我拎着这么多东西怎么跟你去？”

好在这是个多元的社会，人都有自己追寻的那片天空。我们终于在分手时理解了对方。我们惟一没做错的地方就是没要孩子，这使离婚轻松也顺利了很多。他妈一副“我儿子终于解放了的”表情，仿佛我是母老虎似的。我也受够了他妈，总拿着街头女人的那种神情看我。不就是一个教授么？我也是大本毕业啊。我父母还都是司局级呢。

我父母都是开明的人，三年前妹妹嫁给一个大她12岁的日本人时他们没有设置任何阻碍。但我的离婚还是

给他们不小的打击。他们四室一厅的房子始终留着我的房间，我在离婚的最初一段时间也总在那儿蹭饭吃。可我受不了他们沉默的神情，总想找机会出来。这时候大学同学王建死乞白赖地动员我和他一起下海办公司。在公司当然就忙了，我有了借口就从父母那儿搬了出采。先是在南城奶奶去世后一直空着的大房子里住了一段；后来父亲又分了一个两居就让我搬去了。

别人眼里的我外向也很能干，但在国家机关呆久了是不是适合在公司干我心里也不清楚。我之所以决定出来是因为李显和我一个单位，就一个处。觉得别扭想换个新环境，就这么着出来了。

还真有些不适应，上班的前几天我还坐在那等着送报纸呢。

也没有班车。公司刚成立又是自己的，得细打细算，所以只能挤公共汽车。上班第二天等车时下起了雨。天气预报说下午有小阵雨，可大早上就瓢泼起来。都计划着生活。站台上的人都纷纷撑起了雨伞。有一个男孩——至少看背影是，背着牛津包过来站到了树下。细小的柳树是没有避雨的功能的，那男孩衬衣的颜色在慢慢变深。想过去让男孩站到我的伞下，可又觉得有些不合适。

犹豫什么呢？是怕被这个男孩误解？是怕站台上别人的异样眼光？没有别的想法，换成一个女孩我也会这么做的。我想，越下越大的雨也鼓励了我。我走到那男孩身边说：“咱们打一个伞吧。”

那男孩用基本上是惊慌的眼神看了看我说“谢谢。”

旁边的几个人也在看我。

为了不让别人，尤其是男孩误会，我没有问他一句话，站得也离他稍远些。李显一直嫌我不够温柔、体贴，现在我想他说的可能对。在和陌生男孩共用的这把伞下我想，要是此刻李显意外地走来，看到我为这男孩撑伞，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以为我是因为有了这男孩才故意制造事端和他分手的吧？我还能假想这么个故事？我想，这可是跟李显学的。

我的手臂有些累时，男孩说：“我来打会儿伞吧。”

我这么高，他为我打伞也不轻松。我说：“没关系，车一会儿就来了。”

我右边的袖子已经湿了，我把夏奈尔牌的皮包稍稍往伞下拉了拉。站台上的一个男人一直假装无意地看着我。

我在这把伞下和这个陌生的男孩有些生硬地站在一

起，回想我那失败的婚姻。

男孩一直把头稍稍偏离着我，什么话也不说。但我看见他的喉咙哽咽着。雨越下越大，车却仍旧不来。胳膊实在是累了，我的右手也过来举着伞，正好也可以躲到伞下。出租车不停地停下又开走，小公共也猛闪着来去。我想这是个起码不富裕的男孩，连小公共都不坐。我空洞地看着雨中的一切，想车快来吧，结束这尴尬的相处吧。我更多的还为自己的行动吃惊。我这个从来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怎么突然做起好事来了？莫非是李显对我的潜移默化？有一次我们在超市买东西。小姐算错了，多找给我们 22 块钱。“你算错了。”李显说，像等待着戏剧性的结尾一样。为了说明他知道这算错了不是少找了钱而是多找了他随即补充了一句，他带着笑说“你找多了。”我知道他的心思，我太了解他了。可是小姐一点感谢的意思也没有。这正是我所气愤的。小姐算了一遍，又算错了。李显就说“你多加一个蛋黄派，减去一个海苔卷不就对了？”蛋黄派、海苔卷，这都是他吃的东西。看看，这像一个成熟男人吃的东西吗？小姐又算了一遍说“这回总对了吧？”好像我们欠着她什么似的。他无缘无故地帮助人顶让我气愤了。有一次，几个

朋友如约来到了家里。可左等右等不见他的影子。他终于回来了。他说“下车时看见一个残废人向别人打听哪有旅店。我看天色已晚，别人又对他那么冷淡，我就说我知道让他跟我走。他的腿得在空中晃一圈儿才能向前迈。为了不让他觉得尴尬，我就很慢很慢地陪他走。走了一会儿他说怎么还不到啊？好像我是个骗子似的。我心想像你走得这么慢当然走不到了。可我还得安慰他说一会儿就到了。”我有些忍不住了，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以后愿意做好事就做，但我求你回来别说，没人愿意听。”我还是强忍住做了饭。我做了七个菜。想到昨天做的德国炖肉也很有特色，就又加工端了上来。我把这道菜打扮得花红柳绿的，看不出一点剩菜的模样。可是李显看出来，像看到一个老朋友一样高兴，他几乎是惊叫着说：“嘿，这不是昨天那道菜吗？”

要是现在站在这儿的是李显，他会怎么办呢？没准儿就把伞留给这个陌生人说“给你吧。我家离着近，我再回家取把伞去。”

在头中几亿公里长的神经中可能有一厘米这种想法吧：我不是坏人，能顺便帮别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帮他们的。可是在雨中为一个陌生的男孩打伞还是超乎了我的

常理，总不至于想到自己从前不够温柔、体贴，现在想找机会表现吧；也不能见谁就跟谁表现啊。想什么都没有用了，就当今天不是自己一回吧。

380 路车来了，我看他没有上的意思，我也没有上。

“你坐什么车？”男孩终于转过身来问。

我说：“380、406 都可以。”

“308 再来你就先走吧。”

我说：“这么大雨你怎么办呢？我等你一会儿。380 走了，406 就来了。”

男孩就接着转过头去。

我们都可以乘的 406 路车终于来了。我们是从前门上的。右手边有两个位置。我坐了一个。男孩没有坐。他对我说谢谢就到后面去了。我右边的袖子完全湿了，衣服贴在胳膊上，此刻有些微冷。我为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再见的男孩淋了雨是不是很傻？而那个男孩，也许很快忘记也许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某日的大雨里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突然走到他身边说“我和你打一把伞吧。”我看过他哽咽的喉咙，我想后者的可能性大些。

车开出了几站地，天开始蒙蒙地放晴。我想这雨是不是为我们下的呢？这应该是浪漫的李显的想法，不应该

是我的，我随即想。我坐在那个位置，可以开阔地看见窗外。车行到立交桥时我心里突然被什么感动了。我想，我面对的生活其实是更广阔的，除了爱情外，还可以有很多。我下车时没有向后面看一眼。

我从工商局办完验资证明后回到了公司。我吃惊地看到那个男孩也在公司里。

“秦咏。”王建给我介绍，“我说的另一个合伙人就是他。我的好朋友。去南京办事去了。昨夜才回来。”

我们都没有说别的，都客气地对对方说了你好。正像我所看到的那样，秦咏很年轻，比我小四岁。

雨中的经历反倒使我们有了隔阂似的，我们都很少和对方说话。王建看出了这点，几天后他把我们叫到一起说：“是不是办公司前没让你们见个面有意见呐？不是情况太紧急了吗？”

我和秦咏都说哪里哪里。

“那就是见了面觉得彼此合不来？”

我和秦咏又说哪里哪里。

王建指着我说，“她是我的好朋友。”又指着秦咏说，“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王建看着我们，“所以说你们也应该是好朋友。并且现在我们在一个公司里，公司也只

有我们三个人。不是说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吗？咱们三人应该是一个整体，凡事往一起想，有劲往一处使。”

我打断王建说“我和秦咏相处没问题。”为了表示诚意我中午还特意把盒饭送到了秦咏的办公桌上。

他没敢看我，倒说了一句谢谢。

这就是我和秦咏认识时的背景。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但有一个谈了8年的女朋友，需要对人家有个交代。我觉得这比结婚了还致命。

更致命的是我一到公司就参与进他们的关系中，当然是为了帮他解决矛盾。就在王建和我们谈完话的第二天，秦咏的脸色很不对。为了让王建觉得我不是小气之人，也让他觉得他在我婚姻失意的关键时候拉我一把没有拉错，我又主动和秦咏谈了。我在坐到他的办公桌前就有预感，他的颓丧和我无关。我的预感很准确，他沉默了半晌说跟女朋友吵嘴了。王建怎么能和这种不成熟的男孩合伙办公司？我想可都到这地步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既然坐到了他这儿就说几句吧。“矛盾都是难免的，”我刚开口，他就抬头看我笑了笑说：“我知道，都是我不好，关荷怪我不够体贴，比如就从没有在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送花给她”

“可是，”他说，“纪念什么呀？哪有什么快乐值得纪念？我记得的都是吵嘴，不停地吵。”“这8年真比抗战难多了。”

“人跟人不同，有人记得的都是不快乐的事情，而有人呢都是快乐的记忆。”我说。

“这倒有点道理。”他说。

“她怪你不够细心，起码说明她在乎你。”

他说：“她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

我问关荷在哪儿上班，每天几点下班，并根据这些特点给他出了一些让她惊喜的主意。我怎么突然有了这么浪漫的想法？是不是受李显的潜移默化呢？我边给秦咏出主意边为自己感到吃惊。

秦咏很感激我。

王建也很感激，他说：“如果把我们公司比作一个家庭，你就是家庭主妇，家庭的核心。”

有了笑容的秦咏说：“那不是一妻多夫吗？”

“占谁的便宜？”我说，用书打了秦咏一下。

快乐和悲伤在秦咏那停留的时间都是短暂的，在我给他出主意时候我明明看到了他的决心，可他一转身就忘了，老毛病又复发了。这次关荷找到了我们公司来。

要样儿没样儿要个儿没个儿，没一点招人喜欢的地方，看着关荷我想男人也真有晕的时候。跟我比差多了，不知怎么我又拿自己跟她比起来。秦咏平时很和善可发起脾气来也是几头牛拉不回来。关荷也是，公司这么远都来了，就不能再走一步主动和秦咏和好？两个人叫了半天劲，最后关荷哭着回去了。

同情关荷同情秦咏还是把他们——在爱情中摸爬滚打的男女一起同情了？在他们沉默的瞬间我仿佛看到了我和李显——我们都像拉满弓的弦，对方稍有什么举动，就立刻把箭射出去，用最大的力气。在别人的矛盾中我反思自己的婚姻，真的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错都不在我。”关荷走后我下楼找快递公司用秦咏的名义为她送去了一束花。

秦咏很感激我，并说什么也要把钱给我。我推迟了半天说那你中午请我吃饭算了。我们本打算叫王建一起的，可他有事要出去。

我和秦咏在餐厅面对面坐下时不知怎么竟有些紧张。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话说，我想，下次可别吃饭了，还不够累的。点菜时又推让了半天，结果是我坚持让秦咏点。

“宫爆鸡丁行吗？”他看着菜谱问。

这么土啊？我想，嘴上说：“我就爱吃这个菜。”

他逡巡小心的神色少了很多，像打了一个小胜仗的战士一样乘胜前行。

“土豆炖牛肉怎么样？”他看着我问。

“好啊。”我说，心里想，真农民。

我想起从前的自己。有一次和李显一起吃百盛的美食广场，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他说一个我否定一个。转了一圈儿了，什么都不行。再转第二圈儿，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我说了几个，他不言声，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转完了第二圈儿吃什么还是没有选好。转第三圈儿时服务小姐都不主动问我们吃什么了。我们也若即若离，谁也不往前走谁也没有掉头走。我是个直性子，又主动问他吃什么。他还是不说话。我把他拉到楼梯的拐角处：“你到底怎么了？给个痛快的话行不行？别一棍子打不出个屁来。”李显还是不说话。我气极了，说话的声都有些变了：“你他妈……”李显打断我：“你一个体面的小姐在公众场合说这话就不觉得羞耻吗？”

在这个问题上争执我没有取胜的可能，因为知道自己说脏话不应该。

“我问你话你怎么就不说？”

“我转第一圈儿时就说了，你都说不行。还让我说什么？”

“我转第二圈儿时也问你了，你也没有说啊。”

“我说吃担担面时你说不吃，怎么转了一圈儿你也想吃了？是不是就想叫劲啊，我想吃的你都不吃。”他也不想就这个问题纠缠了，他放下怒气，却没有放下言语，“以后咱俩都别太累了。你要你的，我要我的，没有必要费劲心思去选。”

“我看咱俩都没有一起出来的必要。”

“婚姻的艺术就是要学会妥协。”离婚后我在一本流行杂志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觉得很有道理，我开始学着妥协，今天终于用上了。我不喜欢吃宫爆鸡丁和土豆烧牛肉，但我假装吃得很香。奇迹发生了，我竟真觉得很好吃。我想我对它们的厌恶不是天生的，只是因为以前李显总吃它们。

因为我的善解人意，秦咏一不痛快就跑到我这儿来倾诉。他的不痛快来源的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关荷那儿来的。这使我了解到他们交往的全部。我不想在这儿累诉了，因为他要面临一个很紧急的问题，那就是结

不结婚。

“跟她在一起真的烦了，你说这还没结婚呢，结婚后该怎么办呢？”他不解地问。

“嘿，现在结不结婚有区别吗？不是能做的事都做了吗？可就是因为没有婚姻的约束才使你想逃跑。人家跟你8年你怎么着也该有个交代呀。”

“我考虑的就是这一点。”他用孩子一样的眼睛看着我，说，“你说婚姻都是这样的吗？我原来真是很喜欢关荷的，可现在发现和她相处真的越来越难了。她说我贪图享乐，开始时不让我打车，后来索性小公共也不让我坐了。”

“你没有从自己这方面找些原因吗？”

“我这是第一次把心里话告诉别人。”他说，“我们相处变得困难就是因为我总感觉到压力，她的善变给我的压力。她今天一个样儿明天一个样儿，都摸不准她到底在想什么。有时我也想她是不是不爱我了，但觉得跟我处了这么长时间也想给我有个交代啊。按说她是个女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就不着急结婚呢？我催过她一两次，她总说再等等。你说等什么呢？这是不是借口啊？我不理她吧，你看到了，她又跑来找我。要不你哪天找她

谈谈。”

我跟她谈什么呀？我心里不悦，但我说：“这事不能掺和进别人，要不就更乱了。”

他好像什么主意也没有似的，他说“也是。”

话说完没几天，他们又吵起来了。那也是个大雨天，我在单位加班，晚上9点多了，他突然湿乎乎地进来。他看着我，不知不觉眼泪就下来了：

“这么大的雨，她说跑就跑了，我也来不及找伞，，要是找伞她就会更生气了。可我还是没有找到她。已经找了一晚上，我不想再找了。路过这儿，看见灯还亮着，我知道你在这儿。”

还从没有一个男人在我面前哭过，我一下子惊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而这惊慌的怜悯又忽生出一丝柔情，我们不知怎么就拥到了一起。

“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他说。

“当机立断，要么结婚，要么分手。”

“我不知该怎么办，”他看着我说，“我可能爱上了你。”

“怎么可能？”我说，有些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真的，我可能是爱上了你。我喜欢你独立、自主、

从不要脾气。”

“别傻了，”我拍了拍他的头，这跟别的动作有本质的不同，我希望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从短暂的失态中拉回来，“我是一个离过婚的人。”

“结不结婚没什么区别，什么事还没做过啊？你也说过啊。”

“还是有区别的。”我说。

他坚持说没有。

“那我更不便宜了。”我假装笑着说，“别人还以为我占了你多大便宜呢。不值不值。”

“那我跟她结完再离再跟你结？”

“你累不累呀？”我说，心想，自己怎么就被拉进了其中。我不喜欢两种男人，一得比我小的男人，一是长得很秀气的男人，而这两点他都占了。

“快去找她吧。”见他不说话我说。

他犹豫着。

“我的话你还不听吗？”

他说：“我听你的。”

第二天上班他没提昨夜找没找到人，反正是跟我亲近了不少，并一反常态也加上了班。我不想把自己搞得

很被动，就找了个理由撤了。

我在空大的家里无聊了两个晚上。这时候定居香港的高中同学郭兰突然跑到北京找到了我，说有一个好机会，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把我拉到了天伦王朝酒店。

郭兰说：“听说过直销吗？听说过高科公司吗？”

我摇头。郭兰就讲给我听，听得我心里一下子就长了草。我说我报名参加。

“凭这份勇气，你就一定能成功。”郭兰说，“据我所知你是北京第一个做这个的，前途无限。”

我端起装满橙汁的杯子和她碰了一下。

“开始时会很困难，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大家可能不会理解。在香港时给第 17 个人讲时第 17 个人还不相信我。可我就是坚持下来了。”

“要是别人相信在先也没咱的戏了。”我说。

郭兰说来北京找我找对了。

郭兰也是个讲求效率的人，当即让我把好朋友，亲戚，同学，总之能动员起来的都动员起来，在我家里就讲起来了。大家听得都很激动，仿佛明天都能成为百万富翁似的。我更是兴奋得近乎一夜未睡，盼着黑夜早早过去，黎明快快降临。天快亮时我朦朦胧胧睡着了，做

了离婚后第一个美丽的梦，安静、祥和，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想立刻拨电话给昨晚那几个听课的人，可一看表，还太早。拉开窗帘，让早上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房间。我快乐却有些慌乱地给自己做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早餐，快乐却有些慌乱地吃下。乐观的我做事愿意从最棘手处做起，我打电话给那个我认为最没有希望参加的人。预感果然很准，虽然如此放下电话时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为了鼓励自己，就没有按照计划去做，而是打电话给我最好的朋友，想从她那儿拣回些信心。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听见她说：

“我不能参加了，因为家里人说这是骗人的。他们说‘香港每个月给你汇来港币？你不是高烧吧？’任我怎么说也没用。我没法用事实说明我们是正确的。要么你先做吧，等见到了香港来的支票我再去说服他们。”

我有了很大的挫败感，但我坚持着：“好，等我有成绩时再跟你联系。”

其他几个人的电话也都支吾起来。我几乎是忍着泪水放下了最后一个电话。昨夜的激动是否真实？昨夜是否真实地存在过？我有些怀疑没有报名的，不就是说跟我不铁吗？真要是关系好，搭钱也得上啊。郭兰怎么看我呢？

想起昨天她说来北京找我没找错的话，泪又一次止不住流了下来。说真格的，闹离婚时都没有流过半滴眼泪，也是，那时候都是恨了。我打电话向王建请了一会儿假。我知道要是躺到床上今天就起不来了。我洗了脸，换上西服套裙。外在的东西也能给人内心以力量，我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简洁、干练，跟往日没什么区别。我是不可战胜的，我对自己说。走出没几步，呼机响了，昨晚听课的一个人呼我。刚才由于慌乱和匆忙竟忘了她，更忘了跟她落实了。现实往往在我们预料之外，也许这就是生活，我对自己说，匆忙赶往公用电话处。

她要说的话跟别人没什么区别，她只是觉得该主动跟我说一下说她不能做了。这种善意的主动轻轻敲击着我的伤口，提示我这个失败的上午。我忘了自己是怎么放下电话的，更忘了自己是怎么走到公司的。就在我望着窗外有些发呆时秦咏过来说：“我能参加你的组织吗？”

我一下子被逗笑了：“我的组织？我的什么组织呀？”

“你昨天一天不都联系人听什么课吗？说自己已经加入了什么组织。”他说。

昨天我是趁王建不在才打电话给那些朋友的，现在

才发现我在无意中已经把秦咏当成了自己人。

“昨天去听课的人多吗？报名参加的多吗？”

“听课的人不少，”我有些解嘲地说，“参加的人没有。”

“我能申请参加吗？”他有些怯怯地问。

“这你可得慎重，不要意气用事。”我说。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怕害了我似的，你不是跟别人说是给他们一个改变人生的绝好机会吗？敢情说的是假的？”

“是改变人生的机会，不然我干吗还要做呢？”我说，“可是做起来不是很容易的。我怕你受不了苦。”

“凭你这句话我也要去做。”他说，“我愿意成为你组织中的第一个人。”并当即就要报名买货。

“你应该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我说。

“这是我的事，干吗跟她商量呀？”

“做起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我说，“以我同学做了两年的经验，取得家庭的支持是关键。”不能让郭兰小看我，看我发展不了一个下线，可也不想因为这个和秦咏走得太近，我想他要是能拉关荷一起做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说，“你应该取得关荷的支持。她要是不同意

我就不让你参加了。”

“那我发展她，让她成为我的下线。”秦咏不知昨天听我说了多少，怎么说起来这么专业？我心里一热，说：“你们俩合伙报一个名就行。”

秦咏就和关荷合伙报了一个名，并发展她的姐姐做了他们的下线。不知是秦咏鼓励了我还是他就是我的贵人，从他们报名定货后我就异乎顺利起来。第二个月我果然拿到了从香港汇来的支票。我请秦咏和关荷吃了一顿。总不能偷偷摸摸在办公室打电话联系下线发展事业，我和秦咏商量着想把王建也一起拉进来。

“我看他够战。他哪有时间做啊？”

“不是我们做起来方便没有后顾之忧吗？”我说，“也不用王建出多少力。他出的就是一个空名。他下面的人回头我帮着码就是了，他干收钱就行了。把他报在你的下面。你也可以多一个下线。”

“那不都练你一个人了？”

信心十足的我说：“嘿，不是能者多劳吗？”

我们跟王建说了。王建说：“这世上有白收钱的好事？”

我们说：“长见识去吧。”

当然了，为了多拿差额奖，王建也需要定一些货。反正都是日用品，从商店买也是买，何况这产品确实不错。

从开始的定位就注定了王建不会把精力投到这儿，而我和秦咏却因为丰厚的利润而努力有加。关荷是北京很典型的一类女孩，光说不练，露一两面儿后就再见不到影儿了。

在一次给下线讲完课接近 11 点回来的路上，秦咏突然跟我说：“我觉得咱俩在一起准能成大事。咱俩结婚算了。”

“你疯了？”我说，“关荷怎么办？”

“你没有看出吗？”他说，“她好像根本不在乎我。一两个月也不找我一面。那种事半年都没有了。”

我不想干涉人家，我说：“我可不跟你们扯在一起。”

但我从开始就已经卷进了他们的是非中，有什么办法呢？头都开了，只能接下去。

我跟秦咏没有身体上亲密的举动，可王建还是看出了什么，找理由又招了一个人来公司。我开始意识到秦咏不结婚对我的威胁，对我们公司前途的威胁，我找他正式谈了。

“我知道我一天不结婚你就一天不塌实。你不塌实什么呢？我又没有逼你和我结婚。”

我不想和他扯进婚姻中。我说：“和你在一起感觉是很好。可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和你结婚要承受多少压力。”

“我知道这压力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正像你说过的那样，我和关荷无其名有其实。是的，”他有些邪恶地笑起来，“我们上床的次数都不一定比你和你前夫少。”

“别恶心了，你没有看到王建对我们俩的态度吗？”我说，“你和关荷也谈这么长时间了，也该有个结果了。”

“你们怎么都那么俗气呀？我和她谈就一定和她结婚啊？”

“你还能过出什么花样？”我有些气了，说，“那你们就同居一辈子好了。”

“我听你的，明天就和她结婚。你放心吧，你偷着笑吧。”

“我放心什么？我偷着笑什么？”我说。

他说：“你希望的结果不正是这样吗？”

这第一次的争吵使我觉得恍惚而迷茫。

（二）

秦咏和关荷终于决定要结婚了，婚礼定在 10 月 14 日。房子是现成的，不仅现成，对他们来说就跟家一样熟悉，10 月 14 日仅是个回家的日子。为了有新房的气氛，当然了，也得装修一下。

忙着结婚，秦咏最近很少来听课了。我理解这一切。而我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理解了。这一天忙里偷闲，我去他们的新房看了一下。当看见站在大芯板、石膏线、腻子粉、白乳胶、地砖、墙砖间灰不溜丢的秦咏时，我有些不敢把他同公司里那个永远是衣着讲究得甚至有些过分的秦咏联系在一起。知道人在外面和在家里不可能是一样的，也知道装修是很能磨练人的，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刚强得有些不像女人的我突然心里一酸，眼泪险些涌到了眼里。

秦咏把灰蒙蒙的浴帽从头上拿下来，说：“关荷给我戴的。”

关荷见了我也很高兴，她说：“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交给装修公司来做，可为了让彼此坚定结婚的信念，我们

能做的就自己做。不是说自己亲手建立的就会更珍惜嘛。”

结婚还需要这么大决心吗？我想，现在的人怎么了。

秦咏给我讲这屋子的设计，关荷在一旁点着头。

“这人要结婚了，心态跟以前就是不一样。”秦咏说，亲昵地把关荷衣服上的一丝轻灰弹去。

不能呆在这里了，我说完“需要帮忙的时候言一声”后就告辞了。不能在在工作中麻痹自己了，我想，该轻松一下了。我随意进了购物中心。我被音像商场的音乐吸引了。想起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听音乐了，倒是有几盘音带，有几首从前喜欢的歌，可录音机在大学毕业时就给了别人。我买了一台录音机，在恍惚中。我是个清醒、理智的人，可就在几个不能预想无法把持的恍惚时刻过后却突然发觉已被网在什么中，无法挣脱。我想起大学时中文系的才子们经常写的那些“无奈”。

我把录音机放在窗台上。找了一阵，没有找到从前的那几盘音带。我有些无奈地按下 stop 键，奇怪的是里面竟有一盘带子。拿出来一看，是林忆莲的带子。这个小眼睛的女人我向来不喜欢。她那首风靡一时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也觉得不怎么样。可是没有别的歌，

我就只能重新把这个带子放进去。当前奏曲响起时，我的眼睛不知怎么湿润了。又把带子拿出来，我看见这第一首歌的名字叫《情人的眼泪》。我喜欢上林忆莲，喜欢她这段深情的演绎。我不由自主地在公司里说了这首歌，王建说“这首歌都没有听过？多老的歌呀。”

从香港过来的货平时都是直接寄到我家的。这次可能因为多也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去取，都被运到东货场去了。我从没有去过东货场，想叫我一个有车的女朋友跟我一起去，可又找不到人。催货单都来两遍了，再不去怕罚金也不少钱了。有好多是秦咏的货，我想着这个借口，就呼他。他竟然没回！人都在习惯中生活，我想，他回到关荷的生活中，习惯了，甚至幸福着呢，早把我这个上线抛到脑后了。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我想，就准备自己打个车过去。拦了几辆车，人家一听东货场，都找理由说不能去。电视报纸上成天说拒载，说了也白说。

终于有一辆车同意去了。司机上车就说：“上车前我就看出了小姐不是一般的人，这一上来，果不其然，真是春风拂面。”他看着我说，“我要是不要小姐的车钱，小姐该怎么谢我呀？”说着就假借无意把手放到了我的

腿上。几日来郁结起来的火一下子被点燃了，我扬手扇了他一耳光说：“你他妈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也不撒泡尿照照？”他被我打晕了，半天没缓过来。我趁机跳下了车。我站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又想起了《情人的眼泪》。我看见尘土飞扬着，遮盖住我的眼泪。

在货场雇了一个人帮我把东西运回家。当看见那扇熟悉的门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又流了下来。我有些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了，动不动就哭，怎么突然没有了以往的坚强了呢？我洗了把脸，也没有吃东西就上床了。我看到了写字台上秦咏和关荷的喜帖。就在下个星期，我要看着这个我爱——我想可能是爱吧——的男人为别的女人披上婚纱。我挣扎着起来，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难道是因为他要结婚才爱他的？难道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才爱他的？我的疑问渐渐没有了气力，因为我实在是太累了。迷迷糊糊正要睡着时呼机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谁这么讨厌呀？我想，翻了一个身准备接着睡。

呼机仍旧响个不停。我起来准备把它关了。我还是不自主地看了一眼。是秦咏！我拿着呼机，有些不知所措。我所以变了是不是和这个男人有关？我想。呼机又响了，就在我的手上。它震动着我的手，震动着我的心。

我犹豫着拨通电话。在这个不应该有电话的接近午夜的时分，我希望听到他说他想我，也希望他找我确实因为有急事。

“你在哪儿？”他急切地说，“我想立刻见到你。”

“知道现在几点吗？”我说，“你疯了？”

“见不到你就真的疯了。”

“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里说不方便。你在家吧，我去你那儿。”

难道我们之间是真的爱情吗？难道他终于意识到这点而终于在婚礼之前舍弃一切向我狂奔而来吗？而我，有勇气接受这个未婚的男人吗？我应该再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在我沉默的瞬间电话那边突然说“我现在就过去了。”就兀自放下了电话。

谁给了他这个权利？我在些微的气愤中也有一丝为此感动的意味，为一个小男人不可抗拒的勇气。

我也想把他关在铁门外，可决心半途而废了。几乎在我把门关上的同时，我们就拥在了一起。“我一见你就特别平静。”他说。

孤男寡女午夜的拥抱离床不会很远，我们在熟悉中陌生，在陌生中熟悉。他的热情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而他的依赖心也随即显露出来。在我们终于把彼此的激情平息下来后，他说：“你下床给我倒杯水好吗？”

我有些不适应，以前都是李显下床给我倒水。不知怎么，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比他大四岁的现实，我在些许不满中准备穿衣服。

“别穿衣服好吗？”他甚至有些撒娇地说，“就这样，让我看着你。”

我奇怪的是自己竟答应了他。我更奇怪的是自己在局促中却感到了一些兴奋。他也是，我回到床上时，我们又在一起深情地做爱。

“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忍不住问，这关系到我今后的路怎么走。

“婚礼取消了。”他说。

这跟我预料的没有差别。有些愧疚有些遗憾，我说“你这么对她也不公平。”

“这次完全不怪我。你猜得出她怎么做的吗？在把新房布置好，把日子定下来，把请柬发出去的今天她竟然问我能不能把婚礼往后推推？我以为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接她的要求去做，还在心里猜想了一下。可不是，她想把婚礼往后推的原因就是最近比较忙。这算什么借

口？忙得连自己的婚礼也没有时间参加了吗？她是总统还是谁？我没有听她解释，我把她的衣服都从我们新买的那个衣柜里拽出来，塞到旅行包里。把它们和她一起送到了她娘家。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有点发怔了，后悔自己没有事先问清楚。

“女人的心思我真摸不透。”他说，“你说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是到这儿来了解女人的？我抗拒着自己敌意的心理勉强说：“女人在潜意识里都很害怕结婚吧。你应该做她的工作。最起码和她谈谈，她谈着谈着就可能说出来。”

“她一说婚礼向后推我就急了，我怎么和她谈？”

不能这么和他呆在床上，我突然想起还没有吃晚饭，就翻身起来。他问我干什么。我说了。他说他也没吃饭呢，让我给他带点儿。

在半夜三点我这间从没有男人独自来过的房间里我这个已不坚强的女人听完我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的故事后还要做饭给他吃。应该把粥煮到锅里后本回到卧室的，可我没有。我呆呆地望着炉中蓝色的火苗，想自己到底

怎么了，应该何去何从。感觉煤气有些熏眼睛，就准备到阳台上站一会儿，路过卧室从半开着的门外看见秦咏正穿衣服准备起来。我喜欢穿上衣服的他，英俊而体面，我原来是不喜欢太英俊的男人的。我站到阳台上看窗外一片黑暗。在这黑暗中只有我的灯亮着，为一个迷失方向的男人点亮。我感觉自己有些透不过气来，就把阳台的窗户拉开了一些。

他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的腰。“你怎么在这儿呢？小心着凉。”他说，温柔的语气很让人心动。这句话到这儿本该结束了，可他又解释起来：“做爱后着凉对身体特别不好。关荷以前总对我说。”我就在几乎被感动得想原谅他今天所作所为的瞬间清醒了。男人的坦诚真让我讨厌。

“粥该好了。”我说，挣脱出他的怀抱。

“我能做什么吗？”他问。

我说不用，他就兀自坐到了餐桌旁等待。不知道怎么坐到对面共进这午夜的一餐，我只能拖延时间。我打开冰箱。看里面还有一把木耳菜就把它拿出来慢慢洗了炒了。

“木耳菜？”他看着我端上菜有些惊奇地说，“我最爱吃了。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美的你！我心里骂。我把皮蛋瘦肉粥给他盛上。我不是心甘情愿给他盛的，可他就是坐在那不动有什么办法呢。

“皮蛋瘦肉粥我也特爱吃。”他说，“你说关荷她怎么就从来没有给我做过一顿饭？”

我吃着饭，不理他。

“我做完之后她还从来不说好。”

这不跟从前的我一样吗？李显把东西送到我嘴边，我还嫌他烦。爱情真是个天平，不是那边重点，就是这边沉点，反正很难平衡。和能为自己做一切的人在一起怎么着也不幸福，可得为他做一切的人就能幸福吗？我看只能看运气了。

“就说这次装房子吧，”他还是闭不上嘴，“我多尽心呀，可她不是这个不满意就是那个不满意。”

“人家没有尽心吗？”我说，“她也戴着浴帽站在灰土中。”一提浴帽我不知怎么就有些恼火。

“她是戴着浴帽。”他说，“她戴上浴帽好在那支嘴呀。你说她怎么一点也不像你？”

我慢慢喝着粥，沉默着。

“我们那方面也不行了，她一点不配合。她以前不

是那样，我刚开始以为她在外面有人，可是你猜她有一天跟我商量什么。她说，秦咏，咱们以后来个素婚怎么样？”

不能让他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谈别的女人，也不能被他逼着往后退；也许我还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是被激怒了，扔下筷子说：“秦咏，你以为我是什么？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吗？”话还没有说完，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

他慌了，他说：“你怎么了？”

我还没有说话，他突然说：“我明白了。我真傻呀。别哭了，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我知道，只有你才是真心地对我好。”

我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起来？我有些气恼自己了。

“别哭了，”他说，“再哭我也要陪你哭了。”说着也流下了眼泪。我从来没看到过男人汉眼泪，我停止了哭泣，去为他取毛巾。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怜？”我回来时他问。

我拼命摇头。

我们轻拥在一起。曙色已在窗外了，它穿透黑暗正向我们走来。可我们的黎明在哪儿呢？我一点也看不到。

“我太累了，想好好睡一觉。”早上 7 点时他说，
“你要是去公司的话跟王建说一声。”

这么睡下去一点好处也没有，我决定打起精神去上班。我把秦咏反锁在屋里时心里是迷乱的感觉。一到公司就看到我的办公桌前坐着个陌生女人。王建介绍说是秦咏的妈妈。这个看起来很年轻也很刻薄的女人盯着我问：“你就是穆雯吧，我常听秦咏提起你。昨天秦咏和关荷吵翻了，一晚上没有回家。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如果她说“你知道秦咏去哪儿了吗？”我可能会告诉她的。她现在的语气我不能接受。我说：“他去哪儿我怎么能知道？”

“你不可能不知道。他昨夜从家里出来前我听到他给你打了电话。”那女人说，“秦咏不认识你前和关荷处得很好，都是你把他的心搅乱了。”

“他们处的好？”我说，“好怎么 8 年了还不结婚？你知道他们吵架的原因吗？是因为关荷想推延婚期，秦咏才翻脸的。”

“你果然什么都知道。”那女人说，“你跟我说，我儿子到底在哪儿？”

“该回家时他自己是会回家的。”

那女人还想不依不饶时关荷来了，说：“妈，你不知道，穆雯对我和秦咏都很好，是我们俩的好朋友。”

“你小心上了她的当。”那女人看着我说，“离过婚的女人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妈，”关荷说，“你真的错看她了。”就过来和我说对不起。

我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又听关荷一声声地叫妈，心里越发不是滋味，就怨恨起秦咏怨恨起自己来。我不愿背负感情负担，也不喜欢浪漫的爱情，因为那费时费力；我更不相信生死相约的爱情。我想我和秦咏所能拥有的也只是这擦肩而过的美丽。我们除分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准备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几个拿手菜吃得他兴高采烈。他还不知道永别的时刻已经临近了。看着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不禁心生怜悯。我也不想在公司干了，一是我的直销做得相当有起色，一是觉得和王建共事已经很难了。他曾对我报有那么大的希望。他以为没有了家庭的牵挂我会把事业经营得了得呢。

分手总是有原因的，我的原因就是想让他回到简单，和别人一样的生活中，我说：“你也有不对的地方，你把她的东西都扔回她娘家就很过分，这多让她没面子啊。”

我还想着其他的借口。可是能猜出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想了一天。我做得是过分了。今天她又呼我，我没有给她回，她就呼到我手机上，说她做的也不对。”他还要给我看手机。我说行了行了。我有些厌倦了，心里盼着他快点滚。

“那我去找关荷了。”吃完饭他抹了抹嘴说。

我说去吧去吧。

关荷又插进来，我觉得自己就没有必要和秦咏说分手的事了，还是淡淡地来淡淡地去吧。我躺在床上，心有些悲凉。我没有听《请人的眼泪》，所有的眼泪还不都是廉价的，就在昏昏沉沉要睡着时门铃又响了。谁这么讨厌啊，我想，打开门一看，还是他。我这个门铃是专门为他装的吗？

“我去她家和她说道歉，”他一脸疲惫地说，“可她爸来劲了，说他女儿难道是东西吗？说送回来的时候送回来领回去的时候领回去。”

“人家说的有道理。”我说。

“可你知道我做到什么地步了吗？我当着她爸的面儿给她跪下了。”

我的心揪在了一起。我感激也悲悯他的坦率，而此

刻我觉得没有言语能救他了。

“他爸假装没有看见。说‘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谁家的女儿敢嫁给你？’“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的是谁呀？不是他女儿吗？听谁说过婚期说改就改的。要不想结就直说。我还真不稀罕。我一看她爸那态度转身就走了。”

转身走得了吗？我心里想，起码得先起身吧。

“她追出来，我当然没有好声气对她了。我说还是那句话，10月14日不结婚的话，咱们就分手。”

我知道他此刻希望有人听他倾诉，可他选错了对象，他应该给某个热线打电话。即使想找个朋友谈谈，选我也不是聪明的。我说：“我很累了，想睡了。”

他环视了一下房间，意思说这里有他的气息，他是否可以留下来。

不可能，我心想，我错了那一次已经够痛惜的了。

“我只信任你，”他看着我说，“你不能给我出点主意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要么立刻结婚要么立刻分手。”我说，“另外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跟一个女人谈另一个女人。”

他好像又明白了什么。他说“对不起。”

跟一个小男人相处真难，我想，总得说他才能明白。他自己就想不到？！

“我回去了，你休息吧。”他说，用手拍拍我的脸。

我也是没出息，竟为他这个小小的作动作感动了。我说：“你自己保重吧。”

（三）

在我的视线外处理着他的问题。对他放任自流总觉得不够义气，就又去关心他。

“我又退了一步，”他说，“我让我父母去她家。可她爸竟然还不给面子，说我太感情用事了，他把女儿嫁过去不放心，还有别的一二三条，总之拿着他的理儿不放。我妈也急了，说不说别的，这改婚期我们就没听说过。这叫我儿子以后怎么做人？两下又叮叮口当起来。我看我们俩和好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我想过和他的前途，可不可能了。他这么犹豫的男人，真让我头疼。我提醒自己的是，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收留他，这等于害了他。

在 10 月 14 日，他们应该结婚的日子，在那个定好

的酒店，他们俩人独自吃了一顿饭。他们基本上都不说话，尴尬极了。秦咏又做了让步，不再讲“不立刻结婚就立刻分手”的话。关荷很感动。但分手时他说：“咱们结婚可以，但我不会再理你爸了，我和他没法相处。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去你家。”结果可想而知，关荷又火了。

他们之间出现危机并不是因为我的出现，我想，但因为我的存在使他总觉得自己还有退路。我不应该给他这样的想象。我喜不喜欢他是另外的事情。我决定找他好好谈谈。我又找回了往日严肃有余的神情。不能给他分析原因，我怕自己不能自圆其说；只告诉他结果，我的理由是他没有权了解的。

“我准备辞掉公司的工作专心做直销。”我说。

“专职做直销？”他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那风险多大啊？你有信心吗？”

“当初我们做公司时不也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信心是自己给自己的。我说，心想，他当初是怎么出来的，怎么什么都没有想好啊。”“现在我的定货非常大，必须得有人每天盯着了。”我不想给他解释太多。我说，“忙起来，就没有时间和你见面了。”

“别忘了我也是你的下钱呀。”

就你那点定货，我心里想，说：“我还得去发展别的下线，这样整个网络才能稳固。不能靠一个吃一辈子。”

“你不是说王建可以白拿钱吗？”

做了这么半天怎么什么也不懂啊，我心想，说，“那是一定阶段内的，不努力只拿钱那谁都做直销来了。”

他还是似懂非懂的样子，我也懒得跟他说了。“总而言之，”我说，“我专心做我的直销去了。你自己的事情，好自为之吧。”

我离开了他，心里滚涌着百般愁绪。但我明白，我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悲苦，我的命运也必须在自己的掌握中。

还是不能避免地想到秦咏，想他在这个屋子时我们短暂的欢乐。瞬间一切都成回忆了。是不是知道那是瞬间才使我们珍惜呢？我也想，我牙痛起来，疼得钻心。

他还是来了个电话，是咨询的。他说：“我想让她今晚回来谈一谈。可她爸不同意，让我们在外面谈，不让她跟我回去。你说我能把她怎么样？”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困惑中带些幼稚的表情。他说：“你说我到底怎么办？”

这个问句好多时候都是陈述句，听者是不需要回答的，回答了也白回答。我说：“你自己的事情最后还得自己拿主意。”

他沉默了一会儿挂了电话。

秦咏要结婚了。我得面对这个有些接受不了却很理解的事实。公司要在香港举行 25 周年庆典。为了鼓励下线为了学点新东西更为了逃避秦咏我去了香港。我和公司好多精英合了影，更规范地学习了有关直销的一些知识。我在海洋公园为一个能干的收集钥匙链儿的下线买了几个钥匙链儿，又去大屿山算了一卦。

我还是在鳄鱼专卖店为秦咏选了一件蓝色的衬衫。秦咏在穿上很有品味，也很讲究。他知道什么样的“鳄鱼”是香港产的，什么样的的是法国产的。

在维多利亚港湾望着灿烂的灯火想到了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又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秦咏。我的爱人要成为别人的新郎了。在这静夜在这宁静的港湾我的泪水无声滑落。那几日香港命案很多，我想谁把我杀了算了。我的身上只有秦咏的地址电话。警察会很快找到他的，最好在他的婚礼上。正准备把戒指带到新娘的手上时他得知他爱的另一个女人死了。知道那个刚强的女人是不

会自杀的，他很快就怀疑上他的看似很温柔的太太。他自己去寻找线索。他在我的住处发现了我的遗嘱，我不菲的遗产都留给了他。他感动的同时也产生了疑惑，我为什么在如此年轻时在去香港前夕神秘地立下遗嘱？案情更扑朔迷离起来。在这个假想的命案中我的心痛减轻了些，只是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了。沧海桑田，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我安慰自己，爱情真是天上的流星，一闪而过，而正因为其短暂才使我们觉得其美丽，才为它的逝去而伤心不已。

能不能做得脱俗一些？是的，我想，为什么不能把悲伤带走把祝福留下呢？我又想到了《东方之珠》，我想，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他们吧。

我开始真正地为秦咏想，希望这个男孩一样的男人能在婚姻中成熟勇敢起来。

朋友们都在猜测我会不会参加秦咏的婚礼。我自己也犹豫着。我想象着穿蓝色衬衫的秦咏，想象着这个跟我熟悉的男人是如何把另一个女人拥在怀里。不能在假想的路上越走越远，我自费到香港不是为了忘却一个男人，而是为了学习的，我又调动起自己的精神，把所见所闻及时地传达给下线。我讲得很精彩也很投入，只是

在一个下线发言的间歇时望了一眼窗外黑色的苍宇时想到了秦咏，想到了那夜激情过后我独自在阳台发呆的情景。

为了让他们看到我挣了钱了，我买了一部手机。把这个可爱的东西提在手里时，不自觉地拨了秦咏的电话。理智拉了我一把。我知道虽然他们婚前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不会再有身心的欣喜，可结婚和同居有那么本质的区别，婚姻给我们的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这婚姻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大家的注视下（我们以为自己秘密地和某人同居，周围没有人知道，事实是周围没有人不知道），必须得承担起责任。我不想再总结什么。反正我这个能让秦咏平静的女人该帮助他坚定信心，不再半途而废。

婚礼的前夜秦咏又打电话说希望我能参加他的婚礼。“你来好吗？”他说，声音有些苍茫。

“下面的人都等着发货，我明天走不开。”

“晚一天就不行？”

“说好的事情别去改变它。”我说，自己听出了一点弦外之音。我骂了一句自己：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了。

“你不来我会很心慌，说不好会发生什么事。”

我去他就能够平静吗？他自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是走一步看一步；他以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又把握不住方向。

“算我求你了。”他说，“别人的婚礼你都能参加，我的就不能参加？你的直销就至于这么重要吗？”

“你以为我会很平静地看着你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吗？”

“可是你知道我并不爱她。我只是为了给 8 年的感情一个交代。”

“那你就别结，你何苦害人家呢？”

“不是你让我结的吗？不是你说和一个未婚的男人在一起心理不平衡吗？”

“别人只能给你建议，做决定的还是你自己。”我说，挂了电话。不想和他说了，说什么他也不明白。我想起电视台一个女主持人的话：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跟西红柿似的，外表上看来很不错，其实特面，什么不是。

定了一大束鲜花，可还是不知道该不该参加他们的婚礼。也不能给下线发货了。我在这个有些微风的上午想着那个激情之夜。人为什么要有记忆呢？电话响了，我不自主地去接。

“我在她家等了一个小时了，还没有等到她。她妈说她去做新娘装了。580元，不是有病吗？还新娘呢，早是旧娘了。”电话那边的人听我一接就说。

“你不能小点声吗？”我说。

“我没有在她家屋里，我在楼下。”

“你再等一会儿吧，”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结婚的人多，没准儿都拍着队等着化妆呢。”

“你什么时候过来？”他问。

“我今天身体不好，就不过去了。”我说，“你等一会儿吧，她也快了。”又挂了电话。

什么也不能做了，我想睡觉算了。

刚躺下没几分钟，电话又响了。用被子蒙住头，但我知道自己的心是任何东西都隔绝不了的。我憋闷了半天，只好从被子下出来。我看着阳光一点点地从床上撤离。这张双人床曾热闹过半夜。

知道今天应该出去，那么多的下线等着我。可我没有把握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他们。爱情真毁人，使我简直丧失了理智。

电话又响了。管他是谁呢，我想，爱谁谁吧。

还是忍不住接了个电话。是他的！

“开始录像时没录上她，她急了，说我让录像的人故意的。”怪谁呢？别人的车队插到了我们的车队中。你说从一早上就不顺，我是不是就不该结婚呀？”他说，“你来吧，你来了我就能平静了。我真怕自己和她吵起来，还怕控制不了自己去宣布我爱的不是这个女人，是穆雯。”

想把他赶回婚礼上去，我只能刺激他：“你还以为自己不错呢。说真的，哪个女人嫁给你也不会幸福。你太不成熟了。”

刚才还气愤的他竟笑了：“这倒是真的。我有时，有很多时候把握不了自己。我现在还怕我会在婚礼结束的刹那宣布我和她离婚了。”

“赶紧回去吧，没人听你的废话。”我说，我的悲愤也消失得令人吃惊。

“他们正好来找我。”他说，“我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你。”

“我明天就要去南京讲课，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

“那你回来后跟我联系。”他说，“我回去结婚了。”

他是个幼稚却诚实的人，诚实到从不去怀疑别人的谎话。这样的男人让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哎，我想，

想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正成为别人丈夫的男人和我将没有瓜葛了。

（四）

爱一个人是应该把他留在身边还是让他回到他可能已不喜欢的女人身边呢？秦咏婚礼后我思考过无数次这个问题，答案有各种走向。

我把自己完全地投入到直销中，常常是夜里 12 点了，我还骑着车在回家的路上。偶尔闲下来时就不能抑制地想到秦咏，想到他和他新婚的太太正在做什么。为了忘却他，我故意去做外地市场，真是十天半个月也不回北京。

郭兰知道我能干，但没有想到我这么能干。我这条粗壮的“大象腿”，她组织中惟一粗壮的“大象腿”使她失去了平衡，因为我冲得太快，已经和她到了同一个级别（虽然还是她的下线）。我每月 20 多万的定货使她不能不想从中提一些（6%），而想提到我的钱，她自己必须定满 2 万 4 的积分，货款为 3 万多元。她的其他所有下线定货不满 8000 积分，剩下的就靠她拿钱项。她硬挺了三个月，把积蓄都搭上了。我也不是见利忘义的人，毕

竟还是她把机会介绍给我的。为了让她上个“台阶”，我还等了她一个月。我虽然损失了一些，但她不用再把3万多元钱变成货了，她房子已经被货堆满了。郭兰很感激我，请我又在天伦王朝吃了一顿。跟第一次吃饭的心情迥然不同了。她忍耐了半天最后还是说出来了：“这什么事到了大陆就走样儿了，在香港，大家更多的是喜欢这个产品而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对产品的宣传也是实际的，不像这里说的这么玄。也有做得相当不错的，可做了三四年才能到你这个级别。”

“我单身，没有后顾之忧。”我说，“这要是有人扯你后腿还真没办法。都有人为了这事离婚了呢。”

“我真的很佩服你。”郭兰说，“咱们这条线中有好多是夫妻一起干的，也赶不上你呀？”

我想找个借口谦虚一下，可要命的是又想起了秦咏。我沉默的一段时间使郭兰产生了误会，以为我们没话可说了呢。误会迟早的事，没准儿比误会更可怕呢，郭兰从北京回去后的第8天突然告诉我说忘了把我的货定上了。

“单子太多，竟把你的忘了。”她说。

有几个新人在旁边，我压抑着推门出去小声说：“我

这组好几个人都等着这个月上台阶呢。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不是你一组的都忘了定了，是你一个人的。”

这意味着我拿不到整个组织一分钱的提成！起码有一万多元！

我急了：“那怎么办？你得跟公司说明，给我补定上。”

“每个月可以补定到下个月的3号，已经过了几天了。”

好在给新人的课已经讲完了。出去没有像往日那样风风火火伸手拦个车就走，我想走一会儿，心里太乱了。被压抑的饥饿感很快浮上来，我想到自己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对这一带不很熟，不知道哪里有东西吃，我举目四望，没有看到可吃的东西，倒是茶鸡蛋的所谓香味飘过来。我不爱吃茶鸡蛋，我知道秦咏也不爱吃。刚刚做直销的那阵，有一次和他一起给人讲课回来晚了，街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让他吃个茶鸡蛋对付一下，他怎么都不肯，说吃了就会吐的。真是个少爷脾气，我当时想。什么都能让我想起他。我忍不住往摊儿上看了一看，惊奇地看见了他在那儿！我以为自己心焦体乏连累带饿

产生了幻觉。再定睛一看，真是他！看着他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吃着他不喜欢的条鸡蛋我鼻子一下子就酸了。我想起了一个外国笑话：一个年轻男人在一个大雨夜去面包店买面包。老板给男人拿完面包后说“你一定是结婚了。”年轻男人很惊奇地问老板怎么知道。老板说“要是你妈，能忍心让你在这么大的雨夜出来买面包吗？”当时看这个笑话时我还没有结婚，我真是被笑死了。可在这个有些深凉的夜里，我想，这怎么能是一个笑话呢，这不分明是一个婚内男人的尴尬和无奈吗？我又想到了魔鬼词典中对妻子的解释：妻子，就是有权利也有机会与你近距离交战的人。我想到了以往的自己，怎么就能和李显拳脚相加呢？

我想给今晚秦咏的茶鸡蛋以新的解释，我想他没准儿是为了讨好他太太才开始吃的呢，也可能是晚上吃了饭，这会儿饿了呢。可是我看见一脸沉静的他走到拐口馄饨摊儿处又停下了。我看出了他并不幸福，在幸福的男人脸上是看不到这么沉静的表情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该跟他打个招呼还是该走开，这时他有感应似地回头了。

我没有把他带回住处，我们去了民族饭店对面的五月花酒吧。他不会喝酒，不会扔骰子，不会逗女孩子开

心，他空长了一副漂亮的面孔。

沉默了一阵后还是我先开口了，我问他过得怎么样。

他说正准备离婚。

知道他们可能不会幸福，可也没有想到结局会这么快就有了。

“她让我赔偿损失费，我还差一万块钱。”他看着我说，“你先借给我行吗？”

不管走出多远，他最先回到那个地方就是他注定要呆的地方，那个女人就是他最爱，即使不是最爱也是最需要的，我想。转念又想，不对，那个女人不是我，应该是他妈呀。

见我不说话，他说：“知道这年头借钱不容易。可我不找你找谁呀？”

“别说那么多，”我看着他忍不住笑起来，“我说过不借给你吗？”觉得笑是不合适的，心里其实也没有笑的念头，只是不知怎么就笑了。我马上理智下来说：“你得想好，离婚比结婚更复杂。”

“我的问题就是想得太多了。当初就不应该考虑各种因素，不合适不结就对了。”

“你怎么这么晚了还在街上转呢？不愿回家就回你

妈那儿呗。”

“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他说，“我跟我妈的关系特糟，一提她我就恨，她特厉害。厉害也就罢了，还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

我端起酒杯说别想了。

“你是对我最关心的女人。”他喝了一口番石榴汁说。

对他最关心的女人就有权利让他开心啊。我努力了不是很多就做到了。

临走时他看着手上的戒指说：“这个戒指，是结婚时她干妈送的，咱也还给她算了。我想说“你怎么还戴着呀。”可没说，我不想让他有什么想法，以为离了婚就可以到我这儿。

他似乎从我的表情里看到了这点，也转了话题。

因为没有财产的纷争，秦咏的婚离得很顺利。

“我分得了一台 25 英寸的松下彩电和一台东芝冰箱。”他打电话给我，“我没有地方放，放你那行吗？”

放我这儿算怎么回事？我找了个理由说自己马上要装修房子，也真该装修一下了。

“那我就先放她那儿吧。”他说。

他很自觉，不再单独到我这儿来。赶上多人一起活动，我也通知他，一则他还是我的下线，二来怕他刚离婚心里难受。他很帮我，但不像刚开始做直销那会儿一直忙到最后才走，总是快结束时找机会比别人先告辞了。我望着窗外的夜色心里很难受，想他去哪儿呢？回到他妈那里？还是去摊儿上吃茶鸡蛋？意识到需要躲避的感情其实是很危险、马上就会变质的感情，何况以前还有过一夜情。我想冷静一下，毕竟太脆弱的时候是很容易产生感情上的依赖的；还以为是碰撞出了火花，可瞬间就能发现这火花下的两张脸是苍白、脆弱的脸，这火花是脆弱求救的火花。就怕这个！

人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但超越自己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最脆弱的时候人会去寻找什么，像落水的人本能去寻找救命的稻草。在我想用理智平静地对待他时，脆弱就向他求救了。不想找借口说我遇到的困难是多大，事实上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可以独自解决，因为解决还有最下策，那就是不解决。只是，只是我终于投降了，不是向敌人，而是向自己。知道他这个同盟军根本帮不了我，也知道自己寻找的不是帮助，而是感情的慰藉。

“我先走了。”这天讲课快结束时他又说。

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行，我说：“我找你还有事，你等一会儿。”

我想有时就是这“一会儿”使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众人都走后，些微的尴尬后他说：“以后我不准备来听课了。太累。”

“我知道你吃不了苦。”

“不是别的，是每次找先离开的理由太累。”他说，“我离婚跟你有一点关系，但大部分原因不是因为你，你也不要负担，以为我离婚了就要和你结婚。”

“一点”和“大部分”，我想，我也是“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大部分”的原因是直销的路不知该往何处走。但我不知这话该不该和他说。

见我不说话，他说：“我准备去深圳呆一段。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发展得不错，让我过去。我也想换个环境。”

他这个决定让我很失落也很轻松。不想让他以为我这么沉重的脸色是因为他离婚给我的压力，我告诉他我这里确实出了问题：

“我在这里还强装笑脸给他们讲课，其实我遇到了问题，郭兰不见了。”

他也知道郭兰不见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不会的，她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我也愿意相信不会的，可我已经一个月找不到她了。呼她也不回，家里的电话、手机都没有人接。”

“她没准儿出了些事，过几天就能和你联系了。”

“上上个月，她忘了走我的定货单了，一下子让我损失了一万六。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

“你怎么没跟我说？”

我心想跟你说有什么用啊。我没有说话。

“那你不是相当于一个月白忙了吗？”

“我当时还愿意相信她不是故意的。要是早觉悟就好了，上个月从她那走了 23 万的货，我前天电话去公司查了，她根本就没给我订。”

“她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这组冲得太快，她拿不到提成了。她不想努力了，可不努力她很快就会被紧缩掉的。”

“那我们可以找她的上线啊。”

“对她的上线我们更是一无所知，现在动辄几十万的货，能放心吗？”

“那倒是。”他看着我说，“23 万，你怎么给下面交

代呀？”

“好在我还有存货可以应付。可是以后怎么办啊？”

“你作为女人如果说有不足的话，”他说，“就是太强了。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都不说一声？”

不管小自己多少，男人毕竟是男人，他这一句突然使我软弱起来，泪不知怎么就下来了。

他拿纸巾给我擦眼泪：“咱们可以去香港找她。你不是知道她住哪儿吗，跑了和尚还跑得了庙？”

我摇头：“我妹在日本常跑香港，她替我去了。郭兰搬家了。”

“那去她单位找啊。”

“她结婚后就不工作了。”

“那找她先生。”

“我对她先生一无所知。”

“可以打官司告她呀。”

“没有证据，能赢吗？在香港打官司费钱着呢。我又在北京，又不能住那儿，光机票钱得多少？还得牵扯进多少精力。23万，相当于我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笑了，说：“你不是常说直销中最大的财富就是那张网吗？你有那么多下线，完全可以从头再来。”

他倒提醒了我。

“可是，”我说，“以后怎么走货呀？”

“你可是北京第一条线，也是最大的一条，郭兰的上线能放弃你吗？公司能放弃你吗？听我的你别着急，他们会主动跟你联系的。”

他怎么想得这么天真，我想，但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想了。

“你先歇一阵儿，调整调整情绪。”他说，“你饿吗？我做饭给你吃。”

以前吃业余三级厨师李显做的饭从来就没有感觉香过，可吃着别人看来无法下咽的秦咏做的饭却有胃口，你说这人不是贱吗？

“你什么时候去深圳？”吃完饭我问。

他说：“你出了这么大事我还能走吗？”

心灵的创伤需要肉体的慰藉吗？我们躺在床上时我想。

把所有的烦恼抛开，我们过了 24 天神仙般的日子。在屋里疯够了，就出去，打保龄球，玩游戏机。

“你说这人要是不上班不工作每天这么玩儿该多好啊。”他感慨。

我说是好，心想，不上班不工作吃什么呀？

我是个工作上拿得起来，生活上也安排得不错的那种好女人。秦咏的衣服粘上口香糖了，说什么也弄不下来。我没费什么事就帮他解决问题了。他死乞百赖地问我怎么弄下来的。我说把衣服放在冰箱里冻一会儿就可以了。光牙膏的额外功用我就能举出十几种。秦咏对我真的佩服极了，他说“你不成生活小百科了吗？”他的头发掉得厉害，我就让他用一个鸡蛋另加一个蛋黄洗头，当然了，还得我给他配，比他吃容发养颜宝好多了。我想起从前对李显的不温柔就对他温柔起来。我学街上的美发厅，让秦咏躺着，我为他洗头。他为享受这待遇感动得差点哭了。他说“我妈从来都没对我这么好过。”听听，都把我当成他妈了。也难怪，人说女大五赛老母，我大他四岁，起码也是个当成妈的大大姐。

冯达找到我的时候我和秦咏玩得几乎收不回来心了。冯达是台湾人，最早做高科的几个人之一。他的大名我早听说过，他的事迹我也作为例子给下线无数次地讲过。他拉我入他的线我有些动心，但得跟他谈条件。

“按照公司规定，我可以直接变成郭兰上线的直属下线。”我说。

“郭兰的上线？”冯达笑了，“你连人家的名字恐怕都不知道吧？”

“怎么会不知道？只是习惯这么说罢了。”我狡辩。

“她有我这种敬业精神吗？能跑到北京来找你吗？能经常跑到北京来给你的组织讲课吗？”

“我知道你能帮我。”我说，“但转线太麻烦，整个组织的人都得重新报一次名。积分也得重新累积。”

“报名费我出。我还出钱买货给他们累积到原来的积分。”

要的就是这个条件，我说：“我考虑一下。”

冯达说：“你还有什么要考虑的？”

我考虑的问题已超出了这个。冯达是极能干，但名声也极不好，事业发展到哪里就在哪里和某个女人关系暧昧，已超出了暧昧，就跟老婆没什么区别。香港有，新加坡有，印尼也有。我给下线讲课举冯达的例子时说，他每个月收入达百万元，在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处都有别墅。后边的话我没说：一个别墅里有一个女人。他台湾的太太刚开始还找过骂过，后来被他摆平了，几个女人和平相处。听说他身边的女人都不漂亮却都极能干。这不得不让我小心起来。不是小心他，32岁离过婚的女

人不是轻易能被别人勾引的。其实这个年代说勾引着实有些可笑，我觉得用一拍即和形容这个易发生感情插曲的年代倒比什么都合适。我害怕的就是一拍即和，虽然这“拍”的时间有长有短。直销圈中男女搭档感情分分合合的事没少发生；也许不做直销他们也会分手或结合，但直销毕竟是很特别的一个行业，它让两个人有太多的时间在一起相处。其他的行业下班了就完了或只在下班后在一起，直销可好，没白天没黑夜的。事业做大了还得去外地，共同颠簸共同劳累的。有时讲了几天也没两个报名的，就一同愁苦；有时一晚上就订了几万块钱的货，能不一同庆贺？完完全全地绑在一起了。直销圈中那些顶尖人物的名声也很有诱惑力，大家对他们的崇拜丝毫不亚于影迷对一个国际影星的崇拜。我不是给自己找理由，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别的行业上下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不好处理，但总是有办法的，最后起码还可以换个部门或干脆辞职。可直销不行，尤其在它的初期，进货取货都通过，都只能通过自己的上线。意气用事说不做了，放弃的就是以往的所有。营业执照可是能传给下一代的，许多人不就是看中这永久性的财富才做直销的吗？所以我没有正面回答冯达说我考虑什么，我

只是说“回去考虑考虑。”

我还是有缘分和秦咏在一起的，回到家时我那从没见过面的上线，郭兰的上线已经在家门口等我了。让我欣慰的是这是个女人。在感情上我接受了。

这还是说出了我的一些怀疑。

“知道你在大陆是做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也知道冯达已游说过你。我只是尽一个上线的职责告诉你带着几百个人转线对你的信誉不好。你今天这么做了，就保不准你的哪个下线哪天也学你带着几个人几十个人转到别的线上去，甚至做别的直销去。我们要共同维护公司的信誉。”

跟男人女人不同，男人更实际，女人更理想，我想，可这个商品社会光凭理想怎么行呢？没有条件我是不能答应再做她的下线的，我可是损失了 23 万呐。

我说出来。

她说：“郭兰头几个月在我这儿订的货还没取走，也有差不多 9 万多，这笔就做给你吧。”

这样可以。我同意了接着做她的下线。

“郭兰好像知道有这么一天似的，我问过她你的地址电话，但她总找借口不给我，所以我费了一些劲才查

到。不然早来北京了。”她临走时说。

秦咏很高兴，一是他的预言应验了，二是看我的脸上有了笑容。

“知不知道，”他说，“我最喜欢你的自信，而这一个月从你身上找不到一点儿了，我真怕你永远失去了它。”

“什么叫找不到一点儿了？”我恢复了以往的神情说，“打保龄球打出 200 分的是你还是我？玩游戏连闯六关的是你还是我？”

“也真是，”他说，“你怎么做什么都比我强啊？”

我不愿触及他的痛处，就张罗做饭。他想帮忙，我把他推到屋里说：“这一阵儿你累坏了，休息一会儿吧。”

那晚他终于又留下了。不管喜悦还是悲伤，人在转变的时候都是很脆弱的。也许这脆弱可以有别的解释，比如分享或分担。

（五）

我们同居后，孩子似的眼神在他脸上又出现了。“我就是不喜欢束缚。”他说。我心一跳，意识到当这里越来越像家时，他可能就想逃了。可是我怎么才能把一个家

经营得不像是一个家呢？

秦咏也发展过一些下线订过一些货，但大部分的下线都是我替他发展的，货都是以他的名义订的。他也没少出力，该到的时候都到。到了这个地步，分得清彼此也难了。这个几何增长的事业到了一定阶段就呈现了令人惊喜的状况。财源广进，我和秦咏都很高兴。这天临睡前他问我想没想过要买一部车。

“可以考虑呀，”我说，“总打车也不省钱。”

“就是，”他说，“你开上了车就是活广告了，钱哪儿来的？都是做高科挣的啊。别说咱挣到钱了，就是没挣到，根据需要也可以做个样子嘛，人家看到你挣到钱了，才愿意跟你做。好多外国大公司都是负债经营呢。”

要说起来他还真比谁都能说。

“那么说你同意了？”他有些惊喜地问。

“怎么是我？是咱俩的事。”我说。

“不知怎么总习惯把自己摆在你的下面。”他有些黯淡地说。

车是决定买了，可怎么出钱呢，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每人出8万元，买个富康车。他想让我和他一起去学车，我说一时走不开，等他学会了我再学也不迟，他就一个

人去了。

开上车的这天他比我兴奋，带我绕二环兜了一圈儿。

我们接下来又把房子装修了。大部分是他掏的钱，最后还买了些电器。看着装修好的房子别人都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好送礼。“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我说。他们说“哦”。这年头出什么事也不让人吃惊。

他完全把我当自己的老婆看待，他当着他同学的面儿就这么叫。他把我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带着一群朋友在这儿打麻将。又吃又喝，乌烟瘴气的，换成别人的老婆行吗？我对他特客气，特给他面子。

我星期六或日也经常跟他回他家。以前关荷可不跟他回去，还总在他和他妈间使坏，星期天一块出去玩都骗他妈。现在我总做他的工作，让他和他妈好好相处。他像个孩子似的，什么都不懂，特浅显的道理都听得直点头，好像从来没听过似的。他妈渐渐知道我好了，对我也另眼相看起来。

最难过的关是我们家。我妹嫁给一个大自己十多岁的日本男人我们家也没阻拦，可我同居他们就接受不了。他们吵了几回没什么效果就不吵了。我也很少回他们那吃饭，以为这么平淡地往来也就罢了，谁知调房子，他

们也搬到了我这栋楼里。

同居是个中转站，结婚或分手都有可能。两人也可能都不知道走向，但着急的往往是女人。“咱们就一直这么着？”我问。

“你说 100 年后家庭这种形式还会存在吗？”他看着我，说，“如果科学可以解决性病问题，孩子有专门的机构来抚养，而道德给我们更自由的空间。”

“你是不是特想那样啊？”

“这完全有可能。”他说。

“100 年后的事先别说。”我说，“你还是先关心现在吧。你妈也总催我说怎么也不结婚，不生孩子。”

“你怎么回答的？”他问。

“我能怎么回答。我说没结婚怎么生孩子。是她儿子不想结婚，不是我。”

“我也不是不想结婚。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说，“昨天我和你妈一起上楼，别人问你妈我是谁，你妈说是她女婿。你说逗不逗。”

“你不是她女婿是什么？总不能说是未婚同居的女婿吧？”

“这么说好像我和你妈同居似的。”他笑起来。

“真不要脸。”我说，“问你正事呢，怎么一点正经也没有？”

“咱们其实算是结婚了。事实婚姻。”他说，“你要是真在乎那张纸，咱们就去办。”

“什么叫我在乎？”我说，“我可没求着你。”

两人就没有了下文。

有一阵儿说好了去办手续，日子基本上都订了，我的生日或他的生日。可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说再想想。他结婚结怕了。

我理解他。他不恰是因为想逃脱婚姻的责任才逃到我这儿的吗？

“做直销是很赚钱，但一个男的做总觉得人家看不起。”一天他有些犹豫地说，“你说我干点别的行吗？”

我问干什么。

“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做制片，我俩和另几个朋友共同策划了一个新栏目《网络世纪行》，”他说，高兴起来，信心十足，“一年下来怎么着每个人也能分四五十万。”

我说：“可以，我希望你能有建树。”

“谢谢你的理解。”他说，“那边一开始我就得忙了。”

我支持你。家里什么活都不用你干了。”

“我原来也什么不干呀。”他说，“认识你之前真不知道做男人有这么幸福。”

这个感觉幸福的男人刚开始还心存感激，下班回来不是买一束鲜花就是买我爱吃的水果。我也是每天做好了饭等他回来。“女人做直销很好，”他吃着饭说，“在家就把钱挣了。”

幸福的感觉要是长久可能就不能称之为幸福了。这一天他回来很晚，脸上有些阴沉。我张罗着盛饭，他说：“你每天这么做好了饭等我真让我觉得有压力，以后你该吃你的，我赶上了就吃赶不上就算了。”

我有些急：“那让我怎么做呀？给你带还是不给你带？”

他是个善于提问却不善于解答的人。他说“这个问题我没想。”

“那你每天下班前跟我说一声。”

“他们不回家吃饭从来都不说。”

“那你也别说。你晚上不回来都没人管你。谁管你干吗呀？又不是你老婆。”

话是这么说，我每天做饭前还是问他一下，我知道

他是个被动的男人。

“还在忙啊？”我打电话给他，他已经两天没有回来了。

他支吾。

“就那么放心？不怕后院起火？”

他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接着忙你的吧，好自为之。”

问了一段时间，问得烦了，就不问了。我也不是守家待夫的女人，我还有自己的事。终于比他晚回家了。回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鞋也没脱，好像还随时准备出去似的。

他也没接着出去。我们淡漠地睡了。不像他可以把什么都憋在心里，我受不了冷战。想起他还比自己小，就让他一步。早上醒来我做了早餐，带着笑容问他明天有什么安排。

他问：“明天怎么了？”

“明天是节日啊。”

“什么节？”

“情人节。”

“跟老婆还用过这个？”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明天

再联系吧。”

2月14日中午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忙，晚上再联系吧。晚上10点了，我打电话，他还在工作，从电话里可以听见他周围的人还在讨论这讨论那的。我知道他确实忙，就放了电话。2月15日上午11点他呼我，说：咱们安排点儿什么？

我估计他是刚睡醒。

我正在东单给人家安净水器，说2点钟可以完，到时候你过来再说吧。2点他开车过来接我。我们去打了几局保龄球。我们以前常打，还看电影，打游戏，坐在那上面东摇西晃的，现在没这节目了。

趁着今天这劲我跟他提出以后要是晚回家的话得打电话。他同意了。

电话是打了，可语气越来越差。我以为他是因为周围有人那么说的，可到家了，语气还正不过来呢。我问他怎么了。他开始时不说。又问了三遍才说：“你让我用鸡蛋洗头，满脑袋蛋花儿，真让别人开了眼。人家都笑死了。”不知怎么我突然想到说他的是个小姐。

节目都播一个月了，他还在忙，情况却不妙，原来不是说每个人能分个四五十万吗，现在变成20万了。

我刚开始还给他记考勤，哪天哪天几点回来的。可他渐渐地晚回家也不打电话回来了，最后竟不回来了。

楼门 12 点上锁，我父母第二天一早看车停在门外就知道他昨夜又回来晚了。

他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变成常事了。邻居见了我父母就问：怎么最近总看不见你们家女婿？我父母从来没撒过谎，不知该说什么，低头就走过去或着不回答，不是心虚吗？

我问他到底为什么不愿回家。他说他忙，回来得晚，晚要爬 10 层楼，所以就不回家了。那算是借口吗？

有一天我气急了就说：“别看你头梳得那么光溜，衣服烫得那么平整；开着车，腰里别着 BP 机，大哥大。其实你特浅。你想想看，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事后我说那是气话。他说我其实就是那么看他的。他受的打击一定不会小。因为那些真话，说中了他。

有一段时间，能有一个月，我们谁也不理谁。可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来这手，这一天他突然说想和我分开一段。

“我们分开一段后还能在一起吗？”

他不回答，问：“我们分开后还能做朋友吗？”

我说不能。

过几天我说能。就那么说呗，还怎么做朋友。

他终于以我太能干为理由提出分手。我说这个理由我不能接受，如果说你不爱我了或爱上了其他的女人我都能接受。男人真蠢，他们干吗费尽心思找各种理由呢？说一句不爱你了不就完了？后来他被我逼急了，就说：那就算这个理由吧。我问那女的是什么样的，多大。他说别问那么多。我不能罢休再问。他说：比你小，没有你能干，等等，把跟我相反的情况说了一遍。我请人看过周易，说他在外面有人，但不能和局，就是成不了气候。我问他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他说不清楚。他真的不清楚，为这事他脑袋都大了。这些问题纠结在他脑中，他想不出结果就过一天算一天。

“那么，”他说，“你说吧，你说这么着就怎么着。”

我说：“你晚上得回家，不回家得打声招呼。”

他觉得那样束缚了他，他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可是我觉得不好。”

我坐在沙发对面的椅子上，说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让我过去坐在他身旁，他也流下了眼泪。“我想干事业。”他说。

“可是你这种情况，让你的朋友知道了只能说秦咏这个人没有能力，家庭、事业不能兼顾。这跟你事业有冲突吗？谁不让你干事业了？我这么支持你还不够吗？家里的活儿一点不用你干。听说过家和万事兴这句话吗？”我尽量温婉地说，心里都气死了，想，就是对他太好了，给鼻子上脸。

“我希望找一个能依靠我的女人。”他说。

“不论多么强的女人都希望能找个男人依靠。”我说，“如果你愿意我甚至可以呆在家什么也不做，可不是条件没有成熟吗？”我这么含蓄地说，就差说“依靠你？你靠得住吗？我什么都不干，你拿什么养活我？你养活得起吗？”

“几个人都想掰了。”他没头脑地说。

我不想插嘴就听着。

“这一个月我们在一起什么都没干，就商量着怎么分钱。我们这边两个人，他们那边三个人。他们那边不是想赚钱，是想讨台长的欢心。”

原来是这么回事。跟我感觉的一样：我们的感情是随他的事业起伏的。

“那你就去干一份稳定的工作，按时上下班。”我说。

他还不干。他说：“我想当自己的老板，不愿给别人打工。”

我看他就是给别人打工的料。

“我把8万块钱车钱给你吧。”他说。

我说：“这房子装修你也出了不少钱，还买了些电器，你不用给我8万，给我5万就行了。”

“我离婚时还向你借了1万。”

我说算了不要了。提这茬我也生气。本来离婚时说好了有一台25英寸的松下彩电和一台东芝冰箱是归他的。他是说过要搬到我这儿，我没同意。可那时搬到我这儿算什么呀。后来我催他去取，他一直拖着，最后人家不给他了。“这个成指，”他当时说，“是结婚时她干妈给的，咱也还她算了。”后来还没还我也不知道，反正没见他戴，也可能是藏起来了吧。

“我这还没有向他要房租呢。”我跟他的一个朋友说。

“要也应该。”他朋友说，“就这房子，一年下来还不得3万？3万他还得交1万5呢。还有伙食费。”

他要是挣了钱不回家也行，要是用钱补偿也行，可这要什么没什么。

他就是说话没有下文的人。钱也不给，东西也不搬。我气坏了，把他的东西都放在纸盒箱里，通知他姐、姐夫给他搬走，让他走人。他自己来了，只把应急的东西拿走了，纸盒箱还在这儿放着。

“也就是你吧。”几个朋友说，“要是我们早把他扫地出门了，不扒他一层皮才怪呢。”

现在他也不明确表态，说“给我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我呼他，说：“你说个话儿，我好给家里一个解释。要不让我妈找你，你不想跟她谈吧。”他说他还没有想好。

我妹在日本生了小孩。我妈没有时间去。正好也想散散心我就去了。临走这天心里难受极了，家里的灯只有台灯还能亮，我也懒得换灯泡了。从日本回来的这天，秦咏去机场接了我。买了灯泡，还带回一套酒具。我看着酒具说：“是不是送不出去才送到我这儿来的？”他说：“怎么这么说话？”晚上也没在这儿睡。

真的应该考虑自己的出路了，我照了两张照片参加了征婚。当然不是电视上的。第一个说是美籍华人，不知道真假。看我不是个容易上当的主儿就撤了。第二个酸文假醋了一阵儿说：“错过这机会你可要后悔的呀。”他10天后出差想在这之前和我见个面。湖南人，有口音，

孩子都 13 了，前妻还在北京；长得又木，跟我爸似的。见面三分钟我就撤了。

“为了节省时间，”第三个男人说，“咱们开诚布公，先把各自的情况介绍一下吧。”

他先说。40 岁，当过主编，出过书，获过奖。

“你的自然条件？”他介绍完自己后立刻问。

我刚说完年纪。他就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可不像你的年纪。”

“那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让人信服、信赖。”我说，“不过我面相年轻。”

“听你说话就觉得你挺能干的。”他说，“其他的呢？”

男人是不是都喜欢温柔的女人，我想，说：“偏瘦，戴眼镜。”

“多少度？”

“400。遗传。”

他就被吓坏了，说“再联系吧。”就从此没了声音。我知道。就把他的呼机、手机从本子上一下子抹掉。

我在这个电话号码本上一下子看到了秦咏的名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看见那电话号码也勾划

了无数次。但最后一个能是我这个 6793415 吗？

电话响了。我不知是秦咏还是我的应征婚者。

底片

我喜欢在下午的时光中在淡蓝色的床上摆弄照片。其实说照片有些不确切，这只是些底片。因为是底片所以我得对着阳光才能看清它们。阳光透过淡蓝色的百叶窗撒在床上。

这是张彩色底片。一个男人，有些疲惫地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椅子是黑的，身后的那片海是黑的，遮阳伞是黑的，只有船的桅杆是白的。远处那红红绿绿的一块块是游人吧，我对着阳光看着，慢慢看到了红红的海水和太阳。慢慢让色彩重又回到底片上，回到真实的世界中。

那是我和卫丹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虽然同居了，但说到底我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当从北京出发的飞机先到香港再到吉隆坡再到槟城，转机转得我头晕目眩时我不知道卫丹把旅程安排得这么紧是想省钱，还是确实他忙得只有这么安排。这第一次出国一点儿没给我兴奋的感觉，马来西亚看起来和中国南方的城市差不多嘛。一

直到第三天上午游猴子山原始森林公园时我才来了精神，因为这里有子弹树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出了公园我们在门口的小店喝椰子。我不习惯椰子的味道，喝了两口就扔下去里面看工艺品。出来就找不到卫丹了。我以为他来不及和我打招呼去洗手间了，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等他。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我就有点慌了，以为他真的像小报上说的那样借着出国旅行的机会把我卖了。他把我哄到这个地方来卖也真不聪明，我想，因为从街上随便找四个人就有一个人能懂汉语。他要卖我干吗不把我带到美国？也是，我又想，到美国得花多少钱啊。

我还是找电话先拨通了他的手机。

“我正着急跟你联系不上呢。”卫丹在电话那边说，“我是不在猴子山公园了。你猜怎么着？我刚才在门口等你时被我太太看到了。我没法跟她解释是带一个小姐来的。只能跟她走。”

“那么巧？她不是在香港吗？”

卫丹这才说他们公司下属的一个工厂就在槟城。

我听从他的建议打车回了我们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侍应生送来了一大束鲜花和满满一篮子热带水果，

说是卫先生为我订的。我没有感激甚至没有被感化过来，觉得不该在酒店中白白浪费时间，我又出去。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除去民族服装外槟城的服装和北京的没什么差别。我看腻了，就去逛小店，买了些肉骨茶的调料和榴莲糖。我回酒店时卫丹还没有回来。等待使我厌倦。也应该让卫丹着急，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我听从出租车司机的建议准备去皇家花园酒店。当车离市区越来越远，四周只有盘山细路和密密匝匝的树木时我惊慌了很久，以为自己要为贸然行事付出代价。但是皇家花园酒店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我在大堂办完入住手续正想这儿离海边有多远自己的房间是不是临海时，一对年轻人拉开的大堂西侧对开的两扇门就把海带到了我面前。我把行李放到房间后就带个随身的小包飞速地下来了。

我绕过门前两个蓝色的镶嵌在草地上的波浪型的游泳池就到了海滩，直到有个印度人过来搭话，我才意识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黄昏的海滩是多么的惹眼。我看着海滩上的各色游人，独自旅行的是很少。我很快却发现了一个，那个人面海而坐，是一个外国的中年偏老的人，正用笔记本电脑在写着什么。我真羡慕他的安静平和。

我也想自己就到那个年纪算了，不用再去选择，不用再去争夺，什么都能看得轻。

我还是年轻的，很快就被周围现实的一切所吸引，因为这毕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海滩。小石路蜿蜒在青草地上，青草地上点缀着椰树等高大的热带植物。青草地上有白色的餐桌、餐椅，有穿着红制服吹萨克斯的乐手。而不远处，海鸥飞翔，夕阳西下。要命的是我又突然想起了卫丹。我摸了摸随身的小包，照相机今天好像用不上了。

白天不能说人晚上不能说鬼，我吃惊地发现了卫丹。他正疲惫地坐在一张长椅上，身边是一只小白船，船有美丽的桅杆。我拿出相机，把镜头拉近，把他摄到了里面。他这一来使我沮丧的心情突然有了玩笑的意味。我照完这张照片就趁着落阳混进一个来自亚洲各地的记者团的露天晚宴中……

这是连着没有剪开的彩色底片，因为胶卷基本上暴了光。只剩下一张还有点儿影儿。一个女人罩着的大衣是黑的，工厂的名字是亮的。在黑的背景下，停着几辆车，车子下半部是亮的，上半部是黑的。车子一排排的，看不出是什么车。

照片上的那个女人是我。那是我去卫丹工厂惟一的一次。工厂在天竺工业园区。是伪装成参观的人才进去的，这使我不得不跟参观团里的其他人一样穿上白大衣。不知为什么，从认识卫丹起我就变得有间谍的味道了。大家在工厂门口拍照留影时我把照相机习惯性地递给身边最近的人。那人有些迟疑地看了看我，为我拍了上面刚看过的还有点儿影儿的那张。马上意识到了身边最近的那个人不是熟人甚至不是认识的人，我说过谢谢就把相机拿了回来对着工厂咔咔地拍。在接下来的参观中我看到了卫丹，我假装成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一个崇拜者，对见到我惊讶得有些说不出话的卫丹说了几句崇拜的话，然后让旁边的人为我们合了影。那是我和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合影。可惜暴光了。我觉得男人也很奇怪，当初卫丹还让他的手下为我们牵线，现在却对我这么冷静的出现惊讶万分。为什么呢，我想，一个男人可以让十个甚至更多的人知道他和十个甚至更多的女人逢场作戏，却不能让一个人知道他和一个女人认真。那天回来后他就追着我要底片，我说暴光了，他不相信，我就给他看。我也奇怪，以前这相机从没有出过问题呀，莫非它就真的拍不出我们的合影？那天其他的情节我依

然记得，但不想回忆了。

我跳下床去餐厅喝了杯果汁。餐厅的四壁是湖蓝色的，挂着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挂盘。这个餐厅，我还是喜欢的。这所房子，我也还是喜欢的。三年前喜欢对我来说是个量词。当走进这豪宅，当知道这里是属于我时，我的喜欢是浓浓的。我热切却小心地浏览这一切，抚摩这一切，走进这一切，生怕惊醒了一个梦。而今天喜欢对我来说就只是个名词了，一个失去内容的空洞的名词。

惊喜都消失得无踪影了，我可以用很专业的语言来描述这所房子。客厅，空间用色低彩度高明度，配以同色系简洁的沙发，使客厅开阔、大方，流泻出清幽意象；卧室，在素雅的背景下以飘逸、柔美的饰物传送空间表情，洋溢着唯美、浪漫的气息；餐厅，简雅餐桌，白蓝纹靠背椅呼应天花同款造型铺陈，凝聚温馨的餐叙品位。我说唯美、浪漫、温馨等词好像是为别人推销这房子，而不是站在主人的角度带着欣喜去介绍它。

我想喜欢最本质上还是个动词，因为只有在创造中才能保持喜欢。在这房子中能发挥创造的地方实在是很多。不说别的，单是这夏季的清凉饮品就有无限创意。

可以在淡蓝色的磨砂玻璃大碗中放三几个酒杯，一瓶酒，再加些冰块，清凉能不油然而生？也可以在透明的高身香槟酒杯中放入碎冰、薄荷、草莓……

如果说没有爱情的女人是沒有灵魂的，那么没有照片的房子也同样是沒有灵魂的。这点我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在住进这所房子的两个月后卫丹带我去南方度假。我们落脚在一家叫做“家居”的高级居家式酒店。用看似很毛糙其实是精心编制的草绳栓着的钥匙打开门时，我有些吃惊了，客厅、卧室、餐厅，这里和我北京的家是那么的相似，真不知道这里是正版还是北京的那个是。旅程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卫丹有急事先走了，说了几句体慰的话后把机票交给我：“酒店的帐我已结了。你再呆一天就回北京吧。一个人路上小心。”

我答应着，两觉醒来就忘了，还以为是在自己家呢。我穿起卫丹陪我在巴黎某著名酒店买的看似睡衣其实却是时装的价格昂贵的一件连衣裙。我之所以不愿提名地说某酒店是因为这酒店给我非常难受的记忆。买完这件贵得吓倒一般人的衣服换上后我们高兴地去了卢浮宫，可在回来时酒店的门卫却以我衣衫不整为由不让我进。在今天，衣衫不整可是设计师的错！何况我的衣服就是

在他们酒店买的！事后卫丹也说我的衣服买得不怎么样（我心想你当时怎么不说呀）我也就少穿了，真当成睡衣穿了。话说回来，穿着这件睡衣，从冰箱里拿出两个鸡蛋正准备去餐厅时，我听到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的声音。我以为卫丹回来了呢，开门进来的却是一个穿白色长裙戴白色宽沿帽的年轻女人。我感觉自己一下子热血沸腾了。我以为卫丹又有了新欢。

“怎么在我进门前还不收拾好？”那女人说，气盛得有些蛮横。

“收拾好什么？”我问，也很气盛，却自觉矮了半截。恋爱中的女人总是充满担心，担心自己的男人被抢走，我真恨自己没出息。收拾好什么？我也在心里问自己。卫丹临走时透露给我这个消息吗？我从他的近日表现中没察觉吗？

“你不穿着厨娘装吗？收拾好什么不知道？”

男人没有兴趣了，女人带着一定数额的钱离开的事是有的，可沦落为另一个女人的佣人的事倒还没听说过。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先让步。我说：“这是我的家，有我在，谁也不能进。”

“你的家？”那女人说，“怎么能证明？”

我拿起那栓着草绳的钥匙说：“我有钥匙呀，别人家的钥匙我能有吗？”

那女人笑起来：“钥匙我也有啊。”

这个死卫丹，把钥匙都给人家了，我心里骂。

“是你的家应该摆着你的照片。”那女人从旅行箱中——拿出自己的照片——摆上说，“我男朋友是从互联网上看到这家酒店的，他通过电脑为我选中了这间房子。我当时还不是很喜欢，但我现在喜欢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在这儿。我就是喜欢别人有的。”

我清醒了，知道了这是“家居”酒店，不是我的家，知道我昨天就该退房了。我说：“刚才你说我穿着厨娘装？这难道不更像一件睡衣？”

“我就把睡衣叫做厨娘装，我还把我老爸叫做男朋友。”

我又笑了，收拾完东西说：“请进吧，这儿是你的了，没人和你争。”

我急切地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家才发现家里也是一张我的照片也没有。

这是我和卫丹搬进这房子前一天说好的。“不想对你

有什么隐瞒，因为那样会很累。”卫丹说，“我是靠我太太他们家起来的。到现在为止，她还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是总经理，她是总裁。她可能也会想到我在这边有女人，但没有证据她也沒辦法。她在经商前是个警官，嗅觉很灵敏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摸到这儿来，所以在我们住到一起前我得说明，在房间里不能有我的照片。其他的東西都好解释，都是街上卖的嘛。”我当时没觉得这是什么苛刻的条件。“她要是来了，你可以说这是朋友的家。”我还构想着他太太来时的情景，“如果我在，就说我是来串门的。”我构想得太激动了就主动说我也不在这房子里挂照片。

女人总是想找归属感的，不知不觉我把这儿当成自己真正的家，把卫丹当成我的先生，并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我合法的先生。这使我做起事来不能肆无忌惮。体贴还是次要，男人最需要的是女人的真心（最好惟一）；不想让卫丹知道或猜疑我的过去（虽然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出格的，虽然他可能不介意），我对从前和其他男人的合影感到了棘手。我想毁掉这些照片。可回忆有时是需要凭证的，当你毁灭了它作为物质的存在时，它可能有一天就真彻底从你的生活中，从你的精神世界中消失了。

但保存这些合影也是很困难的，不管藏到哪儿都有被发现的可能，被翻出来就是如山的铁证啊。我想起和卫丹的君子之约，就把那些需要处理的照片翻拍了，然后只留下底片。我把那些原照放在公司的粉碎机里粉碎。在粉碎它们之前，我特意把粉碎机清理了一遍，以使这些照片的背景清白。我把那些照片变成的碎纸屑装到一个牛皮纸袋里撒到了我和初恋情人在其岸边拥吻的故宫筒子河里。与这些照片告别的心理是复杂得有些可笑的，因为我没有真正地与它们告别，我还保存着它们最隐秘的存在。我用这种隐秘的方式在卫丹不在的时候偶尔想想我从前的男朋友们。

这是张彩色底片。草地是黑色的，他和她投在上面的影子是白色的。另有一大块白铺在草地上，可能是树的影子。他和她隔着一拳的安全距离。

还有一张也是一男一女。在有着一道蓝一道紫一道绿的旋转门边，他扬着手向她打招呼。她的手放在门的把手上，眼睛看着他看不见的远方。

底片上的女人是我，男人是高真。在翻出这张底片之前我真的几乎忘记了他还照过合影。我和他已经是3年没有见面了。

3年前,也是很久没见面的一天高真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事想找我帮忙。我和高真可以说彼此都有好感,但彼此都太忙,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吧,反正没谈到感情这一章。约吃饭没有时间找帮忙总得过去吧,在新年前几天那个下着大雪的下午我打车过去了。“我公司的。”到高真那儿不久他介绍一个进来的同事给我。我礼貌地跟那人打了招呼。招呼过后那人却没有走。聊了什么都忘了,反正很快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三人就出去找了一家还不错的小馆子吃红焖羊肉。在小馆子里说了什么也忘了,反正是最后他们约我新年出去玩,我说有事不能去很抱歉。那人没有带名片,留了姓名电话在我的通讯录上。然后我在飘飞的雪花中就回去了。我根本都没想高真找我没什么事这件事,因为一个老朋友说有事,去了其实没什么事只是老朋友想和你吃一顿饭的事也是有的。过几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我问“你是谁呀?”他说“我是卫丹呀,三天前咱们不是在一起吃过饭吗?”我一边应付着一边翻我的通讯录,高真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人真是叫卫丹。

“有什么事吗?”我问。

“我这两天在北京,咱们能见个面吗?”

“这两天在北京？”我反问。

“我平时都在香港，一个月能过来几天。”电话那边稍微停顿了一会儿说，“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我过去干吗呀？”

“你不是高真给我介绍的女朋友吗？”

“你结婚了吗？”

“结了。”

“那让我做你北京的女朋友？”

“对呀。”

“不可能，除非高真他犯病了。”我几乎是喊着说。高真该知道我对他的情谊，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没有注意到吗？”卫丹说，“高真那天吃饭时故意让你坐在我的身边。”

这么说我才想起来。我说我得和高真说说就挂断了电话。

“他是我的老板。”接了电话的高真说，“他让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我没有办法。”

“那你也不该打我的主意呀。”

“他在北京是很寂寞很可怜的。也不让你干什么，就陪他吃吃饭，聊聊天。你看他，又年轻又英俊又有钱，

多少个女孩想傍还没有机会呢。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是先紧着你了。”

我觉得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对高真彻底放手，对卫丹的事也没有放在心上。谁知卫丹一来北京就打电话给我。我说没有时间，他就等下一次，把我当成了追求着的一个女人。后来他告诉我说有女人能让人追也比一个人寂寞着好多了。

我决定和他见一面。我们在友谊宾馆的友谊宫吃饭。他问我能喝酒吗？我说能。他问我能吸烟吗？我说能。我说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飙车。他笑了，说他爱的女人必须有这三点。还别说，我真挺喜欢他笑的样子。

他给我讲个故事，说两个日本的年轻人在船上相遇，几乎还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一眼吧，就明白了彼此的心思，就不谋而合地走到了男人的舱里去做爱。我也听过这个故事，所以他没讲完我就说“不用给我讲这个。”

他被阻了疑惑地看着我。

我笑了，说“你觉得成熟的男女间还需要引导吗？”我嘴上用了引导，心里用的是引诱。刚想起引诱这个词就有些后悔了，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引诱这个词要是存在的话也只是人们习惯性地用来给某些事情下定义而找

不到更合适的词或还没有创造出更合适的词。引诱如有，也只是一刹那，因为谁对自己要做的都清楚。所有的一切都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发晕的结果。

他半扬着手吃西餐的叉子朝我笑了笑。我们吃完饭打了几局保龄球。然后他开车送我回去。车在茫茫的路上行驶了 50 分钟后我说我可以和他回去。他又笑了笑。

这是张黑白底片。一个男人坐在湖边。湖水是黑灰的，树映在湖水中的影子是灰白的。他那身后的树只在灰白里，不在形状里。年事久远，加上胶卷的质量不好，他头转向哪边都看不清了。只有他的头发，他衣服的褶皱处闪着光亮。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初恋情人。我说男人是因为习惯，按照准确的说法，照片上的那个人只能说是个男孩，我们相识的时候都刚刚 19 岁。我可以在大大的太阳下等他一中午，别的男孩说“能被这么漂亮的小姐等着真是幸福。”而他却一点也不感动。我后来也想他可能是不会或羞于表达。不是曾有一回么，他把我叫出教室说他吸烟了，但我要是让他不吸的话他就不吸了。我后来只选凉丝丝的“圣罗兰”来吸就是因为那样能想起他是因我而吸烟的，并且喜欢他带给我的那些凉丝丝的回忆。就

是这个男孩，第一次让我明亮的眼睛模糊。我们相爱的第三年手才拉到一起。那是因为过马路的时候突然疾驶来一辆车。当我们的手牵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呵，我想这车把我压死算了，这样我就能永远藏身在幸福中了。那牵手留给我的激动是那么多以至到了惊慌的地步，现在我一过马路还心跳呢。我自己开车遇到人行横道时尤其如此，生怕撞到一个像我当年一样想永远藏身在幸福中的女人。这个男孩子也很英俊，所以我们在一起时特爱照相。他还会编些小故事，然后用镜头一一照下来，很像那曾流行一时的摄影小说。

在我们短暂分离的一个车站他对我说“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对你失去了吸引力？”我说“那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和我一样，他从来都没有说过那最古老的三个字。他差一点写出了，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写“去看看雪莱（济慈或是别人，我已经忘记了）的诗集，翻到20页，上面有我想对你说的话。”我就去买雪莱的诗集，上面没有什么。我想了好几天，突然想到版本的不同，就再去买，再去买，终于看到了20页上有“我爱你，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眼泪一下子滚涌出来。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将来不在一起，我们的照

片连同底片都放在我这儿保存。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连向我讨回自己照片的勇气都没有了。而这件事比他死亡带给我的打击都要大。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世间最美的故事已经散落如尘。而如今我们说过的誓言更是云烟散尽。世界进步的一点就是没人再说生死相守的谎话了。奇怪的是我们当初说时还信以为真。

这是张女人的黑白底片。她的脸和牙齿是黑的；头发是亮的，两边的嘴角是亮的，眼珠是亮的。眼珠中部有很小的一个点。

那个女人也是我。那是张不需要隐瞒什么的证件照。真的不是隐瞒，一切都是习惯了。因为习惯，我只保留照片的底片。我把那些花花绿绿的照片从图片社取回，有时看一眼有时一眼也不看，就把它撕了扔在路边的垃圾箱里。已经没有时间总去筒子河边了，环保日益提倡我觉得那么做也不合适了。

我照照片的目的终于只剩下保留底片。

这是张黑白底片。几个大脑袋挤在一起，看不出是谁了。他们都向上仰着脸，从鼻孔里透出些光亮。

不得不承认，记忆的浓淡是和岁月的递增成反比的。这几个人是谁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百叶窗外阳光已黯淡

下去。我看了看那扇雕花的木门，我想有没有可能某一天推门而入的不是卫丹而是我那忘却了的初恋情人。

我看见离门一尺远的地方淡蓝色地板上还落着几张连着的底片。我跳下床去将它们拣起来。我看到最后一截，粘的黄纸还贴在胶片上。翻过来，后面有个灰色的标签，上面写着：4260。

与男人的友谊

(-)

和云深相识是在天津的一个会上。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充满激情和活力，到哪里都如沐春风。我和云深是在电梯里遇见的。我像往常一样主动和开同一个会的他打招呼。我青春的笑脸单纯而统一，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只是招呼而没有别的含义。可是当我习惯性地打过招呼后看清穿着蓝色西装的云深时，我觉得自己一下子被什么击中了。

我长得比实际年龄要小，会上的好多人还以为我是某人带去的孩子。我的年轻、美丽让沉闷的大会不再沉闷。自然，负责会务的云深也注意到了我。

从天津回来后就是新年，我寄了张贺卡给云深。几乎在寄出贺卡的同时我接到了云深的贺卡。云深说“很高兴认识聪明、美丽、充满活力的你。”

云深在政府机关，他组织第二次去天津时叫上了我。在从北京到天津一小时的路程中我一会儿给云深讲故事，一会儿给他防晕车的话梅糖，晚上的舞会更是硬拉起不会跳舞的云深一起跳。从来没有耐心教别人跳舞的我努力帮云深找旋律，虽然他一直找不到，总跟走路没什么区别。可我喜欢这个跳舞像走路的男人。舞会快结束时一个清秀的男孩走到我面前固执地请我。我起来了。

“我看了你一晚上，”那男孩盯着我说，“你的性格真开朗。”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讲的故事也很好听。”男孩又说。

“你听过？”我说，“咱们见过面儿？”

“一起从北京来的。”男孩说，“我就坐在你的左边。可你的头一直朝着右边。”

我没有说话。

“我做你的男朋友行吗？”男孩说，“你可能感到唐突，可我真的很喜欢你。”

“喜欢我？”我笑，“我们只见过一次面啊。”

“一见钟情啊。”男孩说，“你对蔡云深不也是一见钟情吗？可惜他已经结婚了。”

倒从没想过云深结没结婚这个问题，我觉得喜欢云深跟他结没结婚好像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沉默下来。

“我做你的男朋友行不行？”男孩固执地问。

“我的男朋友起码得比我大吧。”

“我也比你大。”

“你知道我多大？”

“当然，我对你很了解。”

在快结束的舞曲中我寻找云深的身影。

“你是不是特喜欢成熟的男人？”男孩问。

“成熟的男人多着呢，我喜欢过来吗？”我火药味很足地说。

“我姓陈，”男孩说，“我会让你记住我的。”

“我的心里只有云深。”

男孩陈没说什么，继续约我，说明天带我去个好地方。

我有些鄙夷地说：“你想约我？也不先看看自己？”
俄觉得自己过份了些，就又缓下语气说我跟云深约好了

明天一起去逛劝业场。

男孩陈对我的态度很愤慨，当晚就叫车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他又找到我。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东西，只能谈天津之行。

“第二天好玩吗？”他问。

“上午开会。下午云深陪我逛了劝业场。”

“云深云深的，”男孩陈妒忌地说，“你当着他面儿就这么叫？”

“没有。我叫他蔡云深。”

“晚上呢？”

“晚上加餐，”我说着，就信口雌黄起来，“每个人都喝了酒。我有点晕，就先回房了。蔡云深来看我……”

“他一个人来的？”

“当然。”

“然后呢？”

“我更晕了，”我笑，“然后的事就记不得了。”

男孩陈听出我的胡言乱语，说：“你呀你，真拿你没有办法。”

男孩陈追我追到一年的时候，我有些想屈服了。那

天我和他逛街时碰巧看到了云深。

在慌张中我有些决然。“这是我男朋友。”我对云深介绍男孩陈。

云深让他好好照顾我。还说请我们吃饭。

我看出了男孩陈灰暗的脸色，就对云深说改天吧。

“他以为他是谁呀？”云深走后男孩陈说。

“他是最喜欢的蔡云深。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

男孩陈生气了，我们一个月不理睬彼此。

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不就是让他幸福吗？而云深已拥有了幸福的家庭，我怎么能忍心破坏它呢？我的任性惟一在对云深的感情问题上拐了弯。我理智得出乎自己的意料。

男孩陈又努力了两年，当发现除了云深已没有人能在我的心里落脚时，他痛苦地离开了我。而我抑制着心中狂热的激情在云深面前平静如水。我每次去看云深都说是顺便，而事实上在那个机关大楼我除了云深从来就没有看过别人，虽然好多人我都认识。

我掩藏着的付出虽然不想有回报，可还是希望云深喜欢我。可在云深哥哥一样的眼神中我找不到答案。直到有一次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上，我怎么都觉得超出了

兄妹的情谊。我还想体察一下，可没有机会了，电梯已经来了，在一电梯的人前云深说“有空来玩。”

云深很关心我的生活，总问我和男孩陈处的怎么样。我总说很好。在云深一直的希望中我终于决定将生活安定下来。我准备和乔方，一个和我相识不久和我没有任何故事的人结婚。正装修新房时领导问我能不能去外地一趟，并含蓄地透露出蔡云深也会去的。像有些傻女孩那样想在走进结婚礼堂前再最后想一想最爱的那个人，我高兴地答应了，没有丝毫掩饰。云深是在会上看到我的，他自然很高兴。会后组织有兴趣的人去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游玩。云深是没有兴趣的。在日益繁忙的工作中云深的出差已完全变成了公干，除了去必要的一些单位参观指导外他都是躲在宾馆里不出去。游玩本是在云深的计划之外，为了我云深犹豫着。他给北京打了电话交代了一些事情后决定和我们一起。我高兴得叫了起来。

“真是个孩子。”云深像摸孩子的头一样摸了一下我的头说。

路程的前半段我生动地跟云深说话，在大家下车休息时我还去采了一束野花。可能是讲话讲多了，可能是幸福会让人昏昏欲睡，不知怎么我就睡着了。我是被大

家的惊呼声惊醒的，在狭窄的盘山路上我们的车险些被挤下去。能与云深死在一起是幸福的，我沉静地看着云深笑了笑。夜色缓缓地降临，雾气朦胧了车窗。同车的几十个人大部分都坐直了，在盘山路上车与车的闪躲间凝神静气。我又睡着了，醒时发现云深的衣服已披到我的身上。他不能把我抱在怀里，我也不能把头枕在他的肩上。因为车的颠簸也因为睡得很香，我不是把头撞到车窗上就是把衣服的一边儿掉下去。云深像关注孩子一样时刻关注着我，衣服一掉就立刻给我披上，并尽量不让我的头撞到车窗上。我不知自己睡得更深了还是醒着。我故意把头朝着车窗外。车窗上是朦胧的，我的眼睛是朦胧的。

7个小时的路程后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匆匆吃完饭后会务组就准备安排大家休息，以便明天好早起出去玩。正赶上国际旅游周，山上的旅店都是人满为患。好不容易安排好了住处，是二十多个女的住通铺，也没有被子。在各地都过着舒适生活的大家早已告别了穷学生没钱去旅游的时代，正觉得没法安寝时瓦数很低的灯突然又没电了。有些人将就着躺下。我就在躺下的一瞬间听到了门口云深叫我的声音。

“这儿没法睡。”云深说，“我们另找个地方。”

我们不是指我和云深，还有贵州一个工厂的厂长。

电又来了。我们在昏暗的街灯中又走了好几条街，终于安顿下来。我们的房间是在带回廊的二楼，对面就是黑黝黝的山。我自己住在最里面，云深和那个厂长住在我的隔壁。我听着那踩在木板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我看着那山中的月亮照进房间，在深凉的山中流下深凉的泪水。

不管周围有什么，只要云深在我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我没有将门上锁。

我知道云深不会来。我知道云深来了也不会做什么。当我们在山上的小街寻住处时我曾想：在一个房间，与自己最爱的人一起，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可是现在，我想，虽然不在一个房间，却能与自己最爱的那个人怀着同样的心思看着同一个月亮，不也是很美好很幸福的吗？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收拾好后又躺到床上去。云深来了，拉过一个凳子默默地坐在我的身边。知道他在凝视我，可我不能睁开眼睛。我知道睁开眼睛泪水就会流下来的。这个惟一一个让我流泪的男人是我最爱却不能

去爱的男人，因为我在他的婚姻之外。我的泪水甚至也不能让他看到。我假装睡梦中转身转到了另一侧。在把眼泪消融后我起来了，假装惊讶他的到来。云深对我一笑，他的眼睛都是笑的。

北京有急事等着处理，所以一回省城云深就立刻让人买了当晚回北京的卧铺。我是准备第二天和云深一起回去的，现在云深一个人先走，我就有些不高兴。我的不高兴掩藏得很深，但云深还是发现了。他去找人让人家设法再弄一张当天的卧铺。两个小时后云深高兴地说我的票也弄到了，只是和他的不在同一个车厢。

上了火车把我安顿好后云深说先把东西放过去。

我问他在哪个车厢好去看他。

云深说我一个女孩子挤来挤去不方便，等他安顿好后再看我。

我问云深是什么铺位，他说和我一样是中铺。

云深一会儿就来了。虽然希望能与云深相守一夜，可想到他明天还有那么多事等着处理，聊了一会儿天儿后我就催他回去休息。也想在他睡着的时候静静注视他一会儿，我挨车厢去找他。找遍了整个卧铺车厢却没有找到。我想云深可能是和某个不方便上下的人换到上铺

去了。

“你到底在哪个车厢？我怎么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第二天在出站口验票时我问。

“跟你隔不了几个车厢。”云深说，有些闪烁其词。

我突然抢过他的票，才发现云深一夜坐的是硬座。

一个月后我告诉云深说我结婚了。云深送了很好的礼物为我祝贺，还以为我的新郎是男孩陈，还以为我终于能在婚姻中找到幸福。

（二）

结婚的第二年乔方就百般动员我和他一起去澳洲，而我却找了16个借口才勉强地留下来而没有让我们的婚姻完结。其实我的借口是多么的虚妄呵。“我的事业在北京。”最后我说，嘴上说，心里摇了一百次头。我留下来是因为云深在北京，虽然他不属于我，但我至少还可以一两年见他一面，最次的可以听听他的声音，他那么好听的声音。

心里装着云深却要每天面对乔方，我想只有相同经历的女人才能体察我的痛苦。当终于送走了乔方准备让自己对云深的爱肆意心底发展时，云深却告诉我一个

好消息说他有儿子了，叫小雨。心中那渺渺的云深是为了我才不要孩子的想法终于可笑地逃遁了。我忍着泪水祝福了他，并在心里记住了小雨的生日。云深的一切我都不会忘记。

小雨半岁的时候，我和云深见了一次面。云深还是很关心我的，他问我过的好不好。我说挺好，也没提乔方出国的事。云深放心地点点头。我过的好不好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事实上乔方已经几个月没有消息了，准确地说在报之平安到达后就没有消息了。乔方有了其他的女人我也会原谅他的，因为我也溜过号，起码在精神上。没有办法，谁让云深是我的初恋呢。我也没有欺骗乔方，在婚前就跟他说了我很深地爱过一个男人。可那时的乔方自信地说“我会让你爱上我的。”我们可以让时间来忘却一个人，却别指望时间能让我们爱上一个人，何况是在消磨爱情的婚姻里。我们可能会感动一两次，但那决不是爱情。冷静下来我也想，爱是多么奇怪的感情呵，明明知道该爱这个人有责任爱这个人，这个人也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可就是爱不起来他。“你是不是有一点爱上我了？”婚后乔方数次地问过我。我柔肠寸断，我想男人怎么就那么自信，怎么就不能像女人那样找一个爱自

己的人而不是一个自己爱的人结婚呢？”“咱们都结婚了你还问这个干什么？”我说。乔方终于不问了，对我的爱也终于冷却下来。现在隔这么远，乔方更不能问了。

我像往常一样问了云深的身体和工作，让他注意身体努力工作。临别时云深把我向他的小雨的照片给了我。我很喜欢这个孩子。云深的一切我都喜欢。

我在寂寞的想念云深的夜里接到了乔方的电话。“我知道自己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但却是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当然了，你也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乔方说，“我在12月份……”

知道他想说什么，我问哪一天。乔方有些神秘地没有说，只是说“浪漫的女人喜欢惊喜吧？”

我黯淡的神色乔方看不到。浪漫是有所指的，我想，浪漫的女人也不能对谁都浪漫。

关键是浪漫不是刻意的，乔方不懂这点，他放下电话前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他12月12日回北京。

我像乔方在国内时一样悄悄地想着云深，不敢靠近也不能远离。这期间我跳槽到了一个新公司。12月初云深电话里说下周五在香格里拉组织一个大型活动，问我能不能参加。我说可以。我不习惯说谎，对新公司的老

板实话实说了。老板说“不知你那个朋友跟蔡云深熟不熟，让他给你介绍一下。蔡云深对我们公司可是太有用处了。”我说“请我去开会的那个朋友就是蔡云深。”老板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早说？”

云深本是准备给我唱首歌的，可是忙得在晚会结束时才出现。他自然也没有陪我跳一曲舞。我想起和云深共同参加的好几次舞会。那时我刚满 20 岁，骄傲得像个公主，除了云深外拒绝和任何别的男人跳。

“都是一起开会的，”云深教育我，“别让人家没有面子。”

可我就是不跟别人跳。

晚会快结束时才出现的云深抱歉对我的照顾不周，就让会务人员为我开了一间房。明早从这里走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公司打卡的，我只能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意味深长地说“你那么辛苦，明天不来也没事。”我听得出他话中的意思，只怪自己前面的话说得太多，太直。“太晚了，我回不去了，蔡云深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傻子也能猜出几分啊。而我真有那么坦然吗？真能保证什么事情也不发生吗？我不知道。

在不知该在房中什么地方安顿下自己时我突然想起了乔方要在今天回来。天，我早把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生硬地坐在房间有些僵硬的床上不知该怎么办。去云深的房间找他，找不到他。我知道他很忙。我回到房间，慌乱中洗了几遍手。云深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已经回家了却来不及也不方便跟我打招呼？他确实是怕我这么晚回去不安全才为我开了房间？不行，我得回去。我知道整夜不归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分别这么长时间的乔方来说，他会认为我每夜不归呢。可就在我准备动身时云深敲门进来了。

我心里还是慌乱，为不回家的不塌实，为不知怎么面对这夜的云深。确切地说，我正是因为云深从不对我有什么企图而对他心生敬意而对他情深有加。可能有几个恍惚的时刻，云深对我情谊难抑，可他总能让情感的潮水顽强地消落在理智的宽广中。他进来后没有坐到我坐的那张床上。他在沙发上坐下了。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拿出他的剃须刀剃起胡子来了。这是能在一般女人面前表演的动作吗？看来云深真的没有把我当成外人。云深为什么在晚上剃胡子？他想干什么？我的疑惑很快地消失了，因为云深剃完胡子不久就匆忙告辞了。

云深没有再来。

半夜三点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果然是乔方。他喂了几声我都没有说话。我要是答话了说自己在哪儿呢？

乔方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就回了澳洲。半年后我们又重新建立起通话，彼此都没有提12月里的那件事。

那次会后老板让我求云深把公司的一个新产品列入一个国家推广项目中。我没有答应。我不能给云深找任何麻烦。“蔡云深真不是东西，把人都睡了却不办事。”老板到处宣扬。我找人把他打了一顿，并留他说要是他再敢说蔡云深一个不字我就会让他的嘴再说不出话来。老板终于闭嘴了，而我也只能从公司出来。

（三）

岁月轻轻、无情地流转着，新的一年又到了。

每个新年我都要为云深去选择最能表达心意的卡片，虽然最终的结果都是那精心选择的别致的卡片被我犹豫着留下来，而从批发来的几十个甚至更多给其他客户的卡片中拣一个寄给云深。内容也是一样的，都是些常规老套的祝福。云深，新的一年又来了，祝你事事顺

心，万事如意，我写着，心里说，云深，知道吗？岁岁年年，不变的是对你的思念。我把深切的爱和思念写进这平常的祝福中，不知云深读不读得懂。

当一句话重复了十遍时还是相同的一句话吗？我想不会的。上次见面云深就说“给我寄卡片的人是很多，但那都是工作关系，我不喜欢看。你的跟他们的不一样。”我看着云深笑了笑，知道我们是心有灵犀的。

云深的生日我当然更不会忘记，即使碰巧在外地出差，我也会委托最好的女朋友从北京发一个礼仪电报给他。为的是做得自然，为的是怕云深知道我的苦心而心有繁累。

新年后乔方又回国了，让我在出国和离婚两者间选择一下。我选择了前者。选择明确后我开始为出国做准备。我看着北京晴朗的天空想到了云深。曾经，在无数个晴晴的日子想起云深就流泪。突然想给云深写一封信，我像个小女孩一样特意上街买了花笺纸。把这份迟到的爱情又迟到这么多年地表达出？我没有写不宜表达的山盟海誓的情话。可是润物的小雨还需要说明是为春天下吗？除了思念除了惦记，谁还会在这么忙乱的生活里写一封什么事情也没有的信？而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么多

年的理智后情海翻波？难道是为那不日在即的远行？为我和云深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聚的痛楚？我一走了之，但让云深怎么办呢？如果碰巧被去单位找他的太太看到，他们还能有平静的生活吗？我的冲动停了下来。回想前事种种，我又一次悲伤不能自抑。我哭得睡着了，醒时发现了手里拿着花笺纸的乔方。

“不是存心想了解你的秘密，”他黯然地说，“我以为你是写给我的。”

我没做任何解释。

“你的选择是多么的虚伪。”他说，“去寻找你的幸福吧，我祝福你。”

在自己的丈夫面前，在这个我可能在这个瞬间爱过的男人面前，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我们一起吃了告别的晚餐。我吃惊地看到小提琴手在我的面前停下了。我更吃惊地听到《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响起来。红烛的光在我的眼前朦胧起来。我想我和男人拥有的永远只是友谊了，不管这个男人是谁。

在设想云深为我和乔方送行的机场我为乔方送行。不知乔方以后会不会找到幸福。而我，对于幸福过敏的女人也只能像寂寞的玫瑰在午夜独自、凄绝地开放。

在最悲伤的日子里，云深心有灵犀似地打来电话想和我见面。我极有可能会扑到云深的怀里，所以我说我忙，改天吧。我们都理解这种“改天”的含义，改的那天也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更久之后。

(四)

电话响了五遍了，还是没有人接。比约定的时间晚了 40 分钟，我想云深不会在了。“回头我去看你。”“常联系。”大家总这么说，可是极少做，心知肚明地把这当作礼貌的告别语。可是我和云深之间的约定是随便说说可以不履行的吗？我不是晚了 40 分钟，而是早了 5 个小时。就像有几次那样，我正在街上逛街，云深呼我说晚上想和我一起吃饭。我就把街逛了又逛，等云深下班。今天我看时间太早，就去办点别的事。我完全可以把云深约在别处的，因为现在的云深开着车。可是为了不让云深麻烦，也为了让我们之间很少的约定维持在“老地方”，我又乘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过去。路上堵车了，所以我晚了 40 分钟。难道云深也像潦草的现代人一样不能稍稍等待吗？我想，听着电话铃声第六遍响起。接电话的是云深。

“你在哪儿呢？”他问，以为我爽约了。

“我还有 15 分钟就能到。”

“那我等你。路上小心。”

好久没来这一带，连地铁的出口都走错了。我又慌忙进了地铁，重新出来。在人流熙攘的商场前我没有看见云深。在人流熙攘的商场前我等待云深。三年没有见面了，不知云深变了没有。10 年了，之所以没有让自己对云深的感情越雷池一步是因为我把云深当成传统婚姻的象征，因周遭的急速变化而更显可贵。

看到云深出现时心里一热，和初次见他时的感觉有些相像。我有些慌忙，险些被一辆正倒车的“富康”撞着。看车的老头说了我一句，是家里大人让孩子小心的那种语气。我做了个鬼脸，跳到云深的身旁。

云深的手又放到了我的肩上。

“找了你一圈儿没找到。”云深说，“车子停不进来了，我停在了那边。”

“开上了车也想不起来带我兜兜风。”我说。

云深笑了笑说：“这事我没想，倒是一直想请你吃饭。”

去年云深连续呼了我两天，可我去白洋淀了。我查

台后给他回了电话。为了表示我在安稳的婚姻中我说“以后你约我能提前一天吗?我好安排。”云深说好的，就没有接着约我。

“你胖了些。”我说。

“不是些，是胖多了。”云深说。

云深替我把副座旁边的门打开，然后自己才上车。

我看着云深，云深也看着我。他用手轻轻抚摩了一下我的脸。

“咱们吃点什么？”他问。

我说随便，他就把我带到了亚洲之星酒店。

这里的人都跟他很熟，纷纷说“蔡先生来了？”

他应着，带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你倒一点没变，还像个小姑娘一样。”

我对你的情谊倒一点没变，我心里说，云深，我为什么就放弃不了对你的感情呢？

云深没用菜谱点了菜。

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

“对不起，我出去打个电话。”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说。

我笑着点点头。有什么必要出去打电话呢?餐厅也不

吵。难道是工作中的秘密怕被我知道吗？小小的念头像流星般划过。我没有在意，毕竟我们有太多的东西是对方所不知道，也无权了解的。

我看着印度师傅在潇洒地抛饼。我刚才问师傅是在干什么时云深给我解释了一遍，说很好吃，给我要了一份。

小姐过来说鲈鱼没有小的了，1斤7两行不行。

我指着对面的空位子说：“等会儿问他吧。我不知道。”要是跟乔方在一起我就会做主的。

好长时间云深才回来，他说对不起。我笑了笑。

云深又要了一双筷子。我不知为什么。原来是为我夹菜。

云深每个菜都为我夹。夹完就看着我吃。“你倒是吃啊。”我说。

基本不动筷子的云深说“我吃呢。”

“你过得好吗？”云深问。

我说挺好的。

“你性格有些像孩子，不太适合婚姻。”云深说，“自己要多注意。”

“我真的挺好的。”

“你对自己的事从来不说。”云深说，“你怎么也不要孩子？”

我假装顽皮地笑了笑说还想玩几年，心想，跟谁要孩子啊。

问了问云深的工作，他说比以前更忙了，连回家吃饭的时候都少。男人回家的时间一少问题就出现了，我想，却听见云深说“我尽量回家，回家都是我做饭。”

我心里很宽慰。

“我其实喜欢简单的生活，像从前一样。”云深说，“我常常想，我这么奔波是为什么呢？”

我给云深讲了一个幸福的穷人与不幸福的富人的寓言，云深深地点头。

“我们认识已经有十个年头了。”我说。

“是的，”他说，“我非常珍惜这一切。真希望我们10年后，20年后还能像这样。”

“那当然了，”我说，“为什么不能？”

像最初跟云深相识时一样，我整晚都在他对面生动地说话。却丝毫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心思，直到他说“有一件事我说了你别……”后面的两个字我没有听清。

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异样地看着他。

“我正准备离婚。”他说。

对云深的坚信是我擎在婚姻天空中的惟一一根柱子。现在这根柱子倒了，我怎么能不顿觉云天失色呢？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半晌我问，像所有蓬头垢面却全身心投在婚姻中的女人问她们的丈夫一样问云深。区别的只是我什么名分也没有。我却陷在那个角色里，还以为自己是在安稳的生活中一朝醒来却发现丈夫变了心。这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是在乎小雨。”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实在是困惑了，又把小雨听成了“你。”10年了，我想，难道云深也终于意识到对我的爱是应该冲破一切的而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我马上知道自己听错了，因为他补充说：“破败的婚姻对孩子是很不幸的，我只担心小雨。”

我又像那些丈夫变了心的太太一样，马上问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了别的人？”

云深点头。

我暂时从他太太的角色里出来。我还以为这个别的

人是我。可不是。他说，“一个女孩就是想嫁给我。说什么也不行了。”

“她结婚了吗？”

“没有。她比你还小。今年只有 23 岁。”

和一个比自己小 16 岁的女孩，云深他疯了吗？

“刚才你出去是不是给她打电话？”

he 说是。

我看着他：“你和她发展到哪一步？有没有特别的关系？”

“她在北京住过半年。自己租的房子。我经常过去。”

我感觉有些恶心。我更多的感觉是空白。我摆弄着装着菊花茶的洁白茶杯，不能说一句话。我不能再坚持了，跟他打了一声招呼去了洗手间。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慌乱而悲伤。我把泪水收拾好后又回到餐厅。不能说别的了，也不能把悲伤表露无遗，我一会儿摆弄着茶杯一会儿看外面张狂的夜色。

“你不能跟我说一句话吗？”他问。

我没有理他。

他又问。

我说：“当初你对我怎么那么理智？”

“你那么小，快乐而且善良，我不能伤害你。刚跟你认识时就把你定位了。没办法。”

“可她不是比我还小吗？”我问，可笑的是我比云深小 8 岁，而那个女孩比我小 8 岁。

“你跟她不一样。她勇敢而且坚强，两者缺一不可。”

“我是不够勇敢，不会在星期天约你出来，不会给你家里打电话，不会让你整夜不归……”我说，心想，我是不够勇敢，甚至自己失败的婚姻都不让他看出痕迹。这也许是命运跟我开的玩笑。就比如在今天，如果是我先把自己的故事讲出，云深会按下他的故事不提吗？

“对不起，我不应该伤害你。”云深极度抱歉地说。

餐厅的客人已很少了。漂亮的服务小姐看着他们的嘉宾蔡先生和我这个陌生的女人。她们看得出他和我之间不寻常的故事吗？就在刚刚落座听云深跟小姐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时，我还是很骄傲的。因为以我对云深的了解，他是不会带另一个女孩独自到这儿的。可是，几乎是半年的同居都有了，到这儿——他持 7 折优惠卡的地方还能少吗？我想，恶毒地把同居这个词用到了他身上。

“我是在大连开会时认识她的。她后来就来了北京。

她说多长的等待都不怕，就怕我最后说不能和她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她也想放弃了就回了大连。可回去发现根本没法忘了我。她为我付出的真的很多。她父母开始不同意，给她介绍别的男朋友，她怎么也不见，说谁答应谁就嫁给人家。她说除了我谁也不嫁……”

我为云深而嫁人另一个女孩却为了他而不嫁。哪个付出更多呢？我没有说，接着听他讲。我甚至不想叫他云深了，只叫他。

“她的父母最后也被感动了。他们见过我，很喜欢我。”他说，“她为我付出的实在是很多。每一次打电话她都哭。”

“别讲了，我不愿意听。”我打断他。他说对不起。

当你对于一个男人有眼泪时就把它表现出来吧，那才是爱的表达，而笑，哪怕是最深情的那种都不行，我想。

“这件事我们单位的人谁也不知道。我独自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只有跟你说。我真正的朋友只有你。”

只有承担起这个“朋友”的担子，我说：“你太太知道这个女孩吗？”

他摇头。

“我的好多朋友见过这个女孩，他们也见过我太太。

他们都劝我别跟这个女孩。”他说，“其实也不是这个女孩的事。是我的婚姻确实出现了危机。很久了，我们想什么都想不到一块去。对彼此的事情也不关心。以前我还以为小说都是编造的，现在我知道有些可能是规律，生活的规律。春节前我就提出了离婚。她不同意。我也想再挽救一下。可真不行，我们在一起说不了两句话。现在她同意离婚了。我想离婚后自己冷静一段时间。我和那个女孩也不一定能成。”

“但愿成不了。”我说。

“你呀！”他说。

我们又沉默下来。

我们之间还从来没有这么尴尬的沉默，他说我们走吧。我说行。

倒车的时候他说：“我有点看不清，能不能刮到那棵树上？”

我知道他的视力得一直靠药物来维持。我看了看他，这个在事业上上升身体却走下坡路的男人。10年后，当那个女孩刚刚出落成成熟女人时他却是50岁的人了。那个年轻的女孩能像我一样10年不变地爱他吗？

没有帮他看，我想撞上才好呢。我巴不得整个车翻

了呢。

他还是顺利绕过了那棵树。把车停在路边，他的手轻轻地覆盖着我的手。我们用了 10 年的时间才把手握在一起，而这时候物是人非。

他终于启动了车子。我望着窗外，听见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的前奏响起了。

我的泪不能抑制地流下来。

车上了二环，飞驰起来。他的手放到我的手上。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又一次想翻车才好呢。

“如果这时候出车祸我们一同死去你后悔吗？”我问。

他说不，跟我一起不后悔。

他又说了好些话。我什么也不说。

“跟我说句话好么？”他说。我看着他什么也不说。

“咱们去哪儿？”他问。

我说随便把我带到哪儿吧，他就把我带到了中关村的猎奇门酒吧。他平时也是很细心的，可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体贴。他把玉米花吹了吹喂到我的嘴里，他把冰薄荷饮料递到我的嘴边。他拉着我的手，什么也不说。

歌手在几个人的叫好声中唱起了《穿过你的黑发的

我的手》。我听什么歌都伤感。不知是谁呼他还是他突然想去打电话，他说出去一趟。

独自坐在阴影里，终于可以让眼泪肆意地流淌。我怕他回来看到就擦眼泪擦鼻涕，餐巾纸都变成了白色的莲花。

他终于回来了，说：“她在电话中跟我提房子的事。我什么都不要，都给她。可不能回去谈吗？我今晚回去跟她谈。”

我感到自己越来越站到了她的一边。这个失去爱情的女人总不能什么都失去吧。

又听了两首歌后有人呼他。他说是她。我就明白了，这个她不是刚才的她。

“你跟她在一起幸福吗？”我问。

他说至少目前是。

他的呼机又响。

“是不是特想回啊？”我说，“就不让你回。”

“你第一次在我面前撒娇。”他说，“你不让我回我就不回，谁让我认识你在先呢？”

“你还知道认识我在先啊？”

“虽然把和你的感情定位在友谊上，可做到是多么

不容易啊。还记得在香格里拉的那次吗？在你的房间，你知道我是多么仓皇地逃走的吗？那时我和我太太就不是很好了，可是我知道你很幸福，我不能破坏你的幸福。”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可是那毕竟是过去，已经走远永不会重来的过去。我还得面对现实，他让我面对的这个现实。

“她知道我今晚和你在一起。我和她说了。”他看着我，说，“这么长时间不回电话，她一定急疯了。”

“我干吗要为你着想？我这么多年为你着想结果怎么样？要知道你有今天我干吗克制了10年？我怎么会让一个小丫头把你抢走？”

“我们这样不好吗？永远不会有矛盾，永远不会起冲突。纯洁而长久。”

不想和他争论什么，我只能任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我的头轻靠在他的肩上。我抬起头来，我从没有这么近地看过他。我真想把唇贴在他的唇上。可是我不敢。我坚强可是不够勇敢。他说了两者缺一不可。

“我今天不应该跟你说。”

“你还想隐瞒到什么时候？”

“但至少不在今天。”他说，“尤其是我们3年未见

了的今天。刚见面时你是那么快乐。你是不是不愿理我了？”

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他轻轻地抱着我的头，他在我的脑门上亲了一下。我们就这么轻拥着，什么也不说。我抬眼看他，我看他闭着眼睛，满脸是“怎么办”的表情。我的心缩紧了，我知道他在为千里之外的那个人担心。

我从他的怀里轻轻挣脱出来。“是不是特想给她回电话啊？”我说，“就在这儿回吧。”

“心软了？”他说，就打开手机。可能是干扰太强了，他无奈地把举了半天的手机又放下。“今晚惹祸了。”他说。

是指惹了我？是指惹了她？

“我跟谁在一起她都担心。”他说。

“出去打吧。”我说。

“谢谢你能理解我。”他说，就出去。

玉米花和两杯插着柠檬片的饮料都在面前沉寂着。我真想喝啤酒，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想跑出去，让他永远也找不到我。可是在两个女人间挣扎的他还能受得了第三个女人的折腾吗？我坚守在他为我界定的纯洁的友

谊的阵地上。

他回来了。

又坐了一会儿他说：“该回去了，一会儿你家里要担心了。”

我说你自己回去吧，我在这儿坐一夜。

他说那他陪我。

“你走你的呗，我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那我怎么能放心？”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你就损我吧。”

我心又软了，说：“我想静一会儿，你先回去吧。你还有那么多的事等着处理。我也不坐一夜了，一会儿就回去。我家离这儿近。”

“离这儿有一步我也要送你回去。”

“你的车还得转一个大弯儿。”

“我愿意转这个弯儿。”

最深刻的友谊不是因为参与进爱情，恰恰是因为超越了爱情。而我们在彼此的不动声色中让理解充盈，让激情消落在理智之中。可爱情一旦顽化成理智就很难再脱身为爱情了，尤其是他已找到了新的爱情。

留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我说走吧。

他扶着我走下台阶。是怕我脆弱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吗？

在静寂的午夜，我们的手最后一次拉在一起。曾多么想在阳光下挽紧他的手臂呀，如梦往事我将永远不会再提。

我停下脚步。他也跟着停下。

“人生短暂，做你希望做的事情吧。出了什么事也别后悔。但要保持快乐的心情。”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什么也没有了，我会在你身边的。”

他看着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这一辈子都值了。”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说，“不枉我和你 10 年的友谊。”

他可以沉默，可他说“这就对了。”

他终于放心地看到我对他的爱情又回到友谊的范畴内。

我很快就到家了。

“只有你什么都为我着想。只有你真正地关心我。”我下车前他说。

什么也不能说，我只能说再见。却不知这再见是何

年何月。

我到拐口时看见他的车还停在路边，车灯照着我的路。他以为跳过这一两步黑暗，我就会重新找到灯光。可是他不知，我的窗口是黑的，那等倦我的灯和人都已经没有了。

你是我的家

我为事业抛弃过她，为爱情抛弃过她，为梦想抛弃过她。她却是我这一生惟一离不开的人。

大学生活是一个人一生的重要转变阶段，这转变意味着很多，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而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精神上的空虚。上了大学，人生一个很大的目标完成了，新的目标又很遥远，好多寒窗苦读的学子都像脱了缰的野马，想怎么着怎么着。我长得一般得偏丑，不养女孩的眼，又没有钱又没有哄女孩的本事，只好孤家寡人，只等着天降奇缘。我从农村出来，别人玩的桥牌、围棋我也不会，就只能发呆。

学习当然要打理，但以我的天资考试之前看几天就行了，不说别的，考个七、八十分总没问题；跟老师混得也特熟，套点题也不成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不知道自

己到底要干点什么，怎么安排这大笔的时光。我困惑得失眠了，晚上就从寝室出来在校园里兜圈儿，有时一直转到天蒙蒙亮了才回去。可以说没有谁能比我对北大的一草一木更熟悉。

这段时间我最怀念的人就是阿兰，我初恋的女朋友。人都说初恋是最令人难忘的，我觉得从男人自私的角度讲，难以忘记的不是别的，是自己那段朦胧的感觉，那初次心动的回忆。那感觉真是想来就让人心脏供血不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一出现我就能感觉得到。就比如我和一大帮同学在操场上踢球，踢得天差不多全黑了，四周的一切都分辨不出来，但只要她出现在操场的一角，我就能感觉到。我和她分手不是别的原因，就是要走的路不同。以她的条件是根本考不上大学的，可我能进的是中国最著名的学府。我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我在这山外的世界想念我那山里的恋人。我想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前两年流行的这首老歌忽然在今天打动了我，使我有了一些沧桑的感觉。沧桑的感觉对男人来说不赖。我在这寂寞的大学初期的时光中就把这种沧桑的感觉写给阿兰，真心地祝愿她过得比我好，虽然我知道她根本就不会过得比我好。失去和扔掉不会

是相同的感觉。

我是个想法浪漫行动却实际的人，这使我不久就和朴素，一个刚进海淀走读大学的女孩关系不一般起来。朴素跟她的名字一样无华，所有的资本就是青春。我也在青春之列，周围的人也都是相仿年纪，所以对她的存在丝毫没有理会。我们寝室和她们寝室是联谊寝室，这使我们经常有机会玩在一起。在一次约好的春游的前一天我突然发高烧不能去了。想着别人春风里草地中，就觉得星期日的寝室落寞非常。朴素就在我最难过的时候进来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她问。

“不是和你们屋的人一起去樱桃沟了么，”我说，“你不知道？”

“星期五我回家时走的急，她们可能忘了通知我。”她擦着头上的汗说，“路过你们这儿，顺便来看看。”

朴素是那种女孩，对你特别好却从不会让你有压力。过了好久我才知道那天她一看见我没参加春游就问我们屋的人我哪儿去了。他们骗她说我先去联系一个节目了。等到了樱桃沟她才得知我原来是发烧躺在寝室里。她立刻就骑车往回赶。她对我的感情在其他人面前从不掩饰，

却在我面前总表现得像顺便似的。我心领神会，在些许感动些许寂寞中与她关系好了起来。虽然不像其他的恋人那样，比普通朋友和别人好很多，就是《哭砂》中唱的谁都知道她在等我。

从大三开始不要家里的钱了，这使得我必须挣出自己的生活费来。北大很大，自行车是必须的工具，每年新生一入学，就有好些人在校园里卖自行车，价格很黑的，这使得我和同寝室的刘维打起了这方面的主意。我们吃过早餐从学校出发去缸瓦寺附近的黑车交易市场，买完车后每人骑一辆回学校，吃完午饭后再去一次。每辆车能赚 50 块钱。有时我俩还每人骑两辆车回来。手里车最多的时候有十几辆，那时其他人都放假回家去了，宿舍上下铺被我们堆满了自行车。

新生入学外语马上就要分班，我和刘维又开始做试题的生意。我们把往年的试卷复印了拿去卖。一个朋友，是某部委下属公司的，免费给我们提供复印纸。我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就不好意思找人家拿纸，就去印刷厂印。尽量地减少成本吧，我们自己装订，然后背着书包骑着车子满高校卖。每个学校开学的时间都不同，我们都掌握着。本儿小，也不敢多印，卖出点儿印点儿；好在印

刷厂关系也熟了。做得有经验了就觉得总零售不是个办法，于是搞批发，卖不出去的负责退货。效益果然翻番。

毕业前一两年我开始在外面给人做程序，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如果能找到单子(人家提供机器)，就能赚四、五千。我在挣了钱高兴时总会想起朴素来。她高兴地吃请，每次总拣最便宜的东西要。我心情低落时当然也会找她倾诉。

大四时阿兰来信说她结婚了。我在祝福她时心里也不由得难过起来。我感觉自己的祝福是真正的挥别，向惆怅而醉人的初恋挥别。自己承受不住这变化，我找来朴素与我分担。我们在未名湖畔走了一圈又一圈，我终于忍不住吻了她。

我在学校其实还是相当出色的，这使得我毕业时顺利地留京了，留在学校下属的一个企业。我的技术是一流的，企业领导对我很是器重。可我最受不了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没事做。如果我跟领导说今天头疼不能去了，他就会很客气地说“好好休息吧，明天也不用来了。”

我用最大的耐性在这里呆了一年后决定不辞而别，不为别的，只因没有告别的勇气，因为他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去了深圳一个发展不错的同学那儿。同学是

总经理，我是部门经理。在我最寂寞的时候朴素的信来了，很平实却很动人。

深圳做盗版光盘的特别多，而北京市场的这块空白使我心动，而终于行动了，我回到北京。做了大约半年，我觉得太冒险就决定做正版的流通，实在不行了再杀回盗版的领地。其实说流通也谈不上，就在中关村的配套市场租了一个柜台。我的另一个股东就是刘维。这么说都有些可笑，我们俩没一个有资本的；说资本都可笑，我们俩没一个有点儿钱的。

虽说是个柜台也不能没有牌子呀，我们挂靠在一个企业名下。最可笑的是一年后企业都黄了，我们还挂着人家的牌子。

没有资金，只能找朋友借，最多时一个月付人家 5% 的利息。

还有一个星期就还的，也是 5% 的利息。都是用来炒货的。

骑着自行车，背个包，到处送货。

很多人说：“名牌大学的学生做这么不起眼的柜台？”言下之意是：混得不怎么样。我们也顾不得别人怎么看了。

最开始做渠道，认识不深，但选的路还是好的。高素质也使我们看货很准，从没赔过钱。

货越来越多时，就一箱箱堆在柜台旁，都超过柜台了，压塌了柜台。实在没地方了，才去租办公室。也没有买计算机，都用人记。产品零售价多少，厂家是谁，进货价多少，随便说起哪个，一清二楚。

做渠道最重要的是对产品要心里有底，“看着产品，就想，包销这么做，不包销怎么做。”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得考虑进去。

话是这么说，但在变化无常的市场中心里有底也得看运气。我们的好运终于来了，在成功地做了某产品的代理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起色。

几乎每晚的梦都和光盘有关，并且都是恶梦。再有的感觉就是累。两年半后当我终于有机会休息了三天时才发现根本就休不过来。这期间我还病过一场，干躺在我和刘维租的那间小房里。刘维早上煮面条给我带一碗，问我好点儿了吗？就去公司忙了。刘维晚上煮面条给我带一碗，再问我好点儿了吗？我早上说好点儿了，晚上说好点儿了，心里说好什么呀。我有些委屈，想起了朴素来，我回北京还没跟她联系过呢。我连下楼打电话的力气也

没有了，就只能在心里想她，感到了一丝温暖。第三天我起床了，照镜子一看，都脱像了。我晃晃悠悠去上班，惊奇地看到了朴素在我的办公室里。

“忙得没有时间和你联系。”我有些抱歉地说。

“我知道。”她说。我想到没想到的理由她都说了，说得好像不和她联系不是我的错是她的错一样。

她给我炖鸡汤，炖莲子汤，吃得我面上有了红光时她就离开了。

以前总觉得有些小说构思得太一般，现在想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般中包含着规律。是的，当我们交出了时间、身体、心情时，我们要的东西终于出现了，和我们想象的有些差别。是的，当我和刘维每人骑着两辆车在繁华的街道穿梭躲闪时，当我和刘维累得来不及擦脸把纸张的新墨抹了一脸时，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身价百万，至少没想到会用这么快的时间。

人真有劣根性，这也是我常常骂自己是孙子的原因。在大学穷得连好饭也吃不起更无从谈女朋友时，我总想等自己以后有钱了女人就会主动地投怀送抱，可现在有钱了却总担心人家是奔着钱来的。我不像其他的老板开着车穿着名牌进高档饭店，我还挤公共汽车穿休闲装在

街头的小摊上吃饭。这一方面跟我农民的本性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我真地想得到不记背景的真正爱情。

我在李记牛肉馆吃牛肉面。想起从前想改善一下时也只能来碗小碗牛肉。这里和昨天一样有青春、美丽的姑娘，可她们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想找到青睐的目光只有在业界的会上。那些虽然也很青春却有着几分雕琢的姑娘主动地和我打招呼，有些亲密地叫我肖总。我的爱情不在那里也不在牛肉馆里。

已经几年没回老家了，我决定回去看看。当火车还有十几分钟进站时我突然心跳起来。看着那么熟悉的大大的夕阳沉落在那么熟悉的树林中我知道不管走出多远我都永远是属于这里的，只有这里的一草一木能抚平我游子的沧桑。我不可抑制地想到了阿兰，她的孩子都该能打酱油了吧。我马上又想到了朴素，不知怎么我在有意无意中总等着她嫁人的消息。

家其实就是一个想念的地方，呆了几天我就受不了了。我几乎是仓皇逃窜了，连卧铺票都没有等。心情还是有些起落，我闭着眼想东想西，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同车厢的基本上都是过完暑假回北京的学生，大家热热

闹闹地聊着。我听周围人不停地说 92 级、93 级的。忽然听有人说 88 级的，我睁开眼睛问谁是 88 级的。斜对面一个女孩说她是。我说我也是 88 级的，就顺着话茬又聊了几句。

“原采你就是肖凡？”那女孩惊讶地说，“我早就听说过你。”

我是我们那地方当年的高考状元，她知道我不足为奇。

也没接着聊什么，只是互相留下了地址电话。她是某高校的老师。

秋天的时候几个同乡要聚会，我想起在火车上认识的女孩，就说“我还认识一个在北京的呢。”就把她的电话给了张罗聚会的人。

她还真来了，打扮得很漂亮，和那天在火车上的印象有些不同。具体不同在何处我也说不清。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大群人挤公共汽车，车晃得很厉害，穿高跟鞋的她险些倒了，我扶了她一把。

隔了两周吧，她打电话给我：“听说你是做生意的，你那儿卖什么？”我说卖光盘。她又问了一句，然后问“你那儿有没有不用钱能买的东西？”我听出了她话中

的意思：她喜欢上了我。

然后她就来公司了。我们聊得很好，我送她回去的时候我们的手已拉在了一起。秋风微凉，我感觉她在微微地颤抖。我希望公共汽车早些来，也希望它晚些来。

“不知道你对博士是怎么看的？”她突然问。

以前在学校说哪个男生特蠢就说他以后得找个博士。

我被这个问题问楞了，说：“你不会是个博士吧？”

她说“我是。”

我感觉我们刚刚拉近的距离一下子又远了。我有些惊恐地松开了她的手。我松开的手一伸，拦了辆出租。

“你什么意思？”她问。

我把车钱给了司机对她说：“请吧，博士就这个待遇。”

我没有时间想博士的问题，因为实在是太忙了。一个月后的午夜我回住处时在大楼的门口看到了博士。

“你怎么在这儿？”我有些吃惊地问。

她说：“因为只有这儿才能等到你。”

那夜她留在我那儿没有走。

我和博士的相处是真实和真实的相处。第一夜博士

就跟我说了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她念博士基本上是他供的，在我出现前他们感情还可以，并准备结婚，事实上他们已经住在了一起。我问她准备怎么办，她说要跟他说明。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个男人原谅了她，并表示要娶她，非她不娶。她抗议他的举动是连续几天不回家。那个男人每天在校门口等她，终于等到了她也不问她去哪儿了，还对她那么好。

世上怎么能有这样的男人？我困惑了。如果是我，是不会原谅一个失贞的女人的。挂不住脸的是我了，我觉得自己这么做愧对一个男人，就骂她，逼她结婚。“我结了婚就是已婚的女人了，这对你不公平。”她哭着说。骂了她六个小时后她同意了。在她终于说出“好吧，我结婚”时，我的眼泪也不能抑制地流下来。我们相拥而泣。事后我看了她结婚当天的照片，没一张有笑容的。是的，她怎么能有笑容呢，她穿着婚纱还打电话给我。

我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才逼她结婚的。以为她结婚了就没事了，谁知没几天她的丈夫就找来了，让我动员她出国。在认识我前她考了 GRE，现在申请的学校下来了她却走了。

“用完一个男人就把他扔了？别做得那么俗气，那样我会看不起你的。”“看不起我也比看不到我强。”她说。我还是骂她，骂得我们俩都哭了。最后她抹了抹眼泪说“现在同意也晚了，时间来不及了。”我说只要她同意其他的事情我来做。她爸爸是校长的老同学特意从家里飞到北京，所有的手续从简才使她一周内一切准备停当。她不让我去机场送她。说我去了她可能就会跟我回来。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努力白费。我对自己没有把握。

博士就这么走了，我的心像被人挖空了一样。以前听歌里唱爱谁爱得心痛，我不相信，现在信了，真个痛遍心肺。我也想自己到底爱她什么呢？她长的不漂亮还有些黑，她的学历太高，刚知道时都有点令我窒息。可她是个最真实的女人，这个最真实的女人用最强的冲力迅速占据了我的心。

而现在，恰是这太大的冲荡令我无法适应。逼她结婚也好逼她出国也好，都有我的私心在起作用，但对我来说她真是最重要的人。我长到 27 岁才知道失去爱人的痛楚。我的心太空了，得用什么填充它，我用的就是朴素。我知道自己这么做是自私和软弱的，可这就是真实的我。我想就是因为真实我和博士才相互喜欢吧。

“这房子是我给博士买的，”和朴素一起躺在床上时我说，“临走时我把钥匙给她了，说不论她什么时候回来这儿都永远是她的家。”

朴素沉默了片刻问：“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博士。”我没有犹豫地说，“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很短，甚至可以以天计算。”

“那么阿兰呢？”朴素问。她对我的所有事情都清楚。

“她是我第一个女人，虽然我们仅仅牵过手，但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我跟她说过我爱她，我想这辈子我不会和第二个女人说了。”

“你觉得那是爱吗？”

“是不确定的、朦胧的感觉。说爱也许不确切，但我是个把诺言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我跟她说过我不会再对第二个女人说这三个字的。”

“对博士也没说过？”

“没有。”我说，我只说真话。

朴素没想过要嫁给我，我也没想过要娶她，我想这才是我们决定结婚的原因。不仅没想过跟她结婚，我就

压根没想过要结婚。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婚姻，我飘荡、自由惯了，不喜欢束缚。而我之所以要结婚是因为我觉得该给朴素一个家。因为她需要，因为我刚刚知道她的父亲是继父。

在说出我娶朴素的第二天下午我区一个业界会上认识了紫云。紫云仿佛不是这个时代的女孩，她痴迷于文学，充满幻想，最诗意地生存着。看到紫云仿佛看到了旧日的梦幻。曾经我是多么爱好文学呀。《红楼梦》我几乎每年都看一遍，里面谁跟谁什么关系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给别人讲，听得人家眼都直了，仿佛我是那里面的。而这几年商海弄波，览文读诗的心情早没了。父亲前几天到北京到我的家来，他摸着哪样东西都觉得新奇，他一一问我多少钱，一一说太贵了。他想不到他儿子会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我虽然到了今天也时刻清醒自己的地位，说血统也许更合适。在豪宅中扮演贵族的中国影视明星为什么会看起来虚假？重要的一点就是贵族不是一代人能培养出来的。在中国虽然不分血统，但我意识到了自己和紫云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我不知要多优秀的男人才能配上她，但至少知道我不配。说实话，认识她已经是我的幸运。她就像天上的白鹤，我看看也

就满足了。

我和紫云看过一次芭蕾舞，吃过一次西餐。我要她每周抽出两个小时陪我吃饭，她笑着说她要写东西没有时间。我说那么一个月两个小时。她笑着说没有时间。那么我就看她的照片好了。我要来紫云的照片，并放在办公桌上。朴素看到了。朴素说这是谁呀，我说是紫云。朴素说你怎么放她的照片，我说那我还放你的呀，咱们老夫老妻的了。

我说过要娶朴素，我说过的话就是要实现的。我是个重全局不重细节的人，我还是个随便的人，我翻了翻日历说4月5日下午我有时间，咱们就在那天举办婚礼吧。朴素说行。我重申一下，我不是不看重朴素觉得朴素带不出手才随便选日子的，相反，我想把婚礼办得不错一些，我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了。

4月5日早10点的时候某老总打电话给我说：“嘿，你不是今天结婚吗？怎么酒店里不见人影啊？”

我说：“是今天结婚，可是在下午4点。”

“过了12点可是二婚啊。”

“我不信那个。”我说，“你要是没有时间，4点钟就别来了。”

“你以为我一个人呐，我带了三十多人呢。”电话那边笑起来，“4点钟我再来，肖凡结婚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忙完公司的事4点钟去参加自己的婚礼。我在缤纷的祝贺人群中并没有看到紫云。我有些失望，她答应我一定要来的。

婚礼快结束时紫云来了。她穿着紫色的连衣裙，抹着淡紫色的眼影，像一个紫色仙子。我很高兴地看到她来了，我拉着她给朴素介绍说“这就是紫云。”

紫云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束干花。婚礼结束后朴素问我干花放在哪里。我说放在卧室里。

结婚前我就和朴素说好了，我只有两个条件。一，允许我有自由，二，什么时候我一个人去西藏她得同意。

我强调自由，可不知有了家的那种牵挂是那么不经意地产生了。有一次她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个小时，我急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可那只是路上堵车而已。不行，我不能这样，为了保持我的自由，我跟她说我一周至少三天不回家。她同意了。

她安静、平和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按时回家，回了家就呼我说“我到家了。”从不多说一句。

她不要呼机也不要手机。

她也不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她不想知道我和谁在一起。

我要是回家她当然特别高兴。我回到家其实也特别舒服。我要吃的饭菜她给我端上来，我要看的报纸她给我递过来。我累了她给我捶腿；我吃完荔枝，张着手转着头说“毛巾”，她就颠颠地给我送上来。

饭后我们一起去散步。我不改农民的本性，偏要光着脚走。她同意了，我就光着脚挽着裤子。我还想手里拎着一瓶啤酒。她说回去喝不行吗？我说我就想现在喝，她也同意了。

我们住的是复式的楼房，一楼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朴素想把空地铺成绿草地，上面种少量的玫瑰。我说不要绿草地，我想种芍药。朴素说太土了，农村才种呢。我说芍药让我想起家乡，我就是农民。朴素就改变了主意。

看着芍药在房前蓬勃起来，我伤感地想到了：念路边芍药，年年知为谁生？我是为博士买这房子的。我们有最深的爱却不能有一个家。我们失贞，却被世上最宽容的男人和女人爱着。

想念让我沉默起来。朴素看出来，她说“又想博士了？别想了，想多了伤身体。”

她总是这么劝我。只有一次她气急了，拿起电话对那边喊：“博士，你有能耐你回来啊？”放下电话她就哭了。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做。”

“博士是我最爱的女人，阿兰是最初让我动心的女人，紫云是我梦中的情人……”有一次散步时我说，突然不说了只在心里想：要是这么定位的话，我还可以爱多少的女人啊，而我给朴素的是否只是形式上的尊重呢？

朴素从不怨天尤人。她说：“谁让我的先生就这样呢。他要是不花心才奇怪呢。”

人真是得寸进尺，在她的这种怀柔政策下我又心安理得了。

“那么我呢？”她问，“你对我有什么感觉？”

我笑了。

她说：“你笑什么？你怎么笑得那么坏？”

我笑着说：“拉着初恋女友的手，仿佛回到了十八九；拉着情人的手，一股暖流涌心头；拉着老婆的手，仿佛左手摸右手。”

“那我就当你的左右手好了。”她说，“我要做世界

上最好的太太，好得让你无法再去选择别人。”

“我不会再去选择别人。”我说，“我说过只娶你一个人，即使哪一天我们分手了我也不会再结婚了。”

她只惹我生气过一次。那次跟一个朋友一起吃饭。朴素是不吃牛羊肉的，可朋友就爱吃这口儿，我就拉着他们去吃涮羊肉。也是有菜的，我想，朴素吃些菜也可以。可她什么也不吃，搞得朋友很没面子。回到家我就开始骂她：“你怎么那么不懂事？你就不能装做很爱吃？你就不能吃点蔬菜？”

她有些委屈，说：“可是你知道我不吃牛羊肉的。”

“有客人，客人就是爱吃牛羊肉你知道吗？”

她拉开房门就要出去。

我急了，说：“咱们结婚前可是说好了，吵架可以，可不能出门。你今天要是出门可就别回来。”

她也没听，拉开门就出去了。

我气急了，一下子把门锁上，回来接着看电视。

我知道她没有走远，就站在走廊里。可我不理她。一会儿，她按门铃。我不理。她又按了一个小时，我才开门。她的嘴咧着哭着说“你不要小兔子了？”小兔子是她的昵称。

“说好了吵架不许出门的嘛。”

她的嘴还咧着：“不是想让你给个台阶下吗？”

“这不是台阶的问题，给个台阶，你今天跑到门外，明天跑到路上，后天就跑回娘家去了。”

她呜呜地哭起来。我也不想让她伤心，就一下子把她抱进来。

我记得业界的一个老总说过这辈子不去外国是不会后悔的，但不去西藏会后悔的。朴素同意我去西藏，但不理解我为什么坚持要一个人去，她说我们婚礼上带着三十多人来了两次的那个老总就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西藏的。我说我一个人去，不为别的，只因这是我的梦想。我去西藏不是想去猎奇，如果那样我可以很舒服地去，最起码可以坐飞机到成都。我不，我要用我的方式到我梦想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车坏了就修，实在不能用了就换另一辆；身上只带刚刚够用的钱，不够了再想法儿去挣。我想象着我的胡子和头发疯狂地寂寞地飞扬，在寂寞而壮美的青藏或川藏公路上。当终于看到那雪山时我想我该休息一下抽根烟了。而当我把最后一根烟拿出时我发现打火机打不出火了……

赚钱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但一手开创出

的公司就像是我的孩子，我把他生出就要对他负责，最起码得看着他长起来。在公司以 2000 万被融资后我终于把心放下了，我决定去西藏了。

我惟一改动的地方就是没有骑自行车而是开了一辆吉普车。我跟朴素说“如果我一年不回来你就嫁人吧。”朴素什么也没有说，她闭上眼睛，泪水滚涌出来。我不喜欢伤感的别离，不喜欢她无声的泪水撒在我那梦想的旅程上。也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我想让她恨我算了，我想我这么走本身可能就已经让她恨我了。让伤口再深些吧，让她忘了我吧，我说“你哭什么？凭我给你留下的这么多钱，你想找谁还找不到？”

她还是什么也没说。

“别哭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好让我走得从容，没有牵挂。我这一走真不知能不能回来，也可能不想回来了。反正我要是一年不回来你就嫁人吧。”

当我走入那雪山的时候，当我用最伸展的姿势在天地间躺下的时候，我觉得最原始的那种东西真的在我身上复活了。可是我觉得原始也是一个过程，一个生命向上的过程，在雪地上躺了一个上午之后我就觉出了别样的东西。我想如果我这时候死了，有谁会相信我是为了

梦想才放弃生命的呢？不敢说全国，起码在业界也成新闻了吧。没准儿我这单车闯西藏早已成新闻了呢。我第一次想到了朴素。因为有别的女人而被抛弃的话大家是不会吃惊的，可我这么一个人走了，会不会被认为是对她最本质的抛弃呢？我不能回头，因为我的梦想还在前头……

我 3 年后终于决定回北京。我有些不敢回家了。我绕到那房子的后面。我看见了一楼的客厅，我知道有人在。但我不知道谁在里面，因为我把钥匙给过博士。

不管怎样，有人在总是令人高兴的，不管这个等待我的人是谁。我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去。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我看到满院子都是芍药花，我最喜欢的很农村气的芍药花。我知道了等我的人没有别人，是朴素，我不断追求并不断抛弃的那个人，我今生再也不能离开的那个人。

关于爱情的混乱记忆

何灵一是个很奇怪的病历，她得的是区域性精神障碍，她只在爱情上“糊涂”。当然了，她也有清醒的时候。她从不称自己为“我”，她就叫自己何灵一。下面是她的自述。

（一）

何灵一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回想章云鹏是怎么成为自己丈夫的。

那天一个英俊的男人突然走到她面前说有事找她。

何灵一愣了愣神，想不出这个被自己遗忘的男人是谁。

“你想不起来，”那男人说，“我们从来不认识。”

何灵一有些惊异。

“在这个城市找出五百个陈东，二百个王艳都不稀奇。可找出另一个叫何灵一的倒真不容易。”那男人说，“并且还那么相像。”

“噢？”何灵一说。

“如果我想和你结婚，你有什么条件吗？”

“看着我想着她？”何灵一问。

“因为单位分房子，因为来不及了，因为我已经 34 了；婚姻，哪怕是名义上的，也会让我的生活平和起来，和大家一样。你不也是一样吗？你不知道单身女人没有好名声吗？还有房子，你不是也很需要吗？我不是疯子，也不是骗子。我叫章云鹏，是你的同学雷得池介绍我来的。他说你好像需要婚姻的外壳。”

何灵一笑起来：“别急，有话慢慢说。那边就有个咖啡馆，我们不妨去坐坐。”

何灵一搅着咖啡，想起了自己苦难的单身生活。何灵一刚到报社那会儿单身哥哥们总会在饭好时喊她，她也就习惯了拎个小匙在哥哥们喊她时过来。凭她的脸蛋在哪个同事哥哥那吃一辈子饭都不成问题，但好事难成。转眼同事哥哥都转业了，宿舍楼里都是弟弟级的了，何灵一也就另起炉灶，开始了白水炖。

第一天白水炖鸡。

第二天白水炖排骨。

第三天白水炖红枣。

炖来炖去，竟炖上了中药。

一辈子不结婚就住一辈子单身宿舍？新的房屋分配

方案下来时何灵一够了分一居的资格，分得一间二手房，是主任倒出来的。何灵一本以为苦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不料主任向她伸出的手上没有钥匙，而是急切的援助。

“何灵一，”主任说，“我实在有困难，新家离我女儿的幼儿园实在太远，你能不能容我一段时间，我女儿就要上小学了。你先在宿舍住着，好在余声(何灵一的同屋)也结婚了，就你一人儿，等我女儿一上学，你马上搬进来。你占住宿舍这间，回头一间换一间也好说。”

主任和女朋友小沈谈了 5 年恋爱小沈还不想结婚。

“我可不等你了，”主任说，“我先行一步。”星期天小沈在主任的宿舍里看到另外一个女人就对他说“你先行一步吧。”主任说“我怎么也没怎么呀?!”小沈说“我也没说你怎么呀?你想先行我看可以。”主任说“先行就先行。”可婚哪是说结就能结上的呀?!主任好不容易在 34 岁时才了了心愿，可这太太找各种理由不给他生孩子，甚至不惜去医院一遍遍做人流。医生急了，对这对 38 岁还没拿定主意是否做丁克家庭的夫妻说“她这次再做，恐怕以后就怀不上了。”主任太太才极不情愿哭着把孩子生下来。

想着主任曲折的恋爱婚姻，何灵一勉强答应了。可谁知小余声又闪电般结束了婚姻，重归单身。没办法，报社的单身职工报社总不能不给一张床吧。何灵一的这间房子没占住，那一居室也就没影儿了。

“还得听听你的故事，看我有没有兴趣。”何灵一说。

“那个和你一样叫何灵一的女孩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送到美国后她就成了故人黄鹤。”

“这个故事太平庸了。”何灵一说。

“我就是个平庸的人。”章云鹏说，“平庸而且愚蠢。两年前海灵一要出国时，我以为她这一走就是3年，总不能再为了结婚花那么多钱跑回来一趟吧，就在单位开了介绍信准备在她走之前把婚结了，也好等分房子。却不料她一直说忙没有时间结。我还信以为真，压根就没有动过她要甩了我的念头。她耍了我也就罢了，可我怎么跟单位和家里交代呀，我说要娶的是何灵一，总不能换成别人吧？”

“的确是一个愚蠢男人的平庸故事。”何灵一说，“我帮你这么大忙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分一间房子给你。”

“那不成跟你合居了吗？”何灵一说。

“那也比跟别人住一个屋强啊。”章云鹏说，“我一两年内也要出去，回头房子就是你的。我之所以要结婚主要还是想对我们家有个交代。我们那我这个年纪的都能当上爷爷了。还有我们单位，我总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这年头谁笑话谁呀？”何灵一说，“你还怪传统的呢。”

“现在坐下来冷静地想想，觉得自己荒唐了些，竟然找一个陌生的女孩来结婚。告诉我你不同意，我马上就走……”

“我觉得同意也无妨嘛。”何灵一说，她其实是为女孩两字感动了，为一个29岁的女人被一个英俊的傻气的男人叫作女孩。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章云鹏补充说。

何灵一清醒过来说：“那当然，谁还来真的？”

“以后真成了夫妻也说不准。”章云鹏轻松下来说。成不了，何灵一心里说，她对男人比他更了解。

“你不是从单位开过介绍信吗？凭它还不能分房子？”

“结婚介绍信现在不行了，分房委员会汪主任说‘院里有人开了介绍信并没有结婚，倒骗得了房子。现在得以结婚证书为准。’汪主任举例说‘一所刘兰香上星期一去院办开介绍信说和李某结婚，3天后说不和李某结婚了，要和赵某结婚，想重新开个证明，你看看，这婚还是随便结的呀？’‘那刘兰香怎么说的？’我问。‘刘兰香说我愿意和谁结就和谁结。’

“那给她开介绍信了么？”何灵一问。

“还得问情况呀。赵某婚史，刘兰香说离异。有孩子么？有。多大？不知道。”

何灵一笑，说：“这个故事好玩儿多了。”

“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章云鹏还没来得及说，何灵一就开口了：“相貌英俊，学富八斗，为人诚实，事业心强……可是呢，这些和我无关。”

何灵一没有跟章云鹏说自己之所以同意“结婚”的原因。她觉得没必要。她想结婚的真实原因是想摆脱一个男人。她一直都在逃亡，从一个男人逃到另一个男人那。那些都不是她喜欢的男人，她喜欢的男人纬达一直远远地看着她，看着她与另外的男人在一起。

（二）

章云鹏每天晚上从 7 点开始看新闻联播，一直看到所有频道都“再见”。周口还坚持看动画片，一个人傻笑。

“电视使人平庸。”这是何灵一的一句名言，她基本不看电视。但她最讨厌的还是电话。她不装电话却买了三部电话机。

她买电话机是因为喜欢它们。她喜欢它们呆在那里静静的、玲珑的样子，能够紧密地同周遭联系却不露声色。她害怕电话，任何一个电话都会让她紧张，心跳，哪怕是一个极平和的让她转达给同事的电话。“何灵一”在她的电话响起时，她就得把手放在胸口，稍停几秒，并且手还得不停地在胸前安抚，她总怕自己说着说着就上不来气，事实上，这样的情景时有发生。如果是她打电话给别人情况会稍好，但也必须先调好气，有时气还没调好电话就通了，她便只好将电话扣上。她的朋友都受过这种电话骚扰。后来她想出了新办法，先拨前几个号码，调好气，再拨最后一个号码。

现在，那些没有声音叫她惊诧的电话机躺在她堆满

素色花朵的房间里更显玲珑。她不愿跟别人联系却不得不联系，所以选择 BP 机，她怕秘密泄露，所以在某单位把汉字机送给她时，她说能换个数字机么？

她回电话的信誉极差。她能想出各种理由不回电话，事实上那些理由可能根本不存在。好多人说起她的 BP 机都咬牙切齿。她不回电话只是不知道他们呼她干什么，翻滚千里的想象是她谋害自己最灵验的工具。如果谁说好了与她同游，或哪怕一起去追债，说明天再联系吧，那她都会回的。

她的朋友渐渐都忘记了她的呼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只寻呼台每天呼她两次，报时，报天气。有一天寻呼台又呼，她一看不是报时，也不是报天气，是让她复台，又心惊起来。胆怯地打电话过去。“得交服务费了，”呼台小姐迟疑了一下说“我看你也别交了，又没人呼你。”

她把 BP 机的皮套子卸掉，机子玲珑而崭新，她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东西。她把它卸掉电池，放在台灯下。她看见它庄重却神秘地微笑着。

她和章云鹏聊天，偶尔也一起在厅里吃晚饭。晚饭后何灵一就回到自己房里写作。章云鹏从没来过她的房间，在夜里。他一个人在平庸的电视节目前度过晚上的

时光。

各种彩色的梦幻陪她从黑夜到天明。醒着或睡着。

早上 7 点 10 分或 15 ,章云鹏把昏睡中的何灵一关在屋内然后飞身下楼赶班车。赶不上班车就乘公共汽车，坐 6 站再换一辆坐 8 站。有天何灵一参加城市另一端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很少地早起，章云鹏本可以和她一起乘另一辆车的 6 站地再换一辆车坐 8 站的，但没有。他们像下班的同事一样在家门口客气地分手。

她穿着长靴和风衣，长发飘扬地走在他身后。她走路很慢，他到车站时，她还走在过街天桥上。长发飘扬地走在桥上给她很好的感觉。

更多的时候她梳着两条小辫子。她梳小辫子的时候几个男孩在地铁里对她唱“你那美丽的麻花辫……”

她认识余声也是因为梳着辫子。那天她从地铁东四十条上来余声问：“小姐，请问到东四往哪个方向走？”

她告诉了他。

他继续跟着她。“问路是一方面，主要是想跟你说说话。”他说。

她经常有这样的路遇，但像余声这样诚实的倒少见。

“你梳着小辫子真特别。”余声说。他小她 5 岁。

余声是酒吧的调音师，刚下夜班。余声跟她上了车，像男朋友那样防止别人挤她，在车晃动时扶她。

“你这样会给我惹麻烦的。”何灵一说。

余声说：“你放心，我不会破坏你现有的生活。”

“那你现在就下车吧。”

余声说“行”转身下车时在她发上极轻极快地吻了一下。

“以后每天我5点至6点在东四十条地铁里等你。”余声在车下向她摆手。

何灵一心里笑。少有人能等到或找到她。

何灵一长发飘飘或梳着辫子在城市中走过。见她的人都以为她还是女孩，事实上她是女孩还是女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章云鹏从单位开出结婚介绍信是在1992年，他们俩结婚证上的时间是1995年5月8日，而事实上那天在那个办事处，在北京城哪个办事处也没人发给他们那个红本。发他们红本的是中友公司门前的陈，互相帮忙后，陈再为何灵一做什么证件都不收钱了。

何灵一女孩一样站在作家男人或丑的女作家中总有些鹤立鸡群。人们私下里总说她的成名是和某出版社的社长睡出来的。其实帮她的是社长的侄子罗艺，一个大

她 8 岁的男人。“我只为爱情才付出自己，那是我的原则。”她强调。而她虽然爱罗艺，却并未跟他睡过。“就你正经，就你纯洁。”罗艺恼怒地说。她笑。罗艺更加恼怒。其实她不是那么想的。后来罗艺过来了，就在即将与她交融的时候，她狂笑起来。她的笑像灯点燃了黑夜，罗太太恬静的笑容在笑中在灯中浮现，罗艺落荒而逃。

何灵一至多只玩些爱情的小游戏，她从未和男人深入到性。这不是因为她正经，只是因为不感兴趣。她从未试过但她知道不感兴趣，因为她面对自己最爱的男人时只想被他紧紧抱在怀里。

何灵一最爱的男人是纬达。

纬达像一首诗贯穿她忧伤而热烈的青春时光。

纬达的周围堆满了何灵一写给他的诗，那些诗日后广为流传。但何灵一不知纬达是否真的懂那些诗，她常常怀疑他们是在诗的背后相遇。

她把一百首诗工整地妙在纸上厚厚的一摞递过去。他翻看了几眼就把厚厚的一摞还给了她。

那之后何灵一 4 年都没有写诗。

待他们又重新燃起爱火，何灵一又开始写诗并给他

看时，他说我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她看着他。

“可原来那些我真的没看懂。”

“那时我们什么也没有经历过，只能写虚的。”

“你也没说是给我的，你说了我再看，或许也就懂了。”

纬达甚至有些迂。就像那天，何灵一把写着他名字的信封递给他，他马上就on知道信发自她那，可他却问：“我可以看么？”

（三）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该怎么办。”何灵一找到备忘录，她想自己得列一个计划逐渐解决这些问题。她拉开写字台的抽屉，虽然知道备忘录不在里面，但她还是拉开了抽屉。她每天不停地开合抽屉，直到抽屉都被拉掉了。她还愿意找东西，二十几年来她大半的时间都用来找东西了。

备忘录就在桌面的台灯下。把要做的事写在备忘录上，然后逐一勾掉，这样才能保证她想到自己的计划。她其实是一个无计划的人，她想早晚有一天会解决这些

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问题，今天或是明天，随它吧。她就是这么想才和章云鹏假结婚的。一半朋友以为她仍单身，而那些仍对她中意或习惯对女人这么做这么说的男人还似惋惜地告诉她“我一直想娶你为妻，时至今日你已为人妻。”他们知道的都不确切。

窗外阳光明媚，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洋洋地照着何灵一，照着坐在椅子上的何灵一。这样的時候她更喜欢躺在开满素色花朵的床上，想象中那是真的素色的花丛，满满的花，围着她，围着年轻美丽的她。

章云鹏此刻就坐在床上，这个极有才学也极富魅力的男人使她崇拜、尊敬和引发不了爱意。

她就是想纬达。

何灵一第一次见纬达时是和男孩张在一起，他们饰片中的小角色，一对心意飘离的恋人。

“小姐，你是不是看镜头了？”和纬达在一起摄像的男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儿转过脸来朝她扬了扬下巴，灯光显得格外刺眼。

下面的事情早已忘了，她只记得纬达当时宽容而温和的目光。

何灵一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文艺圈里混，她熟悉他

们因而轻视他们。她改变着法是从纬达身上开始的。为了能跟他在一起，何灵一义务为那个剧组当了4年场记，当然也饰了一些小角色。她总想让更多人记住自己的青春与美丽，没能成为主角甚至明星是因为她一直把目光盯在纬达身上而不是导演那。

（四）

何灵一和章云鹏默默地喝着茶。暗紫色的陶壶有着扭成树枝状很高的壶把，壶盖上的小疙瘩也是印象派雕刻说不出形状的一点，但它立在那像一个陈年的故事。“露玉茗香”四个字像惹人的回忆摘要出故事的梗概。茶水从圆润的壶口流出，落在暗紫色的陶杯中，冲腾的热气早被收容，只剩下这沉静的一杯。

何灵一第一次喝茶是在天艺出版社王社长家里。那天他们用紫砂陶杯喝乌龙茶，口感温和而细腻。王社长端着紫砂陶杯坐在沙发上。中间隔着茶几，何灵一也坐在沙发上。何灵一是不会单独去一个陌生男人房间的，但社长的侄子罗艺下楼回电话去了。深绿色的铁门空洞却用力地被关上后，社长突然跪倒在何灵一面前说：“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冬天，穿着紫色的大衣，人群中那么醒

目，你猜当时我想什么，我真想抚摸你的乳房……”社长的脸凑过来。

“我希望我们做最真诚的朋友。”何灵一不知当时自己怎么选择了“真诚”那么可笑的两字，事后她想也许正是那可笑的两字使着滑动的事态突然可笑地中止。但她有一句话想告诉女孩子：没有人能对你用强，只要你坚持到最后一步。

“不过我不会伤害你的，”后来又有相同的机会时社长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那么美好。”

罗艺回来了。

社长又端起紫砂陶杯说：“你知道我第一次听说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一句诗：听星星落水的声音。

乌龙茶在何灵一的口中重新变得细腻。

那之后只要喝茶她都叫乌龙，但偶然的机会她发现用紫砂陶杯喝别的茶口感依旧细腻。但少有时候是适合用紫砂陶杯品茶的，何灵一大都喝袋泡茶。她的袋泡茶都是从各地的宾馆收集来的。文艺界轻易的爱情在宾馆里上演。

1992 年她在南方某城市的某宾馆参加上一年度某一奖项小说的颁奖大会。她之所以说某一，某一，不是避

讳什么，而是确实记不得了，或很可能记错了，1987 年之后的事情在她的脑中一片混乱。

“当场被按住屁股的就有四对儿。”罗艺说。

罗艺愤世嫉俗的样子真叫人好笑。他五十步笑百步，有好些时候何灵一在他的房间里坐在他的腿上。

五十步和百步有质的区别。

何灵一坐在罗艺腿上心怀鬼胎。她给 517 打电话：“文在么？我是珍。今晚 10 点，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宾馆不安全，我有一个好去处。”

晚 10 点文鬼祟地溜出房间溜到一楼大堂。文是评论界的权威。

何灵一和罗艺，还有知道这件事的所有人在二楼的环型走廊向下探视。笑声若揭。

1992 年或是 1993 年的那个夏天南方同旧日一样绿而潮湿。

（五）

何灵一得去趟紫荆园，纬达可能会在那儿等她。

“明天你有什么安排么？”昨天乘车时纬达问。

“不知道。”何灵一回答。

他们去吃饭。

“我明天在紫荆园等你。”饭后纬达接着说。

“我明天不想出来了，太累了，这周我累坏了。”

“那我下午去找你，你睡到 12 点还不行么？”

饭后他们去找电影看。都是看过的。

“我明天在紫荆园等你。”

“我不去。”

“那我也在那等你。”

“你周末总出来会引人怀疑的。”何灵一说。

纬达说：“谁怕谁呀？”

没有电影，他们就一辆辆地乘车。

“那这两天怎么过呀？烦，我一回家就烦。”纬达说。

“那你就看电视。”

“看电视我更烦。”

她不语。

“这两天真见不到你了？”纬达问。

纬达问得她面热。这是纬达跟她相识 6 年说得最深情的一句话。

纬达不善言谈。何灵一也是。但何灵一还强于他，她还会问。她问：“你一人在家时想我么？”

他说：“那当然。”

虽然纬达没有直接说想她，但他说那当然，她相信纬达胜过相信自己。

她问纬达：“你工作时认真么？”

他说：“认真。”

“那你工作时想我么？”

“想！”

“你想我怎么认真？”

“想你我就更认真了，你时时能鞭策我。”

她相信纬达胜过相信自己。

纬达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如果因为我纬达反而废弃了他珍惜并一直追求的，那我们本身就是失败的，何灵一想。

她问纬达：“你一天想我几次？”

“没有停止过。”

外面冬阳暖暖。暖暖的冬阳让紫荆园不再空荡。紫荆园占地百亩，四面有门，即使同时到来也可能不会遇见，何况他们之间的相约还不确定。

他们第一次约会在西单民航大楼前，第二次约会在西单结婚礼品店，第三次他们只说个西单。他们就在西

单的方圆中互相寻找。

“明天5点半我等你。”昨天临分手时她说。

“在哪儿？”

“在哪儿我们不确定。”

风在紫荆园的空地上游荡，冬阳把人们照到户外。纬达的笑容和身影仿佛四周，她有时甚至清楚地听见纬达在叫她。

她希望纬达给她起个只有他叫的名字，但纬达说“我不行，不行。”

纬达很奇怪，本是很简单的问题他却不能回答。

“有一天你一个人走在路上，这时你突然听到特别恐怖的叫声。”一天俩人走在北图外秋天的草地上何灵一问：“你说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随便怎么想。”

“我想不出来。”

“你想什么能让你恐怖。”

“我想不出。”

他们穿过马路到对面去。

何灵一不想继续这个心理测验了，但纬达说：“你说，

你说。”

“这时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向森林，一条通向沙漠，你选哪条？”

“我不知道。”

“这多简单，你随便选一个。”

“我怕回答错了。”

“这问题本身没有对错，你选哪条路？”

“我不知道。”

他们穿过北门进入动物园，树叶落在秋天的翅膀下。

他们穿过动物园，在北展宾馆的大厅里讨论他们的假期：去哪和怎么住？

夕阳的金辉洒满宾馆的落地窗，窗外落满秋天金黄的树叶。

他们讨论了一个小时也没确定去哪和怎么住，最后决定还是不出北京，到哪明天见面再说。

“你真面。”何灵一说，“是不是人家说上句说惯了。”

“我是面。”他说。夕阳的微风中他清新的面容却让她心动。

“你会让我和你住一个房间么？”纬达问。

“我不知道。”

“你就知道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领导我？”

“你被别人领导惯了，我想让你当一回领导。”

“我不知道怎么领导，我怎么能把自己的意图加在别人身上？”

冬天的风吹过来，吹落了何灵一的一些长发。她落发落得厉害，这一时期。

纬达说你应多做护理，乌发乳很好。

她买了两管乌发乳。一管给纬达。她买完乌发乳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她又在其他的柜台前站会儿。她在等待时间，等待纬达。

他太太出差今天回来。

“要是回家发现没事就呼我，一小时之内没反应我就走了。”

令她说。

等纬达的音讯她不敢进地铁，就在冬天的路上走来走去。

她对纬达很体贴，有天发现他困了就说你回家睡会儿吧，两小时后我在地铁里等你。纬达还真就回去了。她饥肠辘辘地等纬达和她共进晚餐，从家里回来的纬达却说“我吃过了。”

纬达又吃了一次。

那天她们约会在早上，他没等她自己先吃了早饭。

她不吃饭，一天也不吃。

纬达再不敢独自进餐了，在他应该等她的时候。

“你看我用了乌发乳，头发是不是好多了？”

纬达说：“现在有比乌发乳还好的。”

“我就知道你朝三暮四。”

“没办法，”纬达笑，“我就是不能知道好东西。”

纬达待人与接物的态度迥异，他曾用 4 年的时间来思考情人是不是合理的问题，（而他的情人是怎样用 4 年时间熄灭眼中的爱情呀）直到他在璐那找到答案。璐在长沙，与纬达大学同班。

“这些都是干净衣服，”纬达出差到长沙到璐的家后璐说，“只是没有整理。”

纬达说：“我知道。”

纬达的四周都是凌乱的女人。

璐住着三间没灯的房子。“灯都坏了。”璐说，最后找到一盏能亮的台灯。

纬达讲到这时何灵一问：“你就住在她家里？”

“是呀。”他看着何灵一，“她带孩子出去了。”

纬达倒真和女人同居一室过。

那天他的外地女同学和他一起去某校看他们的同班男生孙。临睡时纬达对孙说“我们把冰箱壳子展开，可以睡在厅里。”（孙住的是带厅的一居）。孙误会了，以为“我们”是指纬达和那女同学，说“你们睡这儿吧，我还有地方。”

纬达认为解释会更误会，也就没有再说。

“没事就进去睡觉吧。”孙走后纬达对女同学说，就自己一个人在厅里看电视。

女同学进屋，也没锁门。过了一会儿又出来说睡不着，俩人就聊，女同学吐心酸往事。

“去睡吧。”纬达说，女同学就又进去。

孙第二天进门时还特地敲敲门。“进来吧。”纬达说。

纬达没睡好，中午时瞌睡，孙问：“昨晚怎样？”

“昨晚我心提到嗓子眼儿，”女同学事后说，“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纬达说，看着何灵一。

那天他们站在冬天的路灯下，准备看周末电影晚会。何灵一躲进阴影里，一声不吭。

“你生气了？”纬达问。

她说：“没有。”

纬达就不知说什么。

何灵一看着无辜的纬达，心想，让你和别的女人同居一室，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我和你走出千里也拒绝与你一室，与你一室也不与你一床，与你一床也什么不让你做。她不生气后就把这些想法都说出来，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真想踹死你。

“我以后不了，”纬达说，“我以后不了还不行吗？”
她们就牵手进去看电影。

何灵一什么也不会玩，所以他们只能看电影。

什么也不会，她不知那些男人为何还愿意与她一起玩。她跟随4年的剧组有很重要的几场戏是在草原拍的。那里碧空万里，白云悠远，芳草萋萋，野花浪漫，红袍绿褂，刀光剑影。而同剧组的女孩美丽如繁复的云，万紫千红地开在这外景地上。她们能歌善舞，而她只会从很高的刀山上往下跳，并且正好跳到马背上，但必须是一匹白马。只会从高处往下跳的她周围总围着男人。她让男人们对自己至死不忘的秘密就是让男人相信好多人爱她而她只爱他一个。

他们的戏又重新回到城里。戏拍得顺利，导演就组

织了一场舞会。她拒绝与任何一位男士跳舞，直到纬达走到面前。在好多人被拒绝后纬达是没有勇气过来的，事实上他与她同舞了第一曲。她笨拙的身体在纬达的带动下竟找到了旋律。她随剧组已长到 21 岁，21 岁的她眼中开满爱情的星星。可纬达只带她跳舞，没有看到那些星星。

她到剧组后看的第一场电影碰巧也是和纬达坐在一起。那天剧组五十几人分散在影院的角落，而她和纬达怀揣着对方的爱情在黑暗中心绪奔腾。她把手放在他们之间的扶手上，可是纬达竟没有理会。她把手僵硬而尴尬地拿回，她把身子也移得离他远些。她的决心干枯地谢落了。她想我们之间完了。她准备再等一分钟就出去，离开剧组。就在这时，纬达美丽的手指接住她干枯的决心，让它们重新植于水或土中，也并没有开出花朵。

她带着重新回来的决心又回到剧组。有一段戏是要求她从高高的台上被人打落，事实上是她假装被人打落，在即将落地的霎那又一跃而起。这是她自己建议导演加的。曾获全国武术冠军的她想这算什么呀。可是，那天当这段戏真的被采纳时，她那少年的拳脚已经消失在城的悲伤里了。

城是她认识的第一个诗人。她匆忙离开暂没有她戏的剧组回千里之外看他。她没有通知他，又不敢去他家找他，就在冬天的湖边踟躅。她满脑子狂乱的想法，直到看见城诗人的面容在人群中出现。城！她大喊。他看到了她，人们也注意到了她。她无法抑制心中的狂喜，几个空翻就到了他面前。

那是致命的几个空翻，城日后对别人说是那几个空翻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她听后心中异样。她曾想如果自己是搞艺术体操而不是武术的，他们之间可能就是别的结局。多年后当她重新回到千里之外城所在的都市为自己的新诗集售书签名时，她看见人们拥挤的手臂后城茫然的目光。诗是每个人都能开放的自傲而可笑的，孤独的青春花朵。她把亲手织的护膝给城（现在想来有些莫名其妙。她当时为什么不像其他女孩一样送一件毛衣，一个围巾而偏偏选择一双护膝呢）。城接过，转身就将护膝埋在他家的煤堆里。她武术天才最后表演给了城，观众和演员却同时消失了。

这段经历日后写在她的小说里，在研讨会上那几个空翻还经常被人们提起。可是她自己写过之后便忘记了，今天，在追忆武术天才是怎么消失而不得不提起城时，

她甚至想那是真的么？会不会一直是自己的想象，而自己与城的分手完全是另一个原因，或城根本不存在呢？

有一些孩子因为好的身材被舞院选拔上来，但是几年后他们突然体态改变了，一生也被改变。她在自己的一生即将被改变时抓住了纬达的爱情，而对他的爱情使她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她留在剧组当场记，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与饰她恋人的男孩张形影不离，但她的目光一直落在纬达的身上。纬达听人们议论说张根本配不上她，心想自己还有妻室更不行了。“其实那算什么呢？”她想，每日每日地想他，夜夜梦到他。事后她知道他也在想她，他们在梦里相恋了4年。

“多险呀！”后来他们坐在冬天夜晚的椅子上时纬达说，“我们差10天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没准儿我们一辈子像原来那样更好呢。”她说。

他说：“那我一辈子多窝囊呀。”

她无数次地想过，自己与纬达真的在一起也不合适。

南问她的情人肖“你现在愿意和我在一起，没准儿我们真的在一起了，你还会跟别人。”南是何灵一和纬达共同的一个朋友。

“是，”肖认真地说，“其实我不适合结婚。没准儿

我们真的在一起也开打了。”

“没准儿我们真的在一起也开打了。”何灵一把同样的问题说给纬达时，纬达一字不差地回答了。

“你们男人的回答多么相同。”何灵一说。

纬达竟笑起来。

“我总想我们在一起该多么幸福。”何灵一说。

纬达不敢再说话。

明知一个人不适合自己，但跟他在一起就是觉得幸福，这是她一生的矛盾。

她心里跟纬达想的一样，但她不会说出来。真实是纬达可贵的品质之一。因为他的真实，她曾告诉过自己，永远都不要伤害他。

他们仍坐在冬天清冷的电影院里。那个男主角大哭起来。

她问纬达：“你哭过么？”

纬达说嗯。

“谁把你弄哭的？”

纬达不说。

纬达一会儿说：“那天你赶我，我就差点哭了。”

每天等待他。在等待中她什么也不敢安排。她每天

在电视台外面等他，然后俩人一起颠簸在车中。公共汽车是她新近发现的恋爱的绝好去处，她喜欢跟纬达乘很拥挤的车。为了太太，他每天 6 点准时回家。那天他们生气了。

“下车吧。”纬达到站时她说。

“你今天不用担心，”纬达说，“我晚上陪你。”

他们漫无目的地坐到车的总站。

“跟别人吵架了，才想起我。”她说，这也是南对肖说的一句话。

“我跟他们不同。”纬达说。

他们在冬天的冷风中心不在焉地逛街头的货摊。

“跟别人吵架了才想起我。”她又说，“你回去吧。”

“你今天为什么赶我？”纬达问，脸色黯淡。

她就说咱们吃饭吧，我饿了。

纬达点了好些东西，生动地在她对面言语。她坚持着看他生动的面容。

“你回去吧。”又自己跳出，跳到对面纬达那里。

纬达的眼睛湿润了。他半晌后说，“我们真可怜，连去的地方也没有。我真傻，当时分给我房子我竟没要。”

她想到他们看完夜场电影在早上的冷风中四处奔波

的情景，她说：“情人注定属于黑夜和旅程。”

他的眼睛更湿润了。可她那天不知为什么那么绝情，她又说“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在平时是充满哀怨和关怀的话。这句话之后，纬达经常把她一个人扔在路上或电影院里。虽然知道他也是迫不得已，但她心中还是充满了哀伤。“今天就不让你回去，看你能怎么样？”她总是这么想，但在6点即将来临之际，她的理由又突然站到纬达那边。她在路上或电影院里重新找回自己，她坚持看完电影或在他走后不久也出来。冬天的凄楚落满五、六点钟的街道，人们匆匆忙忙地赶路，也有人漫不经心地走着。那就是章云鹏，他高大的身体蜷缩在冬天的大衣里。在这个游离的时代，那是她见过的惟一被爱情击倒的男人。他们如流水般无意地打过招呼，然后赶各自的路。

她回去时章云鹏已在家了，所以门被敲响时她没有很紧张。她最害怕的是白天的敲门声，有时风很大门被弄响时她也怀疑门外有人。“随便偷什么吧。”她想，就慌慌张张地逃出门。有时从外面回来也会遇见走廊里的陌生人。“不知道，我也是找人的。”她回答完问题，就在走廊站立，然后乘其不备，打开房门立即锁死。

（六）

她坐在自己的床上，想到了纬达的家。

纬达有些名气但住的很简朴，屋里能坐的地方只有一张双人床。她不停地去厨房喝水，后来索性就端着茶杯站在阴暗、沉寂的厨房里。

“你怎么还不出来呢？”纬达说。

她说：“我不愿意看到那张床。”

于是他们一起站到厨房里。

“没办法，”纬达说，“我但凡有地方住就不会住这儿。”

纬达接着睡那张床，她在床外接着等他。风从西窗而过，她从2月13日等到9月8日竟没有见上他一面。她倒经常听人谈起他在黄昏的街头吹着萨克斯。可以想象一个英俊有些名气会吹萨克斯的年轻男人背后会有怎样浪漫的事情，但事实上他的萨克斯之后是他的歌声他的摄影他的其它才学。在这沉醉、悠扬而有些忧伤的萨克斯风中，她自己是那红酒和草莓。

那是一个热的秋季，风也很大。风过时，草地便有了起伏，软软的草柔顺地快乐地送风一程，像女人在情

人面前展示自己。草还是很绿。

杨树在稍高的天空里簌簌作响。

阳光灿烂。女人在这灿烂的阳光下被看出了皱纹，这些皱纹涂着各色的彩装。这个夏季穿黑衣的女人很多，她们幽灵似地飘浮在这个城市，在秋日里依然性感而美丽。

戏子们的爱情在各地上演。

“何灵一在忙什么呢？”“忙着结婚。”

“柯灵一在忙什么呢？”“忙着离婚。”

都是朋友私下的话，她不知道哪个是自己。其实她是完全可以找到一个背景清白、有房子的年轻人的，她这么想着，章云鹏把房子钥匙交给她后便去了德国。

“如果你愿意就一起来吧。”他说。

她留下了。

她一个已婚或未婚的女人一个人住在这一套房子中。她和纬达一直幻想着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她有了一，却不知纬达在哪里。

纬达落到了责任里。他太太终于有孩子了。

何灵一坐在大班台前。

那是华贵、栗色的大班台，外企经理们用的那种。

她不是想装饰什么，她买它只是因为它大。很大的大班台被她的书稿占满了，她用时就用力推开它们，挤出一小块地方，很多时候东西从旁边掉下，她也不理。她写完字后再把掉到地上的东西捡起来，随便地扔到大班台上。

她喜欢坐在大班台前翻东西，没有任何目的。

今天她没翻，她只是坐在台前。想，也可能没想。

她的目光看到了记事台历。在 1996 年 3 月 6 日她看见它是崭新的，还没有被打开过。她把它翻到今天的位置，发现明天就是自己的生日。

她站起来。

这是 3 月宁静的午后。心如止水。过去凌乱、凌乱，就变成宁静了。

别人都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这个聪明的女人智商高达 130，可她分不清真假。在 30 岁来临之前，她的生活看起来多么荒唐、可笑、幼稚和令人吃惊。她的周围充满着情感的碎片，这些碎片埋住了她的理想，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理想，终究会不可阻挡地实现，可她陷在凡尘里，凌乱的发和凌乱的心。她的手臂同她周身一样光洁而没有任何装饰，华美的物质很多时候来到她的周

围却被她拒绝，她一直都在追求纯美的爱情，可她却被爱情蒙蔽了。

她不想写言情小说，可她的灵气，她的思想和她精美的文笔被淹没在她的主人公身后，人们记住的永远是那些奇异的主人公，同她一样荒唐幼稚并且朝三暮四。从前作家写书是想给读者讲道理，告诉读者遇事该怎么办，可她想让读者告诉自己该怎么办。

她坐在意大利式的木色椅上，心意纷乱。

水晶托盘放在栗色的茶几上，水晶托盘中有着鲜红的草莓，硕大而无味。城市的声音在窗外隆隆地响着，阴冷的阳光、缓缓地释放着微弱的热量。她以前一个手冷一个手热，现在双手都冷了。她披了一件毛衣，又披了一件毛衣，她又找到了皮茄克，还冷，就披起了棉被。她坐着并不停地旋转，她的转椅没发出一声呻吟，但她听见它说“我还是先站好吧，让心气平稳。”

变节

李姐惊呼老姜的媳妇去世时，我都不知道她说的老姜是谁。

“姜吉洲。”李姐说，“你真的记不得了？不就是咱

们隔壁那个处的吗？人不高，特老实，脸上总挂着笑容。”

我恍惚中有点印象，说：“见面可能会认得。”

“也难怪你想不起来，”李姐说，“当年你只顾高小风，眼里哪还有别的男人啊？”

“别提那个人。”我说。

“嘿，还气呢。”李姐说，“这说明你还在乎他。没想过要和他复婚？”

“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找他啊。”我说，“我对男人也没什么好印象。那句老话说得真对，男人真是没好东西。”

李姐说：“你也不能以偏盖全。可能没遇到合适的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说：“我这把年纪了，凑合过几年算了。”

“这把年纪？”李姐说，“最近一篇外国的文章中说50岁是人生真正的开始啊。”

“那是对外国人说的。”

“咱怎么就不能学学外国人？你看人家，越老越打扮，越老越精神。什么负担都没有了，满世界周游。”

“咱习惯围着家转了，带完孙子带外孙子。也不是不想出去，可去哪儿呀？”

“咱去看看老姜吧。老年丧妻最可怜了。”

老年？我想，问：“他有多大？”

“比咱们大5岁。”

真是自欺欺人，我想，刚才还说50岁是人生的开始呢，这下又变成老年了。

“非亲非故看他干吗呀？还不如坐着凉快一会儿呢。”

“我看你离婚后真是变了个人。这老同事就不能去看看？我看你再不和别人接触接触可真变态了。”

我被气笑了，说：“变就变呗，变态不是时髦吗？”

“说正经的，我今天来就是想约你，什么时候一起去看老姜。”

“我说的么，怎么好心来看我了，敢情是另有目的。”

“废话少说，明天8点我来找你。”

没想到老姜的家离我家特别近，拐过一个街心花园就到了。

见了老妻一点也没有印象，一是当年共事的时间太短，一是时间过去太久人都变样了。老姜对我们的吊唁深表感谢。感谢也就是嘴上说的，他很快又沉浸在对亡妻的怀念中。李姐偷偷跟我说：“他们夫妻感情特别深。”

成天在一起，跟一个人似的。他要是下班回家发现太太不在就坐立不安，也不能在屋里呆着了，就下楼等着，东张西望的。有时看见熟人还问看到他太太没有。”

我撇了撇嘴说：“至于吗？”

我离婚已经 10 年了。夫妻间的那种恩爱已经记不得了。我和高小风也有过那些甜蜜的时刻吗？只是想这么一下，我不愿回忆，因为它们被怨恨阻隔了。

“要是让我先走该多好啊。”老姜说，眼泪竟流到了晦暗的脸上。

这时候要是有人告诉我高小风死了，我一个眼泪瓣儿不会掉，我想，我真恨死了那个男人。对太太哪怕有老姜一半好呢。

“你还要往宽里想。”李姐劝慰他，“不为别的，还要为孩子想一想啊。”

“之所以还勉强偷生，就是看这孩子的份儿。她才 14 岁，还不能照顾自己。”

“他们夫妻当时都忙于事业，孩子要得太晚了。”李姐跟我说。

我还没想孩子的问题，我想这夫妻感情不好也有好处，就是一个走了另一个不至于太伤心。没有牵扯也倒

利索。

因为他们夫妻情深，跟外人很少联系；老姜又是个男人，出了这么大事就显得手忙脚乱起来。老姜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他送我们出门时说：“招待不周，请你们原谅。”

李姐说哪里哪里，我们就告辞了。 - . ____H 吾 IO

“我平生有两个地方不愿去，一是别人的婚礼，一是别人的葬礼。”一片树叶落到我的衣服上又接着向地上飘去。

“还那么多事儿，”李姐说，“你这衣服都穿多少年了？早该淘汰了。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自己，攒那么多钱干吗呀？”

“凑合活着呗，”我说，“收拾那么漂亮给谁看呀？”

“给自己看。”李姐说，“下次可别让我看到你还穿这衣服。”

到了这个年纪还会为别人改变吗？我回去接着凑合过我的日子。

过了两天李姐又来了，说：“你能不能替我去美吉洲那儿一趟？”

“你自己不能去啊？”我说。

“去了几次他都不在。”李姐说，“你离他近，当遛弯儿就去了。”

我问什么事。

李姐说：“他女儿不是要考高中吗？有一套好的模拟题想给他送去。你想想，他惟一的希望就在女儿身上了，他女儿要是考个不错的高中他不也能高兴一阵儿吗？”

“我想想？”我说，“我想那么多干吗呀？他女儿考不考上个好的高中与我何干？他老姜高不高兴与我何干？”

“你这种想法就不对。”李姐说，“带给别人快乐这本身就是快乐。”

“我没有你那么高尚。”

“你把自己的东西都带到棺材里去吧。”李姐有点不高兴了，“那我哪天自己再跑一趟。”

“可是我也没说过我不去呀。”我说。

李姐说：“也难怪，都是高小风给你害的。”

“别跟我提那个名字。”我说。

我去老姜家是星期天上午 10 点多。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是不想让别人误会，误会这么好的男人在爱妻去世不久就和别的女人有了牵扯。星期天上午 10 点，最光明正

大的时间。他寄宿学校的女儿也可能在家。

我把李姐的试题给他了。他说谢谢，我说再见。

“你离这儿近，知道在哪儿买菜吗？门前的早市怎么没有了？”我走出两步，他问。

“早被工商取缔了。现在在活动中心的东边新建了一个棚子，东西也挺全。”

“谢谢你告诉我。”他说，肚子咕噜噜叫了几声。

他不好意思地说：“现在早饭还没吃呢，不知道去哪儿买菜。以前都是我太太买。”

“那你平时怎么办呢？”

“我都在机关吃食堂。”他说，“一般情况下都是男的寿命短，这真有道理。两个人剩下个女的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可男的不行，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这不，星期天了，都没让我女儿回来。”

“回到家不免想东想西，让她在学校专心学习也好。”我说。

他说那倒是。

“新建的那个棚子全天营业，你现在去吧。”我出门时说。

他又说谢谢。

这天在菜市场我看到了老妻。打过招呼后他有些拘谨地问：“有个问题能问你一下吗？”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油开后，是先炒肉，还是先炒葱姜蒜？”

“你这个都不知道？”

他说：“我以前从来不做饭。我太太对我特好，从来不让我下厨房。我一过去她就把我推出来。她说真正的男人不该在厨房里。”

有他今天这样的情谊当初他妻子惯着他点也应该，我想，男人也不都像高小风那样给鼻子就上脸。

我告诉了他先炒什么后炒什么。我看他比几日前更憔悴了。也不知是想太太想的还是饿的。

第二天女儿要带外孙子来，我炖了外孙子最爱吃的红烧肉。

临了吃饭的时间女儿打电话说来不了了，外孙子的钢琴老师临时有事，把明天的课改在今天了。

“那没办法，得紧着孩子。”我说。

女儿且惊且喜地说：“嘿，妈，你怎么变了？”

我说变什么了？

“以前说过的话要是不去做的话你就气得要死，今

天怎么了？是不是以后都这样了？”

“死丫头，”我说，“你还别给我下套儿，你妈就这个死硬的脾气，这辈子改不了了。”

放下电话我望着一锅的肉发悉，这可怎么办呢？隔顿可就不好吃了。我突然想起了老姜，就用沙锅盛了给他端去。

老姜也真是个老实的男人，好像也没有接受过女人的东西。一锅肉就把他吓坏了。他说：“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又不是贵重的东西，不就几块肉吗？”

他还是站着，也不把沙锅接过去。

“这么远端来了，还让我端回去怎么着？”

他接过了，说谢谢。

我也10多年没有关心过男人了，有些慌，把沙锅给他就急急忙忙告辞了。回了家才发现沙锅都没有拿回来。摆上了碗筷，我开始吃饭，觉得今天的肉炖得特香。也不知道老姜觉得怎么样。有良心的话就会觉得不错。我发现自己又开始用良心一词了。得知高小风有了外遇后我让他考虑的就是“你想想，你还有没有良心？”我每天不停地逼问，问得他最后也烦了，他说“你每问我一

遍，我的良心就少一点，现在一点也没有了。我告诉你，我没有良心，你以后不用问了。”和高小风离婚后我再不把男人和良心用在一起了。爱有没有，为此费脑筋？犯不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很好，就主动去了女儿家。

女儿又惊呼说我变了。

“变什么？还是你那个又臭又硬的老妈。”

女儿拉着我转了一圈儿说：“内心呢，你不承认我也不说了；这外表呢，大家可是都看得见的。这花衣服是什么时候买的？”

“这衣服，处理的。”我说，“在地铁口买的，50元一件。你李姨总说我那衣服被，我昨天就买了这么一件。”

女儿不说话了，兀自笑。

从女儿家回来的第二天在菜市场看到了老姜。我说：“来买菜啊？”

他说：“来还你的沙锅。”

“到这儿还沙锅？”

“不知道在哪些地方还能找到你，只能在这儿等。等了几天了。你去哪儿了？”

我说去女儿家了。

话儿赶话儿，就建议他以后多出去散散心，别整天闷在家里。

“也没有地方去。”他说，“我就一个女儿。”

“吃完饭下楼走走也好啊。”我说，“街心花园中有好多中老年人跳舞呢。”

他摇头：“那玩意儿不行。”

“那就练太极好了。”本来每天跳舞的我却说，“我就在那儿练太极。”

“那还可以。”他说。

终于远远地在花园中看到他了。想到自己说的练太极，我就从练舞的队伍中走出来，站到了练太极的队伍中。他过来。看了两次，就站到了队伍中。

几次下来他说：“我看你还没有我练得好，我教你吧。你们女的学东西还真不行。还每天练呢。”

我听出他的话中没有讽刺的意味，也没有解释我也是刚刚学。

这一天我刚下班车就看到了他。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我女儿考上重点高中了。有两道题在你给她的那套试题中。”

我也很高兴，说：“那试题是李姐给你的。”

“她也得谢。”他说，“先谢你吧。明天请你吃饭怎么样？”

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就借故说有事不能去。

“那么后天？”他说。

我说我要去女儿家了。

他问我还回来吗？

我说当然。

“一直忘了跟你说。”一次练完功后他说，“你炖的肉真好吃。跟我太太以前做的一样。”

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你会做香酥鸡吗？”他又说，“好久没吃到了。真想吃。”

“机关食堂不做吗？”

“不做。做了跟家里的也不一样。大锅菜也不好吃。”他说，“我买了两本菜谱，都没有这道菜。这菜是不是过时了啊？”

“教给你你也不一定能学会。我做给你算了。”

“那我出钱买鸡。”他说。

我说：“谁出钱都无所谓。几个钱啊。”

为了做起来顺手，也为了不影响手艺，我在家做的，把他请了过来。他很客气，还拎了两瓶红酒。

“老年人喝点红酒好。”他说。

我说干吗那么客气。

“第一次上门。”他说，有些拘谨。

我的香酥鸡看来不错，他吃得很香，不停地夸，夸到最后说：“跟我太太做的一样。”仿佛他太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似的。

说到他太太，又喝了酒，他就激动起来，竟然流了泪。

我为这男人真挚的情谊感动了，就劝他：“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想开点。你总还得过下去吧。这都快半年了。你总这样也不是办法。”

“真不觉得，都半年了。”他不好意思转过身去擦擦眼泪说，“还亏得有你照顾照顾我。要不我这一把老骨头早完了。”

“你老什么呀？”我说，“你在机关还能干5年呢。”

他说：“也就5年。”

有些本性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无法克服的，这就是我有时有看不起自己的地方。不知从哪天起，我开始意识

到我喜欢上老姜了。我和高小风是一见钟情闪电结婚的，那时的我相信爱情只在最初三秒。可今天才知道日久生情的事还真有。我很奇怪。我更奇怪的是，我这颗被男人伤透了的心竟还能重新跳动起来。

我觉得老姜也喜欢上了我。他总让我到他家去，见了邻居也热情地给人家介绍。说实在的，我没有再婚的想法，喜欢就是喜欢，在心里想想也就算了。想想也不能是年轻时那种刻骨铭心的想，也就是在心里惦念一下。这种心态使我很自然，不拉拢谁。这个谁当然是指老姜的女儿了。

人就是怪，这小丫头也不例外。我看好了；要是真想给她当后妈，千方百计对她好，她没准儿还腻歪呢。我这么不远不近的倒让她够着我。从见了我之后她每个周末都回来，阿姨长阿姨短地叫着。还耍上了娇，说她想吃什么什么了让我给她做。这姑娘对我也真是不错，总说她能考上那么好的高中都是我的原因。新年送我贺卡，我的生日，三八妇女节都送花给我。

这个五月的花把我送愣了。是劳动节的花？送给我这个为他们父女做了几次饭的“劳动者”？也太晚了一点吧？这都几号了？

“小真，”我说，“今儿个什么日子呀，你给我送花？”

“你不知道？”她说，“今天是母亲节呀？”

没有顺着这句话说，但我知道我的脸红了。

小丫头心眼儿可多了。说送给我一张照片。我说行啊。拿过来一看却是她和她爸爸的合影。

“你没有发现吗？”她说，“我爸自从认识你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爸爸对你妈妈的感情可真好。”

“妈在天之灵知道我爸过得好也会高兴的。”小真说，“我爸特喜欢你，可他不敢说。”

“你别瞎说。”

“我不是吓说。傻子才看不出来呢。你不了解我爸，他以前从不跟我妈外的其他女人接触。他为什么跟你走得近？喜欢你呗。”小真的大眼睛转来转去，“报纸电视不都说了吗，不应该干涉老年人的婚姻。”

“我有那么老吗？”

小真笑了，说：“你年轻着呢，我爸有点老。”

我不知道老姜什么意思。这时候碰巧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 10 点多时老姜突然跑来给我送了两张评剧票。他跑得一头汗，问我冰箱里有没有凉的。我说激烈运动

后不能贪凉，尤其是老年人，就给他泡了杯茶。就一杯茶的功夫停电了。夏季用电多，停电是常事，一会儿也就来了。我点上蜡烛，和他说着话。谁知这电就不来了。打电话给房管，回答说整个这片儿都停电了，今晚怕是来不了了。14 层楼摸黑下去也勉强可以，可老姜回去还有 22 层楼，关节炎的他怎么上啊。等到 11 点时我说要不你就别回去了。老姜说“我还真怵爬那么高的楼。在你这儿总比露宿街头强吧？”就留下了。

好多事情的发生确有客观的因素，可那也只能是个因素，我想，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人。虽然当时的人可能在“恍惚的刹那”。停电不走也就罢了，反正还有另两个屋可睡。也可能，我又想，感情到那份儿上了，只等着时机的成熟。而这成熟的时机不完全是心里的成熟，也得看客观条件。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终于到了那一秒。

我得认真地考虑一下再婚的问题了。我不知怎么去做女儿的工作。当初我把男人骂得一无是处，现在怎么把老姜从男人的一无是处中解救出来？我想还是先探探风声吧。

我把她叫过来。免不了又做了一顿好饭菜。说好饭菜不是说怕钱花得多，不是麻烦吗？离婚后我自己都是凑

合吃。我把老姜和小真的那张合影摆在了书架旁。女儿竟然假装没看见。

我只能主动给她看。

“我还没说呢，”女儿说，“这是谁呀？丑死了。赶紧收起来吧。”

我只能实话实说，并含蓄地说明了自己想再婚的意思。

“你不是说再也不结婚了吗？”女儿说，“你自己就不能过吗？你过去还要给人家带孩子，累不累呀？”

我说小真现在住校，3年后上了大学也自立了。

“你在这么好的一个单位这么个有实权的位置上，攒下的这些钱就准备带到那个男人那儿？”

“人家也不图咱钱，人家也是司局级呢。”我嘴上说，心想，女儿反对也有道理，老姜虽然是个司局级，可一个月也没几个钱儿，把我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带过去也挺亏的。

“半路夫妻，人家对你能真吗？”女儿说。

“从小夫妻怎么样？高小风还不是那个德行？”想女儿说的也有道理，我说，“要不我把钱都放你那儿？”

在说这话的瞬间给自己留退路的想法倒是次要，我

想只要能和老姜在一起怎么都行。10年了，能碰上个合心意的男人不容易。

“你要是这么跟人分心眼儿也过不好啊？”女儿说。

我说那怎么办。

女儿说再说吧。

我想女儿平时对我好也是假的，那是因为没有事要求她，真有事时就不行了。我求她？我想，我结婚干吗就偏得她同意呢？又拿出了平时死硬的脾气，我说，我准备结婚了，通知你是尊重你。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

“不是不同意你结婚，”女儿的态度软下来，“是怕你受到伤害。那个老姜对你真是真心的吗？是不是图你什么？别到头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真能碰上另一个高小风？”我说，“我还不至于那么倒霉吧。”

“我回家再跟他们商量一下。”

“跟谁商量啊？”

“家里两个人呢。我先生总得先知道一下他要有个后岳父了吧，孩子总得先知道要有个后外公了吧。”

“后岳父？”我说，“那么难听。”

“那总不能叫继岳父吧？”

爱叫啥叫啥吧，我想，能和老姜在一起是真的。

“回去后我把商量的结果告诉你。”

“不用了。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同不同意都无所谓，何况别人。”我说，铁了心。

发展到那一步，就是要结婚的，没毛病的人都会这么想。但过了一段日子，老姜竟没有跟我提结婚的事。交往这么长时间我看出他是个被动的人，那我就开口吧，别谁都不提，互相拖着，拖来拖去拖得没有了心思。这天我特意买了件新衣服，又到发廊做了一下头。真是旧貌换新颜，看得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么正式的事还是该正式一点，我先给老姜家打电话。奇怪的是竟没有人接。

我又打了两次，还是没有人接。想来他已是几天没跟我联系了，不会出什么事吧？我想，回想起自己自由、无牵挂的日子，也蛮自在的。

电话响了。知道是老姜，我急忙去接，心还有些跳。

是女儿。我以前接她的电话从没有这么失望。人到老了，还真该找个伴儿，这孩子对你再好也不行，不是一回事儿，我想，不大热情地问：“有事吗？”

“我刚才看见老姜和一个女人很亲密地走在街上。”

女儿说。

不同意就不同意呗，还编这鬼话？我想，也不能直说，就说：“那是他女儿吧？”

“不可能。”女儿说，“我不是看过他和他女儿的合影吗？他女儿多大，那女人多大？”

“你不就看过一次照片吗？就能保证是老姜？”

“我和他其实打过照面儿，”女儿说，“有一天我上班路过你这儿，看到楼下有卖你最喜欢吃的麻豆腐的，就买了点儿给你送上来。刚走到楼梯口，就看见一个男的从咱家出来。睡眼惺忪的……”

都知道了？我羞得不知该说什么。我知道越描越黑，便不解释。“你也许看走眼了。”我说，“你今天看见的老姜穿什么衣服？”

“离得不远，我看得很清楚，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袖衣，好像是韩国丝的。”

没错儿，那还是我给他买的呢。穿着这么好的衣服，没准儿也是想向我求婚呢。我问女儿那个女人有多大。女儿说可挺年轻的。

“那没准儿是他亲戚。为了求婚正式想找个人证明呗。没事儿。我了解老姜。”我安慰女儿，就挂了电话。

既然今天谈不成订婚的事，自己一个人的日子还得过。我换下新衣服提了篮子下楼买菜。记得有一次老姜见我这篮子说“就你这身份，拿着这个，多不协调啊？拿着它也不方便啊。”我笑了，说“那按你的意思，总理就不吃饭了？这不就是个装菜的吗？”又一次又见我拿那篮子他说“什么时候给你买个提兜儿算了，装在口袋里方便。”说了，也没给买。我想男人真跟孩子似的，说过什么就算了，也不当真。可跟你不亲密的男人能跟你说这个吗？这叫亲密？我又臊又喜地想，嘿，那件事不是都做过了吗？

走着想着，猛一抬头，我竟然看到他们了。女儿说得对，他们是很亲密地走在一起。傻子也能看出来，那女人不是我想象中的他的什么亲戚。我盯着那女人，什么挺年轻的，起码得 40 多了。在想到 40 时，我知道自己的心思是恶毒的。女人就怕比自己小 5——10 岁的女人。是的，我想，二三十的女人我都不怕。刚才我女儿看他们的时候就很亲密，现在还这么亲密，够有热情的了。

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怎么着。

大白天的，他们也不能怎么着，我看着他们在前面

的一棵树下分手了。

“你在这儿？”老姜转身见了我说，“够巧的。”

我心想是够巧的。

也许是看出我阴沉的脸色吧，老姜说：“你怎么了？”

“能怎么了？”我说，说过又觉得不能这么混过去，得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就说：“我有事跟你谈。”

“离你家近，去你家？”老姜说。

离我家是近，可我不能把这么恶心的事往家里带，我说：“去你家。”

“那也行。”他说。

进了他家的门，我问：“刚才那个女人是谁？”

“正想跟你说呢，”他说，“是小王，别人给我介绍的。42岁，是个大姑娘。”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我们挺和得来的。”老姜说，“我跟她说起过你。我希望你们能相处得好。”

这下听明白了。我说：“老姜，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供你吃供你穿是为了让你把其他的女人带回来吗？你还希望我高兴地接纳她，我是你妈吗？”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很感激你。”

“我要的是感激吗？”

“那你要什么？”

“别说我要什么。你自己做过什么不清楚吗？你感激的不是我陪你上床吧？”

“咱们都是成熟的男女，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床也不是我强迫你的，是两厢情愿。”

“要是强迫我就该到法院告你去了。”我说，“两厢情愿就是该沉迷时沉迷该清醒时清醒，就是玩完了就扔？想像年轻人那样潇洒？告诉你，咱们都过了那个时候！你还以为自己多年轻啊。小王知道你满头的黑发都是染的吗？知道你疲软半天撅不起来吗？40 岁的女人是最旺盛的，你受得了吗？她受得了你吗？”

“你说到哪里去了？”

“哪里？你的本性那儿。”我说，“你告诉我她的地址，我去找她。”

他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你难道想毁了我吗？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多么不容易。你当初给我力量鼓励我，可你拯救我就是为了毁了我吗？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大姑娘，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刺激，我不能毁灭一个人对婚姻的信心。”

“大姑娘，你艳福不浅呐。”我说，突然硬不起来了，
“吉洲，我理解你一时的糊涂，你想想看，我们从前该多好。跟我在一起你不快乐吗？那么年轻的女人真的不适合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谈什么爱，不就是一个伴儿吗？”

“绝对不是伴儿的问题，”他说，“男人和女人的想法不一样。”

这点说不通我就想别的办法。我说：“你再看小真，自从我到你家后她多高兴。别的女人不一定和她处得这么好啊。”

这下他不说话了。

见他不说话，我说：“你当初对我也是真的，你没有想过和我结婚吗？别骗自己了。小真还在母亲节送花给我，不都是你的意思吗？”

“那是她的意思，不是我的。”他反驳，“我想我对你的感情就是感激，不是爱。”

我的气又来了：“感激？当时你怎么没想清楚？感激就能上床吗？”

“那是我一时糊涂。”

“现在说已经晚了。”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亏你问得出来！我想怎么样？实话告诉你吧，除了结婚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简直被气死了，回了家就病倒了。第二天我打电话告诉老姜。一会儿他就拎着东西来了。

还是和我有感情的，我想，却假装不理他。

他打开罐头喂到我嘴边。

“我们的感情很平和，就像兄妹。”他说。

我一下把罐头打到地上去：“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想找个哥。”

“咱俩没法谈了。”

“是没法谈了。”我说，“我要找小王谈。”

他还是求我不要找她。

我每天叫嚷着要去找小王，吵得他烦了吧，这一天他说：“你想找就去找她吧，咱们的事儿我都和她说了，她表示谅解。”

可能吗？不是用激将法吧？我还真不信这个邪，就收拾了一番去找小王。

他还真跟她说了。她说：“谁都有一时糊涂的时候。”并表示谅解。

我心一下子凉了。出来时也有些灰溜溜的。

惟一能拿住他的就是这手牌了。如今这个女人表示不在意，我就没什么办法了。我在街上无主地走着，觉得没脸回家了。怎么跟女儿一家交代呢？想来也是自己太傻了，怎么就被一个男人给玩儿了？还是一个好男人呢，我想，男人真他妈没好的。说什么夫妻情深，屁，媳妇去世不到一年就跟一个女的上了床，又接着追一个大姑娘。就没人管了？“就没人管了？”我气愤得嘟囔出声了，也一下子提醒了自己：我可以找他的组织。他不是司局长吗？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不是街上的泼妇可以吵骂到他的单位，我也没有名份。我奋笔疾书，写了整整两页稿纸。不能让人家觉得这是一封匿名的也许不实也许是陷害的举报信，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了电话。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机关里大家看我的眼神马上就会有变化，我将成为大家饭后的谈资，嘲笑的对象。我前辈子的清白将毁之一旦。放下笔时，我感觉自己的手颤抖了，泪水不觉涌了出来。

我到卫生间洗了洗脸。离婚后我就没有再哭过了。我望了望镜中的那个女人，她的眼袋垂着，头发蓬乱，周身上下笼罩着垂暮之气。就是这个女人前些日子还被爱情照耀，还跟她最钟爱的女儿争吵，并下定决心不管

怎样都要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就是这个女人不知廉耻地找到那个 42 岁的女人跟她说“你知道吗？姜吉洲和我上过床。”而那女人用不在乎的神情鄙视了她，用谅解的心把那个男人拉回到自己身边。要是不去找那个女人多好啊，要是不跟女儿说要和人家结婚多好啊，她还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现在可好！

我看得呆了。有些不认识自己了。是的，从认识姜吉洲开始我就不再是原来的我了。我把信折好，用胶水封上。有好几个刹那我都忘了自己坐在这儿干什么。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女人能那么平静地跟我说能原谅他。也是，我想，想得开就是那么回事。跟你说了你知道，不跟你说了还不是眼不见为净？男人的事谁知道？也不用留下怀孕等身后事，真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知道这么想已流于下流，可不就是这个男人让我变得这样吗？我们在床上时我说我真的老了，都没有那个了。他说那更好，没有后顾之忧。有后顾之忧怎么了？这些臭男人还能替你上手术台吗？

那么一个挑了半辈子的大姑娘到头来就找这么个土埋了半截还跟别的女人有绯闻的老头，图什么呀？感情好？认识也没多长时间啊。怎么就能原谅他？我实在想不明

白。想不明白我就只能往别处想。我想她不是宽容吗？让她的宽容再感人些，让更多的人为她的宽容感动。我想，给她单位也写一封信。

我们无意间会把好多事情改变。写着写着小王就成了破坏别人幸福的第三者。可不是第三者吗？我想，她不出现我和老姜可不是到了该结婚的时候？都是她闹的，还有没有个先来后到？小王受不了压力就会离开老姜的。而老姜接受了组织的教育，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就会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会真正地原谅他的。身后的风言风语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而用一切换回的这个男人真的也可能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出现得这么晚。而我和他会吸取这么惨痛的教训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个星期后我等来了老姜单位人事处的人，他们问我情况属实吗，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兴趣编小说。

又一个星期，老姜的电话来了。要来求我了，我想，得拿点架子。

“是你给我单位写的信吗？”他单刀直入。

“那上面不是写着名字吗？”我得意地说，“除了我还能有谁？”

“我不相信，问问你。”他冷冷地说，“好了，没别

的了。”就挂了电话。

自己做都做了，还不让人说？还就这么挂了电话？！了得了？！我又打过去。他接的，竟问：“有事吗？”

问得我哑言了。

也是，放下电话我想，他生气也在情理中，过几天消消气就好了，回头给他好好补补。就不理他了，让他兀自疗伤，等关键的时候再去看他。那时候他看到我，真就跟看到亲人似的。

再见到老姜时我都有点认不出他了，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老才好呢，我想，老就不想找年轻的女人了，就没有花花心思了。

不知是眼神不济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没有认出我采，微弓着腰凄怆地走了。

到底该不该去看他呢？我犹豫起来。这犹豫使我的感觉有些麻木了，竟没有看出机关里人们看我的眼神。直到在洗手间听见两个女人的议论时，我才知道自己的事情在机关里已是人尽皆知了，也丰富了不少下流了一些，像每个处室都订阅的香港报纸上的黄色小说。我想溜出洗手间，可听见外间的门响了。我知道又有人要进来了。我不敢直面她们，又溜回去了。我想我必须找到老姜，

和他一起面对这一切。我正想给他打电话时，好久没有联系的李姐的电话来了。

“你知道吗？”她又惊呼起来，“老姜受到了党籍、行政处分，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中国就这么回事，私下怎么做都可以，这一摆到桌面上就是大事了。不是说这当官的男人得把住两头吗？一个手头，别拿人家的；一个裤头……”

我真傻，机关做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想到这点，以为只是教育教育他就完了呢，当时真是被气昏了头。

“他被一个大姑娘讹住了，不得不和人家结婚……”

我忘了自己是如何放下电话的。半天后清醒过来，我打电话给老姜。我要亲自听他说明。

“是的，我和小王决定结婚了。”老姜说，“是你让我们这么快就决定下来的。谢谢你的成全。”

“我不能没有你呀。”我说，“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我错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老姜说，“我们结婚证都领了。婚礼在星期天，欢迎你参加。”

“那么小真怎么办？”我突然想起了小真，“她不是你最重要的人吗？你不是因为她当初才有活下去的勇气

吗？”

“现在她也是我活下去的勇气。”他说，“小王和她处得也很好。小真当然和我们一起过。她星期天也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整个世界都失去了。

我在昏惑中清醒，在清醒中昏惑。大家都重新找到了位置。而我，除了羞辱外什么也没有剩下。我还能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吗？这段羞辱的日子能像腐烂的一截萝卜被切掉吗？不！这羞辱像试剂，完全溶入了我的整个生活中，使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不能让那个毁了我幸福毁了我名誉毁了我后半生的男人还幸福地活着。他不是还想举办婚礼吗？不是想让众人看着吗？我就要让他的婚礼热闹一些。我要一刀捅了他。我只有这样果断的举动了，在他的饭菜里下药等慢法儿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在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反而平静了。可是半夜我从恶梦中醒来。我梦见老姜看着我的刀鄙夷地说：“来杀了我吧，我早就活够了。”

在心脏的急速跳动中在满头的汗中我拉亮了灯。我想杀他真的没什么意思。哀莫大于心死，他那么疼爱小

真，我还是杀小真好了，让他从此生不如死。想到小真从前对自己的好，我犹豫了。我随之又想，别人对你好都是假的，都是看老姜的面子，她现在不是和小王处得也不错吗？我在小真花样的年华上也犹豫了。死了也好，我又想，要不以后的事多着呢，结婚生孩子不说，没准儿就被男人抛弃。做女人太痛苦，还不如一了百了。我看了看窗外，东方已经发白了，再回到昨天已经不可能了。我也一样。除了向前外，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

奇怪今天竟是个好天气。走在路上我暂时脱离了这件事。要是没有这件事该多好啊，我想，阳光明媚，绿草青青。我可以悠闲地上班，再过几年就退休，就出国旅游，攒那么多钱呢。

我听到了婚礼的音乐。我看到了身穿蓝灰色西装的老姜。老家伙还挺精神呢。

我看到了小真。她也看到了我。还是有感情的，她竟叫着阿姨向我跑来了。我把手放到口袋里，口袋里就是刀，已经被我磨得快快的了。她14岁应该是很有力气的，她要是反抗我就得拼足了劲。我还有这点力气，我生命中就剩这么点力气了。

情人的尖叫

名涵选了一大堆东西准备结帐时发现信用卡没带。她拿出手机给赵云涛的办公室打电话。他竟然不在。她给他的手机打，他的手机竟没开。“说好了今天在单位的嘛，”名涵嘟囔，“手机还关了。”

名涵不是个多心的太太，她没有往别处想，她想的就是他不来自己怎么有脸面对售货小姐呢，人家会不会说她没钱就别摆谱呢。她也恨自己，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尤其是现在这时候，大着肚子，穿什么衣服能好看？不是花钱买累赘吗？可这只是她的习惯啊，她总不能逛街空手而归吧。不逛街？不逛街她干吗呀，总不能一直在家里呆坐着吧。她坐了 3 年早就烦了。当初就不该听云涛的话做什么全职太太。想多了没用，名涵想，现在能找到他是正经，就呼他。

赵云涛半天才回电话，还有点不高兴的意思。

我这么花钱他可能烦了，名涵想，那次去上海买衣服她一下子就花了 6 万块。说实在的，衣服她也有点买烦了，她正准备培养新的兴趣，不是还没找到吗？

听她说完后赵云涛说：“你在商场等着吧，我让秘书

把信用卡给你送去。”

名涵有些不高兴，心想，这老婆和女朋友就是不一样，没结婚前呼他他敢这么长时间再回电话吗？越想越气，出了购物中心看到公用电话就想，何不用公用电话装成别的女人呼他，看他多长时间回，就用她和云涛都熟悉的一个陈姓女人的名字呼了他。

电话很快来了。

“不管你是谁，请听我说一会儿话好吗？求求你。”名涵接过电话时里面一个女孩的声音说，“因为我一个人再也扛不住了。”

名涵正烦，但听说“一个人再也扛不住了”就想听听，看有没有自己烦。她说“好吧。”

“我这已是第五次怀孕了。医生说我再做人流的话，怕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那你就把这个生下来啊。”名涵说，“不是你丈夫想抛弃你吧？告诉你，他这时候抛弃你是犯罪的。”

“她还不是我的丈夫。”那边说。

“未婚先孕？”名涵说，“嘿，没什么大不了的，未婚妈妈都多着呢。你要是受不了压力，补个结婚证好了。”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电话那边说，“他是别人的丈夫。”

“把他抢过来啊。”

“可是他有成功的事业，幸福的家庭，我说好不破坏他的家庭的。”

“总得有个取舍，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若涵说，“我就好打抱不平，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我替你找他谈。”

“我叫他小虫。”那女孩说，“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不用你去找他谈。”

小虫？名涵想，这名字怎么在哪儿见过？她想到了赵云涛的呼机。她是个马虎的太太，从不知要去看他的呼机。那天他在洗澡，呼机响个不停，她才去看。呼机上写着：我很想你，小迎。他从卫生间出来时说呼错了，不是呼他的，他不认识什么小迎。那个叫小迎的小姐后来又呼了他一次。他这次有了更值得信任的借口。“小虫，我很想你。小迎。”他指着呼机念完看着名涵说，“我，赵云涛，不是小虫。这下你相信了吧。呼错了呗。怎么又呼错了？跟我的号码近呗，没准儿就差一个号呢。”从那以后她留心他的呼机，那个叫小迎的女孩或

是女人是再没有呼过他。她渐渐忘了这回事，现在听这个陌生的女孩说小虫她才突然想起来。此小虫是不是彼小虫？她原来纯粹好心地听人倾诉现在有了探听的意味。她说：“那个男人什么意思呢？他去看你吗？”

“他也不好办。他老婆也正怀着孕。”

名涵的嘴越张越大。她没有说话。

“他也看我。他刚才还来了呢。他老婆急呼他，说买东西忘了带信用卡……”

名涵说不出话来，她对着电话尖声地叫起来。这叫声拼足了力气，悠远而深长，绝望而哀伤。

好不容易恢复了常态。她想起更年轻时的荒唐，她想这就是命运吧。

罗艺那天下班后在办公室停留了一会儿。其实说下班是按传统的作息時間，罗艺和他的同事们不坐班，通常是下午3点办公室就没人影了。

抽屉怎么收拾还是乱，罗艺就起身到走廊去。他不清楚那天为什么会突然起身去走廊，好多年后他还想那是命运的安排。在走廊灰蒙的灯光下，他看见一个女孩或是女人窈窕的张望的背影。他正想返身进门时那女孩或是女人就转过身来问：“任青在么？”

“早下班了。”

“我跟他约的是7点在楼下见面。”漂亮的女孩说，“可我早来了一个小时。我想去宿舍找他又怕路上错过，我可以在你这儿呆一会儿么？”

罗艺默许的表情把女孩带进屋里。

女孩在外间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罗艺回到里间接着摆弄他的抽屉。这期间他出未过一次，把一摞报纸极随便地扔到女孩面前。

“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傲慢。”女孩后来想起这事就这么说。

“我该对你怎样？”罗艺赔礼道，“你是别人约来的呀。”

女孩浏览或是根本没动报纸，稍后也进到里间说“听说作家罗艺就在你们单位，怎么能跟他认识一下？”

“你已经认识了。”

“你就是罗艺呀?!”女孩纯洁的惊讶中多少有些世故，“我最喜欢读你的书了，下次出新书可得送我。”女孩说，拽了张纸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打通这个电话，转308房间找我。”

一个外语学院大二的学生。

走廊更加灰蒙时，7点就到了。女孩清风一般旋出屋子，罗艺仍坐在办公桌前。他没有回头，他只是觉得走廊更灰蒙了。

名涵路过公用电话时又想起了小迎。她正若有所思时一个男人过来悄悄地对她说：“太太，你裙子的拉链儿开了。”

她其实都没听清他说的是什麼，她以为那男人的声音是从电话里来的呢，还这么下流，她又惊声尖叫起来。整个一条街的宁静被这叫声支解了。

清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裙子的拉链儿真是开着的。

她变得不爱打电话，不愿和别人聚会了。

她现在最喜欢的是午后一两点钟临小街的小馆子。自己一个人。淡黄色的阳光浮着彩色的三五个行人。这段时光是慵懒茫然的，她也就可以在小馆子浪漫的轻音乐中一个人神伤。

其实是两个人，那个小生命安静地缩在她体内。她几乎没有什么早期的妊娠反应，6个月了，胎儿还没踢过她。但她还是厌恶。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白白的脸上长满了雀斑，头发也草一样乱着。美国的“红玫瑰”洗发香波已覆满了灰尘，4500元一件的斯特法内女装上衣

穿不了了，日本伊娜牌连裤袜也不能使她小腿匀称起来。听说东单开了一家孕妇时装店，她去买了一件穿上，感觉自己并未因此而漂亮起来。都说母亲是自豪的，她却一点儿自豪的感觉也抓不到。她讨厌女人的大肚子，正如讨厌冬天人们呼呼吐出的白气一样。

罗艺又有新书时就给女孩打了电话。

女孩接过书，高兴地抱在怀里。那是丛书，一共 4 卷。

“人家怎么才能知道是你送我的而不是我自己买的呢？”

他就蹲下来，一本本给她签名。

“罗艺就是罗艺，”女孩说，“他怎么想也不想就写出这么美的东西？”

路人故意慢下脚步看他们干什么。

“那天我怎么就突然跑到走廊？”罗艺说，“这真是命运。”

“是命运，”女孩说，“我不早到一小时也就不会上楼去。”

那是冬夜。女孩望看星光下的罗艺。

罗艺很英俊，也很年轻。女孩猜他二十五六岁。

罗艺和女孩看电影时坐的是双人座。女孩青春的气息不断地飘浮过来。罗艺开始面热，他试探了几次而终于握住她手时，发现她手心汗然。那是初恋的象征，一本书上曾这么写过。

看完电影已近 10 点了，他骑车送她回校。他们在桔黄或蓝黑色的夜中浮游，心怡气爽。在送完女孩自己回去的路上罗艺仍旧这么想，他对于浪漫爱情的感怀是随着这女孩一起走来的。

罗艺下班后又在办公室停留的那天就是等女孩了。那天他穿着猩红色的毛衣。

“谁织的？”

“我太大。”

“你结婚了？”

“我多大了还不结婚？”

女孩就再没说什么。

罗艺结婚了，但女孩还是坐到了他怀里。

无边的痛。

这痛连着尖叫。

每天 500 元的单间特护使护士没有对她的尖叫表现出什么。可她偷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她们说：“见过无

数个女人生孩子，真还没见过有这么叫的。”

名涵觉得只有尖叫才能把痛压下去。其实也算不上怎么痛，在叫累了后她想，这起码是瓜熟蒂落，小迎的可是生生被吸出来啊，还 5 次！她也知道她不该这么叫，这么叫起码对她没有任何好处，不说别的，太耗体力。但她抵御不了，她觉得只有这么叫才能把她受的惊吓表现出来，表现给赵云涛听，她不想直接跟他说小迎的事，她觉得太俗气。这尖叫是和以前的尖叫连在一起的，释放过后却是迷惘。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第一声啼哭上。只有他才能救她。

她被送进产房是午夜 11 点，她满脸泪水被推出时已是第二天下午 2 点了。依稀记得那像一条白带子，被护士抱到她眼前。“多漂亮的儿子。”护士说，名涵奇怪的是儿子竟对她笑了。

赵云涛在床头的花瓶里又换了一束鲜花，然后俯下身吻了她。她温柔地笑着，然后就拥着这笑睡着了。

这笑发自内心的平静，可这平静也只维持了几日。

赵云涛煲了一锅红枣鸡汤给她。喝了几口，她突然又想尖叫。她觉得那尖叫就像是一个东西在她的体内，她茫然、无主时就想找它们。她一向认为负担的重量去

除了，可空茫茫的渺然又占据了那里。她坚持不到出院那天。赵云涛想用漂亮的围巾替她包住头，她微笑地回绝了。他们和平相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动声色，这是她最近总结的。

音乐把她绑紧。车辆在窗外无声地流动。面前的墙被分割成平呆的几块，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卧室的阳台。

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

后来她走到走廊，倚着门框看着屋内。

阴郁的天空，黄昏的光黯淡地铺在屋里。

车辆在宾馆或信号灯旁排着队，楼群在田野中依次北进。她该站到哪队里去呢？

电话响了。

“当初我让你打掉，你不肯，”女友在电话中说，“现在好受了？”

“我很满足。”名涵说，人们总借助谎言证明自己与别人不同。

名涵看着这个淡粉色，像午后阳光般温柔的孩子。这个小小的生命真的能让她满足么？曾经，她把希望寄托在他的第一声啼哭上，而现在，他给她带来的只有沉沉的心意。她看书，书上说这是产后的消沉期。名涵又开

始幻想儿子能开口叫她妈妈，她想听见“妈妈”从这孩子稚嫩的口中吐出自己一定会泪流满面的。但儿子是无意的，儿子说“妈妈”时是含糊不清的，这天他看着挂历上美丽的女人说“妈妈妈妈妈妈。”

罗艺和女孩约在长城饭店。服务小姐过来问要些什么，罗艺要了两听可乐，两听可乐花了他 27 元。

他们走在长长的风里。

他们从圣诞节一直走到新年。新年之夜是在王府饭店度过的。餐厅经理，罗艺的朋友给他们安排了两个非正式的位置。他们的小桌上有免费的啤酒、饮料。

夜里 2 点多他们步行回不远处罗艺的住处，他们经常这么晚回来。他们在一扇大红门前停下。对着大门有一片闲地，闲地上有棵高大的杨树。大红门通常都是半开半闭的，但杨树前方向左拐的门晚上一般都关着，也不锁。进了门有两个小院落，罗艺领着女孩先后或分别从左右两侧再向里走，再向右，穿过一间废置的房间，走过一段弄堂，然后开门进入幽静的小院。钥匙寂静地响着，有时月光满地。他们打开灯，有时放一段优美的音乐。罗艺出去从卧室对面的柴房拿红红的苹果给女孩。他还给女孩做沙拉，煨鸡汤，任何事情都替她做。那天

他不知为什么留在办公室，又不知为什么去走廊一趟，他总想那是命运。

有时早上他们先后从院子里出来。胡同宁静，飘浮着清新、微凉的气息。他们坐在条凳上吃早餐，炸油条的烟在他们左右升起。风大时他们便躲进地铁。罗艺有时张望，有时离她稍远些，他太太从黑夜的另一端从城市的另一端乘地铁在这站下车，她中午回自己家，晚上去娘家。

罗艺和女孩无处可去，就一圈圈坐地铁。他们从长椿街站上来，爬了 7 层去他一个朋友家，他朋友是个女记者。女记者慌慌张张地安顿好孩子说有事要出去。罗艺出来后笑着对女孩说女记者是去会情人了。女孩说别瞎说。罗艺说真的。他们也从朝阳门上来嘭嘭地敲四层的一扇门，敲了十几分钟也无人应答。走廊里阴风习习。

女孩疯狂地爱上罗艺，她在夜里一次次呼唤他的名字，一天数次打电话给他。罗艺接电话时看见同屋的人眼虽盯着报纸，耳朵却竖着，就对着电话说：你们男孩子……

罗艺开会时也带上女孩。这种会是他喜欢的，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坐在一桌，交给小姐一张餐券，然后隆

隆地吃饭风卷残云一般。餐券是按人发的，罗艺带了女孩就不够，就去收餐券的小姐那走动。

小姐咯咯咯地笑起来。

罗艺拿看到手的餐券说：“作家还是让人羡慕的。”

人们都离地半尺，悬浮在空中，茫茫的，躁躁的。名涵总想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只不过是能静静地坐在窗前。坐在窗前时别人就说她的目光很忧郁。

一个英俊的男人绕过木色的桌椅坐到她面前说“小姐怎么这么忧郁呀?!”这个男人后来还给她送过花，用车等过她，并且很含蓄地向她透露过他的资产数额。

“你真与众不同，”男人败下阵后说，“我还没见过不为钱动心的女人。”

“我是不会为你动心，”名涵说，“因为我早已傍了一个比你更有钱的大款。”

白领层的女人自信而骄傲地走在窗外初春的阳光里。曾经，她也那么不可一世，那短暂的光芒心碎般耀眼。

女孩毕业进了北京一家报社。虽然一切顺利，也毕竟是人生的转折。罗艺也参进她的转折中，他向女孩求

婚。虽然他知道她有飘浮的心，周围还有一群比他年轻十几岁的男孩；虽然他知道迷惑她的，他的名人光环将随着她进入的报纸而渐渐被她看轻；虽然他知道女孩也可能根本不会考虑自己，而自己也不可能抛妻弃子，但他还是开口了。

“你有孩子么？”女孩说，“没有可以。有，我就不能嫁给你。”

罗艺说没有。

女孩扑进他怀里，说：“准备娶我吧。”

“我其实喜欢孩子，”女孩说，“虽然我不喜欢你的孩子。”女孩最喜欢的是一个陌生，却有过三次路遇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相遇那男孩可能还不满一岁，在公共汽车上盯着她看。男孩母亲发现后把奶瓶塞到男孩嘴里。男孩的头扭开。“嘟嘟，嘟嘟。”男孩的母亲用嘴发出这样的声音，指着车窗外川流不息的车辆。男孩还是扭过头来看她。“看太阳，亮不亮呀？让爸爸摘给你好吗？”男孩的母亲左右错着挡着女孩的脸。

第二次相遇小男孩是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女孩往旁边让一让，小男孩便在挤出的位置上坐下。天很热，男孩湿热的小胳膊靠着他。车不停地晃动，她就总

合用胳膊拦着以防他跌下座位，旁边的小伙子不停地对她说“谢谢”

第三次相遇小男孩是和他母亲在一起。在地铁里，小男孩就坐在女孩左边。“我新学了一首歌”已长大了不少的小男孩把头悄悄靠近她小声说，就低声为她哼唱起来。男孩的母亲在男孩的左边，已疲倦地睡着了。女孩听不清小男孩唱的是什麼，但他却唱出了她的泪水。男孩的母亲在惊悸中醒来，拉着他匆匆走出已关上过一遍的地铁车门。小男孩被母亲牵着，走到出站口的楼梯旁还回头张望。

罗艺和女孩一起坐在临街的酒店。在女孩的催婚中罗艺心神不宁起来。他怎么向陈静开口呢？他怎么说出理由呢？他有理由吗？试着把女孩抹去，他看见婚姻中的自己是幸福的，妻子贤惠，儿子聪明，试看把家庭抛开，他看见与女孩一起的自己也是幸福的。哪个幸福更真实呢？他想，要是他们一同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该怎么办呢？他想着，就看见了妻子和儿子站到了酒店大大、透明的玻璃窗前。

罗艺试看转过头来，试看坐稳，试看说笑，但他却看见了女孩绽开的笑容，他看见了女孩用玲珑的手在跟

窗外的儿子打招呼。

儿子挣脱开母亲的手跑进酒店。

“阿姨。”儿子拉着女孩的手亲昵地叫着。

罗艺不知怎么办，一回头却正碰见儿子惊喜的目光。

“阿姨，你认识我爸？”儿子惊喜地问。

女孩看了看孩子，看了看罗艺，又看了看窗外的女人。她拍了拍孩子便抬起了腿。

“名涵，我”罗艺喊。

女孩又回过头，并没看他，而对孩子扬了扬手说：“再见o”

尖叫越来越频繁，名涵感到无法自持了。在现实里找不到支撑，她只能退回到过去。在时针和分针重合在12的时候，在几年失去联系的一个春日无风的正午，她打电话给罗艺。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像雨后晴朗起来的云，飘飘地就聚到一起，他们决定一会儿就见面。

他们将穿过熙攘的人群、车辆，经过地下或陆上聚到一起。他们像以往一样约在地铁东四十条站。以往的罗艺从未准时过，每次都是慌慌张张地跑来。名涵在他来前的这段时间就看车站的壁画。“我一辈子的时间都用来等你。”她偶尔这么说时其实是表示一种承诺，但罗艺

会以为她生气了。今天他早来了，穿着浅色的牛仔裤和黑色的单夹克，年轻英俊。

他们又穿过阳光和温暖的春风回到他的出发地。在罗艺刚刚装饰过的新家里，在那考究的墙上名涵看到了一张三人合影，其中一个罗艺。她认识罗艺时，他说他没有孩子，可5年后，他儿子都9岁了。

罗艺为这句谎话已付出了代价，事情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名涵想，心里便渐渐平静了。

他们深情地做爱时电话铃声刺耳地响起。

名涵也叫起来。

罗艺很兴奋，他说“名涵你成熟了，我喜欢你放得开样子，你的尖叫让我觉得兴奋”。

他的误解使她停下尖叫，但电话没有，继续刺耳地响着。罗艺起来，一丝不挂地走到客厅。

“没有，”客厅里的罗艺说，“我在厕所呢。你今天不回来了？行，行。”

若涵穿上了衣服。“我还要。”罗艺有些撒娇地赖在被子里。若涵笑了一下，按了PALLY。渐起的音乐舒缓了他们之间的尴尬，在熟悉的音乐中他们又重新回到以往的岁月。他们决定去第一次约会的餐厅吃饭。

罗艺背着若涵下了 6 楼。他把她放下后极快轻地跳过栅栏，到路的那边。

他在掩饰自己的年龄，若涵心想，她真怕这个大她 12 岁的男人在跳栅栏时突然摔倒。

他们是在路上谈到木木的。

木木不是若涵所喜欢的那类作家。她是因为书中的一句话才买她的书，这是她经常犯的错误。她以为某一点就是一个人，可事实上某一点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人，这一点甚至不是他(她)身上重要的一点，甚至不是他(她)身上的一点。她就被那一点迷惑才买木木的书，但整本书读过，她要找的，希望看到的東西并未出现。那真是盲目的一点。她慌忙将书藏到她木色书柜的下层。那本书前后她还买了海男的一本书，从这本书中传出的气息像她迷恋已久的呼吸，让她沉迷却难以接近，因为难以接近而显得更加沉迷。她不停地翻到书的扉页看海男的照片，她美丽细滑的手腕滑着碧绿透明的手镯(其实那是手表)，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但若涵坚持认为那是碧绿的手镯。她猜想在阳光饱满的时候，海男戴着玉镯的手臂一定圆润而性感，而她的手镯也会玲珑地诉说什么。她的细花长裙集中着所有美丽的朝夕晨暮；她的眼睛被

草帽半遮半掩，她的眼睛只能被半遮半掩；她的背后是书还是栅栏，这两者之间的选择让若涵欣慰，她愿意自己一直没有明晰的答案。这是第一个把她深切打动的女人。

“木木有多大了？”若涵问。

“跟你差不多。”罗艺接着说，“木木的句子多有内涵。”

“我不喜欢木木，”若涵说，“我最讨厌她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语气。”只有丑女人想卖弄风情而又有些忸怩时才有这种语气，她心想木木一定长的很丑，要不怎么从来没在书的扉页上见过她的相片呢。她扭头看罗艺：“你跟她认识吗？”

“我这儿有她的一本新书你想看吗？”罗艺说，就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若涵不知罗艺黑色的公文包里装着多少女人。她不相信他，但爱他。

木木是罗艺亲密或不亲密的女人，若涵暂且把她归到他的圈子中。事实上他们可能在前不久一次聚会前还曾谋面，这一切原本没什么异样，但奇怪的是这一日在春日的晚风中木木突然在若涵心中变得圣洁起来。她觉

得木木飘飘的长长的白围巾像阳光下的雪峰，庄重而凝炼。

她赶紧翻到书的扉页。

“她怎么叫这么个名字？是她真名吗？”若涵问。

“她真名比这个好听，她真名叫慕小迎，我们都叫她小迎。”

若涵想叫，但她先行堵住了自己的嘴。

“木木”这两个字像钻石镶在她背景——讳莫如深，大家一无所知的天空里，若涵一直这么想，但今天她才知道木木就是小迎，她丈夫的情人。

“木木是从另一条路上走来的，”罗艺说，“她对不同的艺术都有很强的把握能力。”

“是的，她对不同的男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若涵说，却抑制不了木木在她心中渐生的庄重感。

“罗艺，只要你告诉我真话，我会永远跟你好的。”若涵说，“木木是你的情人吗？”

罗艺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在沉默后在若涵女巫一般的眼睛凝视下他说：“我们只打过kiss。”

“向毛主席保证，”罗艺笑着说，“真的只打过kiss。”

若涵不作声地看着他。

“这女人是可怕的，”罗艺只好往下说，“任何东西都吸引不了她，她的感情是千年沉默的土地。肉体的激情尤其是她不相信的。”罗艺不知怎么讲下去，但忽然间他仿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对了，”他说，“她也终于傍上了大款，这年头女人哪有不喜欢钱的，听说叫赵什么。”

“赵云涛。”若涵说。

罗艺说：“我就知道你是个女巫。”

“罗艺，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绕口令：我情人的情人，是我情人的情人。”

“你的情人是我，我的情人是你，你是你情人的情人，你是你自己，”罗艺说，“对呀。”

“我情人的情人的情人的情人是我。”若涵说。

罗艺想了一会儿说：“跟刚才一样啊。”

“如果你把木木和赵云涛一起算进来呢？”

罗艺默不作声。

多好，她想，这些男人赢得那么多情人的爱，还把家经营得那么好，而他们的情人远离家庭，过着孤独、可笑的日子。而木木究竟从哪一步起，远离了普通女人该走的那条幸福路，结婚，生子……刚才站在窗前时罗

艺指着窗外的银杏林对她说这儿的秋天美丽异常，可是现在她看不见银杏林，她甚至分不清方向——他们曾相爱在哪一处？亮着或黑着灯的楼群在新月下一模一样。

“罗艺，”她说，“我告诉你一句悄悄话。”

“我们永别了。”罗艺听见若涵说。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这么远跑来就是告诉自己这一句话？但看见若涵坚定的眼神时他明白她说的是真的。

“永别了。”若涵向他点一下头，就跑到了马路对面。

罗艺不知该不该去追她。他正犹豫时听到了若涵刺耳的尖叫。他以为落涵出了什么事，就不顾一切地向她奔去，他没有看到一辆车急驶而来。他不知道那是赵云涛的泛着绿色的宝马车，他更不可能知道赵云涛是去奔赴小迎的呼叫。

思想工作

第二次见到佳卉时刘谨着实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她会这么年轻、漂亮。第一次他们一帮人围坐在西餐厅昏暗的烛光下喝酒时他还以为她至少 35 岁了呢(他也没看出她有多漂亮)。传的那么邪乎，原来就这么普通，当时他想，语言的水份可真大。而现在，在上午 10 点的阳光

下，她的光芒竟让他有些不敢直视。她穿着一身淡蓝的牛仔装，那天挽起的髻现在变成了高高的马尾巴，眉衔远山，眼含秋水，唇红齿白，青春勃发。她至多 24 岁，刘谨想，那天晚上我眼睛怎么了。

“你好。”佳卉有些害羞地说，“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了？”

“哪能呢？”刘谨说，“我没想到是你。你今天怎么有时间？中午在这儿吃饭吧。”

“你们单位还真挺好找。”佳卉说，“上次聚会你说过你们这儿买了一本《阅魂》，我说我特想看这本书，可是一直没买到，你说你借给我。忘了吗？”

“《月桂》？”刘谨说，“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真是贵人多忘事，”佳卉说，“你怎么会记不得呢？”

“我们这儿是有好多书，”刘谨说，“你进去找吧。”就把她让进办公室。

“那可能是你借人了。”找了一会儿佳卉说，“我还有事先走了。哪天你找到书，别忘了给我打电话。”就留下一张名片。

“我这儿有你的名片，”刘谨说，“那天聚会你不是

给过我么？”

“名片太多，怕你忘了，”佳卉笑着说，“再给你一张。”

“咱们这儿买过《月桂》这本书吗？”佳卉走后刘谨问同屋的人。

大家摇头说：“都没听说过。”

半夜，刘谨从有佳卉的梦中醒来，看见如水的月光照着他身旁睡梦中极一般的太太。

他结婚不是因为想和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而只是到了或过了人们印象中该结婚的年龄。其实说来，他也有过令人心跳的爱情。可他准备与其结婚的女孩却突然间嫁给了别人。那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他实在耐不住思念，在考试结束前就把行李打好了，交了卷直奔火车站，一路上狂想着心上人。可那熟悉的小屋不再是寂寞的春闺，有了男人，还是合法的。

“我也没有办法，”他的未婚妻说，“我一个人应付不了单身女人的生活，买粮、买煤、生炉子，还有寒冷和孤独，我没有办法。”他望着那个已成为别人妻子的女人，心中充满了痛楚和不能泯灭的爱。这爱存留在他心中，整整 8 年，他一想到这女人就痛遍心。肺。他即将

结束单身生活的那年夏季，那个女人来到他在的北京落户多年的单身宿舍。他奇怪的就是这个一直让他魂牵梦绕的女人终于决定把自己给出时，他的爱却一下子没有了踪影。

他用拒绝为自己报了仇后那个女人就从他的世界中永远消失了。那之后他却变得伤感和多情起来，印象极模糊的小学女同学有时也会从他的梦中一跃而起。婚前他是地地道道的童男子，婚后也没同任何女人有过稍微过分的接触(哪怕牵牵手)，更不用说感情纠葛。在别人丰富多采、风起云涌的婚外爱情的对照下，他觉得自己是欠缺的。如果有一个女人(哪怕不漂亮)找上门来，他想自己是不会拒绝的。

眼看着处长(很有实权)也当上这么长时间了，他想像中那些对他献殷勤的女人却迟迟没有出现。有两次下班后他借故把同屋的小李留下来，他制造的这个背景却没能让相应的故事发生。是真的吗?他开始怀疑那些传闻——某某经常陪部长看话剧；某某下班后陪司长聊天……

他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有一次在外地，当地有关人员在宴请之后把北京去的一行人请到了歌舞厅。他

从洗手间回来后悔得可以——舞厅的灯灭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这样的黑灯被告知在当地一晚上只有一次)。他的花花想法想突破他拘谨的言行是多么不易呀，而这个外省(这当然要比在北京保密)的绝好机会却被他错过了。他正懊悔，十几个公安就意气风发地从他身边冲过，冲进舞厅里。一行人的丑行比他们真人回来的还快。作为惟一一个在诱惑面前不为所动的共产党员，刘谨的防腐抗败得到了部机关广大妇女的表扬。

他想搞点婚外小花边的想法似乎更难了。

现在他望着这如水的月光想，佳卉跑过这大半个北京来我这儿是什么意思呢？是有求于我么？她会求我办什么事呢？他把自己能办的事在心中过了一遍，以便她开口时立刻答应。接下去的半夜他睡的极好，似乎还做了个美梦，梦到佳卉温柔的手指。他真怕睁开眼看到的是另一双手。很幸运，他看到抚摩他的是早上温柔的阳光。

也可能佳卉是没事干把那天聚会的朋友挨个儿看一遍呢，忍了10天刘谨——打电话过去。结果令他很是激动——佳卉没去过他们(聚会中的男人)那儿。刘谨真是太激动了，那天下班后他没有坐班车，他走了两站地，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的。

他越来越相信佳卉是有求于他(要不有什么理由呢?她那么漂亮难道能看上他?),可眼看着两个月过去了,佳卉从那一面后竟再也没出现。

这天刘谨正想对打扰他中午睡觉的电话发火,却发现佳卉的笑声从中传来。

“该起来了。”佳卉说,“几点了?”

刘谨一看表,果然已过了上班时间。

“我明天在你们单位附近办事,中午在你那儿吃饭行吗?”

“来吧,来吧。”刘谨说。他的同屋最近都出差了。

第二天吃完饭后佳卉在刘谨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她开朗、大方,对他所讲的话都很感兴趣,他们谈得不错。

从那以后佳卉偶尔来刘谨这儿吃饭,一年下来有那么七八回。有一回吃过饭后刘谨大胆儿邀请佳卉去逛书店,佳卉同意了。刘谨大胆儿请她看画展,她也同意了。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他们的友谊也在一天天加深。有几次佳卉竟带他去了她的几个女朋友那儿;在刘谨过生日这天她还送了生日卡(这太让他感动了,这么多年还从没有女孩记得他的生日)。从前的想法都退出了刘谨的

头脑，现在他不能控制地想：她

是不是真喜欢我呀？却不敢再进一步行动了。

事情都是想着容易，做起来难，就比如佳卉这件事吧，就很让没有经验的刘谨苦恼。如果她能接受他的礼物，他想自己做起来就不至于这样难，可是她连最小的礼物——一本书都不肯接受；偶尔在外面吃饭，她也是争着付钱。“如果始终不能突破那层关系，那就没必要了，谁有时间总陪着一个女人(虽然很漂亮)逛街、聊天？”刘谨想起一个朋友的话。突破又不敢(也没理由)，放弃又舍不得，这样吊着又难受，刘谨很是犯愁。

就在这时，机会来了。这天快分手时佳卉说：“有一件事儿你能替我办么？我想去某某进出口公司。”

回家后他陷在沙发里，避开太太忙碌的身影。找对门儿了，他想，这么大事儿，她该怎么谢我呢？要是她真敢献身，我敢接受么？婚外恋没几个好结局的，弄不好身败名裂，更何况“奸情出人命”。要是交易，倒也有它的好处：既安全(即是交易，她就没有必要事后找我又吵又闹)，又了了我这些年的心思(一次就行，我也不想太对不起家里这位)。可是那样我算什么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呀，各取所需嘛。好在我和她还有感情基础。

刘谨心虽这么想，但还是希望佳卉能说服他，哪怕只用行动说服他呢(她要是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等着佳卉的电话。

“去不去倒也无所谓，”隔了好久佳卉来电话说，“你要为难就算了。”

刘谨还是希望能利用好这次机会。这天晚饭后他们去了天伦王朝饭店。

“真没想到你同他们老总这么熟，”佳卉说，“真是找对人了。我知道现在办事儿不容易，需要多少钱都没问题。”

粗短的红烛在有水的玻璃杯里摇曳着，照着蓝格或红格的桌布，桌上的一枝玫瑰；女高音穿过绿色植物和喷泉在二层这个广场的四处轻声回响；电梯明灭着上下。

“那你怎么谢我呢？”刘谨问。

“怎么谢你都行呀。”佳卉说。

她谈他感兴趣的东西——桥牌、围棋、足球，谈的头头是道；可她不谈他最感兴趣的东西(虽然他没说)——男人和女人，婚外的男人和女人。眼看着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流逝，刘谨终于忍不住了。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儿不知对不对，”刘谨说，“一

个朋友向我借房子，就借一下午，我借给他了。”

“这有什么呀？”

“他带了一个女人过去，”他把头伸向她悄声说，“那女人不是他老婆。”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她说，“他是不是也这样帮过你呀？”

“我还真没有其他的女人，”刘谨说，“不过我们单位有的是。就说我们司吧，85人，有16对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家里的两口子，单位的两口子。”

“别听别人瞎说了。”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你是不是也特想啊？”

问得好，刘谨想，赶紧说：“想倒是想，可找不着呀。”真希望佳卉能跟紧这句。

她没有。

“雷声大，雨点儿小，没准儿人家只是普通的朋友呢。”佳卉说，“再说了，你干嘛总看人家？你就没有自己的主张和原则？我就坚持自己的。”

刘谨不知怎么接下句，就呆愣愣地看着她。她用明净的眼睛和纯洁的神色为自己铸了一副厚重的“盔甲”。

一点缝儿没有!他想。

“你跟你那些朋友真不像，”刘谨想了想说，“你跟你所从事的职业也不符。”

“我不适合这个职业，也一点儿不感兴趣。”佳卉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适应不了现代的生活。人那么挤，车那么多，我现在连过马路都不敢了。我真愿意回到过去，乡间的小路，慢悠悠的马车……”

“你以为农村就那么清静吗？”刘谨说，“你平时看法制报吗？农村更乱，老百姓没有保证，尤其是女人。”

“别危言耸听了。”佳卉笑着说，端起她的橙汁儿喝了一口。

“现在的生活是更合乎人的本性的。”刘谨说。可怎么更合乎人的本性呢？他论据不充足，不能说的更清楚，就准备将动员工作留在下次。

“像你这么漂亮的，其实完全可以过更好的生活。看着别的女人出入高档宾馆，穿着高档时装，你就一点儿没有想法吗？其实这是一个有利于女人的时代，想想看，女人得到什么不比男人容易？只要你会把握。就比如你要去的公司，财务部长，女的，才25岁，怎么当上的？还不是跟老总好？王府、台湾(饭店)一带那种女的，”刘

谨想说鸡(妓女)，但没好意思说出口就含混过去，“好多都是大学毕业的，辛苦几年，就挣出一辈子的钱；还有好些被人包起来。其实想透了，这跟结婚也没多大区别，只不过一个给钱，一个不给钱罢了。其实这都谈不上是观念问题，脑筋稍稍一转就行。”刘谨说，“在这所谓的转变中女人失去的只是锁链。”

“失去了锁链，就会得到全世界？”佳卉笑。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她停下笑说，“我从来不羡慕别人。”

“当然了，”他说，“有些也不是为了利益。两个人就是好朋友，像咱俩一样，”他感觉血“轰”地冲上头，仿佛奸情被人当场抓着一样，他就在这晕惑中将话说出，“可来来往往就上了床。”怎么走下奸情的床第呢？他只能把故事还原给别人，他说，“向我借房子的那两个人就是这样。”

“一上床，就没劲了，两个人也就快结束了。”

“那倒是。”

“清醒的友谊永远比盲目的爱情更持久。”她看着他说。

“这才几年时间呐，离婚已不足为奇，也不再是什

么可耻的事了，”刘谨说，“我两个朋友都离两次了。国外的一项调查表明，按照本性，一个人一生应该结6次婚，这样才能让身心永远清爽。”不行，刘谨想，跑题了，怎么说到离婚了？我又不想离。

“婚外恋没有什么，”刘谨说，“那么多人都不加思考地尝试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思考呢？”

“如果是思考过的那更好呀，我们只需要拿来人家的现成结果，倒少走弯路了。”

“人家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咱的事，咱突然来这么一下，合适吗？”过了一会儿她说，“咱既然跟人家结婚，就要对人负责呀。”

“假使你做到了这点，你能保证你丈夫做到吗？”

“大多数的人还是尊重婚姻的。”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事，”刘谨又把头探过去说，“没准儿你丈夫早就来过这么一下，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佳卉又喝了一口橙汁儿。

刘谨喝了一口啤酒说：“真想不到你这么保守。”

“这种事儿处理不好是要出事儿的，”佳卉说，“现

在一想起来我就害怕。”

“你害怕什么？”

“在我 21 岁那年，两个男人为我打起来了，一个死了，一个被判了无期，我一想起这事儿就害怕。”

“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啊，”刘谨说，“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能让男人打起来的女人呢。”

“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别人，”佳卉神态黯然地说，“希望你不要外传。”

看到佳卉这样，刘谨也有些难过。这难过倒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把手轻轻地放在佳卉手上（他是不自觉这么做的，他保证）。

他没有看到佳卉有什么变化，他只是看到自己的手在她的手上不停地颤抖。

“那件事儿要是困难就算了。”临走时她说。

“问题不大。”他说，“公司的老总点头了。”

佳卉虽然穿着厚重的“盔甲，”但每次约她她都出来，刘谨觉得希望还是有的。只要功夫深，铁杵能成针，刘谨想，只要我的工作做到家。

“你难道没有注意吗？”刘谨说，“改革开放后犯强奸罪的人少了。最近流氓罪也取消了。”

刘谨注意着“盔甲”的变化：它露出了一道缝儿——佳卉没有对这句话表示出反感，她笑着说“我注意这个干嘛呀？”

刘谨得到了鼓励便灵感飞扬：

“你知道那些歌星都是怎么出道的吗？圈儿里有一句话叫‘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你看王双现在红的发紫，你知道她被多少男人睡过吗？还有上次模特大奖赛，某著名模特让评委在乳房上签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要是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前呢？你也死守着不变？”刘谨说，“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

是时间的问题吗？刘谨心想，我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人家说我老实、正派（这些名词的定义是不是该重新下了），我就要在老实、正派的套中活一辈子吗？这个虚名能带给我什么呢？在心里翻滚千次的疑惑现在冲破心、嘴这两道关口，涛涛地向前。这说出的声音会有暗示的力量，他但愿这暗示能显示出魔力最终给他付诸行动的决心。

“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只是时间问题，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刘谨想，多么具有哲学思想，她难道不

会为这高深而喜欢上我吗?听说有些女人从不为利益所动,但会为爱情献身。“盔甲”是不是缝儿更大了?是不是化成顽泥脱落了?刘谨怀着复杂的心情胆怯地望向佳卉。他看见刚才裂出的那道缝儿也不见了。

“我不想成名成家,我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佳卉严肃地说。

“婚外的爱情其实可以保持一个人的激情。”刘谨说。他也想大大方方地说,但他不能抑制地用手挡着嘴的一边儿,悄悄地靠近她,“我上次借给他们房子的那两个人,你知道吗?他们一下午做了六次。”他也想坦然一些,但却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我是不是太那个了?”他问。他也不喜欢自己笑的样子,不仅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而且显得有些委琐。

他想起他的同党——另一个总想赶上最后一趟“风流车”的男人(再不风流,怕岁月不饶人了)。刘谨胆儿小,但至少还不吹牛;那人胆儿小,却能吹得神忽其神。

“我进了舞厅,你猜怎么着?”那人说,“我左手搂一个,右手抱一个。”“他是左手搂一个,右手抱一个,”那天一同去舞厅的另一个人说,“小姐一过来,他吓坏了,左手拿着烟,右手拿着酒杯,片刻不敢松手。”

刘谨想着这事就说出来。

“你说我要是去了舞厅，敢左手搂一个，右手抱一个吗？”他问。

“你要是去舞厅，我看也跟那人差不多。”佳卉大笑起来，“人都说你特老实，一见女人就脸红。”

“那都是我年轻时，我现在不那么害羞，也不那么傻了。”刘谨说，心想，那么多可援的先例，那么深心底的欲念为什么不能让我的道德观灵活起来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的先例，为什么不同时给我他们堕落的理由呢？他们有理由吗？我的理由又将是什么呢？她是与我走得最近的女人，难道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吗？他看着她。

“知道狐假虎威吗？别人的堕落就是你骑在身上的老虎，也就能勉强给自己壮壮声势，走一圈回来，你还是个狐狸。”佳卉说，“老实人什么时候都是老实人，这是他自己不能改变的。”

瓶颈问题解决不了，刘谨差不多要放弃了。却恰是这时，黑暗后的黎明显现了。在他告诉佳卉公司人事部已开会同意要她这天，他所希望的那种感激方式她终于做出了。她把手放在刘谨的手上（她怎么能做得那么坦然？他真羡慕呀。）她脱去厚重的“盔甲”，显出她的本

色，没有防御，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就在这办公室？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刘谨有些害怕起来。那么多思想工作都白做了？他给自己打气，我做她工作的同时不也是做我自己的工作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眼看着佳卉就要把手抽回了，刘谨心一横，他用另一只手拍了拍佳卉的手说：“咱们出去。”

向司长告了假后，刘谨领佳卉去一家“迪厅”。不能让刚才好不容易燃起的火苗熄灭，刘谨想，赶紧加柴，赶紧加柴，就伸手招出租（他轻易不坐），心怦怦直跳。

本想在出租车上至少能维持一点儿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却不想佳卉借故坐在了司机身边。刘谨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概就被路上的时光慢慢消融了。

重新生火，加柴，刘谨在昏暗极吵闹的“迪厅”里心绪烦躁。

火终于慢慢生起来了。但加多少柴呢？刘谨不知，就只好干硬地握着佳卉的手。

看到舞池里贴面的男女，刘谨得到了启发。

“咱们下去跳舞吧。”他说。

“你们司的人怎么都上班时活动？”佳卉说，“还都在这儿，跟这儿特熟吧？”

“谁？”刘谨问。

“那儿，你没看见吗？就是中午在食堂跟你打招呼的那几个人。”佳卉说，“过去招呼一下吧，他们还有个女的，你今天可以左手搂一个，右手抱一个了。过把瘾。”

刘谨放下与佳卉相握的手。

他们接着坐在高高的吧椅上喝饮料。

“跳舞吗？”她问。

他说不。

“走吗？”她问。

他点头。

“你的思想工作很到家。”出门时佳卉说，“你不就是想跟我上

床吗？可以。明天下午到我家吧。1点50，我在工体门前等你。”

她连轻薄的衣服也脱去了，露出青春鲜活的身体。他该为“裸跑者”披上什么呢？他神色慌张地四望，欣慰地发现周围没有人。

刘谨路上买了好些菜。回到家中太太还没有回来，他就动手做饭。他把做好的饭菜都扣上，又开始打扫屋子。录音机里放着他最喜欢的曲子，可他一句也听不进

去。我为她分担一些家务就能减轻心里的痛苦吗?他想, 我该为自己的堕落寻找什么样的借口呢?我该兴奋一些, 还是该萎靡一些?我应该和平日一样。可我怎么才能做到和平日一样呢?我的脸色会不会泄露秘密?她知道我的“越轨”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会原谅我吗?会提出离婚吗?我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悔过呢?

“我们单位老李,”太太回家后说,“那么老实的人, 谁想到他能闹出婚外恋来?这事儿可真没法儿说。你说那么大岁数了, 不觉得害臊吗?这下好, 一辈子苦心经营的都毁了。”

是不是在暗示我呢?她听到什么风声了?刘谨想。

他一夜未眠, 第二天就病倒了。

是什么使佳卉的态度发生转变呢?是他的思想工作吗?假使这种转变对她来说不是很难, 那对他来说又难在何处呢?并且假如不能“以身作则”, 那他的动员工作岂不充满了虚伪?可不是, 他的苦口婆心都来自肺腑。

人跟人不一样, 他喝着药想, 我这么多年规规矩矩, 一下子就变成别的样子也不容易, 茧冲破壳还得有过程呢。我的规矩是与生俱来的吗?如果是, 我有改变它的权利吗?我逆天意地改变它会有什么结果呢?也许我还不了

解自己，没准儿一试真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呢。他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发生了矛盾，进军佳卉的决心也就分出两条路。佳卉从开始穿着那么厚的盔甲到最后说出那句话，一定是思想上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在哪儿呢？我既然都能把她引渡，她又何尝不能给我小小的提示呢？但如果佳卉不能给我可以信服的理由，他想，那么我将远离滑向堕落的轨道，永远。

“做什么事情都要心理平衡，”佳卉说，“瞻前顾后就别做，做了，就别再后悔。”

“那什么是我们做或不做的理由呢？”刘谨问。

“没有理由。”佳卉有些不耐烦地说。

“没有理由？”他疑惑起来。

“如果你一定要理由，”佳卉想了想说，“给你要做的事下个定义吧。”

她会给我们之间的这件事披个怎样美丽的面纱呢？刘谨想，如果这面纱能勉强遮住我的无耻和丑陋，我也还能蒙蔽一下自己。“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件事的定义。”他说，“咱们俩之间的这件事。”

“这是交易。”佳卉说，“有些事情在陌生人之间是很容易做到的，可熟人、朋友间再谈交易会让双方都觉

得受辱。”佳卉用明净的眼神看他，“这是无耻、丑陋的。”

刘谨默无一言。

“其实这也没什么，”佳卉说，“无耻和高尚，丑陋和美丽之间又有何区别呢？只不过是不同的名词罢了。过来吧，把衣服脱了。”

刘谨把手抱在胸前，转过头看着门。

“我没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他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无耻、丑陋……”

佳卉用明净的眼睛看着他。

“给我倒杯水行吗？”他问。

“对不起，我不该有这种想法。让你觉得无耻和丑陋我很抱歉。”将自己安抚下来后他说，“你的事儿我会尽快给你收尾。”

“也不都是丑陋的。”她说，“如果爱情发生了，那就是另一回事儿。”

“我有一个朋友说过‘既然不能谈婚论嫁，干嘛不找个漂亮的女人？起码看起来赏心悦目呀’我想女人也是这种心理吧？”刘谨说，“我这么丑，谁能看上我呀？”既然都说到了这儿，刘谨想不妨再下决心说下去，这辈子反正就这一次机会了，“就比如你我之间，要有爱情，

也早就有了。”

“那不一定，”佳卉说，“爱情不都是一见钟情，爱情也在慢慢培养。”

刘谨带着新的希望回家了。想着差一点儿完成的那次交易，真让人觉得可耻；想着爱情有可能要发生了，禁不住又想唱起来。

这天上午，他的 BP 机突然狂响起来。爱情发生了？刘谨的心狂跳起来，慌忙放下一个朋友的电话。

不是佳卉。

“你出版社不是有好些熟人吗？”一个在圈子中混得最好的哥儿们说，“能不能帮我找一本叫《阅瑰》的书？阅读的阅，玫瑰的瑰。”

“谁要呀？”刘谨问。

“佳卉，”哥儿们说，“你还记得吗？前年咱们聚会上面的一个女孩。”

“你跟她熟吗？”

“就见过那一面儿，”哥儿们说，“不过她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生日卡。你还记得她长的什么样吗？她真漂亮。前年聚会时我怎么没注意？她现在在某进出口公司上班，她门路还真硬……”

刘谨慢慢放下电话。

下次的约会

我握着电报去接晤夕。

晤夕是我的初恋，大学时我们一班。

初见晤夕，就以为找到了梦中的白马王子。而我的美丽与才学也深深吸引了他。我们惊诧于彼此乍放的光芒，颇为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有了晤夕，感觉每个日子都充满了浪漫。虽然我们极少约会，哪怕是在周末。

与晤夕相处的日子寥寥，但我知道爱情已置身于我们的血脉。

我们相处得很纯洁，认识 3 年了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虽然心中已相约生死。

晤夕才貌双全，经常主持各种晚会，学校里无人不晓。低两个年级的一个女生极其崇拜晤夕，找各种机会接近晤夕；我也因是艺术团的骨干而让很多男生心动。

要命的是晤夕最好的朋友喜欢上了我。他托晤夕引见。

他只知我和晤夕一班，却不知晤夕和我另外的关系。

在夏夜星光璀璨的操场，晤夕把他好朋友对我的爱慕告诉了我。

我大笑起来说：“他喜欢就喜欢呗，我可只喜欢你。”

“可我怎么办呢？”晤夕说，“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本是当笑话听的，晤夕这么一问，我突然意识到，晤夕根本没有好朋友。我对自己是不是晤夕的女朋友也怀疑起来。

“你随便怎么办吧，别问我。”我转身走开。

与晤夕相处的日子更加少了。他总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在一起。

晤夕开始玩笑、游戏起生活来。他与学校名声最不好的一个女孩玩到了一起。他变得玄乎、漂浮而且轻诺寡信，我不再相信他。我至今觉得他的变化与我有关，但我的女友说他生性如此，只不过是终究露出了伪装。

他的女朋友越来越多，我的男朋友也越来越多，而我们自己也终将忍受不了这一切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吵起来。

我们终于变得行同陌路。

我们是在班主任宣布同学的各自去向时才知道对方

消息的，我们将不在一个城市。毕业离校那天，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就各奔前程。

谁知工作之后，晤夕经常打长途过来。一日刚接过电话，就听到晤夕那灿若繁星又略带伤感的歌声传来：回头看，我没做错，我只不过对你还执著，虽然知道你无所谓，等你走累，回头看，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静静倾听，午饭凉在一边。

我为之感动，却遗憾这迟到的表白。我早已心死。那个崇拜他的女孩在我的决心之前去了晤夕所在的那个城市，他们一起过了夜。那个女孩自己说的，谁都知道这件事。

我心虽死，但我又该以怎样的笑容面对今天的晤夕呢？

接站的门开晚了，等我匆匆下到站台时，车上的人已如水流下。我左右错着人流，直奔4车厢。

穿着风衣，戴着墨镜，晤夕远远地站在那。

我忘了自己是怎样走到他面前的。

他静静地望着我，然后把一束花从身后拿出来。

“那边冷吗？”我说，“你穿得这么少？”

“昨天我走的时候正下雪。”晤夕说，“见了你还能

冷？”

晤夕也能调侃了。我看着他，心中想像着他一个人怎样拿着鲜花孤独地走在漠北的大雪中。“你越来越漂亮了。”晤夕说，他从前从不说这样的话。有一次他在学校活动中心准备演讲。我去找他。他见我穿的一袭紫色长裙却皱起了眉头，像保尔见了冬妮娅似的。保尔没说什么，可晤夕说，“你是来干什么的？参加时装表演？”

“你越来越漂亮了。”晤夕又说。

我笑笑。

地铁。我握着扶手，晤夕也过来把手放在我的扶手上。从这一刻起，我就再不能计算出和晤夕之间的真实距离。我把手从扶手上拿下，放在晤夕的臂弯旁，他用臂把我的手紧紧夹住。晤夕是从我的梦中走出的人物，我准备在这最后的浪漫后再把他放回到梦中。我做这一切就如黛玉把落花葬在一个美丽的去处。美丽死在不死之中。

我想着这个故事的句号，望着晤夕，也就柔肠寸断。

“我的房间很乱。”进门前我说。

晤夕笑着说：“这我一向清楚。”

晤夕带给我几件心爱的礼物，他一向最解我心。

我翻着晤夕带来的余光中的精美诗集。

“你猜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看我呀。”

“不是主要的。”

我怕晤夕说出差或类似的话，那样我会失望的。

“我来是向你求婚的。”

我一下乐了。

“你别笑，”他说，“你没见我穿得这么正式吗？”

脱去风衣，晤夕穿一身黑西装，潇洒且庄重。

我不再言语。

“你可以考虑考虑。”

小屋里放着醉人的萨克斯。我躺在床上，晤夕坐着给我读余光中的诗。那是我渴慕已久而今却意料之外的幸福。

我们聊天，聊许多从前不能交流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互望一眼就彼此心领神会。

“是上苍妒忌我们太默契，才横插一手，增进那么多不必要的人和事。”晤夕说。

我望着晤夕。曾就是这样望着晤夕，心胆俱裂。那时风雪漫漫，土地在脚下流失。

世界在那个冬天背弃了我。

我曾怎样设想着和晤夕建立一个精美的小家。而今风雪尽去，只剩下凋零的心愿丢在空空的旷野。

晚上我给晤夕打了洗脸水，又给他洗了袜子。我做这一切不知是遂自己的一个心愿还是什么。

我把门替他关好时，就如关住一个旧时的理想。

我说我要到隔壁同事那去住。晤夕什么也没说。

这就是晤夕，从不问为什么。甚至看到我和别的男孩子在校园里散步他也从不过问。我也学会了他的“淡然”，在“淡然”中我们终于失去了彼此。

第二天早上，晤夕还在床上时，我就端上了早餐给他。几片三色蛋、几片火腿、一块布丁、一杯咖啡。

“这是我吃过的最丰盛的早餐。”晤夕说。

“别玄乎。”

“这是我吃过的最亲切的早餐。”晤夕停住，等我回答。

答案还不够满意，我看着他。

“这是我吃过的最家庭味的早餐。”

“这还差不多。”我终于同意了他的说法。

有一次我做了一小盆沙虫粥给晤夕。端着饭盆去男

寝是需要勇气的。可他没有领受这勇气。那时他正忙于一个展览的设计。沙虫粥凉在一边。心情也是轻易凉的。

我对镜梳我长长的发。

“要是每天能看你这么梳头该多幸福。”晤夕说。

经常是我穿着漂亮的衣服去找晤夕，而他不在。我很气，虽然并未事先约他。

默契也经常有错位的时候。

晤夕又提求婚的事。

我摇头说不行。

“你有男朋友了？”晤夕看着我说，“你不还没有嫁给他吗？我有竞争的权利。只要你一天不结婚，我就一天不放弃。”

这口气可真不像晤夕。

“没有。”我说。

晤夕乐了，说：“那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找了五个理由说不行。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坚信你是最爱我的，我是你的理想，这才使我有勇气登门。”

不要忘记我理想的另一方面，我要在纯洁无暇的爱情上开始婚姻。我没有直接说出，我委婉地说出他和那

女孩一夜的故事。

他终于沉默下来。

我们出去玩。外面阳光暖暖。

“9月份开学，我们11月份就出去玩了。那是我第一次和男孩子出去。”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子出去。”

那时也是这样一个晴天。走至险处，晤夕把手伸给我。而几乎是同时，我把手递过去。此后，我用“我自己来”礼貌地回绝所有男人后，我终于明白了世上只有一个晤夕。

“那天我们买了鱼肠，还把酸奶弄了一身。”晤夕说，“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你是江南采莲的女子，我是渔夫；再下辈子，我做女的，给你洗袜子。”

我哈哈大笑。

夜幕降临时我们还玩得没有尽兴，就又走了两站地。不知从何时起，晤夕用手捂着一边脸。

“你怎么了？”

“我习惯这样。”

有一次我和晤夕出去玩，不知怎么，他就不高兴了。我也就不再理他。后来他说是天气太热的原因。

以前他要是这样，捂着一边脸，脚步有些急切地与我同行，我就会走另一条路。但现在，我也学他，捂着一边脸，与他一起走。

我们都乐了。

又一次觉醒，庆幸缰绳还在自己手中，但爱人却是一片走不出的草原。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玩得都很好。

晤夕走的那天，我决定不去送他。

早上去上班时他还没有起床。我站在门外，泪痕狼籍。再见无期。

晚上我下了好大决心才打开房门。屋子里焕然一新。又换了一束鲜花。鲜花没有插在花瓶里，而是放倒在桌子上，下面压着那本诗集。诗集是打开的，淡黄色的纸上是一首《下次的约会》：

当我死时，你的名字，如最后一瓣花

自我的唇上飘落

爱情的一端在此，另一端

在原始。上次约会在蓝田

再上次，在洛水之滨

在洪荒，在沧海，

在记忆啊记忆之外

下次的约会在何处，在何处？

你说呢，你说，我依你

死亡的黑袖挡住，我看不清楚，可是

我听见了，我一定去

少年的眼睛

佳蓓是和早上的铃声一起走进教室的。她穿着漂亮的红色条绒外套，跟在漂亮的年轻女老师陈洁身后。佳蓓红着脸听老师介绍自己，然后在同学齐刷刷的目光中走到最后一排，涯山就成了她的同座。

佳蓓是随军家属，她总是根据需要在城市间辗转。过去的一切像她钟爱的白纱裙，美丽却轻柔空洞。事实上生活并不会给她留下特别的记忆，她坐到涯山身边时才 9 岁。可记忆是一回事，经历是另外一回事。当省长的祖父被批斗致死时她 3 岁；再大几岁的时候她还曾亲眼看见一座城市在惊恐声中坍塌。她听着家人的讲述，隐约能想起什么，但这些不是她自己的故事，她只是在不远的背景里看到这些或这些是她稍远的背景。

佳蓓的书与她新学校文明小学的不一样。她困惑地

几页几页翻着她的书时，涯山就伸直了双臂向右将书举到了她面前。后来就下课了，男同学拥在涯山的周围轰地冲出去，他们在课间玩粗野的骑驴或攻城的游戏。涯山长着高高的个子，挺拔的鼻梁，含笑的眼睛。在涯山所在的这个二年级五班，女孩子都私下叫他“筐帽儿”——一筐苹果或梨摆在最上面吸引人的那一个或两个。涯山学业优秀，歌唱得好，运动也有专长，但使佳蓓最先注意的却是他的绘画天才。

3月跟着佳蓓来到了这个城市。在3月，桃花开成漂亮的粉色，妖娆复妖娆。涯山画出了桃花。他的桃花像所有的桃花一样妖娆，但别人的桃花是在树上，他的却在风里——粉色精灵在空中飞舞。不知这飞舞的风中的桃花是否预示了他们以后的命运，而涯山也对这命运有隐约的感悟：佳蓓，我的桃花开在你吹起的风的树上；佳蓓，有什么会吹落我们的桃花。9岁的他只会用简单的话语表达简单的一切，话语之外的努力，或是不经意的暗示就流露在画上。

奇怪的是简单的佳蓓懂得涯山的画，她从他的庭院走过，他的庭院就开出满园奇怪的芳菲。在这其中，两个因素是被他重视的，一个是佳蓓，一个是太阳。在佳

蓓的眼里，在涯山的画里，太阳不仅是太阳，还是翻滚的红云，是蓝天醒目的秘密，是夜里的梦。但他们从未交流过什么，只是涯山画了，佳蓓看了；涯山看见佳蓓看画的眼神就知道了，就更会画了。

班里的大队委员是红梅，学习委员是孙东，文艺委员是文歌，3个都是女孩子。佳蓓去了不久就当上了副班长，她和班长涯山一同把班级的自习主持得很好，整个二年五班在漂亮的女老师陈洁的管理下更是各方面都很出色。

出色的二五班的同学们每天在好多目光的注视下走出校园，中午或下午。每天放学时先在教室门前排好队，然后由各队队长带着出学校。孙东带的队出校门向右拐，她忠实的伙伴大多在其中。红梅带的队出门左拐，走100米再右拐，文歌在其中。佳蓓和涯山的队只有3人，他们出门左拐走100米再左拐，走20米，过马路，小队中的另一个同学就到了；再走几步，佳蓓也到了；涯山还得向前走，很远。

课外学习小组是按就近的原则组成的，小组的四五个同学大都住前后院。小组组成的另一个原则是“学、帮、带”，在佳蓓这组，就由成绩好的佳蓓带成绩不好的

男孩小文。小组里另外还有三个女孩。女孩子总不知不觉谈起涯山。“牛×垫手绢。”佳蓓记得一个女孩子总这样说。涯山和所有的男孩一样总戴着军帽，但他不像别人那样在帽子里垫纸，他垫手绢。小文不声不响地趴在桌上做作业。

涯山没有学习小组，他的家很远而且神秘，比如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就没有人知道。

1977 年天空开始吹起爽人的风了，人们重新重视起文化，家长会时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双双前来。涯山的父亲从未露过面，他的母亲也只来过一次，跟陈洁打个招呼就匆匆地走了。期中期末每班都在墙上拉着大榜。学生家长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在榜前寻找自己孩子的名字。涯山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榜上的涯山孤独而冷漠。

涯山的父亲是海员！这个消息带给佳蓓辽远的欣喜。放学后她走出队伍，一个人走到河边。那是一条还算著名并且有着美丽名字的河。她站在河边，看流水滔滔。河水很清，有鱼儿在急流中闪进，光滑的鹅卵石静卧其中，或不径意地随水走一程。这个城市，只有在这河边，才能给佳蓓海的想像。是的，望着这河，她想像着海，蔚蓝、饱满而执著的一片。夕阳正缓缓地西下，橘红地

温柔地点在远山和河流之间。佳蓓看到了夕阳中的海。她定定地长久地望着夕阳，把夕阳看开，那就是一片蓝水。

令人吃惊的是涯山竟也画出了夕阳中的蓝水。那是那天他画册的第一页。第二页鸥鸟出现了，高翔或滑落。在 9 岁少年的心里，应该只有天高任鸟飞的，他为什么想到滑落呢，而且他那么清晰地绘出那白鸟滑落时满眼的忧伤。这是不是预示着命运中那些待解的秘密呢？9 岁的佳蓓同样没注意到这点，她的目光就到了第三页。那是王子和美人鱼的故事。佳蓓望了良久，第二天就拿来了格林童话选。

佳蓓拿着童话选对涯山说：这本书一万块也买不到。

那时那本书在佳蓓所在的城市里确实少见，但小小的佳蓓不知，文化遗产藏在好多人心里，条件一允许，它们会再次变成书的；她说一万也不知一万到底是多少，3 分钱可以买满满的一碗山里红。

但这句话涯山理解，涯山仔细地把书包好放到书包里。为了感谢佳蓓，涯山做了一个万花筒送她。

佳蓓在整个暑期里都拿着万花筒翻来覆去地看。童话气息吹拂 77 年整个夏季。

开学后班上流行用纸折成的玩具，花篮、仙鹤、青蛙、小人儿。他们用简单的东西创造出清新、宁静的世界。

在新学期 9 月的阳光里，红小兵改成少先队了。也不是所有的红小兵都能改成少先队，大部分人得等下次或再下次。几百人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念出。

红领巾飘扬在涯山、佳蓓、红梅、文歌、孙东的胸前。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新学期的另一件新鲜事就是文歌有了一副眼镜。女生觉得好奇，就争抢着戴，导致了两年后好些人的近视。那是副近视眼镜。

新书发下来时，涯山就替佳蓓写上名字。涯山的字极漂亮。

涯山的字也写得极快。音乐课上，老师先让大家抄歌词。

陈涯山，你怎么还不快写？严厉的陈洁问。

陈洁的严厉到了涯山那儿是举在空中却不会落下的戒尺。严厉的陈洁倒是被学生们气哭过一回。涯山去校门口买了一串糖葫芦递过去时，陈洁被气笑了，滴着露

珠的花朵绽放在她 21 岁年轻的脸上。

写完了。涯山答。

在哪儿？陈洁问，就看见涯山的本子在佳蓓的手里。

美丽的童声唱：小树穿上了绿色的衣裳，鲜花盛开在宽阔的大路旁，我们来到了祖国的田野，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多么欢畅在有着鸟鸣的上午的校园里，音乐课是被同学们盼望的。

新学期涯山接着拿他的画册给佳蓓看：风的围巾，雨的舞蹈，海洋的翅膀……

佳蓓的外公是画家，在外孙女来到身边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宣纸、颜料，甚至珍贵的画笔都不翼而飞，祸及家中的邮册。那时市面上的美术书很少，佳蓓总认为邮票会给涯山启发，每天午饭后回校，佳蓓就带给涯山几枚。“这是文歌在田野里劳动；这是文歌在开拖拉机。”佳蓓举着邮票大声喊，文歌就满操场追着佳蓓跑。涯山这时总会在她们附近。

在另一个游戏里，女孩子追的就都是涯山。课间休息，男孩子和女孩子有时也围成一圈做丢手绢的游戏。在这个游戏里涯山不停地奔跑。后来稍微改了规则，是三个人拿着三个手绢丢。于是，很多情况下，女孩子相

遇在涯山的背后。

春天的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同学几粒蓖麻籽，学生们房前屋后种着，但到秋天收获时枝上的蓖麻并不多，尤其是佳蓓的枝上。蓖麻是和荣誉在一起的，早自习佳蓓正思忖时，涯山把一塑料袋的蓖麻偷偷递给她。佳蓓红着脸把蓖麻“刷”地倒在书桌上，当着同学们的面儿一粒一粒地数。他们忽略了她涨红的脸，只吃惊地看着蓖麻。整整三千粒！佳蓓是最多的，她得了一张奖状和两个田字格本。

佳蓓是温柔却固执的小女孩，她不甚合群，从小时候起就从不愿把自己的东西拿给小朋友玩。可自从到了二年五班后，她经常把家里的毛毯抱到学校，在家长会、新年晚会或其它什么会的时候。

这是佳蓓去后的第二个新年晚会，这次文歌也带了一床毛毯，孙东带了几个水果盘，还有其他人带的这个那个，新年晚会在下午的雪中开始了。晚会是每人收3角或5角钱，学校再发给每班二十几元。

晚会即将结束时，陈洁问：谁吃了三个苹果？有一些人举手。陈洁又问：谁吃了两个苹果？又有一些人举手。陈洁说：吃两个苹果的每人再分一个。

涯山举手说，我不要了，给学校幼儿园的孩子吧。

佳蓓也说不要了。

吃两个苹果的人都说不要了。

那年的雪很大，涯山就画出了那雪，并且第一次画了佳蓓。在雪中，佳蓓穿着白色的纱裙，头上顶着红红的苹果。那苹果和佳蓓的脸一样闪着金色、圣洁的光。

画下题：公主的金苹果。

孙东的母亲在纺织厂上班，跟孙东要好的女同学常常能拿到漂亮的边角碎纱做蝴蝶结。文歌的母亲是文明小学的教导主任，文歌的周围也有一批人。佳蓓只有自己。

女孩子喜欢涯山，但从不为他起什么争端。当他穿着白色运动短裤在操场上冲刺的时候，她们一起为他加油；当他戴着红领巾在学校高高的台上代表同学讲话时，她们使下面鸦雀无声。涯山从台上下来时总是先看一眼佳蓓。佳蓓就是在这温暖而平静的注视中升到了四年级。

四年级的佳蓓和所有那个年纪的女孩一样干枯而青涩。佳蓓是很美丽的，但那时她的美丽还藏在时光之下。四年级的佳蓓参加了学校的护林队。护林员常常给街道两旁的树木浇水，大多时候则戴着红袖章在街上巡视。

早自习时佳蓓去得很早，见涯山没到，就拉上一两个女伴出去巡视，向涯山家住的方向。等见涯山远远的走来，佳蓓就对女伴说，咱们回去吧。

佳蓓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涯山。

一次视力检查后，佳蓓不得不向前调了三个座位。那次一同查出近视的还有孙东等人。红梅是个小个子，原来坐在前面第二排，视力检查后她勇敢地说，我坐到最后吧，就坐到佳蓓原来的位置。

第二天早自习时文歌让红梅和自己换位置，说，你个子矮坐在这里看不见。

你近视更看不见，红梅说。

我有眼镜，文歌说。

红梅不肯。

下午文歌就借故不让她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坐在教室的地上不起来，呜呜哭。

陈洁不得不来协调，协调的结论是总从一个方向看黑板影响视力，结果是每周一向右边移一个位置。文歌马上坐到涯山右边那排的最后一个位置。由于比其他纵队多一人，换座儿时文歌总不能如愿和涯山同桌。

红梅带着满意的表情坐在涯山身边，她穿着带补丁

的衣服但很整洁。

“你们看她卡愣子的样子。”下课时涯山指着红梅对围在自己身边的女孩子说。

红梅向她们眨巴着眼睛。

在操场列队，佳蓓还能和涯山在一排。

春天是四季最天真的孩子。在天真的春天里，太阳有着红红的脸庞。

佳蓓也有着红红的脸庞。她披着光亮、潮湿的头发从公共浴池出来时正碰到涯山。

涯山看着她，想说什么却没有出口。

第二天佳蓓照旧编着辫子去学校。

涯山看着她，她美丽的长发像他陌生而熟悉的海风，亲切、温暖、动人地在他身边吹拂。也许涯山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他的天才清楚地显示出了。在他的画上，只有美丽的长发，丝丝动人，蓝色的，吹拂。

涯山看着佳蓓的辫子，又画出了有海岸线的海。笔墨都在海岸线上，夸张，变形，红色的，是佳蓓发卡的顏色。

佳蓓现在经常的同座儿是小文。她写字时胳膊横着走，超过三八线，一直把小文挤到桌角。

一次放学后佳蓓看见涯山跟文歌的小队走了，就气愤地把准备给涯山的笔一支支地扔到马路中央，后来索性把自己的钢笔也扔了。第二天上课没笔，就打开小文的文具盒。

什么破笔？！佳蓓生气的说。

小文就赶紧把手中的笔换给她。小文把那支破笔用纸缠上，继续写字。蓝色的钢笔水浸过纸，浸了小文一手。

你用的是不是小文的笔？一天下课后涯山跳坐到佳蓓的书桌上问。

佳蓓说不是。

又一天涯山又过来说：我问小文他说是他的笔，你怎么说不是呢？

用你管么？佳蓓说，第二天就把长发剪了。

你怎么梳这么个傻头？在操场相遇时，涯山问。

五班各方面优秀是闻名的，有门路的孩子都转到这儿来。6月，班里转来两个黑黑的男孩，方亮和王革。

6月中旬市里有个大型文艺汇演，在市著名的五四广场。文明小学参赛的是团体操《心向太阳》。涯山、佳蓓等十六名四年五班的同学参加。女孩子穿着白色短袖上

衣，花裙子；男孩子穿着白色短袖上衣，白色有着两道蓝边的制服短裤。

小学生经常用晴空万里来形容好天气，那天就是。天气很好，心情也极佳。列队之前要做娇娘的陈洁快乐地对涯山和佳蓓说：你们俩在学校数学竞赛中获奖了，过两天还要参加市里竞赛，要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你说党中央真的会看到我们的成绩么？佳蓓问。

涯山说那当然。

佳蓓一路上就想着党中央会这么想：这是文明小学四年级五班方佳蓓，她考得多好啊。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头上照着。

花环在五四广场开成漂亮的各种图案。孩子们按事先的排练从一处跑到另一处，在有序中不停地变换。

阳光仍是很好，也没有风，但不知怎么，涯山小小的短裤却掉了。他马上提上也没什么，但就在掉的瞬间，小文注意到了。

陈涯山，光屁股了。小文的喊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吓坏了涯山，涯山提裤子也就费了稍长的时间。

那天汇演的不少人都知道有一个男孩掉了短裤，露

了屁股。这也没什么，但象征这个小城的五四广场不知怎么起火了。

更让人感到玄惑的是算命先生算出了这一切。住在那条美丽的河边的盲人艾先生在他从不让阳光照进的屋里对慕名而来却对他的推算有疑义的几个女人说：五四广场马上将起火，原因是……。还敢说这么明显的事儿？感觉到自己被生活背弃的几个女人冲出屋子，想用一个不辩的事实赖掉那价格不菲的算命钱。她们几乎瘫软了，她们如临梦境地看到隔岸五四广场的火翻卷着冲腾着。您刚才是不是说个什么原因？既然您能知道原因，也会有破解的办法吧，几个女人敬若神明地对艾先生说：请给我们以指引吧。

天机不可泄露，艾先生说。

火灾的原因一直没有查明，人们联想到艾先生的话，就不言而喻地把原因归结为那个男孩掉了裤子。虽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还很困难。

那是一个一切不流于表面的小城，在街上，甚至看不到一对儿牵手的男女，但潜流在下面却快而锋利地流动，包括流言。

涯山的母亲被牵扯进这件事中。耐不住，就别嫁给

海员；花着海员的钱，跟别人通奸，不知从哪里传出的话变成了不知源于何处的孩子们的顺口溜：

陈涯山，学他妈，不系裤子，让风扒。

这句顺口溜在班上和学校只坚持了一会儿。方亮和王革替涯山用拳头把这话打了回去。

三人好似兄弟，涯山就开始旷课了。

涯山首先缺席的就是令孩子们眼热的优秀学生的夏令营。

涯山在女孩子面前说：嘿，知道么？我们逛夜市不要钱。

佳蓓的头发又慢慢长长了。

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佳蓓看见涯山领着十几个人站在路口。涯山狠狠地看了看她，他们在校外从不说话。佳蓓听见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十几个人就狼一般窜出街道，向南奔去。南边是河滩，佳蓓知道。

第二天放学后佳蓓值日。涯山在她周围晃了晃，递给她一卷纸，那是他送给她的惟一一张画。

佳蓓看见涯山的海已变成了泡沫，巨大的蓝色的泡沫。

泡沫还会重新生长出海吗？王子的故事还会重新安

排吗？佳蓓没有说出这些，她只是问了一直想问的问题，她说，涯山，你爸是海军吗？

不，他是空军，涯山说。

佳蓓没有失望。天空和海洋是一样的，都辽远、广阔而蔚蓝。

少年的心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用纯真的眼睛看到了阳光、鲜花、彩虹和海，可是他们眼睛看不到的，命运故有的安排那么早却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80 年的 6 月很明媚，阳光像孩子们的笑脸。可不幸的征兆从路上就开始了。先是女孩子手中彩色的气球一个一个的爆裂。到公园门口时，就剩下佳蓓手里牵着的了。佳蓓的鞋子灌进了沙子，她停下来。她收拾好时，队伍已走出好远了。涯山回头看她。她手中的气球就是这时候爆裂的。一地蓝色的碎片。

接力比赛时孙东摔了个跟头，他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

投球比赛时，文歌费了好大劲才从地上捡起球。

还有一个比赛是每班出五个人，坐成一纵队，前面各有一块黑板，需要在上面写“好好学习”四个字。每组坐在最前面的人先跑上去写第一笔，这时候原来座位

上的每个人都向前串一个位置。第一个人写完后马上跑回来坐到最后一个位置，将粉笔向前传，坐在最前面的人接到粉笔后再跑上去写第二笔。每人每次只能写一笔，每组只一支粉笔，哪组先写好哪组就算赢。那天五班做了个假，他们手里有两支粉笔，第一个佳蓓刚下来，第二个红梅就上去了，她太急，跑上去就把黑板推翻了。等黑板重新立起来，其他组最慢的已写到第三笔了。

大家在懊丧的心情中结束了六一的游园。

送给陈洁的结婚礼物还没定好，女孩子决定再问问涯山。

涯山反应冷淡，说过两天再说吧。过两天却奇怪地没来上学。

这天放学后佳蓓一个人在教室，涯山慌慌张张跑来递给佳蓓一个铁棍说替我藏好，就鬼一样消失了。

接下来就听文歌说陈洁的未婚夫死了。

风言又起。

那时候经常听说奸夫淫妇合谋杀人的。女孩子们自己说着说着就相信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是涯山！女孩子们想了一下午终于恍然大悟：怪不得涯山现在对我们这么冷淡，原来是喜欢陈洁呀？！

什么现在，早有苗头，文歌说亲眼看见过涯山和陈浩抱在一起。

佳蓓永远也不愿意相信。

她是在一个晚上冲到陈洁单身宿舍的。

佳蓓站在窗前，看见陈洁坐在床上，涯山跪在她面前，用手抱住她双腿，而她正要俯下身来……

佳蓓就是这时候闯入的。

陈涯山，你躲开！佳蓓喊。

涯山吃惊地快速地转过身。

佳蓓举起了手枪。

佳蓓的愤怒看不清女老师无助的表情。枪声果断地穿透夜晚的宁静。

佳蓓看见女老师的美丽落地了。那刺耳的枪声在佳蓓是何等的平静。

可是在子弹冲出枪膛之时，分得清射手和白鸟吗？

女老师仍旧活着，并且未伤毫毛。

女老师的未婚夫是在两帮少年的混战中被涯山失手打死的，而那工具那铁棍却没被找到。物证不是必须的，涯山进了少年管教所。

文歌和孙东都转学了，她们走之前来看过佳蓓，但

佳蓓不认识她们了。她忧郁的目光望着窗外。只有外公又画给她有着鲜花和海的画时，她的眼中才闪过一丝温暖。

半年后，佳蓓全家离开了那座城市。

十年过去了，佳蓓的美丽破土而出了，美丽如公主。只是她的眼睛还留在宁静的少年时光中。

美丽、纯真而青涩。

吸氧

音乐突然强硬地占领了一切。

在乱糟糟的声音中，禾知道 6 点到了。

渐渐地，那些音乐脱去金戈铁马安顿下来，回复到真实的状态。她的心还在嘭嘭地跳。

书上说醒后立刻起床有害身体。为了不让“醒后”到“起床”这段时间被白白浪费，她就让音乐充满其间。她听了一曲“迈阿密海滩伦巴”后决定起床。

她把眼罩摘下。她眼睛没有任何问题，但得知眼罩能预防近视和其它眼疾，她就不能不让自己戴上一个（睡觉时就把病预防了，多么合算，她总想，人类什么时候能把技术提上一个新台阶——把睡觉的时间都利用上）。她的男朋友晨就是不满意这点离开的。他觉得害怕——

半夜醒来，看见身边的女人戴着黑色的眼罩，有时嘴角还贴着几片黄瓜。他决心忍耐，可是失败了。

她在卫生间洗了手出来，煮了袋面，在里面下了一个鸡蛋。她把蛋壳中剩的蛋清抹在脸上，然后到阳台上去做晨练。

吃过早饭，她把脸上的蛋清洗去，然后开始化妆。她看着表，离早饭有半小时了，她取出一袋花粉和一袋伴侣，兑在一起，用温水服了下去。

她想起好朋友云总说起的空虚，真不可想象，她摇摇头，有多少事要做呀：学车，学外语，学速记，学神奇记忆法，学气功；考会计证，考律师证，考计算机资格证（她每天留意报纸的大小广告，看有没有新的东西能学）。要是把所有的营养品都服过，把所有的技能都学会（她正雄心勃勃地从事这个计划）会是什么样呢？会不会飞临梦想，真的实现人类本质的飞跃呢？最近她总听人神秘地说起“神秘之旅”——邀请站在消费（还是人类？她没听清）最前列的人参加。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被邀请，可是，每天出门前，她都觉得向它又靠近了一步。

她把留言机打开。她的好几个朋友都说不习惯和留

言机对话。她做他们的工作。有两个实在没做通，她就置了个手机，她怕一丝一毫有用的东西被错过（她尽量做到这点，新近又置了个设备把家里的电视变成了画中画）。她的呼机和手机从来不关。

戴上 walkman 的耳机然后锁门，她从不浪费一分一秒。看着别人都在焦急地等车，她心中一阵得意。

前天偶然听说“中华第一宝”值 1000 元。下了班进了门她径直打开厨房的角柜，她清楚的记得去年冬天在香格里拉兰花厅开的一次会上发的“第一宝”在那儿。她从不肯错过任何一种保健品（不仅有益身体，没准儿能产生奇迹呢），权衡了半天，决定把“第一宝”的服用时间放在太太口服液和巨人脑黄金之间。临到服用的那天她才突

然发现“第一宝”可以顶早饭，于是就把它放在最前面——在金王纯花粉之前。可“第一宝”的羊膻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她长时间间断地一点点喝着，并不停地堵住嘴，生怕自己吐出来。这个礼品时代虽然让她时时有收获（她房中光公文包就有 28 个），但也让她对它们的价值越来越判断不准（不是说天津专门有一条街卖假烟吗）。也就四五十块钱吧，她想，为这四五十块钱遭这

么大罪也太不值了。忍了 3 天，实在受不了了，才把它放到厨房的角柜里。可是她做梦也没想到它能值 1000 元！她把精美的包装纸盒打开，再把陶罐封口的红线解开。闻了闻，还是让她受不了的那种羊膻味儿。吃不吃呢？犹豫中，她突然发现有白色的小虫在土黄色的不是很干的粉状“第一宝”中蠕动。她打开另一罐没有开封的，也生了虫。她抱着它们坐着，心里很难过。1000 元就被自己这么糟蹋了？可她原来不知它值 1000 元呐。她拿起包装看了看，为自己的不快找到了出路——包装上写着保质期两年。

她径直打电话给生产厂的厂长。她的身份使得厂长连连说“你来吧，给你换新的。”所以她请了假，今天去这个不近的郊区厂换货。下了长途汽车她打了一辆出租。按照厂长所说的距离 10 元钱足够了。可是司机没听说过这个厂，只能边走边问，临了中午才总算找到了，花了 42 元。

厂长给她换了新的，还教给她服用的秘诀——兑些蜂蜜。

想着刚才厂长给她补充说明的“第一宝”的几点好处，她觉得神清目明起来。真的呢，她想，我虽然只服

了 3 天，可效果跟他说的一样。她多年服用营养品总结出的如何使保质期延长的秘诀在她心里狂狂地跳，她犹豫了一下，把它告诉了厂长。

“我这儿有 888 元天府购物中心的礼券，给你吧。”
临走时厂长说。

“那怎么好意思呢？”她说。

“你给我那么好的建议还不值这点儿钱吗？”厂长说，“况且也是白来的，是在天下第一美食城消费满 8000 元送的。”

“那我也不能接受。”

“算你帮我一个忙吧，你看我哪有时间逛街呀？”
厂长说，“再不用就过期了。”

她勉强接过来。

“别忘了常联系。”临走时厂长说。

她点头。

在 walkman 的轻松音乐中禾又回到了城里。

她感觉很不舒服。她想到“不舒服”就更不舒服了。
“小来小去的上什么医院？”她的朋友总这么说她。“你们就老外了，”她每次都振振有词地说，“一进医院，我这病就好了一半儿。”

果然，一闻到来苏水的味儿，她的病就好了。

出了医院，她看到路边围了一群人。

她挤过去。

有个男人在给大家进行珠算演示，看得大家啧啧称奇。

“演算的秘诀都在这些书上，”演示完那个男人问，“谁想要这些书？”

禾环顾着左右举起手来。

“你们真的想要吗？”演示人问。

“想要，想要。”几个将手高高举起的中学生说。

今天怎么了？禾想，先是得了 888 元的礼券，然后又碰到这些神妙的书。

“想要这些书，”演示人说，“只需 30 元钱。”他又拿出一张纸，“只要把这个表填好寄给我们，就可以成为全国珠算协会的函授学员，有国家承认的学历。”

几个中学生丧气地将手放下。人们逐渐散去。

30 元？禾稍微有些犹豫地将书买下。

她在天府购物中心买了 1 件衣服 5 本书和一些磁带，把礼券都花了，还意外地得到一张梦幻娱乐中心的喜庆酬宾卡。在娱乐中心她以 7 折的价钱吃了一份快餐，玩

了几局游戏，出门时又得到一张美容卡。美容店离得很近，她就顺便过去。

她躺着蒸面，心里完善着自己的计划。

手机响了。

“小姐，麻烦你把我的包拿过来好吗？”她说。

“校友会有活动？”她拿起手机问，“哪个校友会？”

“禾小姐不是校友会的理事吗？”对方问，“怎么连校友会都记不得了？”

“我是7个校友会的成员，3个校友会的理事。”

“原来是这样。”对方说，“是驾校的校友会。星期天有活动，你能参加吗？”

“没问题。”她说。

大学校友会，高中校友会，中学校友会，小学校友会都好久没有活动了，尤其是自己发起、组织的幼儿园校友会。她看了看表，5点半了，赶紧从包里拿出两片卵磷脂服了下去。

“请问您的美容卡是怎么得来的？”一位穿着极时髦的小姐过来问。

“怎么了？”禾有些反感。

“您别误会，”小姐说，“我看您是不是进入了连环

消费网。如果是，您可能就会得到一张‘神秘之旅’的单程票。”

听说神秘之旅，几个女顾客都抬起头来。

“给我一张吧。”一个胖女人说，“我早就进入了连环消费网，可最后抽奖都没有抽到。”

“我也是，我也是。”几个女人嚷嚷起来。

“你们对‘神秘之旅’就那么感兴趣吗？”小姐问。

“那是，那是。”女人们答。

“机会会有的。”小姐说，看着禾。

“美容卡是我在梦幻娱乐中心开业庆典上得到的；我是拿着喜庆酬宾卡去的；酬宾卡是我在天府购物中心得到的，我在购物中心用的是礼券；礼券是在天下第一美食城消费满8000元得的（她很诚实，没有说‘我’得的）……”禾回忆着说。她又翻开皮包：“还有这么多免费卡，参观券，会员证，”她说，“是不是还有另外的连环消费网呀？”

“那我不知道。”小姐说，“你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连环消费网。恭喜你。”她递过一张卡说：“凭这个参加抽奖，希望你能中个‘神秘之旅’。”

“你们的票是偷家里大人的吧？”穿着馄饨蓝制服

的门卫问排在禾前面的 3 个孩子。

“别瞧不起人，”孩子说，“什么偷大人的？是我们自己消费得来的。”

“不可能，”门卫说，“你们难道能在美食城消费满 8000 元？”

“8000 元算什么呀？”孩子说，“我们每个人一年的压岁钱就有好几万。”

“那你们也去美容院了？”门卫怀疑地问。

“是啊，”孩子说，“我们去洗头，然后吹头。”

“那你们不是亏了吗？”门卫说，“一张美容卡值 260 元呢。”

“谁在乎多少钱呐？还不是为了得一张‘神秘之旅’的票吗？”孩子说，“就像我们买零食，我们不在乎包装里的东西好不好吃，我们要的是里面的玩具。”

3 个孩子进去了。

门卫仔细盘问了未门票的来历，然后再三地问她是否真的要参与这次神秘的旅行，她回答是，是，门卫才放她进去。

直到进来，禾才注意到这栋楼的异处。

她几乎是摸黑走了一段路。前后左右望着，刚才一

同进来的几个人都已不知去向。她有些害怕，但想起那些令人心醉的游戏都是有惊无险时勇气霎时就有了。果然，在一片蓝黑的背景下，白色耀眼的大理石台阶突然出现了。它一层层逶迤着向上，望不见尽头；它聚拢着所有的灯光，像星星搭起的桥梁。欢呼声从黑暗处传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往台阶处跑。就在这时，一条同样耀眼的自动传送带出现了。大家便又赶紧往传送带那边跑。

禾跟着大家。

在传送带剪票人头部的上方，一块悬起的玻璃上写着 4 个红色的字。

禾见过无数这样的玻璃——一般都写着“肃静”。末一想到这样的玻璃就欲心碎。她亲爱的弟弟就是因这玻璃而神经失常的。他读初二时两个同学和他打赌看谁能够到学校走廊里写着“肃静”的那块玻璃。两个同学跳起来后都轻易够到了玻璃。弟弟没有，试了两次都没有。弟弟又跳起来，跳向扼杀他的恶魔。弟弟知道自己太矮，知道只有拼了全力才能够到玻璃。他最高限度地跳起来，轮圆了胳膊。他想胳膊划出的那么大的圆儿怎么也能碰到一点儿玻璃。是碰到了玻璃，很多的力量都碰到了玻璃，玻璃掉落了，一声巨响收起走廊所有杂碎的声音。

在同一所中学里任教导主任的父亲闻风赶来，气急败坏地没有问弟弟哪怕一句，上去哐哐就是几个耳光。父亲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回家后他又狠狠教训了弟弟一顿，没有让他吃晚饭，并把他锁进了小黑屋。弟弟哭着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就精神失常了。

现在禾面前的这块玻璃上却写着 4 个字。

“？？肃静”或“肃静？？”走到近处禾看到的却是“随心所欲”。

踏上传送带前禾回望了一下，但见 3 个孩子正嬉笑着爬那大理石台阶。

禾转回头时传送带上的人都不见了。他们怎么消失得这么快呢？她想，传送带那么长呢。

禾一个人在传送带上寂寞地前行。四周黑洞洞的，没有色彩，没有声音。

有什么意思呢？她想，也就跟“神奇的城堡”差不多吧？——在黑暗里走着走着突然冒出个妖魔鬼怪，张牙舞爪，怪叫着。低劣的声光电效果。还不如回家呢。6 点 12 看 BTV 体育新闻，6 点半看北京新闻，7 点看新闻联播，7 点 38 看焦点访谈；7 点 15 服昂立 1 号，8 点 30 服智能钙，10 点服“给你美”；做健身操，看英语，学

珠算……多少事等着我去做呀。可没有第二条路呀！怎么才能回转呢？她正想着，奇怪地发现传送带上的自己转身向后了。

行了一段儿后她想，既然能向后也可以向左（她想到左，传送带马上向左转去）向右（传送带马上向右）转吧。“转吧”还没有跳出思维，她已在向右的路上了。

她奇怪得心惊肉跳起来。

她用丹田呼吸，慢慢将自己平静下来。

这么前后左右转有什么意思呢？平静下来的她想起玻璃牌上的“随心所欲”就想：我要去梦想中的那座房子。

她闭上眼睛，想着梦想中的房子：有万通广场里那个三万多的法式衣橱，有燕莎里那个奶白色意大利式的雕花木床，有她在电视里看到的灰蓝色的沙发，家具化的冰箱……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睁眼前笑着摇了摇头。

在睁开眼的刹那她几乎要晕过去了。她看见自己梦想中的房子就在眼前。她走过去，抚摩着这些梦寐以求的东西。是真的吗？她掐了掐自己，不是做梦。

我还想要什么呢？她想，高保真家庭影院，桑那浴

箱，泡沫冲浪浴池……于是这些东西就通过她看不见也不甚明晰的途径来到了。

是什么使她遭遇了这次奇遇呢？25 年来她第一次思想起来。是自己对这个世界深情的爱，她总结。她加强同这世界的联系，一分一秒都没有停止过。她打开她所有的感官，尽量多的看，尽量多的听，尽量多的记，尽量多的汲取（她吃过的营养品已有 124 种。她正计划过两天去吸氧。每天路过那个氧吧时她都想：吸氧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呼吸顺畅得不能自持？）。现在终于有什么被她对这世界深情的爱打动了。还有秩序，她补充。她制定计划，严格地遵守。世界也终于被她的严谨感动了。她于是把她的补品——想来。她又打开电视，重新回到她的秩序中。

她又想起玻璃牌上的“随心所欲”，决心去飞临另一个梦想：乘一次热气球。

这么想着，她就坐在大大的红色热气球中了。上升，上升，她感

觉自己轻如羽毛。大地在脚下盘旋，微风轻拂，彩虹飞舞，她心中充满醉意。

上升是愉快的，一点儿也不让人害怕，她想，那么

下落呢？她想到了蹦极，就在瞬间站到了悬崖边上。这在以前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的，可现在在奇遇里面她怕什么呢？

她体察到了，是心惊和快意。

她想起自己的疑难病（其实她还不能确定自己得了这种病。她每看一种刚被命名的新病的临床反应，就觉得自己得了那种病）。上星期看报纸说英国一家医院能治。能不能用远程医疗设备做现场手术呢？她想。

果然灵验。

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恍惚中又回到了自己那 8 平米的小屋。她躺在床上。广播中的音乐排行榜她已听过 5 次了，每周一歌更让她腻烦（每次的解说都一样），她随手关了收音机。四周的一切都变得轻飘，迷惘起来。她知道那是空虚将至。眼看着“空”向她袭来了，她抓起电话。多神奇，她想，一根小小的电线，就可以把我们和那么多的人那么远的人连起来。在她不得已离开人群时，她就用电话和他们保持联系。作为人多么幸福，她想，不用独自地行走在旷野中，她想起齐秦的“狼”，就低声哼了几句。恍惚中她又醒过来了，吃惊地看见自己一个人躺在这么大的房子中。“空”又迎面扑来。让

我回到旅伴当中吧，她想，快！

她回到了人群中。大家坐在一个透明的机舱里。

“一会儿有一片云彩将飞临，”穿着混沌蓝制服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愿意，你们每人可以得到一朵。”

“要那玩意儿做什么呢？”众人说，“一人给一辆车还差不多。”

“看到这个百叶窗了吗？”工作人员说，“窗外的四季随时可以应你们的意愿变化，只要转动这个柄把。”

“真的吗？”和禾一同进来的三个孩子说，就伸过手去。

“算了，”众人说，“这儿的温度挺宜人的，四季的花还可以在同时开放，我们往前走吧。”

大家下了机船来到“伤心俱乐部”。一个女人正披哭散泪。

“她怎么了？”众人问。

“她被第三者插足了。”工作人员说。

那至于这么痛苦吗？禾想，你再去插别人呀，这年头儿谁离开谁活不了呀？第三者？这个名词还有呢？

果然，一个英俊的男人把禾的心思说出来。

“你失恋了就从不悲伤？”三个孩子说，“我们不信。”

你只不过是 不愿承认罢了。”

“ 心里真的一点儿感觉也没有，” 男人说，“ 我也觉得奇怪，是不是悲伤的功能丧失了 呢？ ”

“ 那要是你爱一个人呢？会脸红心跳吗？ ” 孩子问。

“ 脸红心跳？ ” 男人回答，“ 记不得了。”

“ 真能说慌，” 孩子说，“ 我们前几天还看见你和一个女人拥抱呢。”

“ 这里能测试一个人的悲伤欢喜值。你们想试试吗？ ” 工作人员问。

“ 让我试试。” 男人说，“ 难道我的感觉真的丧失了吗？ ”

男人平躺在一张铁灰色的床上。从屋子顶棚的灰色吊橱里自动垂下一台仪器。它稳重地落地后，伸出灰色细长的手臂。它用手打开自己的胸膛，从里面拿出灰色的棉花。它把棉花甩了几下，棉花就自动出了些消毒的药水。它把男人胸膛位置的上衣向四处扒了扒，上衣就自动裂开了。它用棉花擦了擦，把一片灰色的金属放在上面，然后转过身去。它用灰色细长的双臂反手打开了自己灰色的铁甲。灰色的显示屏上一条灰色的细线平直地伸展在大家面前。

“放声哭泣。”它说。

“我哭不出来。”男人说，努力哭了两下，却又笑起来。

“难道你就从没有过痛不欲生的感觉吗？你就没失恋过吗？你就没有被心爱的女人抛弃过吗？”众人启发他。

“我说过了，”男人说，“我失恋后没有什么感觉。我是深爱过一个女人，可现在连她长的什么样都忘记了。”

“你爱她的时候也没有心痛的感觉吗？”

“什么是爱？”男人说，“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跟吃糖还是跟喝酒的感觉一样？我真的回忆不起来了。”

“那你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受过委屈吗？你的上司对你公正吗？你每天看电视不觉得自己生活得不如别人吗？你看电视上的人，都有汽车别墅，穿得时髦，吃的流行，想去哪儿旅行都可以，这多不公平呀？！尤其是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不久与世的人。你已经得了绝症，要不为什么让你参加这次‘神秘之旅’呢？我们本不想说，可总瞒着你也不是个办法，你已经得了爱滋病。我们知道你是无辜的，你没有什么不良行为，只是注射时

被感染的，还是义务献血。你想起这些，难道不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你不该痛哭流涕吗？”

男人终于大哭起来。

灰色的细线仍然平直地伸展在大家面前。

“ 不对吧？” 众人说，“ 仪器一定有问题，我们明明看见他大哭来着，他的身体都颤动呢，他的心怎会没有一点儿反应？”

“ 仪器准确无误，” 它说，“ 大笑。”

男人大笑起来。

那条灰色的细线仍然平直地伸展着。

“ 这仪器一定有毛病…… ” 大家刚想说下去，却见那细线轻轻的动了一下，然后就又平直地僵硬了。

工作人员取下男人身上的灰色金属片，衣服又自动缝合了。

“ 你的悲伤值 0 . 001，欢喜值 0 . 003。 ” 工作人员对下来的男人说。

禾也躺到了灰色的床上。

她的悲伤值 0 . 002。她的欢喜值也很小。

真的吗？禾想，我那么愿意购物，我却不喜欢它们？

三个孩子的欢喜悲伤值都在 90 以上。

“哎，这屋子怎么还有人呢？我听说这俱乐部已经停了好长时间了。”有个女人走来疑惑地说。

“她是从精神病院转过来的。”工作人员解释。

大家又到了“规则之屋”，看见几个人正在放声哭泣。

“他们怎么了？”大家正在疑惑，却见那几个人突然停下来，看着墙上的秒钟动了3下后又接着痛哭起来，齐声的。

“他们怎么不去‘伤心俱乐部’哭呢？”有人问。

“他们不伤心，他们是在进行体育锻炼。”工作人员说，“现在已到了午饭时间，就在这儿就餐吧。请大家坐下来。不用你们动手，你们只需把嘴张开就行了。今天请大家尝尝我们经过太空旅行的西红柿。”

西红柿硕大（足有一个西瓜那么大）而鲜泽（像刚诞生的色彩），大家吃起来。

“怎么像棉花一样都是絮？”三个孩子说，呕吐起来。

大家纷纷效仿。

“你们还不习惯最有营养的食物，还只是根据口味，”工作人员说，“今天给你们吃一次符合你们口味的饺子，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禾坐下。一个冰冷的看不出是什么（有点像人，但又看不出性别）的东西负责她的就餐。

饭来张口也是蛮不错的，禾想，就见那东西停止了喂餐。

“你怎么停了？”禾问。

“你已经吃饱了。”它用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说，“像你这样体重的人，一顿吃 10 个饺子足够了。”

“可我没吃饱呀。”

“你已经吃饱了，只不过还能再吃罢了，那样对身体是不好的。”

“我还没吃饱，没吃饱呢。”大家都嚷嚷起来。

“不可能。”工作人员过来说，“我们接到了你们输入计算机中的信息，信息显示午餐吃 10 个饺子足够了。”

“不可能，不可能。”大家打断他，“我们谁也没碰过你们的计算机呀。”

“不需要碰，只要你们有这种想法。你们之中一定有人有这种想法。”

嚷嚷了半天，终于有人承认了。“我不能每次去仔细地体会什么样的感觉是饱呀，”一个男人说，“我做过实验，吃 10 个饺子肚子的感觉刚刚是饱，从那之后我每次

吃饺子都是数着吃。”男人说，“我建议你们也用这种办法。”

“可我们没吃饱呀？”大家说。

“按照我们这儿的規定，”工作人员说，“只好等到下次了。”

“我们这儿有测定、规范生活的庞大系统，可以参透你们的一切，可以是1秒钟之后的，也可以是50年之后的。我们会给每个人他（她）最想要的生活。”工作人员说，“‘神秘之旅’现在是世人竞争的焦点，每天我们从1万8千人中选14个，尽管这样我们这儿已有了成千上万人。”

“那些人都在哪儿呀？”众人问，“怎么看不到那么多人呢？”

“他们都在理智广场呢。”工作人员说，“现在到了休息时间，大家请回房吧。”

禾不喜欢夜晚，她觉得夜晚是白天弱智的补充。她尤其不喜欢冬天的夜晚——黑暗那么生硬地撕破灿烂的天光强行挤进她的时光。睡眠是个第三者（既然这个词还有人用），生命的一半都是陪它度过的。

既然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禾点上所有的灯，决定

睁着眼过一夜。她用手紧握着睡意这个“过山车”的扶手，闯过了“夺命岛”。

过了不知多少时日（好像好多天都过去了）禾突然发现梦想的界限到了——她的想法不再能够准确无误地实现（尽管她也没有什么可梦想的了）。一同进来的那些人在干什么呢？她想。愿望艰难地实现了，她等了若干时间，才看到他们。他们聚在一个极大的屋子里吵吵闹闹又哭又叫的。禾分开人群去探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时间不能前行了。”工作人员说，“还记得跟你们说过的那个百叶窗的柄把吗？我说过转动它就可以变换四季。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动过。所以时间凝滞了。你们不能前行，也不能后退，你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那可怎么办呢？”众人哭起来。

“不是都希望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吗？”工作人员说，“这下你们做到了。”

众人还是哭，说我们爱的人都不在身边啊。

“时间虽然不能向纵深发展了，却可以横向联系，你们可以进入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时间中。”工作人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你们只有通过这种配合，才有可能重新找到时间的大门。现在你们都坐下来，静静地想，

准备进入别人的时间。”

禾坐下来，闭上眼睛。

让我进入你的时间吧，这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我不会抢走你的时间，我只是和你共同拥有。你也可以拥有我的时间。禾想象自己走到一个人面前。

“我拒绝你的一切，甚至你的时间。”她听见这个人的心声。

她又走到另一个人面前。

同样被拒绝了。

怎么办呢？她想。

有主意了，她把拒绝自己的人想成是最好的朋友云。云总不会拒绝她的，哪怕是在电话中她们一聊都是一个钟头呢。

“你是带着拒绝的姿态过来的。”禾吃惊地听到这个朋友说。

可能吗？禾想，我是那么经常地给她打电话，那么动情地和她倾诉，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她不也是一样吗？如果我们都是以拒绝的姿态，那我们每次说的都是什么呢？她的神思飘进了以往。

她呆住了。她看到了自己：云已经讲了 45 分钟。她

实在受不了了，她要去卫生间方便一下。可她不想打断云，就悄悄地把电话从耳朵上拿下，悄悄地放到一边，悄悄地走出卧室。她悄悄地从卫生间出来，又悄悄地拿起电话。云丝毫没有发觉她的离开，仍然神采飞扬（她知道云一打起电话就神采飞扬）地说着。

想到这她的心沉沉地下落了。

“甚至爱情，在过分肥沃（多种可能：恋人，情人，婚外恋，性伙伴，小蜜，傍家儿，同性恋……）的土壤中已面目全非，再没有清新的面容了；那么多的养料在你身上，我怎么能看清你呢？”冥冥中她听见了这个声音。

怎么有一丝熟悉？可这声音也被养料伪装起来，脱离了它的本真。是谁呢？是谁呢？她想。虽然艰难，她（好像是她身上的一部分）

还是顽强地进入了这个声音，进入了说出这声音的人不甚明晰的往昔中。

“请大家停下来。”工作人员说，“你们找到了进入时间的大门。”“我们没有被别人接受呀？”众人疑惑。

“知道 EPR 反论吗？”工作人员说，“两颗比原子还小的粒子只要一旦相互联系，纵使数千载之后，相距

数光年之遥，也能彼此相互感应。”

“靠这种感应就能重新找到时间的大门？”众人还是疑惑。

“这种感应是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工作人员说，“可是你们知道吗？在你们之中，有两个人曾经是恋人。虽然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虽然他们自己还顽固地乔装坚强，可是他们流血的伤口互相进入了，帮你们找到了时间的大门。”

“谁跟谁是恋人啊？”大家环顾左右，“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你们虽然找到了时间的大门，可是路线错了。你们现在正以每

秒钟 30 万公里的速度远离地球。”工作人员说。

又有一片哭声响起，遮盖了刚才已弱下去的。

“玩笑开的也未免太大了吧？！”人们聚合起来的愤怒震耳欲聋：

“放我们回去！放我们回去！”

“就是，这出来多少天了？跟家里又联系不上。”

“机会是被你们自己错过的。”工作人员说，“开始的 1 小时你们是可以和外界联系的，可你们玩的那么

高兴怎么会想到和家里联系呢？”

“我们真的是离地球越来越远吗？是什么理由让我们回不去呢？”

“我们进行的是星际旅行，”工作人员解释，“我们是离地球越来越远，可还是会回去的，问题是现在地球上人满为患。就在我们出来旅行的这几天，这儿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两年，人类的科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了，只是保养，每人每天吃六十种以上的补品（当然有功效相互抵消的），都正长生不老呢。地球上住不下了，所以根据法律，只让有特色的人，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居住。现在住在地球上的暂时还不能清理，像我们这样的却不能被接受，除非你跟别人不一样。”

“真逗，”大家觉得真是不能理解，“谁跟别人一样啊？还真没听说这世界上有两个一样的人呢。”

怎么会这样？这么多人呢？禾想，我还一直以为人群中是最安全的呢。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的人都想回去，”工作人员说，“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们只要过了3道关就可以回去。但是，”他说，“如果一关没有过，这个没过的关就会

自动变成两道关，3 道关也就变成了 4 道关；如果这 4 道关中还有一个没过就变成了 5 道关，到一定阶段，这些关会相互衍生，变成真正的八卦迷阵。这些迷阵是由你们看不见的一排排东西组成的，可能会让你们晕头转向。”他看着大家，“我可以提示一下，在这一排排的东西中有最关键的一个，你们能找到并征服它，整个迷阵就会自动开解。我还是希望你们能过最开始的 3 关，其实说到底，过这些关都是极简单的。”

“第一道关是，”工作人员请禾坐下，“我问你答。都是很简单的，别害怕。”他看着禾，“姓名？年龄？”

“禾。25 岁。”

“姓名？年龄？”工作人员又问。

什么意思？禾想，他没有听清吗？“禾。25 岁。”她答。

“姓名？年龄？”

考我的辩证吗？禾想，她说：“禾。今年 25 岁。”

“姓名？年龄？”

考我的严谨吗？禾想，她说：“禾苗的禾。今天 25 岁零 20 天。”

“姓名？年龄？”

考我的深沉？禾想，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多大。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禾回答了 56 种不同的答案后工作人员还在问“姓名？年龄？”

一定是考我的耐心，禾想，人家问一遍，她就答一遍“禾。25 岁。”

“姓名？年龄？”工作人员还接着问。

“不是说问题很简单吗？”禾抬起头问。

“是很简单，”工作人员接着问，“姓名？年龄？问到 134 遍时，禾仍旧回答“禾。25 岁。”

“最后一遍，”工作人员说，“姓名？年龄？”

都说现代人已经没有了执著，他们轻易就背弃，禾想，为今天自己的行为感动，要是早有这种精神，还至于让晨从她的生活中消失吗？她抬起头说：“禾。25 岁。

“第一关你没过。”禾被通知。

人们轮番败下阵来。

轮到三个孩子了。

“姓名？年龄？”工作人员问。

“勇。9 岁。”第一个孩子答。

孩子又接着答了 3 遍。

“姓名？年龄？”接着问。

“我已经告诉过你 100 遍了，”孩子说，“真讨厌。”

“第一关你过了。”工作人员说。

三个孩子都过了。

“第二道关是，”工作人员说，“就是这些题目，三人一组，选三道题，只要三人的答案是三个不同的答案，就算过关。

“用更……更……更……造句，太简单了，”三个孩子之一说，“更干更爽更安全。

大家轰地笑起来。

大家也觉得问题太简单（况且还需要不同的答案，随便瞎说都能说上来），便就近随便组成了三人组。

与禾同组的是那个英俊的男人和一个四十五六岁左右的女人。

他们的第一道题是：当你看到这瓶咖啡时你想到的是什么？（他们被告知只需心想，不说出口。）

那是瓶雀巢咖啡。

如此简单，禾想，味道好极了。

第二道题是一组画，画了一个体贴的丑男人。

答案是，禾心想，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第三道题是：生病时你怎么办？

当然是去医院了，禾想。

禾一组被宣布没有通过。

“计算机的测试也不一定准确呀，它怎么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禾问同组的男人，“第一道题你是怎么想的？”

“味道好极了。”男人说。

禾有些泄气地问：“那么第二道呢？”

“还用想吗？”男人说，“不是有现成的答案吗？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禾彻底泄气了。

只有三个孩子过了关。

“你们不是都说更干更爽更安全吗？”大家把孩子团团围住。

“那是他说的，不是我。”一个孩子指着勇说。

“是啊，”第三个孩子说，“我干嘛和他说的一样呢？”

“可是，”大人们说，“哪有那么多更，更，更啊？”

“更，更，更不多得是？”孩子说，“实在不行，也可以来个脑筋急转弯啊？”

“你们的题里也有生病时怎么办？那你们生病时都怎么办的？”大人们问，“不就是上医院或吃药吗？还有别的可能？”

“生病时我不上学了。”勇说。

“我哭。”第二个孩子说。

第三个孩子说：“我去找我妈。”

“第三道关是，”工作人员说，“谁能跳过这条沟，就算过了。你们可以选择任何辅助工具，有飞车，有飞机。我知道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有机动车的驾照，还没有人有飞机的驾照吧？不过，飞机会自动飞行的，只要你口授它命令。现在可以开始了。”

既然那么简单，何必提供工具呢？禾想，别看是一条小沟，它会随着你的跨越而变大，这里的事，谁说得上呢？我今天倒要见识见识飞机。

飞机随着禾的命令前行。果然，禾看到，那条小沟无限地开展，无限地延伸。我想的没错吧，她有些得意地想，我要是一步迈过去，还不粉身碎骨？

飞机俯冲。展翅，却飞不出脚下的沟壑。禾又被通知失败了。

“我刚考了本儿，还没上过路，”那个英俊的男人说，

“反正知道有保障，想过过开飞车的瘾。感觉不错，可为什么就过不去这条小沟呢？”

“就是，就是。”大家纷纷返回来说，“是不是蒙我们呐？”

“这么小的沟还用借助什么吗？”小沟对面的三个孩子说，“一跨就过来了。”

“没有过关的人都到这儿排队，”工作人员喊，“禾，红，伟……”

“你是禾？家住45号的禾？”那个英俊的男人走过来问。

“是啊。”禾说，“我答第一个问题时不就说叫禾吗？”

“我当时没有听你的回答。”男人说。

“你是谁呀？”禾疑惑地问。

“我是晨呀，不让你戴眼罩的晨。”英俊的男人说。

“倒真是有人不喜欢我戴眼罩，”禾说，“晨？这个名字挺熟的呀。”

“我也没有认出你，”英俊的男人说，“工作人员说咱这里有一对儿恋人，我看看去，就咱俩还挺配的。”

“你真是晨？”禾说，“咱俩分开的时间太长，我都

有点记不得了。”

“是挺长的，”晨说，“怎么也有半年了吧？”

禾无心于晨的回答，她想着怎么才能出去。她看见三个孩子在一扇透明的门后。她伸手触不到任何东西，可却走不过那扇门。

她倒可以听见孩子的说话声。

“怎么都问这么弱智的问题？”孩子说，“真没意思。”

青春随笑

“你让我开启梦的窗，
自己却和星星一同流浪”。
我用年轻的笔，
为你讲述青春的心绪。

因为年龄

(28)

湿漉漉的天，湿漉漉的地，湿漉漉的我们。

站在树下，无助地望着雨打湿一切。街灯似一条橙色的路点在水中，交通信号灯争相变化，偶尔驶过的 Taxi 溅起高高的水花却是一种流动的景致。

顺着面颊流下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我不希望雨停，我希望雨再大些。

“天下雨，你也给人家下雨。”

你的男中音像一座飘不走的山。

许多故事从那一刻都诞生了，也渐渐长大。

过生日那天你来了长途，握着话筒却不说什么。

就这样面对我的苍茫吗？

不知从何时起，我不敢再以真实的自己去面对你，
因而我没有了灵魂，没有了诗。

我错过了紫丁香的花季，在那个年轻的岁月我出去
不知去寻些什么。

你驻足于我的窗前，撕了几条墙上的报纸就走了。
我不敢面对你的背影，遂让它独自漂泊。爱是一种储藏，
还是一种回味？

我们走过了苍茫，同时也走过了辉煌，那幽幽的宫
殿只偶尔奏起一支支旧歌，没有阳光，没有喜悦。

其实无非是一个过程的结束，愈浓或愈淡又能怎样
呢？我们的故事开始时就错了，又始终没有转机，我们
注定要永远分离。

但那段无瑕的回忆，那个说旧的话题却不能随流年
慢慢老去。

我坐在岸边，望着大片大片涌来的芦苇花。

你还能在船头站立起你的澎湃吗？

(17)

你编着两条小辫子，我说像插队的知青。

你不说。你从不承认什么，也永远不否定什么，一切都写在你的笑容里了。

你的笑也是一种武器呵。

我们比他们多了许多，却又少了什么。

伤痕早已愈合了吧。

你说你喜欢那林莽，那山径，你要去那旅游。

旅游和居住是不同的，你的广播里没有人会说：今晚有暴风雪。

你喜欢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包括爱，但不久你就发现这种无条件的本身就是条件。

那个女孩子化了妆很漂亮，甚至没有人会想到她的秃眉。

你，却永远渴求本色。

你一直想找个面具戴戴，但始终没有合适的对么？

(21)

走过散场的人流，走过一间间紧闭的房门，终于找到一个去处。

我长长的彩裙，悠闲的脚步，那是另一种潇洒吗？

坐着，望着窗外，泪就再也忍不住。

曾经，我也拥有那草地，那歌声。

回忆，清清楚楚地走来，而后又清清楚楚地回去，于其间留下什么呢？

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幻，在恍然大悟的刹那，我却为那时的勇敢而震惊。我时常想那时的欢乐是否真实，在风风雨雨走过之后，我却无力再面对任意的什么。

我真想大发感慨，我，……接下来却是无语。

我拥有的那方天空永远不再清朗，偶有狂风，却永远降不下雨来。而在某一地方，我知道有一泓水会渐渐地干涸下去，直成为世纪的玄石。

就让黑夜无声地滋长这份寂寥，然后化成淡淡的晨雾在曦日的缤纷中渐渐消逝。自生自灭，倒也是一种景致。

如果走不出自己，也无须走出悲哀的容颜，至少，这不委屈我自己。

“怕的是走出比不走出还糟，还不如永远存一份希望，尽管是渺渺的。”

这是朋友的话，说中的恰是我。

那么我，在痛苦的底层随遇而安又有何益呢？

把一切看得很淡未免不是好事，但若把一切都看成是无所谓的，那么无疑，我已失去这世界。

既然活着，我相信自己有权利拥有。

天空，黎明，包括眼下的周末，我想它是我的，那它就是我的。

(15)

七色的伞花满街满街的开着。

你，却永远喜欢潇洒地走在雨里。

偶尔抬起头，一任那雨滴顺着你清秀的脸颊流下。

那个晴晴的日子，你说不知怎么就想流泪。

你喜欢这深巷，喜欢踏响这青青的石板。

街头，还有吉他为你歌咏。

我雨色的水鸟，你不想到芦荡中躲一躲么？

你白色的船还荡在湖上，船，还满载着你白色的风。

那个人再没有从你身边走开，他甚至愿意用眼睛看看你了。

路人，也有需求的互补么？

其实，你也时刻在等待着认同。那是好事吗？

“毕竟，你才18岁，还太小。”一位老编辑在退稿

信中对你说。

呵，因为年龄。

是的，你没有经历，甚至……你不知道还缺少什么。

你已经感到足够了。为了将来的传记多一点内容，
你现在还不急于那种意义上的承认。

呵，年龄，你笑了。

你还属于自己，你还有雨中任性的潇洒。

年龄，他们对你说。很关心的样子。

(16)

我们走很远的路，去看一个展览。

黄昏飘雪的街头。

街上笼着的那阵迷乱使人们行色匆匆，便愈加没有
表情。我们都为那点麻木而对人们产生隐隐的遗憾。茫
茫人海，他和她本该相识的，但他们错过了。

你为我拂去发上的雪。

瀑布会有结冰的时候吗？

走出那家小店，我就忍不住把嘴张得好大。排列在
我身上的眼睛令我窒息了太久。

坐在雾起的冰面，看两岸倒扣的彩船。

你说我静的时候，如脉脉入神的垂柳，我却怎么也不能把嘴闭上。

我从未有那么难看的照片。

(3)

我好久没有走这座桥了。

河正在解冻。阳光映在河面上，颤颤地抖动着，从冰层的这边钻进去，又从那边钻出来。

还是冬日的阳光。

远处，小杨树齐齐地排着。只有笔直的干，没有茂绿的叶。还零星点缀些残雪。

远山蒙蒙，那是另一种风景。

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言语。你淡淡的微笑如轻拂过的风。忽然让我想起那组通讯：那一色蔚蓝的海，那一色洁白的帆。

允许我默默流泪吧，在我想对你说什么的时候。

我又经过那石凳。我曾在那打碎过一首精美的诗。那是秋季，不时有飘零的叶子落到我的书上。

秋再来的时候为我拍张照片好吗？背景是黄树叶，满天满地的黄树叶。我款款地走来，走向另一个真实。

我总经过你的窗前，但我永远不想用脚步惊醒你沉思的背影。

我感觉到自己总在寻找着。

我寻找隐晦不明的天空背后的那片眩目，我寻找悠悠流水载去的明媚，我寻找可以倾诉的那孔石桥，寻找可以靠一下的坚实臂膀。

我觉得我寻找的就是另一个我。

寻找便会发现，发现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眩目只要瞬间便足够了。谁说岁月的断琴上谱着的不是永恒呢？

忘记的会是那谱歌的人么？

我们都曾雀跃过，那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雨后的天空出现两道彩虹。那不是梦。

我回过头去。

河的那岸，还有人守着紫色的许诺，他们一如我们当时一样年轻。

飘雨了。这是冬末春初的雨。

我们曾守望过一个夏季的雨夜，雨夜，你不曾对我说些什么。

风筝，使春的颜色深了。

我的风筝还挂在墙上。是它的笼子够大，便不想再飞了吗？

你好

那是高二，喜欢把一切挂在脸上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正午，听老师说作文在省里得了大奖。心里很高兴，雀跃着下楼，见了一个男孩子，不知怎么，开口就对跟他说了句：你好。

那男孩子看了我一眼说：神经病。

忘了自己是如何下去楼的。下午考外语，标准化，所有的 A、B、C、D 都挥舞着“神经病”芒刺般扎过来。

接下来又有一篇文章见报了。按惯例，稿费都买糖请同学吃。

我拎着糖口袋，迟疑了好久最终也没有走向最后一排座位，那坐着个新转来的男孩。

那时学校的东南角有一片树林，晨读时经常见那男孩。好几次想打招呼，然而那句“你好”竟躲在什么背后，丝毫没有勇气出来。

树林的外面就是学校的围墙。我经常对着围墙想一首歌。

那时我喜欢那个男孩。

上了大学，想结识自己的男孩不少，然而有一天一个女孩突然拦住了我。

“你好，”她说，“我很早就想认识你了。我们明天能一起去外语学院打网球吗？我有个老师在那，他网球打得很棒。”

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觉得她的老师是个老外，他们想合谋害我；要不这个女孩就是同性恋。

后来我还是去了，再后来我和那女孩成了极好的朋友。

今天与同学打赌：敢不敢过去跟远处的那个女孩打招呼。

我在那女孩惊异的目光下走近。

“你好。”我说。

如果她瞪我几眼或是再骂上几句，我就准备放声大笑。

可是那女孩好像才认出我似的说：呵，你好。